# 武俠世界



第36年
47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奇案「神棍」。五十年代末，香城的工業尚未達巔峯，剛從上海移居香城的余湛美，生活面臨困境，巧遇老同學婁三美，兩個年輕人便開始了他們人生的轉捩點，他們從一間小石屋開始，二十年之後已今非昔比……南宮宇先生撰著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善惡終有報，人生的擁有不在乎金錢的多寡，而在於個人心目中的擁有。欲知奇情奇案的新奇故事內容，請閱本故事，希望愛的世界裏，大家皆活得心安理得。

*　　　*　　　*

申公豹先生撰著的中篇俠義故事「五彩傳奇」之二續刊在本期，以饗讀友，請繼續欣賞。

今期選刊麥涙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修羅門」，故事短小精幹，獻給愛好者欣賞。

*　　　*　　　*

下期將刊高臯先生所撰著的巨型小說「弱柳狂花水芙蓉」，相信擁護本刊的讀友對高臯先生的作品並不陌生，請拭目以待。

*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541.00 |
| | 一年港幣 | $1,081.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590.00 |
| | 一年港幣 | $1,180.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692.00 |
| | 一年港幣 | $1,383.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7期
（總號185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奇案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 神棍

## 矇騙故知　籌謀大計

五〇年代末，香城仍是一個相當貧乏的城市，那時人浮於事，找工作相當困難，一般人就算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僅堪糊口，但工作時間卻是非常長，而且辛苦。

余湛美拖着疲乏的腳步自那間小型的山寨廠走出來。他今日無意間開罪了那個管工，那管工爲了一洩心頭之恨，故意在收工之前，叫他去修理那個漏水的廁所。

余湛美並沒有甚麼特長，因此，他在這間塑膠山寨廠中，甚麼事情也要做，修理廁所也不是第一遭。

他弄了一會，不但沒有把漏水的水管弄好，反而弄得那個缺口大了些，噴得整個廁所也濕了。

那個管工更趁這機會，猛地奚落余湛美一番。

余湛美本來想發火，但回心一想，自己假若一動氣，與這個無良管工一吵起上來，自己這個月的勤工獎，還有一兩個月便可得到的雙糧，便會不翼而飛。

他竭力的忍耐着，任由那管工奚落，責罵。

終於，他也勉强把漏水的地方止住，管工才讓他離開，離開之前，並大聲喝道：「你修理這漏水廁所，花了兩個多鐘頭，是你自己沒有本領，這種簡單的東西，祇用十多分鐘便可做好，你一拖便拖了兩個多鐘頭，我才不上你的當，這兩個小時並不算超時加班！」

余湛美一身疲乏，滿肚子是氣，本來想與那管工吵架，但回心一想，兩個鐘頭也捱過了，何必再與他口舌之爭？

他心裏想道：「假若我有一日出人頭地，你這個死管工，一定給我……」

他這樣想，倒使自己心裏好過一點。

出人頭地，在這個社會環境，怎樣才會出人頭地？自己既沒有學問，也沒有人事關係背景，就算你長有兩翼，也無法飛出去！

幾多人是在大陸大學畢業，來到這城市，當個清潔工人也遭人白眼，何況是自己？

本來，自己還有氣有力，到三角碼頭做個苦力也可以維生，但那種生活，並不是容易捱過，而且收入不穩定，自己不用吃，也要顧及年老的母親和年幼的妹子。

他不斷的告訴自己：「要忍，忍，忍……」

余湛美從半山的山寨廠走到馬路，心中不斷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着那個管工。

「占美！」

余湛美抬起頭來，還以爲自己聽錯了，占美是他的洋名字，那時他在上海，上海早已沾上了洋風氣，學生們都喜歡爲自己起一個洋名字。

來到香城，根本沒有人知他有這個洋名字。

聲音來自背後，余湛美轉過身子。

他看見一個修長的身影，這身影倒有點相熟。

「占美，占美，果然是你！」

「是你，撒姆爾，是你？」

「正是我！」這個叫撒姆爾的已奔了上來，與余占美熱情地握手。

「撒姆爾，你來了多久？」余湛美問。

「不要再叫我撒姆爾，這名字加上我的姓，在這裏顯得非常彆扭，我已改名三美，婁三美！」

其實三美也就是撒姆爾，不過是叫法好聽些。

余湛美道：「再沒有人叫我占美的了，你便叫我余湛美！」

婁三美道：「其實我們這麼老友，叫甚麼也沒有關係，湛美，你來了多久？」

「有一年多了！你呢？」

「我也是一年多！生活可好？」

余湛美道：「你看看我便知道了，但你卻不同，你仍然與過去一樣，天天是神采飛揚！」

婁三美道：「還有甚麼神采飛揚可說？你做甚麼工作？」

余湛美道：「我甚麼本領也沒有，能做甚麼？祇在一間塑膠山寨廠做個工人！」

「工人？看來不像你的性格！」

「還提甚麼性格，找到一份工，有飯吃已算走運了，你呢？」

「我……我還沒有甚麼工作……不過，我有一番大計，要是……」

余湛美一向都知道婁三美是個滿肚大計而從不實行的人，想不到他來到這地方，仍然沒有改變他的性格。

「三美，我們改天找個機會談談……」

「爲甚麼不就今晚？」

「不，我還要回去，否則我母親妹妹會掛念我！」

「哦，你母親妹妹也來了，她們可好？」

「還不是一樣！你是單身一個來？」

「是……」婁三美有點非常失落的感覺，道：「本來我是來投靠亞叔的，想不到，不到兩個月，他也死了，留下我一個人，而今見到你，總算是他鄉遇故知！」

「你住在那裏？」

「調景嶺！」

「那個地方，自成一國！」

「那本是我亞叔住的地方，幸好他還留了這一間石屋給我，我還

有個棲身之所!」

他們交換了地址。

婁三美道:「村口有一個公衆電話，如果你急於找我，你可以打電話來!」

余湛美道:「我家可沒有電話，不過，工廠倒有一個，但那管工非常厤煩，如非必要……」

「我明白，不過，我們盡快找個機會聊聊，後天，後天是星期天，你來我處好嗎?」

余湛美想了一想，道:「好極，那天我放假，我來調景嶺找你!」

兩人再度招呼道別。

* * *

星期天，余湛美一早便出發，由他所住的九龍城寨往調景嶺，是一段不短的路程，而且沒有巴士直達。

幾經辛苦，他才來到調景嶺村村口，那地方許多小小的石屋，但門牌並非按序而編，因此非常難找。

余湛美一邊問人，一邊找，結果由山下沿路而上，幾乎到了山頂，才見那裏有孤零零的一間石屋。

婁三美早已站在門外，一見了氣喘吁吁的余湛美，便叫道:「占美，這裏，過來。」

余湛美道:「這裏眞不易找!」

「是的，不過你也機靈，結果已找到了!」

婁三美招呼余湛美入內。

這間小石屋，厤雀雖小，但五臟俱全，有一個相當大的客廳，還有兩間睡房。

婁三美道:「地方淺窄，不要見怪!」

余湛美道:「三美，我們這麼好朋友，你還說這些話，不瞞你說，我住的地方比你還差!」

「你住甚麼地方?」

「我睡的是床底下!」

「甚麼?」

「我在九龍城寨租了一間小房間，只可以放下一張床，我的母親與妹子，當然要睡在床上，那你叫我睡在那裏?只有床底下!」余湛美語氣充滿了頹喪的味道。

婁三美道:「想當年，我們在上海……」

「不要再提了，這裏是香城，不再是上海。」

「你還記得我們在讀書時，一起被老師罰?」

「當然記得，我們一齊罰站操場，兩人口裏不斷噴出烟，好玩極了!」

上海天氣寒冷，用口哈氣，便成煙霧，想不到是成爲了兩個頑皮孩子罰站時的玩意。

「三美，你寫得一手好字，却不懂得那些功課，但這手好字却吸引了老師，老師才勉勉强强給你合格!」

「是的，我寫字也是天生的，並沒有甚麼練習，却是一板一眼，寫得非常好看!」

「可憐我那糊裏糊塗的字，雖然用心用力的念好了書，仍然得不到好分數!」

兩人懷念往日學校的生活，倒也有些陶醉。

婁三美嘆了口氣，道:「來到這裏，有學問與沒有學問，又有甚麼差別!」

「是的，這裏並不是一個講求學問的城市，這裏只是講求金錢的城市!」

「金錢，我父親在上海有很多!」婁三美道。

余湛美道:「我父親雖然比不上你父親，但總算是一個小商人，是個小康之家!但來到這裏……」

戛人都嘆息着。

婁三美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道:「你記得我們唸初中的時候，都看上了一個女孩子……」

「叫玉婷，嚴玉婷!」

「對，我們爲了看看她，一直追到教堂，却被那裏的人趕了出來!」

「我們也許太猖狂了!」

兩人又嘻嘻哈哈的大笑起來。

「嚴玉婷眞是個美麗的女孩子，家道又好，可惜他父親管得她好嚴，否則……」

「當然管得她很嚴，因爲他們根本是姓嚴的!」

兩人又笑了一會。

「不知道她現在變成了甚麼樣子!」婁三美有些喟嘆地道。

「如果她仍在國內，以她爸爸解放前是個地主，那麼有財有勢，解放後也沒有甚麼好結果，只希望她不用自己去批鬥自己的父親……」

「如果她來了這裏又如何?」

「不知道，我只希望她能好像我們過這樣平平凡凡的生活。」

「可能比我們還慘!」婁三美道。

余湛美道:「三美，你還說你自己慘?你有這一間屋子，明窗淨几，還說慘?」

「只有這一間屋，賣也沒有價錢，有甚麼用，其實你比我還好，至低限度，也有一份工作!」

「工作?那份比狗也不如的工作?」

「甚麼比狗也不如?」婁三美問。

「他們看我們不在眼內，說我們方言也未講準，便跟他們搶飯吃。」

婁三美道:「我也遇過很多這



樣的人，因此，我沒有一份工可以做得長!」

「你不用看人臉色，是一條漢子，我却連這種骨氣也沒有，因爲我自己不吃，我母親與妹子也要吃!」

「其實我們也有過理想，記得嗎?」

「當然記得，當時，你想繼承父業，做一個棉紗大王，我却沒有你這麼大理想……」

「你想做個工程師。」

「不要再說了，在這裏，我們也許能當一種師!」

「甚麼師?」

「給人呼喝的小斷!」

兩人笑了一陣，都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他們相對良久，余湛美道:「你比我還好一點……」

「好些甚麼?」

「你還有瓦遮頭!」

「是的，我還有這間小石屋，也是我唯一的本錢，唯一翻身的本錢!」

「翻身的本錢?」

「是的。」婁三美默然。

「怎樣翻身?」

婁三美想了一會，三番四次的望着余湛美，然後走入他的睡房之內，拿了一本非常古舊的聖經出來。

婁三美道:「就是這屋子與這本聖經!」

余湛美聽了，更是摸不着頭腦。

「這是一個翻身與發達的計劃，我正需要一個拍檔，你是我的好朋友，你考慮一下!」

「發達?」余湛美幾乎以爲婁三美在開玩笑。

「是的，一條發達的好橋，不過，那需要時間，並不是一蹴即至!」

「願聞其詳!」

婁三美道:「我先說個概念給你聽，然後你回家想想，再來看一次，如果你認爲可行，我歡迎你加入!」

「怎麼?」余湛美心急地問道。

「事情其實是非常簡單，我在這石屋之內，擧行聚會，星期日家庭聚會!」

「聚會，甚麼聚會?」

「當然是崇拜上帝的聚會!」

余湛美道:「雖然以前你和我在上海都是基督教徒，但你我都並不是熱心的教徒!」

「不要說這些，我要在星期日，擧行家庭聚會，這裏可以容納四五十人。」

「由你傳道?」

「是的，由我傳道，不過，我需要一個助手。」

「我?」

「當然是你最好。」

「不過，我仍不明白，這種家庭聚會，如何可以令你翻身，更進一步發達?」

婁三美道:「這個星期日，你來看一看，或許到時你會明白!」

余湛美感到非常好奇。

「來嗎?」

余湛美想了一下，道:「來，我一定來!」

「不過，那天你最好穿得好一點，甚至穿一套西裝來，那便最好了!」

余湛美聽了，似有點尷尬道:「我……我連西裝也沒有!」

婁三美想了一下，道:「沒問題，你盡量穿得光鮮點來，上午八時半，準時!」

「好極!」

「我買飯給你吃?」

「不，我也要早點回去，因爲明天還要上早班!」

婁三美送了余湛美下山去，臨別之前，婁三美仍然再三叮囑余湛美，星期日準時到達。

余湛美回到家裏，一直思索婁三美所講的話，靠一個家庭式的宗教聚會，如何發達?

宗教聚會，是叫人心裏得到和平寧靜，與發達二字，根本完全拉不上關係，他實在百思不得其解。

這個時期，人浮於事，不要說是發達，只要找到一份較好的差事，已是心滿意足，余湛美也從來沒有想過發達這一回事。

雖然是沒有想過，但有誰不想一朝發達?

* * *

星期日，余湛美一早起來，把昨晚好好整理過的一件白恤衫以及一條深藍色西褲穿上身上，這一套衣服，可以算是他最光鮮的一套。

當他到達婁三美的小石屋時，只是早上的八時。

「這麼早?」婁三美出來迎接他，這一天，婁三美本身也打扮得非常光鮮，黑色的西裝，紅色的領帶，年輕的臉孔，散發着自信的光芒。

一個人最重要有自信，自信心可以提高自己的形象。

余湛美入了屋內。

那天，余湛美來的時候，這個小客廳的佈置非常簡單，只有一張沙發，一張大桌子，但而今沙發不見了，桌子也不見了，整個客廳放滿了那些可以摺合的圓櫈子。

「在這裏開聚會?」

「是的，你進來……」

余湛美隨着婁三美入了他的房內，裏面只有一張書桌一張床，還有一個企身木櫃。

婁三美從櫃內拿出一件深藍色

的西裝，道：「我們天生有合作的機會，這件外衣配上你的藍西褲，正好是一套！」

「我……我……」

「還有這一條藍色領帶，也正合你用！」

余湛美接過領帶，結了上領。

婁三美看了，道：「好極了，完全不同了！」他拉開了木櫃，有一面鏡子鑲在門後，他接道：「你自己看看，是否不同了。」

余湛美看了一看，笑道：「連我自己也認不出來了！」

婁三美道：「好了，你來替我準備一下！」

「準備甚麼？」

「準備派一些聖經，一些聖歌，還有一些聚會的單張，還有講台……」

他們忙了一陣子。

接近九時，開始陸續有人來，婁三美親自在門口迎接他的教友。

這些教友，有些是年輕人，但大多數是兩夫婦，帶了一個小孩子，婁三美熱情的招呼他們，並且引領他們入內，讓他們坐下。

余湛美看了不用吩咐，也照着他這樣做，非常熱心地引導教友入內。

到了九時，婁三美先入內。

這時，小小的客廳，已坐了近三十多人，他們都非常嚴肅，有些閉目禱告，有些在看聖經。

不一會，婁三美從另一間房子出來，身上披了一件白袍，滿臉肅穆。

余湛美看看他，發覺披上白袍的婁三美，又是另一個樣子，有一種說不出的莊嚴神聖的感覺。

婁三美開始主持這個宗教儀式。

余湛美與婁三美二人在上海的時候，也間中到教堂去，不過，當時社會環境宗教並不興旺，到教堂的人也不多，他們去教堂的目的並不是崇拜上帝，而是去看女孩子，或者甚至去追求她們。

婁三美祈禱之後，便開始傳道。

天國的道理其實非常簡單，但卻可以引用不同的角度，加上生活的體驗，婁三美講得非常投入，教友也聽得非常投入。

當他傳道完畢，他又往房間中拿出了一個手風琴，爲教友伴奏唱歌。

婁三美彈奏手風琴的技巧並不高，但在他自己的歌聲與教友的歌聲融會在一起時，倒也有祥和的感覺。

當三首歌唱完了，婁三美向教友道：「各位親愛的教友，我介紹一位我的好朋友余湛美先生，他不單來參加我們的聚會，還會幫我，把這小小的聚會做得更好！」

余湛美想不到他會當眾介紹自己，一時之間，他感到有些靦覥，不知如何是好。

婁三美又道：「讓我們拍掌歡迎余先生！」

余湛美只好站了起來，向各人點頭，眾教友依然拍手掌，婁三美道：「余先生，你上來說幾句話！」

余湛美到了講台前，道：「各位，我不懂講話，我……是余湛美……」

眾教友又拍手掌。

「我……我……不會小覷自己，讓上帝的奇蹟顯現在我們身上，而一切光榮應歸於上帝！」

婁三美也絕沒有想到余湛美竟然會說出這一句充滿宗教哲理的話。

婁三美道：「好了，我們再唱一首歌，在唱歌的時候，我們拿着一個奉獻袋，上帝說：甘心樂意的奉獻……」

婁三美示意余湛美負責傳送那個奉獻袋。

教友開始唱歌，也開始打開錢包拿出金錢作奉獻，余湛美也拿出了五角拋下奉獻袋。

一曲既罷，奉獻袋也傳了回來，余湛美把奉獻袋放在講壇上。

然後，婁三美又爲眾教友祈禱祝福，這個聚會便完結了，婁三美親自出外面，送教友離開。

余湛美也站在旁邊，與教友殷殷道別。

婁三美不斷地道：「下星期日記得要來，並且帶你們的親友來同沐主恩！」

教友終於完全散去。

* * *

婁三美與余湛美同入屋內。

婁三美道：「怎樣？」他一邊說一邊脫下了白袍。

余湛美道：「你主持得非常出色！」

「你也不錯，你在我介紹你給眾教友認識的時候，你說的兩句話，實在充滿了聖靈！」

余湛美笑道：「我也不知如何會這樣說！」

「你說得好極了，而且眞像上天派了一位好助手來給我，助我發達！」

「發達？」

本來是神聖的一刻，在婁三美說出「發達」兩個字，一切似乎又有所改變。

「是的，湛美，我並不想在你面前裝出任何僞善，我這樣打扮，這樣講道，一切都爲了發達！」

「怎麼發達？我實在不明白。」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有信心，你一定會幫我的忙，我可以跟你說……」



余湛美望着這位好友。

「你拿那個奉獻袋來。」

余湛美往講壇把那個奉獻袋拿了過來。

「你把奉獻的錢倒出來，數一數！」

余湛美把所有的錢倒在椅上，內裏大多是角子，也有一兩張一元紙幣，也有一張五元紙幣。

「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五十八元八角！」

「五八八，一個好意頭的數字！」婁三美把錢接了過來，立即把二十元遞與余湛美。

「給我？」

「是的。」

「我爲甚麼要拿你的錢？」

「因爲你也幫忙，這是你應得的酬勞！」

「我……」

「你不用推辭，這是你應得的，如果你答應幫我手，以後，我收到的錢，你也佔四分一，這一次五十八元多，四分一五大約是二十元。」

余湛美覺得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你覺得這錢太少？」

「不。」

「那麼，你先收了再說。」

余湛美把錢收了。

婁三美道：「這是我發達的大計。」

「靠這幾十塊？」

「不要小看這幾十塊，讓我計算一下給你聽，首先，我問你，你在工廠的工資是多少？」

「一個月一百五十元！」

「天，一百五十元，一星期還不到四十元！」

「是的。」

「但你剛才只費了兩個多小時，便賺了二十塊，差不多是你工作四天的工資！」

「不過……」

婁三美道：「數是這樣計算的，當然，我們暫時沒法天天賺到這麼多！」

余湛美道：「這些錢是奉獻給上帝的，我們怎能拿！」

「對，這是奉獻給上帝的，我們却是替上帝工作的人，因此，這些錢是由我們主宰的，我們既沒有欺騙教友，更沒有欺騙上帝。而你爲你的老闆工作，你的老闆給你人工是天公地道的！」

余湛美實在覺得有點那個，雖然，他並不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信徒，但總覺得利用上帝的名義去賺錢，似乎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不過，婁三美却有不同的看法。

婁三美道：「我還沒有把整套的計劃告訴你，暫時，我們每個星期可以收到五六十元，一個月便可以收到二百四十元左右，不過，這只是開始，將來，我們的教友多了，奉獻的數目一定不止此數，而且，我們還有很多名目收奉獻，譬如，我們其中有教友病了，我們會全力爲他們祈禱，收受他們的特別奉獻！」

「這種奉獻，我們也可以收爲己有？」

「不，我們並不全部收爲己有，我們爲教友服務，當然要收取費用，當然，這個費用的數目，由我們下主意，作定奪！」

「這是不勞而獲。」

婁三美道：「不，絕對不是，我們並不是只在星期日今天這樣工作，開聚會，講一下經文，而是我們還有其他工作，在星期一至六，我們還要去探訪教友，看他們有甚麼困難，有誰生了病，我們爲他祈禱祝福！」

「那是非常輕鬆的工作！」

「當然，比起你在工廠，既要花費氣力，又要受老闆的喝罵，當然是好得多！」

余湛美道：「不過，你認爲一定有人來聽？」

婁三美道：「一定有，而且會越來越多！」

「你有這麼大的信心？」

「當然有，因爲根據我自己的分析，在這個生活艱難的時代，人們對自己沒有信心，只有靠神，有人靠拜觀音，有人拜黃大仙，我們拜上帝，而在我們這個日漸西化的社會，拜上帝，更爲時髦，更爲簡單！」

余湛美也覺得婁三美的話非常有道理。

婁三美道：「我肚子餓了，你呢？」

「我也是。」

「倒不如我們好好的吃一頓，然後，我們一邊吃，一邊再談我們的大計！」

婁三美換過了一套衣服，這時的婁三美再不是一個披着白袍的說教者，而是一個活潑有爲的青年人。

兩人下了山，婁三美帶了余湛美坐巴士，輾輾轉轉的來到新界郊外地區。

余湛美雖然來了香城也有三兩年，但根本沒有機會到處走，從來也沒有來過這地方。

「這是甚麼地方？」余湛美問。

「沙田！」

那時的沙田，人煙稀少，荒嶺處處。

「來這裏吃甚麼？」

「吃乳鴿！」

那個時候，沙田早已有乳鴿非常出名，不過，來的全是有錢人，

因爲交通不方便，加上吃一頓乳鴿，足夠一般人一個星期的費用！

他們來到隆華，是個眞正的花園雅座，四周是青翠的樹木，還有山上流下的一條小溪，發出淙淙的流水聲響，環境十分優美。

妻三美叫了兩隻大乳鴿，一樽啤酒，還有一些炒鴿雜，郊外油菜等等。

余湛美平日吃肉食的機會也不多，最多是每個月一次豬肉煲湯，吃鷄肉也是在難得的每年大節日，如過年才吃。

說到鴿子，根本上是非常奢華的食品，可以說是根本沒有吃過。

一口一口的咬下去，余湛美實在覺得美味無窮。

「怎樣，好吃嗎？」

「好吃極了！」

「如果喜歡，可以再多叫一隻！」

「不用了！一隻已夠。」

「來，我們喝一杯！」

余湛美拿起了杯子，與妻三美乾了一杯，美酒佳餚，的確是人生樂事。

妻三美道：「湛美，其實我還有很多發財的大計，只要你……」

余湛美道：「三美，你不要先說你的發財大計，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

「甚麼問題？」

「爲甚麼要找我來拍檔？」

因爲我們是好朋友，由上海來到這裏，我跟你一樣，並沒有知心的朋友，只有你，我們自小玩到大，我相信你，而且也相信你可以跟我一起，並且助我一臂之力。」

「如果我不願意呢？」

「也沒有問題。」妻三美呵呵大笑起來，因爲他實在不相信余湛美會放過這一個機會。

余湛美只是望着妻三美。

半晌才道：「三美，我知道你是一個極有才華的人，不過，對於賺上帝的錢，我覺得……」

「覺得怎樣？」

「我怕遭天譴！」

「甚麼？」妻三美大笑起來，道：「你說甚麼？天譴？我們根本不是做甚麼不對的事情，又不是殺人放火，怎會遭天譴？我們是救人！」

余湛美默默的吃着乳鴿。

妻三美見他再沒有說甚麼，他也不再說下去，只是殷殷與余湛美碰杯，只是吃東西。

他們這一頓飯一直吃到下午三時多，余湛美沒有機會喝過這麼多啤酒，有點醉意，妻三美送了他回市區，本來要直接送他回家，但余湛美拒絕了。

「我還清醒，我可以自己回去！」

妻三美也不勉強，只道：「湛美，你好好考慮，如果你想通了，你隨時可以來找我，我仍然會待你如我自己兄弟一般。」

「謝謝你。」

* * *

轉眼是三個月，余湛美過着非常平淡的生活，每天一早開工，到了晚上才收工，非常疲乏。

他本想往妻三美處，但想到自己沒有答應幫助他，而且自己有空的時候，也想多睡一覺，因此，他並沒有去找妻三美。

那日，一早便下着滂沱大雨。

余湛美回到工廠，全身已成了落湯鷄，但看到那個存貨的地方，似乎有水浸的跡像，於是，他顧不了自己全身濕透，首先去般開那些貨物。

當時回到廠的工人並沒有幾個，他自己只好單獨一人把幾箱貨物搬到較爲高的地方。

果然不出余湛美所料，那存貨的地方，不一會便被水浸了，如果不搬開這些貨物，這些貨物一定遭水浸濕，那便浪費了工友開夜班的工作，也害了東家沒有貨物交給洋行。

他並不是希望老闆對他有甚麼獎賞，他只是盡一己的責任與氣力。

那天的大雨一直沒有停過，而且有越下越大的趨勢，他們這間一半是用水泥磚瓦，一半是用木板搭成的山寨廠，看來有些危險。

余湛美打電話給老闆，電話却失靈了。

幾個工人，在廠內無法工作，其他工人，也因大雨沒有回上班，漸漸，那幾個工人，也回家了。

余湛美一人，獨自守着這間廠房。

在這下大雨期間，他不停的爲這間工廠工作，遇到水浸的地方，立時疏通水路；遇到被風雨打破的窗戶，立即用木板封好。

他一日一夜不停的工作，才勉强使這間工廠保存下來，假如他也不在的話，這間工廠早已毁在這一場大雨之中，他不停工作，疲倦得一躺下便睡着了。

他在那一箱一箱的貨物中睡着了。

第二天，他突然被人推醒。

他睁開了眼，只見那個老闆站在他的前面，正用脚來踢醒他。

余湛美躍了起來，道：「老闆，早晨好！」

「甚麼？你一直在這裏？」老闆道。

「是的，我爲了這些貨物，爲了這廠房，我留下來……」

「爲甚麼？你害死我了！」老闆怒道。



「甚麼？我害死你？」

「快，快，快把這些貨物推進水裏！」

「甚麼？」余湛美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那位老闆早已一脚把其中一箱踢了下去，他看見余湛美仍站着，怒道：「你這蠢人，還不動手把這些東西推下去！」

「老闆，我實在不明白……」

「不明白？你這種只有一身蠻牛力的人怎會明白？我叫你推那些貨物入水，你便照着做！」

余湛美仍然有些猶豫，那知道，這老闆不知是有意或無意，一脚踢在他的身上，也踢在貨物上，幾箱貨物已跌下了下面的大水中。

余湛美無法，也只好推那些貨物下去，看着自己幾經辛苦拯救上來的貨物，却又要一一被自己推了下去，跌在水中。

他實在無法明白。

當他一一把貨物推下去之際，老闆又去巡視其他廠房的設施。

余湛美想道：「我爲他保存了廠房，也許他會向我說一聲多謝吧！」

那知道，老闆又是怒氣冲冲的走來，一見了余湛美便破口大駡：「XX，亞美，你這個食屎美，我給你害死了，爲甚麼你要把那些破爛的地方修補好？」

「是的，我怕……」

「你怕，怕甚麼？而今我被你害死了，你推完這些貨物下去，快替我把所有地方劈開，讓這廠房被雨水冲毁，快，快……」

老闆也親自動手搗毁這一間由余湛美幾經辛苦才保存下來的廠房。

他看見余湛美仍然那麼遲遲疑疑，喝道：「你這連豬也比你聰明的人，還不動手？」

余湛美不單是自尊心受了極重的損害，連自己的尊嚴也受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侮辱。

老闆一邊破壞，一邊用最惡毒的粗口咒駡着。

余湛美並不是一個十分斯文的人，在工廠內經常聽到有人說粗話，可是，他從來沒有聽過這麼惡毒的，幾乎連所有人的祖宗十八代也被他詛咒着。

保存這間山寨廠並不容易，何况是獨力一個人？不過，破壞倒是輕而易舉。

不到一時三刻，整間廠也破爛了，外面的水湧入，本已是不甚牢固的地方也塌了下來。

老闆望着余湛美，怒道：「死蠢猪，你還不走？」

「走？」

「當然要走，而且永遠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現！」

「爲甚麼？」

「還要問爲甚麼？死蠢，我立刻便炒你魷魚！」

「炒我？我爲你……」

「你幾乎害死了我，走，走，快走，否則我用刀斬你！」

余湛美聽了，實在非常難過，這老闆連好人心也不知，先要斬死自己，這人難道沒有了人性？

自己做錯了甚麼事情？他實在不明白。

也許，這老闆一定是發瘋了！

外面又下起大雨來，余湛美不再遲疑，奔向大雨，發誓以後也不再見這老闆！

* * *

「他並不是發瘋！」妻三美遞了一條毛巾給余湛美。

余湛美接過，道：「謝謝。」他揩抹着頭上、身上的雨水，他仍然喃喃自語地道：「我眞不明白！」

「不明白甚麼？」妻三美已拿了一套衣服，道：「先換了衣服，我會好好的解釋給你聽！」

余湛美與妻三美的身材差不多，不過，妻三美的衣服質地更好，余湛美穿起上來，比他那套上工廠穿的衣服，好得多。

妻三美道：「好了，你有甚麼問題？」

「第一，爲甚麼我爲那老闆費心竭力去保存的貨物、廠房，但他却要駡我？」

「因爲你破壞了他的大計！」

「甚麼大計？」

「大雨浸濕了他的貨物，洪水冲毁了他的廠房，比他自己動手去放火，豈不是更好？」

余湛美聽着他的答案，一時之間，似覺牛頭不對馬嘴，但隨即他開始意會到事情的眞相。

「你開始明白了——你的老闆，本來已想他的廠受到一次重大的意外，這一場大雨，正中他的下懷，可是你却爲他保存廠房，保存貨物，破壞他的大計，他豈不駡你祖宗十八代，他還要打你呢！」

「他的目的是……」

妻三美接口道：「騙取保險費！」

「對，對，爲甚麼我一直沒有想到！」

妻三美道：「因爲你這個人心腸太好，頭腦太簡單，而今的世界不同了，社會上很多事情人心認爲對的，那並不是一定對，反過來說，那些你認爲錯的，却又成爲了眞理！」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對，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他想騙取保險費，而我這個大傻瓜，却整夜爲他保存財物，那知是破壞了他的發財大計！」他頓了一頓，似是自言自語道：「他並

不是發瘋，我才是發神經病！」

婁三美聽了，笑道：「湛美，你又何必這麼自責？你拚了一天一夜，肚子餓了嗎？」

「肚子餓」三字，使他饑腸轆轆。

婁三美親手爲他炮製了一碗麵，余湛美吃完之後，才重新感到人間實在有溫暖。

婁三美道：「湛美，你的工作肯定沒有了，有甚麼計劃？」

「計劃？我這種人有甚麼計劃？」

婁三美從袋裏拿出一疊鈔票，塞在余湛美的手上，道：「暫時拿去用吧！」

「不用！」余湛美推辭道：「我暫時還可以……」

「湛美，你當不當我是你的好朋友？」

「當然，你當然是我的好朋友，否則，我也不會在這最徬徨的時候來找你！」

婁三美認眞地道：「你再說這些話，我便不再當你是我的兄弟了！」

余湛美低下頭來，眼睛有些潮濕。

婁三美道：「有沒有想過，再來幫我？」

「你是指……」

「當然是星期天的聚會。」

「我……」

「你不用說甚麼，我知道你是個非常聰明的人，而且非常能幹，只要你願意，我們兩人一條心，有甚麼事不可以爲？」

「這是宗教，不是我們的事業！」

「甚麼？這不是事業？」

「那只是你個人對宗教的狂熱！」

婁三美大笑起來，道：「湛美，你錯了，你實在大大的錯了！」

「我錯了甚麼？」

「我並不是對宗教狂熱，而是我利用宗教成就我的大事業！」

「大事業？宗教怎樣能成爲大事業？」

「將來，我有一間大教堂，幾十萬幾百萬的信徒，我成爲了最出名的傳道家！」

「宗教怎可以賺錢？」

「宗教不單可以賺錢，還可以賺大錢！」

對於余湛美來說，這實在是一個從來沒有聽過的話題，他有點茫然的望着婁三美。

婁三美道：「上次你來的時候，你看到我這個聚會有多少人？」

「約五十人！」

「對，你猜一下，而今有多少？」

「增加一倍？」

「對，已有了差不多一百人！」

「這小地方，可以容納這麼多人？」

「可以，雖然是擠迫一些；你再猜一下，奉獻的收入是多少？」

「也增加了一倍以上！」

「不然，兩倍，甚至三倍。」

「我記得你上次收了差不多六十元，那麼……」

「上一次聚會的成績是差不多二百塊錢！」

余湛美伸出了舌頭，半晌才道：「一個星期二百塊，那麼一個月便是八百塊！」

「對！」

八百塊錢，對當時的人來說，實在已經是一個大數目，因爲就以余湛美本身來說，他也要工作五個多月，才可以得到這數目的金錢。

「其實，還不止此數，因爲我還收有一些特殊的奉獻，例如爲某些教徒祈禱，爲我們建堂……這一些特別奉獻，每個月也可以收一二百塊以上。」

「換句說話，你一個月可以收到一千塊以上！」

「是的。」

「一個月一千塊，一年便是一萬二千塊！」

「湛美，你是聰明人，你當然一算便可以算得清楚，每年純利一萬多塊的……」

「對，不只是事業，簡直是大事業！」

余湛美並沒有誇大，以當時的幣值來計算，幾千元便可買到一個住宅單位，這豈不是一門極有前途的事業。

婁三美道：「不過，這些錢却不是白賺的，我也要做很多工作，才可以賺到這些錢！」

「有甚麼工作？」

「你幫助過我的星期日宗教聚會，那當然是最主要的工作，不過，從星期一至星期六，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探訪教友，編排一些聚會的刋物，與有關各方面的通信，有時又要去醫院、老人院探訪，甚至殯儀館！」

「這麼多工作？」

「是的，不辛苦那得世間財？不過，我也不贊成做人做得太辛苦！」

「你這話有些矛盾！」

「不，完全沒有矛盾，因爲我們工作要機靈，不用拚命！」

「我不明白。」余湛美道。

「機靈的意思是做事要做得『醒目』。湛美，因此，我實在需要你的協助。」

「怎樣幫助？」

「這些工作，非常瑣碎，簡單來說，我做甚麼，你也做甚麼，不過，我不會難爲你，我依然向你提供我所賺的四分一，百分之廿五！」



余湛美想了一想，道：「我可以再試一試！」

「當然可以，這工作，最低限度，你可以堂堂正正，不用再受人指使！」

於是，余湛美便在婁三美這間石屋住了下來。

過了一天，天氣轉爲晴朗，婁三美特別拉了余湛美，往百貨公司選購了一些衣物。

余湛美覺得不好意思。

婁三美道：「現代的人，先敬羅衣後敬人，包裝一下，勝過在人們跟前說十萬遍你怎麼有本事？」

果然，在婁三美的專心設計之下，余湛美本身從一個勞工雜役變成了一個斯文的紳士！

然後，婁三美帶他到各個他工作的地點，包括醫院、老人院、教友的家庭，教他怎樣對付教友，怎樣擺出一副充滿愛心而又絕不令人討厭的樣子！

到了星期日，宗教聚會又如常舉行。

余湛美記得非常清楚，幾個月之前，來聚會的人，只有五十人左右，而這個星期天，人數多了，似乎接近一百人之多。

婁三美又再度介紹余湛美給他的教友，他非常高興又嚴肅的道：「各位，幾個月之前，我介紹過余先生給各位認識，可是，他却又突然沒有出現，你們以爲他去了那裏？」

教友議論紛紛。

婁三美道：「余先生去了長洲，參加一個短期課程，學習更多教會的理論，使他更充實，更加有能力擔負協助我們這個教會的工作。」

教友聽了都鼓起掌來。

婁三美道：「我們這個小小的教會，本來是一無所有，但在各位教友的鼎力支持之下，我們快要開始擁有了，擁有一所教堂！」

教友都轟然叫好。

婁三美道：「我們最近得到政府的批准，在邨口的地方，批了一塊有三千呎的地，讓我們建築一間小教堂，我去看過了，也向有關方面探詢過，我們需要十萬元，才可以建築籌造一間小教堂！」

衆教友又再議論紛紛。

有一位教友，忍不住的問道：「婁牧師，我們怎會有這麼多錢建築這一間小教堂？」

「沒有，一毫子也沒有！」婁三美道，他的語氣十分莊嚴，可是却沒有半點氣餒。

他續道：「各位，我們以前，不是甚麼也沒有的嗎？你們記得嗎？」

有人道：「是的，那時，我們連這小小的教堂也沒有，幸好有了我們的婁牧師！」

婁三美道：「我以前也是甚麼也沒有，我也不是一個牧師，但上帝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祂要把自己全知全能用事實來告訴我們，我們有了這個小地方，我們有了教友！」

衆人都拍起手掌來。

婁三美道：「而今我們雖一無所有，但我們有的是信心，而且我們都互相擁有——只要我們都爲教會而犧牲，作出貢獻，我們一定會很快便擁有一間小教堂！你們的奉獻，甘心樂意的奉獻，使我們甚麼也有！」

這一次的聚會，教友的士氣十分高昂，捐獻的數字也直線上升，除了正常的奉獻之外，他們還爲建教堂而特別奉獻。

傳道解散的時候，婁牧師與余湛美兩人，在門口與教友殷殷話別。

很多教友都向婁三美建議，怎樣想辦法去籌建教堂，婁牧師向他們致謝，並且作出非常感動的樣子。

當人們散了之後，他們回到屋內。

婁三美道：「這地方實在不夠用了，你剛才已看到，有些人要站在外面！」

余湛美道：「是的，人越來越多了！」

「因此，我們一定要建一個小教堂！」婁三美頓了一頓，道：「湛美，你是不是覺得一切都充滿了希望？」

「是的，三美，剛才你不是說我去了長洲，參加一個短期課程？」

「是的，但你根本沒有！」

「那麼你以爲……」

「有誰知道你有沒有去，」婁三美聳聳了肩膊，道：「讓他們知道，你對上帝認識更多，眞材實料，那便有用，有吸引力！」

「我記得，我上幾個月來的時候，他們還叫你婁先生，但而今叫你婁牧師，你那個牧師的頭銜……」

「我自己給上的！」婁三美得意洋洋地道：「我有足夠的教友，我自然而然是個牧師，不用甚麼教會，甚麼神學院給我頭銜！」

「其他教會會不會……」

「沒有人會理的，如果你過一兩年，有人支持你，你一樣可以成爲一個牧師！」

余湛美道：「不用了，我只是一個協助你的人，我不用被封做牧

師！」

婁三美笑道：「那要看將來的形勢怎樣！如果我們所經營的事業，着實的興旺起來，你不願做，也不可以的了！」

余湛美道：「你眞有這麼大的信心？」

「當然有，而且我可以立刻用事實來證明給你看……你打開今日的奉獻袋！」

余湛美依言，打開了兩個奉獻袋。

「每個應該超過一百元以上！」

果然，每個奉獻袋都有一百一十元左右。

婁三美道：「還有，我們有一個爲建教堂籌款的奉獻袋，你再打開來看看！」

這一個新的奉獻袋，又有百多元。

婁三美道：「你看，這不是信心麼？」

余湛美淸楚的記得，三個月以前的奉獻，只有五六十塊錢，而今已升上二百多塊，這個升幅，實在是一個幾何級數的躍升。

如果以這個升幅來計算，他們不久便可以成爲富翁，教會事業已不算是一宗爲神工作的事業，而是一宗大企業，一宗可以發大財的事業！

* * *

三年之後，事實證明了婁三美的眼光，他不但有了一間小教堂，而且有了千多教友。

不用說，他得到更多的奉獻，他並沒有虧待余湛美，每次分賬，依然是給予他百分之廿五，這個百分之廿五已不少，每月也有五千多塊。

那個時候，五千多塊其實已是一個十分大的數字，很多大學畢業生，也不過是每月收入千多塊薪金。

婁三美的計劃越來越多，他打算再建一間大教堂，並且經營其他的事業。

余湛美一直覺得不開心，因爲他知道，自己擁有的東西，其實是騙來的。

他曾與婁三美談起這心事。

婁三美聽了，忍不住的大笑起來，道：「湛美，我以爲你在想些甚麼那麼不開心，我們並沒有騙人，這些金錢都是他們樂意奉獻的！」

「但他們是獻給上帝！」

「對，我們爲上帝工作，收取合理的利潤，也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我們是利用！」

「人生根本是一場夢，一場遊戲，你這樣想，實在太傻瓜了，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很多人想學我，也學不到！」

余湛美一直覺得不開心，忍不住道：「你不要怪我，我們這樣做，是不是『神棍』？」

婁三美愕然，隨即大笑，道：「管他甚麼也好，只要我們荷包腫脹，理他作甚麼？」

余湛美對這些事情，一直耿耿於懷。

婁三美道：「湛美，你也要作好的打算，把你收到的錢好好運用，因爲我也不知道，我們好景有多久！」

「你怎樣處理金錢？」

婁三美笑道：「這是一個秘密！」

余湛美自己，却沒有甚麼好辦法處理金錢，因爲他一直認爲自己賺的這些錢有些不道德，他把大部份的收入，用隱名的方法，捐給各種不同的慈善團體。

他只有這樣做，才覺得稍爲心安一點。

婁三美道：「最近，我想到一個更爲賺錢的計劃，你要好好爲我這個計劃工作，到時，你的收穫也會不錯！」

「賺錢計劃？你賺的仍不夠多？」

「而今的？不夠，當然不夠！以我們兩個人的聲望，怎能賺大錢？」

「你想以甚麼人的聲望賺錢？」

「我們的教友中，有些是名門望族，這是上天賜給我又一個賺大錢的機會！」

「怎樣？」

「我們先組織一個委員會，內裏有醫生、律師、大公司的老闆，還有各種不同的專業人士！」

「然後呢？」

「我們以這個委員會，發出一些叫做『人生理想債券』，這是一個龐大的債券基金……」

「你想籌集多少錢？」

「大約一億！」

「一億？」

在當時，那實在是一個天文數字。

「那只是一個開始，開始是一億，到以後可以是十億、百億！」

婁三美的賺錢理想實在無可限量。

「計劃是怎樣的？」

「你不用理會，你只要在今次的聚會中，找到這個委員會的人選，我才告訴你這個大計！」

「我怎樣向他們說？」

「你只要說，是爲我們所有教友作一個人生理想的投資，那便可以了。」

余湛美雖然對這些工作有些厭倦，但自己在教友心目中已有一定份量，而且在這幾年，他也成爲教會中一個重要的人，他已避無可



避。

於是，他開始爲這個「人生理想債券」工作，組織了一個七人的委員會，裏面依足婁三美所言，有醫生、律師、老闆以及一些專業人士。

第一次委員會終於召開。

婁三美牧師宣佈了這個「人生理想債券」的基金計劃，他說道：「我們每一個教友，要每月付出一個小數目，例如五十元，那麼，他們在以後的一段日子，便可以無憂無慮的享受人生！」

馬醫生問道：「怎樣享受？」

婁三美牧師道：「首先，可以到我們的一個渡假區，不用付錢，可以有房住，有飯吃，又可以享受陽光與海灘，好好的渡假！」

伍律師道：「只是渡假？」

「當然不是，有了這個債券基金，就算在市區正常生活，也可以享受我們的福利，例如醫藥，包括普通的看醫生，甚至住院！」

馬醫生道：「那即是說，我們連醫院也有！」

「正是，只要每個月付出少量的金錢，便可以享受到非一般人可以享受到的待遇，而我們這個計劃，只是一個開始，最終的目的是當每一個教友退休之後，他們不用擔心老年的生活，不用擔心老年無所依靠，也不用擔心衣食、生活……其實連上天堂之後的一切，都不用擔心……」

劉會計師道：「這是一個終生的福利計劃！沒有國家膽敢承擔這一種計劃，我們可以嗎？」

「當然可以，不過，亦不是一蹴即至，我們教會內，有足夠的人材，我們在社會上，也有足夠的地位，我們可以要求政府撥出廉價的土地，讓我們與建渡假的酒店，完善的醫院，高尙的療養院，甚至所有善終的服務……」

衆人聽了，都忍不住的讚嘆這是一個難以想像的完美計劃。

連余湛美也覺得，婁三美牧師這一個構思，實在是偉大的，這計劃不但實現了孔子所謂「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理想，也實現了耶蘇理想中「愛的世界」。

所有的委員開始熱烈地爲這個債券基金討論，他們想出了無數勸捐的計劃，想出了更具體的行動。

這個計劃，當婁牧師向所有教友宣佈的時候，在場的每一個教友都爲他鼓掌，讚嘆他是當今最偉大的基督使者，不單教友盛讚，連社會上非教徒的人仕，也覺得這個計劃非常有意義，雖然有人懷疑這計劃能否實現，不過，一般來說，對婁牧師的計劃都表示支持。

婁三美牧師不單再是這個教會內人人尊崇的牧師，而且在社會上有更崇高的地位。

這個計劃一開始推行，便收到很多捐款，這個慈善債券基金開始運作。

余湛美是負責這個基金的一切賬目的，他專爲這個基金開了一個銀行的戶口，一切賬目也非常公開，他希望每一分一毫都可以利用在這個計劃之上，使這個計劃可以早日實現。

轉眼是三個月，基金的籌款計劃已一一實行，他們收到了幾乎一百萬元的善款。

余湛美先把這個消息告訴婁牧師。

婁三美聽了，道：「湛美，這只是個開始，我們日後不單有善款，還有教友的捐獻，千萬的數目，很快便可以達到。」

余湛美道：「我們現在已有百多萬元，可以開始進行一些項目。」

「上次開會，委員都贊成先開發一個渡假區，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提議。」

「是的，你可以向政府提出撥地的要求。」

婁三美牧師道：「是的，我也曾向有關方面查探過，政府方面也欣賞我們的計劃，但在郊外地區撥地，有一定的困難。」

「有甚麼困難？」

「太原始沒有基本設施的土地，撥給我們也沒有用，因爲一切基本建設費用非常龐大，但那些開發了的地區，都是在一些新界原居民的手上。」

「可以向他們洽購！」

「可以，但那些居民，一向非常重視祖業，而且並非一人所有，是整個氏族所有，有時爲了保護他們的祖墳，風水，多多錢也不肯出讓。」

「這倒是個頭痛的問題。」

「我已想過了，如果要早日實現我們的計劃，我們一定不能用正途的方法。」

「不用正途的方法？不可以，我們是教會！」

婁牧師笑道：「當然，我們不會用非法的手段去奪取別人的土地，可是，我們可以向那些氏族的頭頭疏通一下，可以較爲容易得到。」

「你有辦法？」

婁牧師似乎是勉爲其難地道：「我可以利用一下我的聲望，不過，這個世界，一切非財不行……」忽然，婁牧師發覺自己有些失言。

余湛美道：「我明白，這是現實的社會，我們雖然從事教會的工作，但也要服從這個社會一些取向！」

妻牧師道：「雖然我們並不一定認同這些取向，但這是現實。」

「那你需要一些甚麼？」

妻牧師考慮了一下，道：「我需要金錢，譬如，我可以自由利用這個基金的戶口的金錢。」

「我想我要徵求重要委員會成員的同意。」

妻牧師道：「這是非常正確的做法，不過，要經過會員大會，又要經過開會通過，我看非要花三兩個月，甚至半年才可以。」

「我會盡快的開會。」

「不過，我心目中已有一塊地，而且我也開始與那個地主商討，等三兩個月之後，我恐怕他已把土地出讓了，那時……」

「那你有甚麼辦法？」

「如果我可以提取基金內的金錢，我一有所決定，便可以獲得那幅土地！」

余湛美想了一會，道：「我們不應放過這一個大好的機會！」

「是的，你有甚麼辦法？」

「我們這個基金戶口，由我與另一個委員會長沈金白先生簽名，才可以提取金錢，我想先徵求沈金白的意見，看看可否加上你的名字，讓你也可以簽發支票。」

「沈金白是個明理的人！」

「是的，我可以與他談談。」

余湛美立刻進行了這一件事情。

## 司庫質詢　無端失踪

沈金白是個企業家，他的生意十分忙碌，不過，他在教會內也是個活躍份子，對於余湛美的提出，他並沒有反對，因爲多了一個牧師的簽名，並沒有甚麼問題，而且，那是這個計劃的倡議人，他那會信不過？

於是，妻三美牧師可以獨自簽署這個基金的支票，可以不受干預的提取金錢。

余湛美依然努力爲這個基金的事情奔走。

他開始在教會之內，售賣一些基金，這些基金以一千元爲一個單位，所有教友也可以購買，他們只要有一個單位，將來也可以享受這個基金會的設施。

當然，越買越多，將來的收益會更多。

這個計劃一出，基金有更多的款項。

這個計劃推出了三個月後，余湛美粗略計算一下，基金戶口應該有五百萬元以上。

這段時間，妻牧師也非常忙碌，余湛美想找他談談，也沒有甚麼機會，也許他要出外與人接觸，找尋理想的土地籌建渡假區。

余湛美整理好一些數目之後，便往銀行查一下賬目，他希望在半年的結算中，可以報告給教友聽，使他們可以更安心的爲教會捐獻。

他到了銀行，這時的余湛美，也是一個非常有地位的人，教會的人當然認識他，其他大機構的人也認識他，這間銀行與教會常有來往，因此，他一來到銀行，也受到非常的尊重。

銀行經理也是個教友，一見了他，便請他入經理室之內，閒聊一下教會的事情，也閒聊一下那個基金問題。

不一會，職員已查到了基金戶口的結存，並且遞上一份簡單的報告。

余湛美一看，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想問那位職員，但那位職員已轉身出了經理室。

經理問道：「有甚麼不對？」

余湛美道：「沒有甚麼。」

「有問題我可以替你更詳細的詢問！」

「好，你叫那職員，給我一份近月的月結單，可以嗎？」余湛美問。

「當然可以。」

經理按了電話，並且吩咐職員去拿這個戶口的月結單，不一會，月結單拿來了。

余湛美看了一下，便向經理告辭。

經理看見余湛美臉色有點不對，問道：「有甚麼問題嗎？」

余湛美道：「沒有，沒有。」

他立刻離開銀行，不過，當他出到外面，他仍然忍不住再看那月結單一眼。

他並沒有看錯。

基金最高的存款額是六百多万元，但而今的戶口結存只有三千元。

是三千元，他並沒有看錯。

「怎會的？只有三千元的結存？」他忍不住的自己向自己發問。

唯一的答案，是找妻牧師問一問。

余湛美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再小心看那一張月結單，發現錢是分三次提出，第一次是一百萬元，第二次是二百萬元，第三次是三百萬元，一共提走了六百萬元。

他自己與沈金白都沒有提取過，不用問，那一定是妻牧師提了出去，其實那也並不是甚麼問題，妻牧師可能拿出去收購土地，不過，這麼一大筆數，他照理也應該向自己知會一聲。

但他從來沒有。

這三次的提款，由月初開始一次，月中一次，到最近前兩天又一次，這個月來，他見妻三美不多，



除了在星期日聚會之外。

於是，他撥了一個電話給妻牧師。

妻牧師並不在他的辦公室內，連他的秘書也不知他去了那裏。

這時，妻牧師與余湛美都是居住在教堂內，那裏有他們各自的辦公室，與各自的居住地方。

余湛美一直找妻牧師，却一直也沒有找到。

直到深夜，他索性往妻牧師所住的地方，看看他究竟回來了沒有。

妻牧師自己居住在頂樓。

當余湛美來到這邊門口，便聽到一些嘔吐的聲音，他立時循聲看去，看見妻牧師穿着西裝，但衣服却是敞開，正倚在牆邊嘔吐。

余湛美立時上前，却嗅到一陣濃烈的酒味，余湛美道：「牧師，牧師，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你是誰？」

「是我，是湛美。」

妻牧師似乎聽不清楚，叫道：「我早說過，甚麼人也不准來我這裏的！」他的語氣非常惡劣，嚇得余湛美也停下了脚步。

「牧師，我是湛美，你怎麼了？」

妻牧師看清楚，才知道是余湛美，便道：「是你，你這麼晚我作甚麼！」

妻牧師好像是喝了很多酒，步履虛浮，半醉半醒之間，余湛美道：「我扶你上去！」

「不用了，我自己會上去！」他一邊說，一邊推開余湛美，不過，他顯然無法控制自己，「噗」的一聲，倒了下去。

余湛美扶了他起來，妻牧師已醉成一堆爛泥似的。

經過這幾年來，妻三美的生活已有了重大的改變，而他的身體也日漸肥胖起來，因此，余湛美幾經辛苦，才把妻牧師扶上了樓。

余湛美嗅到他身上傳來一股濃烈的酒味，他忍不住道：「醉了，你醉了！」

「沒有，我沒有！」妻牧師發出夢囈的聲音，然後又再道：「來，來，再喝了這一杯！」

余湛美聽了這些說話，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噁心，因爲這些話並非出自一個普通人，而是出自一個妻牧師之口，一個他自己非常尊崇的人的口中。

一個牧師，喝醉了酒已是不可饒恕，而今醉成這個樣子，實在叫余湛美有些憤怒。

不過，他仍然耐着性子，把妻牧師扶回房內，放了他在床上，並且找了一條毛巾，濕了溫水，敷在他的臉上，讓他較爲舒服一些。

當他替牧師敷臉的時候，妻牧師突然又再嘔吐大作，弄得余湛美身上也污穢不堪，也把床鋪弄得烏烟瘴氣。

余湛美本來可以呼喚下面那些住在教堂的什役上來幫手，但回心一想，這畢竟並非甚麼好聽的事情，他決定自己替牧師弄好一切。

妻三美牧師早已沉沉的大睡。

余湛美弄好了一切，已有點筋疲力盡的感覺，不過，他仍不放心離開。

他決定坐在沙發上，等待明天的來臨，他希望可以詳細跟牧師談談。

他不知不覺的睡在沙發上。

「水……水……」

余湛美被這一陣吆喝的聲音弄醒，他張開了眼睛，只見妻牧師躺在床上，夢囈似地叫着。

余湛美連忙起來，爲他斟了一杯水。

「牧師，牧師，」他輕輕地叫着，並且遞上了那杯暖和的開水。

妻牧師接了過來，勉强半坐半臥的喝了那杯水，他開始醒覺過來。

「是你，湛美！」妻牧師道。

「是的，你怎麼了，牧師？」

他的臉色顯得有點尷尬，道：「我……我沒有甚麼，謝謝你！」

「不用說謝，牧師。」

「我……我喝了一些酒，醉了一些！」

余湛美道：「不是一些，而是酩酊大醉！」

「我……」

「如果昨晚我不是剛巧想找你，你會倒在下面的溝渠，與那些喝得大醉，倒在街頭的人，並沒有甚麼分別！」

「是的，我醉了，而且大醉。」

妻牧師的聲音充滿了悔意。

「牧師，容我多口說一句，你是一個牧者，爲甚麼你會……」

「湛美，你是最了解我的人！」

「不，我不是。」

「記得我們從前在山頂那些日子嗎？」

「記得，當然記得，我承認，在那段時間我們共同奮鬥的日子，我的確是最了解你。」

「而今也是。」

「而今不再是！」

「爲甚麼這麼說？」

「你以前滴酒不沾，而且大聲疾呼，叫人不要喝那些穿腸的毒液，但你而今却喝得爛醉如泥！」

妻牧師顯得有些慚愧。

過了半晌，妻牧師才大大地嘆了口氣，道：「湛美，其實我也是一個普通人！」

「不，你並不是普通人，你是一個牧者，你要領導幾千幾萬的羔羊！」

這些話似更令婁牧師覺得羞愧。

婁牧師道：「是的，我要領導很多人，但私下我的確是一個普通人，這一點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不過，你仍要控制一下你自己，如果這件事傳了出去……」

「我知道，我會小心的了！」

「婁牧師，對不起，我並不是想……」

「我明白，我也非常感激你，你是我開始奮鬥時的親密戰友，而今也是？」他臉露疑問的神色。

余湛美不想讓他失望，毅然的道：「而今也是！」

婁牧師聽了，似是放下了心頭大石，道：「我現在仍然覺得有點頭痛，我想好好睡一下……你，你也睡在沙發一夜了，你回去好好睡一會。」

余湛美忽然想起來找婁牧師的目的，可是，他已閉上了眼睛，看來這個時候，並非討論公事的適當時刻。

他只好離開了婁牧師的宿舍大樓。

很快便到了星期日，教會的聚會，仍然是那麼多人來參加，整個大堂都坐滿了人。

婁牧師容光煥發的站在講台上，演講耶蘇的人生道理，他的聲音充滿了感情，相信在場的人都非常感動。

但余湛美却並沒有這種感覺。

以前，他也十分尊敬婁牧師，但自從那天晚上，看到他爛醉如泥的樣子，他對他的信心，尊崇心，開始有些動搖，已對他的說話，感到有些刺耳，直覺得他並非在說人生道理，而是在說些花言巧語。

聚會散了之後，他們與教會的幾個重要委員開會，也是議論「債券基金」的問題。

每一個參與開會的人都非常興奮，因爲教友對這一個基金充滿了信心，因此參與的人越來越多，捐獻的款項也越來越多。

其中一位委員道：「牧師，看來我們的計劃可以眞眞正正的動工了！」

「是的，」婁牧師道：「我也正在積極與有關人士洽談，我們要買的那塊地快有結論了，當地一洽談妥當，我們便開始動工。」

余湛美道：「牧師，過程是不是十分順利？」

「不，」他望了余湛美一眼，道：「並不十分順利，不過，我會盡力而爲，對了，黃先生，你弄的圖則怎樣？有進展嗎？」

那位專業的建築師黃先生道：「圖則已差不多，但因爲並沒有那塊地的眞正資料，我們仍然是紙上談兵，你甚麼時候可以……」

婁牧師不再聽他說下去，又轉向另一位負責出售債券基金的負責人陸先生道：「你負責的基金，情形又怎樣？多人購買嗎？」

「比預期的好得多。」陸先生道：「根據我的賬目顯示，我們已出售了差不多一千萬元的債券。」

「一千萬元！」大家都爲這個數字而讚嘆。

余湛美也道：「一千萬元，實在比我們預期好得多！」他有意無意的看了婁牧師一眼，又道：「既然有了這麼多錢，我們可以做一些預備工作。」

婁牧師道：「不用忙，那塊地是關鍵問題，如果那塊地洽讓不成，那麼，我們做了甚麼工作也是白費的，而且，不用動那些錢，我們也有收益，因爲有利息的！」

衆人都同意婁牧師的話。

婁牧師又開始談他的大計，把這個「債券基金」說得更美，更好。

在站的委員也是越聽越興奮。

散會的時候，婁牧師與余湛美送了委員離開。

余湛美道：「牧師，我們好好談一下，可以嗎？」

婁牧師道：「當然可以，不過，你換了衣服，我們去一個地方好好談一下。」

「換衣服？」余湛美看看自己，因爲今天是星期日，要見這麼多教友，余湛美一直是穿非常整齊的西裝。

婁牧師道：「換一些較爲輕鬆的！」

不一會，婁牧師也換了一身衣服，他不再穿西裝，而是非常有青春氣息的T恤西褲。

余湛美一直沒有爲自己設想過，連衣服也只得那幾套，因此，並沒有換了甚麼新衣來。

婁牧師駕着車，他戴上了太陽眼鏡的樣子，相信沒有人會從外表知道他是個牧師。

余湛美突然覺得，婁三美實在變得太多了，他一直爲教會工作，並沒有注意到婁牧師的巨大改變。

「我們到那裏去？」余湛美問。

婁牧師道：「你不用心急，當你去到，你一定大讚那地方好極！」

車子駛出了郊外，不一會，已轉入了一條私家路，余湛美道：「這不是往鄉村俱樂部的私家路？」

婁牧師笑道：「正是，這是一個好地方，只招待會員，普通人並不容易進來！」

「你是會員？」

「不，我有一些朋友是……」他似乎不願意解釋下去，但余湛美却在思索：「爲甚麼婁牧師會與鄉村俱樂部扯上關係？」



車子駛進了鄉村俱樂部，婁牧師泊好了車子。

「婁先生，請這邊……」一位看來是部長的來招呼，他並不知道婁三美是牧師，只呼他爲婁先生。

他們進入了一間貴賓房。

房子很大，足以招待兩張大枱的客人，但這時却只用來招待他們兩人。

前面是一列落地玻璃的大窗，大窗之外，遠望是縹緲的山嶺，近看時是一列網球場，還有一個波平如鏡的游泳池。

偌大的游泳池，只有幾個人在嬉水。

一切都顯得那麼和平，那麼恬靜。

「好地方嗎？」婁牧師問。

「好極，婁牧師……」

「在這裏，不要再叫我牧師，你叫我甚麼也可以，婁先生，甚至亞SAM！」

余湛美聽了，實在很詫異，叫這位牧師做亞SAM，他想也沒有想過。

婁三美却顯得十分自然，有侍者進來招呼他們，婁三美叫了精美的菜，並且叫了兩杯酒。

余湛美聽了，想說話時却被婁牧師阻止了。

侍者先送上了酒。

余湛美道：「你知我是不喝酒的。」

「沒關係，喝一點，醫學書上也教人，喝一兩口，增進血液循環。」

「我們是信徒！」

「也沒有甚麼關係，聖經上也沒有說過，教徒是不可以喝酒的，耶蘇也喝葡萄酒，而且以葡萄酒代表耶蘇的血，來作聖餐！」他自己狠狠的喝了一口。

余湛美並沒有喝。

婁三美道：「良辰美景，何必虛渡？」他又再喝了一口，看來他並非欣賞酒的人，而是酒徒。

余湛美想起他那晚爛醉如泥。

婁三美道：「如果你不喝，也沒有關係，好好欣賞我爲你叫的食物！」

「牧師……」

「不要再叫我牧師！」婁三美十分認眞。

「好，三美，你還沒有告訴我，你怎會喝起酒來？」

婁三美似乎並沒有甚麼表示，只道：「沒有爲了甚麼，只是喝一下，鬆弛一下！」

「但你是一個牧者！」

「牧者？」婁三美突然笑了起來，道：「牧者？我也是一個普通人，普通人有下班的時候，爲甚麼一個牧師却沒有？」

「我們爲教會……」

「不，有些時候，我們也要爲一下自己，我是個牧者，每日要聽很多人的傾訴，要安慰很多人，可是，有誰可以聽我傾訴，安慰我？」

婁三美有些激動，他又喝了一口酒，又道：「湛美，你知道，我根本不是一個從神學院出身的牧師，我只是一個自己封自己的牧師！」

這一點余湛美當然知道。

余湛美道：「可是，你而今已成爲一個牧師，並且在教會上有重大的貢獻！」

「貢獻？」婁三美又再大笑起來，「我並不是想做一個這樣的人，我要作大事，發大財！」

這樣的話出自一個普通人的口中，並沒有甚麼不對，可是，出自一個牧師口中，實在令人詫異。

這時，侍者已送上精美的食物。

婁三美道：「不要再多說了，先享受一下，才慢慢再說，湛美，你吃過這些魚翅嗎？」

余湛美搖搖了頭。

「那麼，你一定要好好欣賞了！」

余湛美嚐了一口，果眞覺得美味。

「天下間還有很多事物，比教會的事更爲重要。」婁三美道：「湛美，你也要好好的爲自己著想一下了。」

「我有。」

「怎樣？」

「我有衣穿，有飯吃，比起我以前，不知好得多了多少倍！」

婁三美笑了起來，道：「那便算好了？你的人生就是那麼簡單？」

「是的，基督……」

「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基督，提起耶蘇，我而今是下班了！」

「下班了」三個字，實在使余湛美震驚，因爲他常常聽到婁三美在傳道的台上說道：「學習耶蘇基督的道理，是永遠沒有停止的，服侍上帝也永遠沒有下班的！」

他教導人不要說的話，竟然出自他的口中。

余湛美詫異地望着婁三美良久。

婁三美似乎沒有好氣的爲他解釋，他喝了一口酒，吃了一口菜，望着外面的世界，細意欣賞。

余湛美實在不知說甚麼才好。

這時，侍者又捧上了另外一些精美小菜，婁三美又叫侍者添酒。

余湛美本來想阻止，但回心一想，這並不是適當的時候，他也只好吃着美味的小菜。

婁三美似乎對余湛美的緘口不言，感到滿意。

忽然，余湛美想起了他要找婁三美的最重要的理由，便道：「我最近去過銀行，看過基金的賬目！」

婁三美轉過頭來，望着余湛美，道：「怎麼？你查我的數目？」

「不，我想我們的基金計劃也預備得七七八八，大概會很快便動工，所以……」

「你發現了甚麼？」

「基金的金錢被你提取去了。」

婁三美並沒有辯解。

余湛美道：「而且差不多全提了！」

婁三美仍然沒有說話。

「我想知道為甚麼？」

婁三美道：「有兩個原因，第一，我要與那些土豪劣紳買地，討價還價之餘，還要孝敬他們一番。」

「這點我明白。」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個人的原因——我需要一些現金週轉！」

「你自己用了？」

婁三美道：「你不用緊張，我只要週轉沒有問題，我便把錢拿回銀行。」

余湛美實在覺得奇怪，一個牧師，為甚麼要現金週轉？而且要那麼大的數目。

他本想再問下去，可是，他知道這實在是個不適當的時候。

婁三美道：「湛美，我們好好吃了這一頓，然後，我們去『桑拿』，去按摩！」

「我……我不去了！」

「沒問題，這些現代化設備，對身體有益，而且也是人生一種享受，你也應該試試。」

「不，我吃完這一餐便走了！」余湛美道。

「如果你不想享受，那我也不勉強，不過，我的事我想你也不用過問，我自己一手創辦了這個教會，從山頂一間小石屋開始，直到如今有了自己的教堂，甚至有了一個基金，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努力得回來的，你不用理會我，我一切都有主張！」

余湛美聽了這一番話，有些反感，道：「牧師……」

「不要再叫我牧師！」

「是的，三美。」余湛美也忍不住厲聲地道：「不過，這教會雖然由你而創，但這並不是代表是你的！」

「那麼應該屬於誰的？」婁三美晦氣地反問。

「教會便是教會的，是上帝的，是耶蘇基督的！」

婁三美聽了，反而大笑起來，笑聲久久未止，半晌才道：「湛美，你也向我講道了！」

「不敢，牧師！」

「好極，我也不再與你爭拗。」

「我走了！」余湛美站了起來。

婁三美也沒有感到意外，道：「好極，我送你出去！」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坐車回去！」

「這裏找車子極難，因為來這裏的人，非富則貴，自己或由司機駕車來的。」

他在房中拿起了電話，說了幾句話，然後向余湛美道：「我為你叫了一部車子，你不用付賬，但下車的時候，要賞那司機一百幾十元貼士！」

「甚麼？」

「你沒有那麼多現金？我這裏有。」他伸手入袋取錢包。

余湛美忙道：「不，我有。」

「還是再等一下，多吃一點菜吧！」

余湛美也不多說話，再吃了一些食物。

不一會，房中電話響起，婁三美拿了起來，聽了一會，放下了電話，對余湛美道：「車已準備好了！」

「好，再見！」

「我送你出去！」

「不用了！」

但婁三美堅持，一直送余湛美走到了大門，那裏已有一輛車子等候着。

那司機見有人來，問道：「是婁先生？」

婁三美道：「是，請送我的朋友回去！」他想了一想，從錢包拿了一張一百元紙幣，給了那司機。

余湛美也上了車，他知道，婁三美以為自己捨不得付一百元貼士，因此索性他自己付了。

婁三美走向車窗，又再從口袋中拿出了一個白信封，遞了給余湛美，道：「你回去才拆來看！」

余湛美接了過來。

婁三美吩咐司機開車，他並且告訴了司機地址。

余湛美把白信封放進內袋，心裏只想：為甚麼婁牧師會變得這麼厲害，雖然，以前他創辦教會也是為斂財，但他在傳道台上說的話，那麼眞誠，那麼有說服力，他怎會是一個斂財的人？

他一向在教會中推行聖潔的生活，為甚麼他自己竟要過這超級富豪的享受？

余湛美本來也並不是一個十分熱心教會的人，不過，經過這十多年來，聽牧師的傳道，已深受感動，不知不覺間已為了造福世人而努力。

他覺得這樣工作，自己充滿了動力。

其實他已眞眞正正受了婁牧師的感召，成為了一個虔誠的教徒。



他實在不相信，婁牧師可以感召他，可以感召幾千幾百的會衆教友，為甚麼不能感召他自己？

當他回到教堂的宿舍，他感到十分疲倦，腦海不斷的思索着，幾乎忘記了那個白信封。

他臨睡之前，收拾衣服之時，才發現那個白信封，他把白信封拿了出來，心想：「也許婁牧師有些心腹話，不想面對面的跟我講！」

他打開信封，人竟呆了。

因為裏面並非一封信，而是一張支票。

他把支票細看，銀碼更令他再多看一會。

一百萬！

一百萬元的支票，上面畫了線，並且抬頭處寫了自己的名字，只有自己才可以入賬。

余湛美想了一會，自言自語道：「一百萬元，這算是甚麼？是賄賂款，分賬？」

他記得很清楚，他們以前收到教徒的奉獻，也是分賬形式，不過，那時，他們生活艱苦，不得不如此做，而今一切上了軌道，余湛美有他一份薪金，一份足以供他富裕生活的薪金。

「我不能要這一百萬元！」他對自己道。

本來，他是十分疲倦的，但為了這一百萬元的支票，他整夜輾轉反側，不能入睡。

如果接受了這一百萬元，這表示自己也認同他的做法，而且是同黨了！

他不能這樣做！

教友是千辛萬苦捐錢建這教堂，捐錢為造福其他教友，他不能這樣巧取豪奪。

況且，他而今一切都很好，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他根本不用這一百萬元。

他決定明天便退回這張支票給婁牧師。

可是，回心一想，這樣做法，會否激怒了婁牧師，會否因而使他與自己的關係弄得尷尬？

到了翌日，他仍沒有甚麼主意。

不過，他又再去銀行查賬，發現基金入賬的另外三百萬元也給婁牧師提取去了。

他又再看教堂另外一些賬目，他才發覺其中有很多款項也被人提取去了。

而這些賬目，並非近來才提取，而是這幾年來，一直不斷的提取，數目極大。

在教堂的賬項內，可以自由提取金錢的，只有婁牧師一個人，而可以掩飾這麼久的，也只有婁牧師一個人。

本來這些賬目都有幾個委員監管的，但那些委員，都是教會中專業人士，他們都是十分忙碌，監管只是掛一個名銜，並沒有甚麼實際的去做。

看來婁牧師在教會之內，一直貪污，而且貪污的數目越來越大。

余湛美感到有些憤怒，他想立刻去質問婁三美，可是，他不想這事擴大，一切後果難以想像。

不過，他仍然去找婁牧師，但婁牧師依然與過去那麼忙碌，一直沒有機會與他直接對話。

直至星期日，婁牧師才出現講道台上。

婁牧師的傳道依然十分精采，但看在余湛美的眼中，却是那麼做作，婁牧師在他眼中，只不過是一個明星，一個充滿演技的演員。

忽然，余湛美想到一個解決近日煩惱的好辦法。

每一個聚會，余湛美都負責宣佈一些教會的事項，這是他日常的工作。

當教會聚會的儀式完結，便輪到他上台宣佈各項消息時，總結的時候，他道：「最後……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大家，有一位無名氏，為了表示對教會的支持，對我們婁牧師的支持，他捐了一百萬元給教會！」

一百萬元在當時，已是一個十分哄動的數目，教徒聽了這消息，都拍起手掌來，本來在教堂這神聖的地方，是很少鼓掌的。

這一百萬元當然不是由甚麼無名氏捐出，而是余湛美表示不同流合污，回饋教會的意思。

婁三美表面當然十分高興，因為有一個這「慈善的教友為教會捐獻，」不過，在他心底內，他明白這一百萬元來自余湛美。

散會之前，婁牧師並沒有找余湛美來談這一件事，他似乎很快的離開了，大概又是去享受了。

余湛美拒收了一百萬元，但婁牧師一直沒有與他談過，也沒有甚麼表示。

余湛美越來越覺得這位相識多年的朋友，越來越古怪，越來越神秘。

他開始暗中調查婁牧師的一切。

最容易查的當然是財產狀況，婁牧師沒有親人，一切歸他自己的名下。

他最先去田土廳，查一下他名下是否有物業。

並不出乎他的意料，他的確擁有物業，而且不只一間，有五間之多，其中有些是非常貴重的物業，全部是出租，每月收入的租金，起碼有十萬元之巨！

他接着去公司註册處，找到了一間與婁三美有關的註册有限公

司，那是一間獨資的有限公司，不單有投資在樓宇上，還有很多不同的投資，包括股票、債券等等不同項目的投資。

余湛美越查越覺得氣憤。

婁三美是個牧師，但私底下卻是一個富有商人的模樣，而且看來投資得法。

余湛美不明白的地方是，他既然有了這麼龐大的財富，為甚麼還要動用基金的錢，如果要用來週轉，也不用動輒是幾百萬元？

他真想找婁三美來當面問個清楚。

可惜，接下來幾個星期，他都無法單獨與他見面，見面也是在一些多人的聚會內，因此，他無法與他談，而事實上，婁三美似乎一直在避開余湛美。

余湛美更覺懷疑。

有一天，一個基金的委員親自來到教堂，先是找婁牧師，但找不到，自然便找余湛美。

那基金委員是負責財務的李希聖，他是一個會計師，一直打理基金賬目。

李希聖找着余湛美，道：「余先生，我發現我們基金的戶口，有很多錢被人提走了！」

「是嗎？」余湛美知道，紙終於不能包住火。

「甚麼人可以提取？」李希聖的問題當然有所指。

余湛美道：「我們委員全沒有提取過，可能，可能是牧師……」

「他提走這麼多錢為了甚麼？」

「也許是為了洽談土地的問題！」

李希聖道：「我們應該找他談一談！」

余湛美當然是無法推卻，道：「我看他在不在！」他撥了一個電話，但找不着婁牧師。

余湛美道：「他不在辦公室內！」

李希聖道：「請你盡快為我們這個基金委員會開一次特別會議！」

「好，我會盡快！」

那天晚上，到深夜十二時，余湛美才找到婁牧師，他把李希聖要求開委員大會的事情告訴了他。

婁牧師聽了，問道：「為甚麼他要這樣做？」

「他發現基金被你提取了！」

「那關他甚麼事？」

「他是委員會的司庫！」

婁牧師道：「你暫時不用召集其他委員，我明天會找他，親自把情形告訴他！」

「好極，有你自己的親口解釋，那是最好不過了！」

過了一天，余湛美又接到了李希聖的電話。

李希聖道：「余先生，我看這個特別委員會是不能不開的了！」

「為甚麼？婁牧師沒有與你接觸過？」

「有……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讓整個委員會的委員知道這件事。」

「這樣做……」

李希聖道：「余湛美先生，我不知道你在這件事之內，擔任甚麼角色！」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我們只是公事公辦，開了這個特別會議之後，一切都可以澄清的了！」

「好極，我會用最快的時間去召開！」

余湛美放下了電話，立即又撥了一個電話給婁牧師，可是又找不到他。

結果也是在深夜才找到他，余湛美把這件事告訴了婁牧師，婁牧師有些不滿，道：「好極，委員大會的事，由我去召集！」

第二天，婁牧師果然召集了委員，並且通知余湛美晚上到他的辦公室開會。

到了約定的時間，余湛美到了婁牧師的辦公室，那時，只有婁牧師一人。

「他們甚麼時候到？」余湛美問。

婁牧師道：「快到了！」

他們閒聊了一會。

婁牧師道：「湛美，開會的時候，你無論如何也要站在我這一方！」

「我……」余湛美實在有些為難，續道：「牧師，如果你提出的理由是合理的，我一定支持你！」

婁牧師聽了，臉露不悅之色，道：「湛美，你記得以前我是怎樣對你……」

余湛美知道，婁牧師又想用過去的恩義事情來壓他，他正感不知如何應付，外面有人敲門。

婁牧師道：「進來。」

進來的是李希聖，他還挽了一個公事包，神色有些凝重。

「婁牧師，你好，余先生，你好！」

婁牧師道：「李先生，為甚麼那麼客氣？我們都是自己人，隨隨便便的好了！」

李希聖並沒有甚麼說話，他等了一會，道：「其他的委員甚麼時候到？」

余湛美道：「我不知道，因為這個委員特別大會，是由牧師親自召開的！」

他們又再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鐘。

婁牧師一直好像很忙似的，不是在他辦公桌處左翻翻，右翻翻，便是到外面走，來來去去。



余湛美責問婁牧師：「李希聖墮崖死亡為何不報警……」

李希聖似乎覺得十分不耐煩。

不一會，婁牧師坐了下來，道：「我們開會了！」

李希聖道：「甚麼？只得我們三個人？」

「是的，他們都說沒有空。」

「沒有空？」

「是的，他們都是專業人士，各有各忙的，他們的推搪，我也十分理解。」

李希聖十分不高興，道：「只得我們三個人，開甚麼委員大會？」

婁牧師道：「其實，我們這個委員會，沒有甚麼問題，根本不用召開會員大會那麼嚴重，我想，只是李先生一位，有些疑問吧？」

「是的，我有極大的疑問！」

「甚麼疑問？提出來談談，看看我們能否立即便解決了！」

「好極，問題十分簡單——為甚麼我們基金戶口內的錢被牧師你提光了？」

「啊，就是這件簡單的事？」婁牧師一派不以為意的神情。

李希聖道：「這事情實在不簡單，因為戶口內有六百萬元，都給你提光了！」

「你怎知得這麼清楚？」

「當然知道！」李希聖打開了公事包，拿了一大疊文件出來，道：「這些是銀行的影印文件！」

「銀行怎會有權這樣做？」

「另外一個人是沒有權這樣做，但我提出要求，他們也沒有權拒絕！」

「為甚麼？」

「因為我是這個基金委員會的司庫！」

他把文件散放在枱上，很明顯，基金內的錢都是被婁牧師提取去了。

「你怎麼解釋？」李希聖有些質問的語氣。

婁牧師卻是氣定神閒地道：「我當然有很多解釋，不過，你先聽我說一個聖經的故事！」

「甚麼故事？我們不是在……」

余湛美道：「李先生，我們還是聽一聽牧師所說的，才再作道理！」

婁牧師道：「其實你們也應該聽過這一個故事，有一個主人，臨離開他的家的時候，叫了三個僕人前來，每人給了一個金幣。」

李希聖道：「我還以為是甚麼故事。」

「你既然知道，你可以續下去。」

李希聖道：「第一個僕人，拿了金幣，出外做買賣，賺多了一個金幣。」

「第二個呢？」婁牧師問余湛美。

余湛美道：「第二個也去作買賣，但只賺取了一些微利！」

「第三個呢？」

李希聖道：「那個僕人把金幣藏在泥土中，並沒有拿來作甚麼！」

「後來，主人回來，他怎樣批評這三個僕人？」

余湛美道：「他讚第一個僕人，忠心爲主人工作，而且爲主人賺了更多的金錢！」

「第二個呢？」

「他也讚美這個僕人忠心！」

「可是，第三個呢？」

「主人怪責他，因爲他懶惰，只把主人交給他的金幣埋在泥土裏，並沒有作任何事。」

婁牧師道：「對，你們對聖經也十分熟，我便是第一個僕人！」

李希聖道：「你把錢拿走作買賣？」

「是的，我要做一個既忠心於主，也爲主工作的人，因此，我提了基金戶口內的錢，希望可以更造福我們的教友，你認爲我這樣做不對？」

李希聖道：「不是不對，而是……」

婁牧師接口，不讓他再有說話的機會，道：「既然你也認爲對，那你還要質問我作甚麼？」

李希聖道：「但你提了款項，做出甚麼成績……不要說成績，甚至甚麼單據也沒有！」

「爲了教會，我不惜與那些土豪劣紳交往，希望可以找尋一塊理想的地方，你叫我如何拿出一些單據來？」

「但我們……」

「我們爲了教會，暫時吃虧一點又何妨，我們的教會是個永恒的教會，我們的事業，爲教友做的大事業，也是永恒不變的！」

這一番大理論，令李希聖無法加以辯駁。

「我……我却……」李希聖有些緊張，但他越是緊張，越是說不出話來。

婁牧師道：「再沒有甚麼問題，那麼，你好好回去，等候我的佳音。」

余湛美也道：「我看牧師很快便會把這種事弄清楚，你不用擔心！」

婁牧師道：「李先生，我知道你是一個非常負責的司庫，我也是一個爲主盡心盡力的僕人。」

頓了一頓，婁牧師轉向余湛美道：「湛美，你送李先生回去吧！」

李希聖又想從公事包拿其他文件出來，但婁牧師已作出送客的模樣。

余湛美也站了起來，道：「李先生，我送你出去！」

在這情形之下，李希聖無可奈何，只好站了起來，隨着余湛美出去。

李希聖一邊走，一邊仍對余湛美道：「余先生，我看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我一定要召開大會……」

「好，如果你有足夠的資料……」

「有，我當然有，不過，牧師用一些聖經的大道理來唬嚇我，我這公事包內，有很多證據。」

這時，他們來到了大門，剛巧有一輛的士駛過，余湛美爲他截停了，並送他上車。

余湛美入了教堂，只見婁牧師正在等他。

婁牧師道：「他還說了些甚麼？」

「他說他有很多證據！」

「還有呢？」

「他說他會自己召開委員大會！」

「這個李希聖，似乎想製造一個局面，與我抗衡，也許他受了另一派人的主使！」

余湛美對婁牧師這一番話，並不同意，但他並沒有出聲，只道：「我看事情不致於這麼複雜，牧師，你把錢存入了戶口，那便甚麼問題也沒有！」

婁牧師沒有說話。

過了半個月，李希聖並沒有再來，也沒有提出開委員大會，甚至星期日的聚會也沒有出現。

余湛美以爲他病了沒有理會，但余湛美自己仍然查基金戶口的情形，發覺婁牧師根本沒有把錢存回銀行。

余湛美想找他，却又是找不到。

星期日，是教堂最忙的一天，婁牧師做完了聚會之後，轉眼便不見了他，余湛美找他，到處也找不着，原來婁牧師眞是越來越忙，而且不大理會教堂之事，只是每星期日例行般出現，傳道一番，又不再出現。

那天晚上，差不多到了翌晨的早上，大概是五時左右，余湛美被下面開門的聲音所驚醒。

他聽見了一陣嘔吐的聲音。

他立刻下去，果然又見婁牧師左搖右擺的上樓梯，下面早已有一攤嘔吐的穢物。

余湛美立即上前去扶他，一直扶他入房內。

婁牧師身穿一套西裝，但因嘔吐而弄污了一部份，余湛美替他脫了下來。

他自言自語道：「如果給人家看見了，人們會說怎麼牧師會是這個樣子！」

他一邊替他掛起西裝，一不小



心，把西裝上衣跌了在地上，突然，地上有一些東西在滾動。

余湛美以爲是跌了一個硬幣，那知道，把那個圓形的東西拾起，才知是一個籌碼！

一個上面寫着一千元的賭場籌碼！

怎麼！怎麼牧師的身上也會有這種籌碼？

余湛美實在感到震驚，一個牧師，一個恩人，也是一個令他尊敬的人，竟然又喝酒、又賭錢！

他還是一個牧師嗎？

他實在想立即質問婁三美，可是，看他爛醉如泥的樣子，他也無從問起。

他只有服侍他上床睡覺。

余湛美回到自己的房間，那天已是曙光初露，他再無睡意，腦海不斷想着婁三美，也想着過去一幕一幕的事情，他眞不明白，婁三美怎麼會從一個聖人，變成一個，或者沒有變成，但也是接近成了一個魔鬼？

當然，他沒有得到任何答案。

看來，這答案一定要出自婁三美自己的口中，他立刻起來，希望可以當面的問問婁三美。

婁三美整天也沒有下樓工作。

余湛美問過他的僕人，他的僕人說牧師病了，要好好的休息一天。

余湛美沒有再追問。

下午，當他正在工作的時候，有一個人上來找婁牧師，因爲他沒有在辦公室內，僕人自然是把那新客帶來見余湛美，余湛美道：「請問……」

這個訪客非常陌生。

「我是警察！」他拿出了證件，又道：「我姓羅。」

「羅督察，你找婁牧師有甚麼特別事情？」

羅督察道：「你是這教堂的……除了牧師，最高負責人？」

「是的，我姓余。」

「余先生，我想問一下，你認識一個叫李希聖的人嗎？」

「李希聖？認識。」

「很相熟的嗎？」

「也算是，因爲他是我們教堂中一個執委，也是我們債券基金委員的司庫。」

「你甚麼時候見過他？」

「應該是兩個星期之前！」他頓了一頓，道：「近個星期，他沒有出現，不知他是否太忙！」

「不，他的家人報案，他失踪了！」

「失踪？」余湛美有點錯愕，道：「他是個專業人士，而且平日工作也很忙，對教會也熱心！」

「你們上次見面的時候，爲的是甚麼事情？」

「爲了……爲了……我記起了，我們爲債券基金的事情，與婁牧師一齊開會。」

「爲了甚麼重要事情？」羅督察追問。

「那是有關我們這個基金內部的事情，其實也算是公事，不過，其中討論的事情，我不能透露。」

「除了你、牧師、李希聖之外，還有甚麼人？」

「沒有了。」

「你可否詳細一點，把李希聖在教堂的資料給我，可以嗎？我希望這些資料有助詢查他的下落。」

「沒有問題。」余湛美往資料櫃找出了一個檔案，道：「其實我們這裏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資料，李先生是我們基金的司庫，他自己本身是個會計師，自己掛牌開業，並且有做一些投資的工作。」

「這些資料我們早已從他家人、公司之中獲悉，你既然認識他，他爲人怎樣？」

「他是一個樂觀大方的人，而且是十分虔誠的教徒，對教會熱心，對教友也很好。」

「那麼，他沒有理由有仇人？」

「仇人？這麼一個好好先生，我想他一定沒有仇人，不過，在他私人生活，我却不清楚。」

「爲甚麼婁牧師不見我？」

「因爲他病了，我想，他與我認識李希聖這個人，也是差不多一樣，我們與李先生的交往，也是由於教會與教友的關係。」

「好極，並且多謝你的合作，如果一有李先生的消息，請你立刻給我一個電話。」他放下了一張卡片。

余湛美送了羅督察出門，心裏正在沉思：爲甚麼李希聖這人會失踪，怎麼又沒有聽他的家人提起？他的家人最近兩個星期也沒有來教會。

而今教會人多，他也沒有機會關心每一個教友。

當他回到辦公室，門口站了一人。

原來是婁牧師。

余湛美道：「牧師，爲甚麼你站在這裏，你不是病了的嗎？」

「那人是誰？找我做甚麼？」

「是個警務人員！」

婁牧師聽了，似乎是有些變色，但隨即又道：「找我幹甚麼？」

「他問李希聖的事情！」

「李希聖？快，快，你過來我這邊，好好的對我說他問過甚麼！」

「沒有……」他沒有機會再說下去，因爲婁牧師已一把的拉了他去。

回到婁牧師那邊，是他自己的書房。

婁牧師問道：「他問了些甚麼？你告訴他甚麼？」

「沒有甚麼，據這個羅督察說，他失踪了！」

「失踪？失踪多久？」

「我也不清楚，大概一兩個星期。」

「有甚麼發現？」

「沒有……」余湛美看着婁牧師，道：「牧師，爲甚麼你這麼緊張？」

「沒有。」

其實余湛美似乎看到婁牧師的額上隱隱有汗珠。

「究竟你告訴他甚麼？」

「一些普通資料，他是我們的教友，是我們的執委，也是基金的司庫！這些資料，其實他們不用來這裏查也必然早已知道。」

「還有甚麼？」婁牧師依然有點緊張。

「他問我們甚麼時間見過。」

「你怎麼說。」

「是上兩個星期，我們三人開會的事。」

「有沒有告訴他，我們開會主要爲的是甚麼事情？」

「沒有，當然沒有，那是我們教會的事情，不能向他透露的。」

婁牧師聽了，似乎是鬆了一口氣。

「你早知李希聖失踪？」

「不，不，我怎知道？」

「爲甚麼你顯得有點緊張？」

「沒有，沒有。」他頓了一頓，道：「也許我眞的有些病了。」

余湛美道：「其實是宿醉未醒！」

婁三美的臉色也紅了，道：「湛美，我……我實在做得不對！」

「而且不是第一次了！」

「是的，我也向你解釋過，我喝一些酒，也是爲了鬆弛一下神經，減輕一些壓力。」

「壓力？你也有壓力？」

「當然有，我是個牧者，有一大班羔羊跟着我！」

「牧師，你既然知道，爲甚麼還要喝酒？」

「是的，我不能再這樣下去。」

「而且……」余湛美頓了一頓。

「甚麼？」

「我發現你袋中還有賭場的籌碼！」

「是嗎？」他盡量保持神色鎭定，但掩不住他的尷尬神情。

婁牧師低下了頭，半晌才道：「湛美，你肯原諒我嗎？」

「我原諒你？你是我們的牧者。」

「我這個牧師，怎樣得回來，你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不要再嘲笑我！」

「不，我並沒有嘲笑你，你的名銜怎樣得來並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

「是的，多年以來，憑你毅力，愛心，你是一個卓然有成的牧師！」

「我不配！」

「不，你是個好牧師。」

「其實我只是個普通人，我有着所有人的弱點，對了，上次我給你那一百萬元……」

余湛美並沒有出聲。

「你用無名氏捐回給教堂？」

「我並不需要那一百萬元。」

「爲甚麼？」

余湛美道：「我有吃又有住，也有工作，我不用那麼多錢！」

「錢你也嫌多？」

「實在沒有這個需要，我把這筆錢捐回教堂，讓有需要的人分享。」

「你眞是個聖者。」

「不，我並不是。」

婁三美站了起來，道：「我有一個信念，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價錢！」

「甚麼？」余湛美並不明白。

「你說個價錢吧！」

「甚麼？」

「記得以前，我們在開創這個教會的時候，我把奉獻袋內的錢，分四分一給你。」

「那時，那時我們實在沒有辦法。」

「但之後，我們一切上了軌道，我並沒有這樣做。」

「你根本不用，我有人工，收入雖然並不是十分多，但我要甚麼，教會基金可以供給我。」

「不，你說一個價錢！」

聽到這裏，余湛美才有點恍然大悟道：「牧師，你以爲我嫌那一百萬元不夠？」

婁牧師並沒有說話，反而行動起來，從抽屜中拿出一本支票簿。

「你說！」

余湛美一時之間，感到有些悲哀，面對着這一個好友，一個恩人，一個牧師，竟然會對自己說出這一番話。

「不，我不需要。」

「如果你不肯說，我只有實踐我的諾言，我把我們得的，給你四分之一！」

「不，不，你在教會也是……」

婁牧師並沒有理會他，開了一張支票，並且簽上了他的名字。

「現金支票，小心！」他遞了給余湛美。

余湛美接了過來，他一看銀碼，整個人嚇得站了起來，望着婁牧師。

「甚麼？二百五十萬？」

「是的，那是我全部所得的四



份之一！」

「甚麼？換句話說，你搜括了一千萬？」

「我並沒有搜括，那是我應得的，也是你應得的！」

「我？」

「當然還有你，你是我創辦這個教會的時候的拍檔，這是你應得的！」

「不，我不要！」

「你還嫌少？」

「不……」

婁牧師拿回了支票，又再簽了一張，道：「這一張支票，我只有簽名，但沒有寫上銀碼，由你自己塡吧，不過，請你憑良心塡寫。」

「牧師，你實在誤會了我。」

「誤會甚麼？」

「我並不是嫌錢太少，而是——事實上我並不需要這些金錢！」

「爲甚麼？」這一次，是婁三美愕然。

余湛美並沒有解釋。

婁三美道：「你拿了這一筆錢之後，你仍可以繼續你的工作，爲教友服務！」

「不，我眞正不需要這些錢！」

婁三美聽了，似乎不明白，但他只好道：「你要不要，也隨你的便，不過……」

「我反對你要這麼多錢！」余湛美道。

「爲甚麼？」

「因爲你是一個牧者。」

婁三美聽了，忽地哈哈大笑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你看錯了我，我其實是一個商人，一個市儈的商人，我創辦這教會，經營這教會，也算是一盤生意，而今的情形是，這盤生意有賺了，我們可以分紅！」

「不，這不是一盤生意，這是一個教會，一個打救世人的教會！」

「打救世人？」他頓了一頓，道：「我們救世人，誰人打救我！我那麼寂寞，無援……有誰可以救我？」婁三美好像是在自言自語。

「你寂寞，你無助，於是你喝酒賭錢？」

「是的，當我沒有錢的時候，我渴望有錢，可是我有了錢之後，却沒有人與我分享。」

「你，你有這麼多教友支持你！」

「對他們？我是另一副臉孔，永遠是微笑，永遠是那麼仁慈，永遠是那麼……我不想永遠要這一副假臉孔，你知道，整天戴着這一副假臉孔，是十分辛苦的，而且，我這麼一戴，已戴了差不多二十年！」

「你一向假得很好。」

「但內心的痛苦與苦悶，有誰知道？」他重重地嘆息了一下。

「你只能用酒或賭博痲醉你自己？」

「那我能用甚麼？」

余湛美本來想說一些教會的道理，但回心一想，他是教會的牧者，怎會聽他說教。

「牧師，這張支票我是不會要了，但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仍然支持你，而且爲你保守這個秘密，但有一個條件，你不能要那些錢！」

婁牧師呆呆的望着余湛美。

余湛美站了起來，緩緩的離開了婁牧師的書房。

* * *

過了三天，那個羅督察又再來，並不是找余湛美，而是直接找婁牧師。

他們在婁牧師的辦公室中談了很久。

最後，婁牧師送了羅督察離開，並且立刻叫了余湛美到了他的辦公室。

「怎麼？發生了甚麼事？」余湛美問。

「李希聖死了！」

「死了？」余湛美嚇了一跳。

「是的，而且發現了屍體。」

「怎會的，這個好好先生，怎會無端被人殺死？」

「我不知道，不過，我有兩件事要你幫忙，第一，千萬不能讓人知道我提走了基金的款項，第二，也不要說我與李希聖見過面。」

「這事與基金有關？」

婁三美默然。

「你在那期間，見過李希聖？」

婁三美依然默然不語。

「你……」余湛美望着婁三美。

婁牧師一把拉了余湛美入了他的書房，道：「我見過他，並且把暫時提走的款項告訴了他。」

「他有甚麼反應？」

「他要告發我！」

「你怎樣做？」

「我想求他不要這樣做！」

「他不肯？」

「我再寫了一張支票給他！」

「他也不肯？」

「他依然不肯。」

余湛美想起了那天，他在婁三美書房之內，婁牧師兩次給他支票的情形。

「結果呢？」

「他自己墮下了山崖！」

「你殺了他？」

「沒有！」婁牧師顯得有些歇斯底里，並且繼續喃喃的道：「沒有，我沒有……他……他自己失足跌下了懸崖，是他自己……」

余湛美聽到這裏，很明顯李希聖之死，與婁牧師有絕大的關係。

「婁牧師！」余湛美叫道。

婁三美被這一喝，似乎暫時安靜了下來。

余湛美道：「你有沒有向警方報告這件事？」

「沒有，當然沒有。」

「爲甚麼不向警方報告？假如這件事與你無關？」

「他們會相信嗎？」

「會。」

「不會的，而今他死了，警方更不相信是他自己失足墮崖的！」

「你冷靜一點！」余湛美道，他斟了一杯茶，讓婁三美喝。

婁三美喝了一口，似乎鎭靜了些。

余湛美道：「我想，這件事一定要向警方報告，否則，他們終有一日查到你的！」

「那麼，那麼，我怎麼辦？」

余湛美道：「李希聖的死，當然是與我們教會的基金債券有關，那會越查越帶出更多的問題！」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過！湛美，你一定要幫我，我不想失去這一切的東西！」

「唉！」余湛美深深嘆了一口氣。

「你一定要救我！我可以把我得到的財產分一半給你！」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依我看來，你不向警方報告的話，你一定有麻煩！」

「我可以走！」

「走？你可以走到那裏？」

「天下之大……」婁三美想了一想，實在無法再說下去。

余湛美道：「三美，你好好的再想一下，冷靜的分析一下，如果你沒有殺人，你也不用怕。」

「至於那些基金呢？」

「如果你可以盡快把錢塡回戶口之內，這件事只有李希聖與我知道，而今李希聖不在，只有我知道，我不會說出來，沒有人會知道的！」

婁三美似乎安靜了下來。

余湛美續道：「三美，你好好休息一下，有甚麼事情，立刻通知我！」

婁三美唯唯諾諾。

余湛美離開了婁三美的房間，回到自己的房間，整個晚上，他也無法入睡。

看來婁三美更加無法入睡。

## 挺身而出　道出眞相

第二天，一切都非常正常。

婁三美牧師一早便出去了，余湛美也例行地做着他每一天應做的事情。

下午，那個警探又再來，只是查探一下李希聖其他的資料，並進一步查詢他在教堂所擔任的職務，余湛美無法把這些事情隱瞞，一一告之那個警探。

到了晚上，他想把這件事情告訴婁牧師，可惜他仍然還沒有回來，也許他正爲其他的事情忙碌。

吃過晚飯之後，他便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

當他看了一會書，快要就寢的時候，電話響了。

「喂？」

「你是余湛美？」聲音有點粗暴。

「是！」

「你快來三號船廠！」

「你是誰？」

那人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道：「你快來西環碼頭的三號船廠，否則婁牧師……」

「婁牧師？」

電話已斷了。

余湛美想了一下，這個電話似乎是用婁牧師來威脅他，這些人想要些甚麼？

不過，既然與婁牧師有關，自己當然不能袖手旁觀，三號船廠是個陌生的地方，可是，爲了婁牧師，他當然不能不去。

他看看手錶，已是接近十一時，自己一個人去那處陌生的地方，是否太危險一點，如果事情眞是對婁牧師有危險的話，自己去到那裏，也沒有甚麼用。

爲了自己，爲了婁牧師，多找一個人去，才是最佳的辦法。

找誰？在這個時刻？

忽然，他想起那個督察，那個來查問有關李希聖這個督察，可是，在這個時候，怎能找到他？

余湛美找到了羅督察所留下的卡片，姑且試一下打了那個傳呼電話號碼。

過了兩分鐘，電話居然響了。

余湛美道：「羅督察，是我——余湛美找你！」

「余湛美？是教堂的幹事先生？」

「是的，我有一件事，不知是否重要……」

「你告訴我是甚麼事情。」

余湛美把那個突如其來的電話約會告訴了他。

羅督察道：「你等我，我立即來，並且和你一起赴會！」

「謝謝你！」

他放下了電話，不一會，有人按門，余湛美去開門，已見羅督察站在門前。

「坐我的車子去吧！」

原來羅督察有車，余湛美上了車，並把那個三號船廠的地址告訴了他。

那時，已是晚上十一時多，路面非常暢順，不及十分鐘，船廠已是在望。



羅督察把車子停在離船廠頗遠的地方，道：「余先生，你我而今也不知道這個約會有甚麼特別的意思，而且是約你單獨一個人來，因此，我不便現身！」

余湛美道：「那麼，我一個人去嗎？」

「你不用怕，我會暗中保護你！」

「如果有甚麼……」

「你不用擔心，有我在，沒有人可以傷害你的！」羅督察拿出了手槍。

「好極，我一切依靠你了！」

兩人一前一後來到船廠，那處一片漆黑，是一間相當古舊的木船廠，來到門口之時，發覺這船廠根本是一間已經荒置的船廠。

羅督察已閃在一旁，沒入黑暗之中。

余湛美無可奈何，步入了船廠。

船廠之內，也是一片漆黑。

余湛美站了一會，見裏面並沒有甚麼動靜，於是大聲的叫道：「我是湛美，我來了！」

這說話在廠內迴響着，可是，並沒有人應他。

余湛美等了一會，又道：「婁牧師，婁牧師，你在那裏？」

他又等了一會。

忽然，聽見了一聲呻吟聲，他忘了本身的危險，衝入船廠，並且叫道：「婁牧師，婁牧師，是你嗎？你在那裏？」

呻吟聲又起。

這一次，余湛美聽得十分清楚，呻吟的聲看來自前面，他奔向那聲音。

突然！「轟」的一聲，一下刺耳的聲音，並帶有一絲涼風，從他身邊擦過。

他仍然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忽然，有人從旁邊一手把他拉倒在地上，余湛美嚇了一跳，回首一望，發覺是羅督察。

他想說話，但羅督察用槍管放在唇邊，示意他不要作聲。

等了一會，並沒有其他聲音。

羅督察輕聲道：「小心，有人開槍射你！」

「開槍射我？」

「如果不是我拉下來，你可能早已一命嗚呼！」

「湛美……湛美……」

「牧師，牧師，你在那裏？」余湛美聽得出是婁牧師的聲音，他不顧一切，奔了出去。

當他朝着聲音而走，他看到一下火光，他知道羅督察所言不虛，本能地向地上一滾。

果然，那是另一粒子彈，從他的頭頂飛過，如果慢了半秒，余湛美的額頭已經開花！

「轟」！又是另一槍。

這一槍再不是由黑暗那邊發出來，而是羅督察射出了這一槍，因爲他一直在監視着。

當火光一閃，他已發現那邊有人，他立刻向那人回敬一槍。

那邊並沒有甚麼回應，原來這一槍沒打中。

羅督察已滾到余湛美的身邊，道：「有人想殺你，小心！」

兩人在地上爬行，到了一處有掩護的地方。

他們等了一會，再沒有其他的聲音。

羅督察輕聲道：「你再說話，而我從那邊抄過去，看看有沒有辦法抓到那射你的人！」

余湛美點點了頭。

當羅督察準備好，余湛美叫道：「婁牧師，婁牧師，你在那裏？」

當余湛美說話的時候，當羅督察已竄了出去。

再沒有子彈射來。

余湛美又再叫道：「婁牧師，婁牧師！」他多叫了幾聲，仍然沒有反應，他大起膽子，竟然站了出來。

這一次，也沒有子彈射來。

不一會，羅督察已回來，道：「原來射擊你那個歹徒已走了！」

「你肯定？」

「看來，那歹徒以爲你單身赴會，後來發現了我在旁，他不敢再逗留下去。」

「那我們怎樣？」

「先回去，再看看情形，才採取下一步的行動。」

兩人出了外面，上車開了燈，發現地面上有一些脚印。

羅督察道：「你看！」

「究竟誰人約我來？有誰想殺我？」

「我們回去才研究！」

羅督察送余湛美回到教堂。

余湛美道：「如果你有空，我們可以立刻研究一下，好嗎？」

羅督察道：「好，我認爲你而今處境相當危險，我想你還是不要回到你自己的居處！」

「不用怕！我是個教堂幹事，而且在教堂之內，那會有人會加害於我！」

「剛才不正是？」

「我看其中可能有些誤會！」余湛美堅持回到自己的房間，羅督察也無奈，伴他上去。

余湛美倒了一杯茶給羅督察，道：「羅督察，多謝你剛才救了我一命！」

羅督察道：「不要這麼說，這是我的職責，也托你自己的鴻福！」

「甚麼人會殺我？是婁牧師？

沒有理由呀！」

「對了，婁牧師就住在這教堂之內？」

「是的，在另一邊。」

「你既然不相信他殺你，你可以找他來一談！」

余湛美拿起了電話，等了良久，仍沒有人接聽。

「他不在？」

「不在，或者可能是熟睡了！」

「連電話也聽不到？」羅督察便是不信。

余湛美道：「也許，他還沒有回來！」

「他是一個牧師，你看，現在是甚麼時候了？他爲甚麼還不在家？」

余湛美沒有再說甚麼。

羅督察道：「總之一句，余先生，你以後一切也要小心，包括婁牧師在內，對了，你小心想一下，你還有甚麼仇人？」

余湛美聽了，幾乎失笑起來，道：「我是這教堂的幹事，協助牧師，維繫教友，教友也十分尊重我們，我實在想不起我那會有仇人！」

「你開罪了人也不知？」

「沒有理由呀。」余湛美斬釘截鐵道。

「對了，你會否知道別人一些秘密？」

「秘密？甚麼秘密？」

「我怎知道？可能每個人心中都有一些秘密，這些秘密一旦被人知道，會影響或者威脅他自己，而你是知道秘密的人，你也便可能成爲被殺的目標！」

余湛美搖搖了頭。

羅督察道：「你好好的想一下，如果再有一些人約你，或者是你認爲可疑的情況，你立即打電話給我！」

「實在太麻煩你了！」

「不會！」

羅督察要離開，余湛美送他到門口，他一邊行，一邊這麼想：「秘密？我知道甚麼人的秘密？」

忽然，他想起婁牧師，如果他眞是虧空了那些公款，而無法塡回，那應該是一個大秘密，因爲那筆款項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

這個秘密，知道的人並不多。

李希聖是另外一個，而他，他已遇害。

想到這裏，一陣寒意自他心底冒出，他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恐慌，皮膚立即起了疙瘩。

而今，婁牧師這個大秘密，只有自己知道！

那是婁牧師要殺自己的理由，他知道這是大有可能的理由，可是他一直抗拒相信。

在他心目中，婁牧師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間，當他一推開門的時候，他便開始覺得有點不對。

房內本來是開了燈的，但而今卻漆黑一片。

他進入房間，正想開那電掣。

「不要開燈！」是婁牧師的聲音。

「你是……」

「你當然知道我是誰，余湛美，你好好的站在那裏，不要再多移一步。」

「婁牧師，你……」

「不要多說一句，我只是問你，你願不願意與我同甘共苦？」

「當然願意，而且，一直以來，我們都是同甘共苦，而且你對我很好！」

「但你拒絕了我那一百萬！」

「換句話說，你不會和我一起同流合汚！」

「婁牧師，金錢是一個大慾網，我相信你非常明白這一點！」

「我當然明白，但我不能沒有了金錢！」

「我相信你在過去十年，已搜括到不少金錢，以我所知，你早有了自置物業，你也有自己的銀行戶口，你已賺到了非常足夠的金錢！」

「你怎知道？」

「我當然知道，不過，我也不想理這些，但這一次，你虧空了的債劵基金，債劵資金是所有教友的希望，是他們對你高尚人格的一種投資，你不能令他們失望！」

「可是，我沒有了這些錢，我令自己失望！」

「不，你不但是令教友對你失望，而且是令人對整個宗教的失望，對整個人生信仰的失望！」

「不要再多向我說道理，你決定要告發我？」

「不，只要你把錢塡回戶口之內！」

「如果我不塡呢？」

余湛美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無疑是一個決絕的回覆，完全沒有轉圜的餘地。

這時候，余湛美已習慣了房內的黑暗，他已可以清楚地看到房內一切，婁牧師是坐在一張沙發之內，並且正伸手入懷內。

余湛美看得非常清楚，婁牧師已把一支手槍抽了出來，並且向着自己瞄準。

余湛美突然叫道：「你看！」

這突如其來的一喊，使婁牧師分了心，余湛美趁這個大好良機，奪門閃出。

他半走半跳下了樓梯，他並沒有走向大門，他聽到婁牧師喝道：「你不要走，你逃不了！」



余湛美一直走，他走向教堂。

婁牧師本來追向大門處，後來發覺失去了余湛美的踪影，也改追來教堂。

教堂的門並沒有關，裏面是漆黑一片。

婁牧師推開了門，又再叫道：「余湛美，你逃不了的！」

聲音在教堂內迴響着。

可是教堂之內，並沒有人聲，婁牧師手握着槍，一步一步走入教堂之內。

忽然，他看到講壇上面，那幅牆上的大十字架，好像有閃光發出。

他自己畢竟也是個教徒，對於十字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害怕與尊敬。

他停下了脚步，把槍收了起來，又再叫道：「余湛美，你出來吧！」

忽然，教堂外面傳來了一些脚步聲，他立刻轉了出去，又再掏出手槍。

不一會，一個人影出現，問道：「牧師，這麼晚了你還在教堂工作！」

原來是教堂一個僕役。

婁牧師立即把槍收回，道：「是的，沒有甚麼事了，你回去睡吧！」

「喲！我還以爲有人入來教堂偸東西，其實我也太多心，在教堂裏有甚麼可以偸的！」

「快回去睡吧！」

那僕人拖着沉重的步伐離開。

婁牧師也關了教堂門，往其他地方搜索。

余湛美依然在教堂之內，原來他躲在那個大十字架旁邊的窗簾之內。

假若婁牧師不是突然懼怕那個十字架，他大有可能走近一看，那時，余湛美再沒有逃走的機會。

當婁牧師離開，余湛美邊走了出來，他先深深向那個大十字架鞠了一個躬，然後再從旁邊一道小門出去。

他知道他不能再逗留在教堂之內，因爲婁牧師的確是要殺他。

由這一點可以知道，大概李希聖也是他所殺！

婁牧師已不再是一個牧師，他已成爲了一個兇手！

* * *

余湛美從教堂走了出來，站在這熟悉的街道上，一時之間，却不知道應該走到那裏去才好！

一陣寒風撲臉，他摸摸口袋，還有羅督察那張卡片，看來，他再沒有其他可去的地方，只有羅督察的家。

余湛美截了一部的士，向羅督察的家而去。

羅督察住在郊外一間西班牙式別墅之內，他也是剛剛回到家內。

當他從浴室出來，便聽見門鈴響。

他自言自語道：「誰會這個時候來？難道我一離開，余湛美便遇到了麻煩？」

他往開門。

門一開，羅督察忍不住的道：「我沒有猜錯，果然是你！」

余湛美道：「我可以進來嗎？」

「當然可以！」

他帶了余湛美進大廳之內，道：「我一個人居住，請原諒我屋子這麼亂！」

余湛美道：「督察，你沒有猜錯！」

「我已下班，不要再叫我督察，叫我諾夫，我全名叫羅諾夫。」

「諾夫，婁牧師想槍殺我！」

「不是開玩笑？」

「不是，當我送了你離開，回到房間，他早已在房內，並且先游說我！」

「游說甚麼？」

「與他同流合汚！」

「你不肯？」

「我當然不肯，而且還勸他懸崖勒馬，儘快把基金的錢塡回戶口！」

「換句話說，李希聖那個基金的司庫，也是早被他殺死的！」

「他在我跟前並不承認，只承認他與他談判之時，失足墮崖！」

「墮崖？在甚麼地方，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在甚麼地方。」

「那麼，你自己又怎能逃出來？」

余湛美把情形的說了一遍。

羅諾夫道：「看來，你不能再現身，否則，你會成爲李希聖的第二。」

「那我怎麼辦？」

「你暫時留在我這裏，我一定要使他繩之於法。」

「抓他？」

「是的，不單要抓他，而且找出他所有罪證，包括殺人的罪證，以及吞公款的罪證。」

「我看抓他的人容易，抓他的罪證難！」

「爲甚麼？」

「這個基金除了我與李希聖知道詳情之外，其他委員只是名譽上的委員，甚麼也不知道。」

「銀行上的來往單據？」

「我曾經調查過，也影印了一些。」

羅諾夫道：「這些罪證非常重要，有機會一定要回去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我相信他書房內有更多罪

證。」

「有機會我們去搜他書房，不……」羅諾夫頓了一頓，道：「如果由你去，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那怎麼辦？」

「不用擔心，你先在我這裏住下來，我們慢慢商量，我也會找我的上司協助。」

「打攪你了！」

「不用客氣，我這裏也十分安全，只要你不出去，我看那姓婁的，也找不到你！」

他們談論了一會，兩人都非常疲倦，不知不覺之間入睡了。

翌日一早醒來，余湛美已找不到羅諾夫，原來他一早已回了警署，他留下了一張字條，叫余湛美隨便在廚房內找東西吃。

這一天，羅諾夫間中有電話回來，但因在屋內一整天，余湛美覺得非常悶。

傍晚，羅諾夫回來，並且買了晚餐給他吃。

羅諾夫道：「我與上司研究了很久，發覺這樣拘捕婁三美，並不能加之以罪！」

「他殺了李希聖！」

「但並無證據，甚至連李希聖那條屍仍未找到！」

「那有甚麼辦法？」

「我們先找他虧空基金的罪證。」

「去過銀行沒有？」

「有，可惜徒勞無功，因為我們沒有搜查令，銀行不會隨便透露客戶的戶口秘密！」

「對你們也不肯？」

「不肯，警察也不是『大晒』的！」

余湛美道：「不過，我去銀行的時候，卻可以查到一些資料，而李希聖去，也可以查到！」

「你們當然可以，因為你們兩人當然有資格查這戶口！」

「也許，李希聖便是因為知道得太多，因而丟了他寶貴的性命！」

「我也是走上同一命運！」

「其實他有很多機會殺你，但沒有下手！」

余湛美道：「我與他的關係有點不同……」於是，他把他們兩人共同奮鬥的過程，簡單的述說了一遍。

羅諾夫聽了，才恍然而悟道：「原來你與他之間，有這一段淵源，不過，你認為此事怎樣？」

「作為一個教會的牧者，當然不能為個人財產而去侵佔別人的財產，這根本上是一個普通人也要遵守的做人道理！」

羅諾夫道：「好極，如果將來我們想到甚麼特別的辦法去拘捕婁三美，你一定不會袖手旁觀的！」

「一定不會！」

* * *

為了安全計，余湛美一直躲在羅諾夫的家中，沒有出外，當然更加沒有回到教堂。

轉眼是一個星期。

每天，余湛美也看電視，看報紙，希望可以看到一些有關婁三美的動態，但婁三美似乎已完全靜了下來。

忽然，他發現了一段尋人啟事。

找的人竟是余湛美。

啟事是這樣寫的：

「余湛美先生，請盡快與教會合作，並從今天開始，解除余湛美先生在教會的全部工作，如四方仁人君子，發現余湛美先生的下落，立即致電……」

啟事是以教會名義發出的。

當羅諾夫回來的時候，余湛美立刻把這段啟事給他細看，他看完之後，道：「他找不到你，正想辦法找你出來！」

「是的，他解除了我的職務，是甚麼意思？」

「第一是迫你出來與他討論，當然不讓你再有機會參與這個基金的計劃。」

「他再叫我搞這個基金我也不再搞了，其實那基金的錢已被他全部吞噬了！」

「他似乎還未收手！」

「這個基金是由教友購買的，沒有教友會懷疑牧師的，因此，這個基金比一個金礦還要好！」

「我們不能讓他這樣魚肉教友，更加不能讓他為所欲為！」

羅諾夫又道：「我已經與我的上司提過，正在設計一個大陷阱，讓他跌下去。」

「希望你們早日成功，免得我也成了一個無形的囚犯，整天困在這裏！」

過了兩天，又有另一段告示出現在報紙上面。

告示是這樣寫的：

「余湛美先生：見報之後，請立即與教會聯絡，對於與基金財政轇轕之事，教會將會用最仁慈的方法處理，但三天之後，仍不出現，則會交由警方處理。」

余湛美看了這段啟示，心中十分氣惱，因為婁三美自己侵吞基金的事，卻把他加諸在自己的身上。

他又再與羅諾夫研究。

羅諾夫看了之後，道：「這是他迫你出現的手法，如果你回去找他理論，那你便中計了！」

「可是，我沒有理由讓他亂說話，他是侵吞基金的人，卻要我成為代罪羔羊！」

羅諾夫想了一會，只道：「那也沒有甚麼辦法，暫時讓他亂說話



好了！」

「警方有甚麼辦法？」

「暫時沒有，李希聖死了之後，並沒有甚麼證據，連法醫也不能肯定是他自己失足墮崖，還是有人推他下去，甚至是他自己自殺，也找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最缺乏的是罪證！」

「是的，李希聖已死，死無對證！」

「基金呢？」

「我們用盡了一切方法，也不能去查，本地是一個自由社會，我們不能用強迫的手法去查這個基金！」

「我去與他對質！」

「那太危險了！」

那天晚上，余湛美無法入睡，輾轉反側，腦海內不斷出現婁三美的樣子，他不再是仁慈敦厚的牧師，而變成了一隻張大了口，露出白森森牙齒的豺狼！

第二天醒來，他下了一個決定，自己親自出馬，去找婁三美的犯罪證據。

最容易找到的，當然是那些在他自己辦公室內，以前查到的影印文件，相信如果自己再以教堂的幹事身份，到銀行去查閱，也不會被接納。

余湛美決定，入夜之後，潛回教堂，先把那批文件拿回來，才作道理。

* * *

十一時多，教堂附近已是烏燈黑火，只有教堂大牆之上，那一個大十字架後面所發出黃黃的光芒，以前，余湛美看見這些十字架發出的光芒，覺得那是聖潔的光芒，但而今，卻覺得那是一些神秘而帶點罪惡的光芒。

余湛美當然不會由正門入教堂。

他是教堂的總幹事，甚麼事都要經他的手，因此，他甚麼地方的鎖匙也有。

他從後面一個小門進入，這個小門平日根本沒有甚麼人使用。

他非常小心，盡量不發出任何的聲響，門鎖已舊，幾經辛苦才開門進入。

他一直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辦公室內的陳設依然，但似乎都滿鋪了塵埃，余湛美也有差不多一個月沒有在這裏工作。

他打開了抽屜，抽屜似乎已被人弄開過，這也不出奇，自己失踪，婁三美當然是第一件事便搜索他的抽屜，搜出他那些有關基金的文件。

余湛美辦公室內，有一個小夾萬，是用來放置一些重要文件和一些現金。

在他的工作中，有時現金多些，如果來不及存入銀行，他便放在這個小夾萬之內。

小夾萬是用密碼開的，而密碼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因此，放在夾萬之內的東西相當安全。

他順利地開了夾萬。

裏面有一些現金，也有那些文件。

他正想把夾萬關閉之時，想起近日一切都要靠羅諾夫，一切都要用錢，他忍不住把那些現金放在袋內，他並不想這樣拿走教會的錢，可是，而今是形勢所迫，他不能不這樣做！

還有，他自己還有一些東西，便在自己的房內，他實在不知道，甚麼時候會再回來，也許，以後也再沒有回來的機會。

他上了自己的房間。

沿途上，他非常小心，他非常熟悉這地方，當然不會弄醒在房內的僕人。

不過，他似乎感覺到，有人監視着他，也許，這只是他心理上的感覺，畢竟他一向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這一次潛回來，心裏有犯罪的感覺。

他推開了房門，等了一會，才躡身入內。

房內的佈置也沒有甚麼更改。

他想拿回自己一個私人銀行戶口，還有幾張非常有紀念價值的照片。

他不敢開燈。

可是，當他一打開衣櫃的時候，房內的燈卻突然開了，他嚇了一跳，卻看到婁三美站在房門處。

「湛美，你終於回來了！」婁三美道。

「你……」

「你不用害怕，我仍然是婁三美牧師！」

「你想怎樣？」

婁三美笑了起來，道：「湛美，這一句說話似乎應該由我問你！」

「我只想回來拿回我自己的東西！」

「你沒有看到報紙上的啟事嗎？」

「看過！」

「為甚麼你不光明正大的回來！」

「你叫我光明正大的回來？」這一次輪到余湛美笑了起來。

「不過，你終於不是回來了嗎？」

「我只不過想拿回我自己的東西！」

「這裏的東西是你的嗎？」

「當然是。」

「不，這裏沒有一樣東西是你的。」

「為甚麼？」

「因爲一切都是教會的！」

余湛美聽了，一時之間，啞口無言。

「你不單拿回你自己的私人物品，而且在你辦公室之內，還拿了教會的錢！」

「你怎知道！」其實，這個時候，余湛美眞的感到一陣寒意自心頭冒起，因爲，婁三美其實一直在監視自己，自己剛才在辦公室做過甚麼，他實在是一淸二楚，而且，他根本上大有機會殺了自己。

「那是……」

「你不用解釋，那是教會的錢，無論是多是少，就算是一分錢，也是教會的錢！」

余湛美從袋裏掏出那疊鈔票，道：「我因生活，才拿這些錢！」

他把鈔票放在桌上。

婁三美笑道：「湛美，其實你也不用這麼緊張，你要錢用，其實要多少也有！」

余湛美當然明白婁三美所指。

婁三美續道：「你拿了教會的錢想走，我也是一樣，與你一模一樣！」

「我……我只是拿了……」

「我已說過，一分錢也是教會的，只要拿過，你我並沒有甚麼分別，只不過，我拿的比較多一些而已！」

余湛美無法斥駁他。

婁三美續道：「湛美，其實你還堅持甚麼？只要你回來，我們一起工作，以後我們還有很多安樂的日子！」

「我……我不會……」

「你不會甚麼？而今只要我撥一個電話，叫警察來，那麼，明天報紙上登上頭條新聞——一個教堂幹事，回教堂盜竊財物，你不是一樣名譽掃地？」

「我並不是……」

「有誰會這麼重視那是否是事實，只要你的名字見報，你的前途盡毀，教友也不原諒你！」

婁三美見他沒有任何反應，道：「湛美，我仍然實踐我的諾言，只要你跟我一起合作，我所得的，你仍然可以得到四分之一！」

想不到婁三美依然有這個想法。

「不，我不能與你同流合汚！」

婁三美笑了起來，道：「想不到你是那麼冥頑不靈，湛美，這是一個甚麼世界，我相信只有你，才有這種迂腐的想法！」

「耶穌教導我們……」

婁三美怒道：「不要再提起這些，我向教友說耶穌的道理，比你吃過的飯還要多！」

余湛美知道，婁三美似是深陷入了魔道之中，他不能再以常理可以說服他。

余湛美道：「如果我眞的不應承，你會怎樣？」

婁三美道：「你也明白有甚麼後果！」

「你會殺我？正如你殺死李希聖一樣？」

「不，我不會！」

「你不會甚麼？」

「我沒有殺死李希聖，我也不會殺你！」

「那麼我走了！」

婁三美却胸有成竹道：「但你却逃不了！」

忽然，房門之外，有兩個黑影出現。

余湛美轉身，便要衝出這個房門，那兩個大漢穩站在門口，余湛美依然拚命衝出。

那兩個大漢似乎稍爲一推，余湛美便被推回房中。

婁三美道：「我絕對不會親手殺你，不過，你也絕對逃不了，我有錢，自然有忠心的伙伴，你我有一段淵源，我還給你最後一個機會！」

余湛美道：「不，我決不會與你同流合汚！」

婁三美笑道：「你好有骨氣，但這骨氣却累死了你，上吧！」

那兩個大漢一起衝了上來。

余湛美知道，自己實在不是這兩個大漢的對手，爲求脫身，他人急智生。

他從袋內掏出那疊剛才在夾萬內拿出來的鈔票，向着這兩個大漢擲去。

一時之間，那些百元及千元的鈔票的空中揚起飛舞，兩個大漢登時呆了。

在這一呆的一瞬間，余湛美已在兩人之間衝了出去。

「還不追！」婁三美大聲喝道。

兩人立時轉身出走廊，但已不見了余湛美。

婁三美也追了出來，道：「立刻抓回此人，如有需要，格殺勿論！」

兩個大漢領命，分別向兩邊樓梯追下去。

余湛美對於這教堂的環境，非常稔熟，他知道如果依照正常的途徑，先下樓去，再由正門或者後門出去，一定逃不過那兩個大漢的追逐。

他反而向教堂那邊逃去。

教堂旁邊有一道小門，平常並沒有人使用，余湛美閃身入內，教堂之內漆黑一片。

他一直往講壇那邊跑去，他知道講壇處也有一個狹窄的路，通往後面一個儲物室。

這些地方，一向沒有多少人淸楚，甚至連婁三美也不大知道，而余湛美本身是教堂幹事，他自然是



知道得一淸二楚。

他從那狹窄的通道來到儲物室，開了一個窗，從窗口爬出，可以直上教堂的天台，這小小的天台，種滿了花草，十分幽靜美麗。

他再從天台的另一端，沿着水渠爬了下來，便離開了教堂，他看見那裏正停泊了一輛小型客貨車，是教堂用來購物或者接送一些教友用的。

他摸摸口袋，那一大串鎖匙仍在。

於是，他迅速開了車門，跳上了司機位，並把車子開動，他知道這聲音一定會驚動教堂內的人，不過，當他們來到，他已走了很遠。

他開動車子，向前駛去。

那知道，教堂的另一邊，也有一輛車子駛出，並且高速的跟着余湛美。

余湛美並非一個駕車能手，很快便被後面那輛私家車追上。

他只有拚命踩油門，暫時抛開後面的私家車，但一轉眼間，後面的私家車又追上來了，並且從旁邊追去，刻意趕前。

突然，有人伸出握着手槍的手，開槍射余湛美。

「轟」的一聲，余湛美只覺他身旁那塊玻璃碎了，而車前面那塊大玻璃亦跟着碎了。

原來那粒子彈，先射了旁邊的玻璃，再射穿了前面那塊玻璃。

那車頭玻璃是用特種玻璃所做，一經射穿，全塊玻璃碎裂，却沒有跌下來。

可是，余湛美再沒有辦法看到前面，他也隱約看見那輛私家車已超前，並且切入，硬要他停下。

他沒有辦法，只好停下來。

兩個大漢自私家車下來，直往這小型客貨車的座位强行開門，要拖余湛美下來。

余湛美早有準備，車門一下，一脚便撑開那個開車門的人，那人猝不及防，被撑開了幾尺！

他倒在地上，另一人想再上來，那倒在地上的人怒道：「閃開！」

那人閃開，倒在地上的那大漢立時開槍。

余湛美也知道身處險境，從另一邊的車門逃了下來，又再避開了一顆子彈。

他伏在車身旁邊。

兩個大漢從地下看到他雙脚，立時示意，兩人分別由兩邊包抄而來。

「不要再動！」那人伸出手槍。

原來余湛美故意伏着，他害怕手槍，不過，當他看到手槍之時，心內突然起了一陣振奮，爲了自己的生命，他再不猶豫，全身飛向那手槍，並且撲下，用口咬那人手臂。

那人痛極，手一鬆脫，槍也跌了地上。

三人同時撲向那地上的槍，一時之間，你頭碰我頭，他們都扭打起來。

余湛美畢竟是個文弱書生，怎能與這兩個大漢爲敵，他不知怎的，被人扭住了左手。

他只聽到有人道：「開槍打死他！」

「在這裏？」

「怕甚麼！」

「怕的是打死了他，我們已沒有命享受那些鈔票！」

原來這兩個大漢也有所顧忌。

突然，遠處傳來一陣警車的響號，兩人立時感到震驚，其中一人道：「走！」

他們再不理會余湛美，奔向他們的私家車，絕塵而去，余湛美躺在地上，有死過翻生的滋味！

不一會，一陣强烈的燈光照着余湛美，兩個警察下來，叫道：「喂，你怎麼了！」

余湛美有氣無力，仍躺在地上，沒有答他。

「叫白車吧！」

另一個警員用對講機通知有關方面。

忽然，有一個熟悉的聲音，道：「余湛美，是你，你果然回到教堂！」

余湛美勉强張開了眼睛，只見羅諾夫站在前面，他連忙掙扎，羅諾夫上前，扶起了他。

余湛美道：「幸好你……你來得及時，否則我……我早已死在那兩人槍下！」

「兩人？甚麼兩人？」

「是婁三美僱用的兩個打手，他……」余湛美經過那一番搏鬥，實在是全身乏力。

羅諾夫道：「你休息一下，白車快來了，送你入醫院休息一下，才好好的告訴我。」

不一會，救傷車來了，羅諾夫親自送余湛美入院。

翌日醒來，羅諾夫已坐在床前。

余湛美道：「是你？你沒有離開？」

「有，我剛才再來，怎麼，身體好了一些吧？」

余湛美伸了一個懶腰，道：「沒有甚麼，好了，完全沒事！」

「好，快告訴我發生了甚麼事！」

余湛美道：「看來婁三美已完全着了魔，他竟然再邀我同流合汚，我沒有應承，他索性叫人殺我！」

「怎會如此？他膽子眞那麼大？」

於是，余湛美把他潛入教堂，想偷回以前查到有關婁三美的犯罪資料的經過，說了一遍。

羅諾夫聽了，道：「你有沒有拿到那些資料？」

「本來拿到的，但在與那兩個打手糾纏，不知在甚麼地方失去了！」

「眞可惜，其實，近日我們也查到有關婁三美很多事情，他擁有很多公司！」

「他是個牧師，人人也知道，如果他以自己的名義去購買物業，人們一定有很多話說，因此，他開了很多公司，用公司名義去買物業，人們並不容易知道誰是眞正的買家！」

「這辦法好聰明！」

「而且也可以利用這些公司，把基金的錢轉做了他自己的錢！」

「怎樣轉？」

「做貿易，這些都是易如反掌的事！」

「你們既然知道，爲甚麼不去拘捕他？」

「而今最重要的一點，不是他貪財的一面，而是他殺了人！」

「殺了李希聖？」

「是的，但一直沒有證據，我們找到了他殺人證據，其他的斂財罪，一定很容易使他入罪。」

「不過，他而今派人追殺我，找他罪證很難。」

「是的，我已派人去追緝！」

余湛美爲了安全計，暫時在醫院多住幾天。

過了兩天，報紙與電視都大字標題，報導婁牧師失踪的消息。

原來上個星期日，教徒照常往教堂聚會，可是，教堂之內，空無一人。

有些負責教會義務工作的人，發覺婁牧師失踪，他們害怕婁牧師有不測，於是決定報警。

這件事立時鬧大了。

有人聯想到李希聖的死是否與婁牧師失踪有關，於是，基金的會員開始查數，一查之下，發覺所有錢已被人提光，看來這件事非同小可。

他們知道，不是婁牧師遇害而失踪，而是婁牧師大有可能把基金的款項提光而失踪。

這本是教堂的醜聞，但事關重大，衆委員決定報警，因爲余湛美是教堂的幹事，而他也失踪了多天，所以他也被牽涉在內。

報紙上大事報導這一件事情。

這間教會的教友當然受到最大的影響，但事情牽涉極廣，有些並非這間教堂的教友，也受到影響，因爲教堂的基金與很多商業機構也有所關連。

余湛美在醫院內，看電視也知道了這個消息。

羅諾夫來到醫院，告訴他有關這件事。

羅諾夫道：「警方已下了通緝令，通緝婁三美。」

「他會不會離開了本市？」余湛美問。

「大有可能，不過，我們查過他的戶口，錢仍然在，就算他離開了，也要回來。」

「他連錢也沒有完全帶走，看來是事出倉猝，爲甚麼會這樣？」

「我們也想知道，你以爲呢？」

「我知道他失踪只是遲早的事，他還沒有帶走所有金錢，那是意料之外，因爲他一直想盡辦法把基金內的錢，教會的錢，都歸爲己有，而今到手了，却又沒有提走，內裏必有其他原因！」

「你可能想出是甚麼原因嗎？」

余湛美搖搖了頭。

羅諾夫道：「我有一個提議，不知你是否贊成？」

「甚麼提議？」

「而今你們的教會，羣龍無首，對於人心的打擊，宗教上的打擊，是非常大的，而且你也因爲婁三美的失踪，而無端受牽連，輿論上以爲，你們是同流合污的。」

「事實上我沒有，這是你們知道的。」

「當然知道，否則早已拉了你回去，還保護你嗎？」

「我應該怎樣？」

「你應該挺身而出！」

「我？」

「是的，你挺身而出，既爲了你自己，不再受這冤枉，也可以爲你們辛苦建立的教會，做一點事。」

余湛美覺得羅諾夫這個提議，非常有道理。

「我可以這樣做嗎？」

「當然可以，其實婁牧師這個教會，雖然說是他一手創辦的，其實你的功勞也不少！」

「我沒有甚麼，我只是一個爲教會打工的人！」

余湛美話是如此謙虛，但內心却有極大的迴響，因爲從來沒有人這麼說過，婁牧師在教會的時候，一切由他作主，自己只不過是他身件的一個小角色。而今，羅諾夫這一個提議，使他自己有了一種新的感受。

羅諾夫看着他的表情，知道他有些意動，道：「你也不想這一切，教會的基業，教堂的一切，無端落入一個你從不相識的人手內。」

「當然不想。」

「而且，將來接收這教會的，也並不一定是個好人，那時再度把教會弄至一場糊塗也說不定，如果



由你接手，一定可以搞得更聖潔！」

羅諾夫的話，深深打動了余湛美的心。

余湛美道：「不知道我走出去，會不會受到教友的唾沫？」

「不會，你沒有合污，也沒有受到婁牧師金錢的引誘，這些人始終知道的，你挽救這個快要崩潰的教會，人們一定以爲你是大英雄！」

「我不是想做大英雄……」

「我明白，不過，你要認眞考慮一下。」

那天晚上，余湛美睡在床上，輾轉反倒的考慮這一件事，終於，他有了一個決定。

翌日，羅諾夫又再來到醫院。

羅諾夫問道：「怎麼？考慮清楚沒有？」

「考慮清楚了！我決定爲教會做一些事。」

羅諾夫聽了，十分歡喜。

余湛美道：「我從醫院出去，一定會引起教會、社會的震動，因此，我會把這件事，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澄清一切，如果教友仍支持我，我才可以爲教會做事。」

「對，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余湛美又說出了另一些計劃，他顯得有點興奮。

羅諾夫一直在聽着。

余湛美忽然住了口，望着羅諾夫，道：「羅諾夫，開始時你一直游說我挺身而出，但而今似乎……」

「我……」

「你有甚麼說話，不妨直說。」

「其實，我這麼鼓勵你復出，並不是全爲你，而是……我們警方一個計劃！」

「甚麼？」

「因爲要查婁三美的事，我們其實是利用你！」

「利用我把婁三美引出來？」

「是的。」

「這一點我也想過。」

「因此，你是一個餌，你會有危險。」

「我知道。」

「你不害怕，他這個人是會殺人的！」

「爲了將他繩之於法，我想過，我是義不容辭的。」

* * *

余湛美的記者招待會，非常轟動。

他在記者招待會上，交代了一切有關基金的事，並且揭發了婁三美的罪行，主要的當然是有關虧空基金的事，而懷疑謀殺李希聖的事，事情仍未有足夠的證據，他只是略略帶過。

記者有很多不同的問題，余湛美也一一加以詳細的解答，有些記者發問他有沒有同流合污。

余湛美道：「如果我有，我就不敢站出來，早已和婁三美一樣，不敢再出現。」

他滿臉憤然的顏色，令所有人都信服。

教會的教友，一向對余湛美都有好感，只不過他一向低調，作婁三美的支持者，從來沒有在教友面前爭功，而今這一個記者招待會，更表現得他是一個出色的教會幹事，最重要的是他是眞正爲教會工作。

最後，有一個女記者問道：「余先生，你害怕婁三美再出來，趕你下台？」

「如果他出來——不，他不會出來，因爲他一出現，警方便會拘捕他。」

「假如他並非你所說的，他的暫時失踪，有其他原因，而他再出現時，把你攆下台來，你怎樣？」

「如果他是一個眞眞正正爲教會做事的牧師，我不用他攆我下台，我也會自己下台，仍然做他的好幫手！」

「如果他妒忌你？」

「妒忌我？」

「譬如他暗中暗算你？」

「這一些我早已預備了！」

這個招待會十分成功，很多教友聞風而至，表示非常支持余湛美。

他們甚至用車接了余湛美回教堂去，教友都表示，教會一切事務都倚賴余湛美。

余湛美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這地方自己工作多年，而今回來，却有一番新鮮的感覺。

當教友都離開了，他一個人坐在辦公室內發呆，想起這一段時間所發生的事，眞正好像一場夢，一場噩夢，而這個噩夢，還沒有完。

忽然，他聽到門鈴聲。

這個時候，會有甚麼人來？婁三美這麼快便出現？就算他來，也不會由正門來。

有僕役開門，並從對講機中傳來：「余先生，是個女客人，要找你的。」

余湛美想了一下，道：「請她上來。」

上來的是一個熟悉的臉孔。

「怎麼會是你？」余湛美問。

「因爲我還有很多事情未問完！」原來這個女人是剛才在記者招待會上的女記者。

這女記者問題很多，而且問及有關余湛美本身人身安全問題，也就是這位女記者。

她遞上了卡片。

余湛美接了過來，看了一下，卡片上寫着報社的名稱，也寫着她

的名字——關麗麗。

忽然，這三個字使余湛美呆了一呆。

「關小姐……」

「你聽過我的名字？」

余湛美道：「我不敢肯定。」

「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有一些印象。」

余湛美點點了頭。

關麗麗道：「那時，你們的教會在調景嶺，那是半山上一間小石屋……」

「是十多廿年前？」

「是，那時我是教會中熱心份子，不過，那時我很小，根本上是一個個小女孩！」

「對了，那時婁三美常常叫你帶領一些青少年。」

「是的，那時婁三美還未自稱牧師！後來，他稱自己為牧師！」

「你連這些也知道？」

「當然知道。」

「為甚麼你又會離開了教會？」

「我……」她似乎有些難言之隱，不過，她很快便掩飾了，道：「我去了外國留學！」

「留學，那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的，那是祂照顧我的。」

「你仍然是一個熱心的教友？」

「是的，我得到一個外國牧師介紹，並且保薦我，我才有機會到外國去唸神學。」

「甚麼？」

「唸神學！」

「為甚麼你而今又當了女記者？」

「這事說來話長，你有沒有興趣聽？」

余湛美點點了頭。

關麗麗嘆了口氣，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這話眞的沒錯，以前，婁牧師是我的偶像，我崇拜他，因為他所說的傳教道理，十分完美，直到我回來了，發現他做了這件事，我才鄙視他。」

「我到美國，是用半工半讀的方法，才能完成學業，這點並不出奇，很多貧苦學生，到外國也是這樣渡過，我是先畢業於社會科，然後再進修神學，畢業之後，我進入了教會工作。」

余湛美道：「這好極了，學有所用！」

「開始的時候，我也和你所想的一模一樣，美國的教會更是龐大，所參與的社會服務更多，而宣傳神的道理的方法也比一般地方為多，內容更為豐盛。」

「我所跟的那位牧師，非常出色，常常上電視宣傳，他每年所收善款，足以與一般企業收入比較，他們成立基金，成立投資部門，我越做越覺得不對勁！」

「為甚麼？」

「那位牧師根本上並不是一個眞正的傳道人，而是一個企業經理一般，漸漸，我發覺他們，是用傳道作為一種生意手法，其目的在斂財！」

「唉，這一點與婁牧師情況有些相同！」

「是的，還有，那些牧師為人卑鄙，利用他們特殊身份，與女教徒發生曖昧的行為，搞女人不用說了，還搞那些男孩子，又化妝出外召妓……一切的一切，都令人齒冷！」

「為甚麼又有這麼多人信任他們？」

「因為他們懂得演戲！在電視上，他們說道理，叫人捐款，一次可以收到一百幾十萬！」

「那麼多？」

「是的，我實在看不過眼，在一宗控告牧師的案件中，我挺身而出作證，把那個斂財的牧師送入了監牢，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啊，怪不得你對婁三美這件事有這麼大的興趣！」

「是的，想不到我回來，又再看到這種以神的花招斂財，而主角竟是我崇拜的偶像！」

「你非常失望？」

「不單失望，而且憤怒！」

「那你想怎樣？」

「我從報章及採訪工作當中，知道婁牧師虧空了一大筆錢，逃之夭夭，這一點已令人憤慨，還有一點，他似乎是有殺人的嫌疑，卻又未能抓到他的罪證。」

「是的，我也幾乎被他殺了！」

「為甚麼你又再挺身站出來？」

余湛美並沒有說話。

關麗麗道：「先讓我猜猜——你也是想把這人繩之於法，但無奈不知他下落，只好自己作餌！」

余湛美道：「關小姐，你眞聰明！」

「不要叫我關小姐，叫我麗麗，我也是因為想把這個人抓出來，助你一臂之力！」

「你協助我？」

「不要看我弱小纖纖，其實我在這方面，對於這些利用神作幌子的罪犯，非常有經驗！」

「這點我相信。」

「在美國的神棍，與婁三美比較，婁三美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不過，是有危險的。」

「我知道。」

「不是普通的危險，而是生命的危險！」

「我知……他為甚麼要殺你？」

「因為我知道得太多，我一直是婁牧師的左右手。」

「其實，你在這事發生之前，早已知道他一些不正當的行為。」



「我知，我發覺他喝酒、賭錢。」

「為甚麼你不在那個時候阻止他？」

「人是有感情的，你也知道，我們初創辦這個教會，是多麼艱難。」

「是的，那時是在一間破舊的石屋。」

「所以我不想他身敗名裂，我有勸過他，不過，他告訴我，因為他只能以假仁慈的面孔，對着教友，他高高在上，非常寂寞，甚至痛苦。」

「我在外國揭發過的牧師也是這樣說的！」

「你看他們是否均如此？」

「並不完全是，不過他們以為自己是神，其實，他們與一般凡人都是一樣，貪婪是人性最大的弱點！」

他們談論了很久，並且作出了一些簡單的部署。

## 欺騙斂財　得到懲罰

余湛美自從回到教堂工作，為了引誘婁三美回來，他一切都以較高調的方法處理，務要吸引婁三美。

這個計劃實行了兩個星期，也沒有甚麼收穫。

每個星期日，來教會的人漸漸多了。

余湛美也十分忙碌，關麗麗却在聚會的時候，非常小心觀察來聚會的人，她估計，婁三美一定化了妝，混集在人羣之中。

第一個星期，她並沒有發現甚麼。

第二個星期，那天天色較為幽暗，似是快要下雨，不過，前來教堂的人，却是絡繹不絕。

關麗麗站在一處較高的地方，開始監視着。

來教堂的人，一般都打扮得非常光鮮，而且大多數是一家人前來，當然也有一個兩個是單獨的。

忽然，她發現有一個女人，她穿着普通的衫裙，但走起路來却是有些粗魯的樣子。

她立刻注意這女人。

那女人入了教堂，找了一個十分偏僻的座位，一坐下來，便閉上眼睛祈禱，看來像是一個虔誠的教徒。

她為了更進一步觀察這個可疑的人，她在牧師開始傳道的時候，也入了教堂，並且坐近那個女人。

她要走近那女人，要繞一個圈子才可以到那個女人的座位，當時人很多，關麗麗不能夠一下子到達那個女人的座位。

當她到達那個女人的座位時，忽然間那個女人不見了，關麗麗怔了一怔。

牧師傳道開始，她不能再四處走動，只能四處看，希望可以在另外一個角落，發現那個女人。

可是，她看遍每一處，仍然找不到那個女人的踪影，她覺得有點奇怪。

為了安全起見，她不再坐在座位上，她決定到教堂後面的辦公室，或者是余湛美的宿舍看一看。

本來，她想通知余湛美，叫他小心一點，但這時是傳道時間，余湛美是在台上，他一舉一動，都會惹人注目，這反而對余湛美不大好。

於是，她決定自己行動。

她轉過了教堂的後面，當她接近辦公室大樓，她便看見一個人影一閃而過。

這人影顯得有點鬼鬼祟祟。

如果是教堂內的一般工人，沒有理由這麼閃閃縮縮的，因此，關麗麗立即跟上那個方向去。

她迅速的走了幾步，轉一個彎，又再發現那個人影，這一次較為眞切。

那是一個女人的身影，不過，這女人個子十分高大，從身影看來，眞像一個男人。

關麗麗一想：「會不會是那個女人！」

她繼續跟上去。

那轉了彎的地方，是走向婁牧師的辦公室，這點更令 關麗麗懷疑。

她決定上樓去，一路上，她非常小心。

婁牧師的辦公室在二樓盡處，當關麗麗上去之時，甚麼人也沒有。

這間教堂的僕役也是教徒，這個時候，他們都應該在教堂內聽牧師傳道。

她上到了辦公室。

婁牧師已失踪，這辦公室也沒有人在。

她試推開門，門竟是沒有上鎖的，她一時之間不敢入內，只在門外看。

但門只推開一些，並不能完全看清楚裏面，她再推開一些，裏面並沒有甚麼。

當她正想轉身，裏面傳來「啪」的一聲，好像是有些東西跌了在地上。

這聲音引了她回去。

她站在門口一會，實在忍不住，推開了門，走了進去，可是室內並無一人。

突然，有人從後面襲來。

關麗麗也機警，轉身已縮向了右邊，那人撲了一個空，並且也跌了在地上，她立時轉身。

那個好像男人的女人，果然站在她前面。

「你想怎樣？」關麗麗高叫。

那個「女人」一直沒有回答，轉身把門關上了。

「你……你……」關麗麗一邊說一邊退。

「你想怎樣？」那個「女人」發出了男人的聲音。

果然並非女人，而是個化了妝的男人！

關麗麗突然靈機一觸，叫道：「婁三美！」

那「女人」聽了，怔了一怔，隨即道：「你既然知道是我，那又如何？」

他一手拉下了頭上的假髮。

眼前果然是婁三美。

「你是警方派來的人？」婁三美問道。

「不，不，我只是好奇的跟上來……」

「跟上來？跟上來作甚麼？」

「我以為有人偷東西？」

婁三美不耐煩再聽她說話，道：「你伏下！」

關麗麗並不依言，只呆呆的站着。

婁三美竟抽出一柄小手槍，道：「你再不伏下，我先殺了你！」

關麗麗突然道：「婁牧師，你不認識我？」

婁三美聽了，也覺愕然，道：「你是誰？」

「我是關麗麗！」

「關麗麗？」

「你忘記了，那時候，你在調景嶺的半山開了一個小教堂，我是負責唱詩的！」

「你是那個拉手風琴……」

「正是，那時，詩班開始的時候，只有三個人，我是拉手風琴唱聖詩的關麗麗！」

婁三美似乎記起了，道：「你是那個小丫頭……」

「正是！」

「你怎會回來的？」

「我去了外國，你記得嗎，我去外國也是你介紹第一個鬼佬牧師給我的。」

婁三美對眼前這個少女的樣子實在再不能認出，但她所說的事，依然歷歷在目。

「你回來了，回來幫教會？」

「是的，我本來回來找你，幫你，可惜，來到這裏，已是人面全非！」

「有余湛美在！」

「是你幫我出國升學，我回來當然要報答你，余先生却說你……」

「他說了些甚麼？」

「他說甚麼也不打緊，我並不相信！」

「為甚麼？」

「因為在我心目中，你是一個好人，一個好牧者！」這樣說深深令婁三美感動。

關麗麗看他的表情，知道這話對婁三美來說，十分受用，又再道：「他告訴我，你偷了教堂的錢潛逃了，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

婁三美道：「那你為何又幫余湛美？」

「我表面是幫他，但我實際上想找個機會見到你，希望瞭解真正的情形。」

婁三美道：「真的嗎？」

「真的，如今我真的見到你，好極了，快告訴我，你真的沒有盜用教堂的錢！」

「我並沒有盜用，但我的確是拿了教堂一些錢，但這些錢是屬於我的！」

想不到婁三美如此說。

「屬於你的，當然沒有問題！」關麗麗道。

「我一手創辦了這個教會……我經歷過很多艱辛，我才有這一天！」

「這一點，我明白！」

「你怎麼明白？」

「我曾經在外國的教會做事，我明白很多牧師都會運用基金，他們都有自己的收益，不過，他們並不完全為了自己，也為了教友！」

「是的，我也正是這樣！」

「那麼，你不用害怕余湛美，你可以挺身而出，證明你自己是清白的！」

「對，我可以這樣做！」

關麗麗趁這機會道：「我去找余湛美來，我會幫你！」

關麗麗想趁這個大好良機離開這房間，不過，婁三美却並非一個傻子。

他叫道：「站着！」

關麗麗只好依言。

「你而今正幫余湛美工作？」

「不算是！因為我只有在這教堂中工作，才可以有機會找到你，你對我的恩情……我實不能忘記。」

「你是為了出國的事情？」

「並非那麼簡單！」

「還有甚麼？」

「你勉勵過我，要我努力……其實我一回來本市，我便想找你，可惜……」

「而今你仍想幫我？」

「當然想。」

「好極，你只要好好的在這裏，讓我搜查到我需要的東西，我們便一起離開這裏。」

「搜甚麼？我幫你！」

「不用，你只要好好的站着！」

「沒有問題。」



婁三美又再開始在房間內的辦公桌搜索，可是，他搜了一會，却無所獲。

關麗麗趁婁三美搜索之際，她已看準了一個機會，當他一轉身，她便撲向門處。

婁三美只覺人影一閃，他反應也十分敏捷，立時轉身，見關麗麗正想拉門出去。

婁三美喝道：「站着，否則開槍！」

關麗麗不再理會，飛身出外。

婁三美並沒有開槍，只是追出去。

關麗麗奔出了走廊，因為她並不太熟悉這地方，因此，稍一猶豫，婁三美已追了出來。

關麗麗只有拚命的向前奔。

婁三美不再警告，「砰」的一聲，開了一槍，關麗麗立時倒在地上。

婁三美趕上前，道：「我早已叫你不要動，原來你也是余湛美的線眼之一。」

他走近關麗麗。

那知道，他一走近，關麗麗突然從地上彈了起來，並且一脚踢向婁三美拿着手槍的手。

那手槍脫手而出。

婁三美猝不及防，手部感到劇痛，但他仍然拚命要搶回那飛出去的手槍。

關麗麗也撲向那槍。

兩人碰在一起，畢竟婁三美是個男人，他先抓到了手槍，並一手提槍，半伏在地上道：「不要再動！」

這樣面對着面，關麗麗知道這一遭再無倖免之理，她不敢再動。

婁三美一躍而起，道：「你說謊的表情十足，差點兒我也給你騙了，好了，你既然是余湛美手下的人，我正要好好的利用你一下！」

他一手反手扣起了關麗麗的手臂。

關麗麗悶哼了一聲。

婁三美把假髮拾了起來，重新戴上，並道：「你好好跟着我下去！」

「我……」

婁三美用力把關麗麗的手拗了一下，這一下實在使她痛入心脾，不敢再作反抗！

* * *

余湛美一直在講台之上。

這一天，他請來一位非常著名的傳道士賈牧師，引來了特別多的聽眾。

教堂之內，坐滿了人。

當他介紹了賈牧師，他便坐向台上的座位，而賈牧師開始傳道。

余湛美一掃台下，發現不見了關麗麗，他開始也不以為意，因為她可能走開一會。

當人們都集中精神聽賈牧師講道的時候，余湛美也沒有例外，被他講解吸引着。

不過，他也注意到，關麗麗仍然沒有回來，她也是一個教徒，她也非常渴望聽到賈牧師所講的道理，她為甚麼在這個時候，還沒有回到座位上。

余湛美開始懷疑，可是，在這個時候，他無法離開講台，因為這一堂聚會，始終是由他主持的。

賈牧師講道完畢，她仍然未入座。

余湛美已覺得不對，但他在這個時候，更不能離開講台，因為他還有很多工作。

一直到聚會完畢，他要出外送走教友。

余湛美一見人便問：「有沒有見過關麗麗？」

人人都搖頭。

直到最後一位教友離開了教堂，仍然沒有發現她的踪影，他開始有些緊張。

他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撥了一個電話給羅諾夫。

羅督察答應盡快趕來，不過，他仍需要一段時間，因為他手頭上仍有一些工作未完成。

余湛美召集了在教堂內工作的僕役，對他們道：「我們各自看看關麗麗是否在教堂內其他地方。」

一共有三個工友，他們分別在教堂附近搜索。

余湛美先回到自己的辦公室，見無異狀，便回到自己的宿舍，也沒有甚麼發現。

他再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當他一踏入辦公室，電話響了。

他立時拿起了電話，道：「喂！」

「余湛美？」

余湛美聽到了口音，開口便道：「是你？婁三美？」

「正是。」

「你又想怎樣？」

「你先聽聽這聲音！」

接着是一聲尖叫，這尖叫余湛美整個人站了起來，道：「關麗麗？」

婁三美道：「正是。」

「你想怎樣？」

「她在我手上，而我現在在我自己的辦公室內。」

「你在你的……」

「正是，你從你的窗口也可以看到我！」

婁三美故意站在窗前，一手以關麗麗作為擋箭牌，余湛美看得非常清楚，因為他的辦公室與婁三美的辦公室，是遙遙相對。

余湛美道：「你不要……」

婁三美發出非常陰險的笑容，

他似乎用力拗着關麗麗的手，她發出了痛苦的叫聲。

余湛美道：「你想怎樣？」

婁三美道：「事情非常簡單，你過來，我們好好的談一下！」

「你要做甚麼？不要傷害她，一切都不關她的事！」

「快過來，不要再說廢話！」

「好，好，我立刻過來！」

余湛美走出了辦公室，他知道婁三美一定有所要求，如果他要求是合理的，那倒也沒有甚麼所謂；可是，他不惜以關麗麗的生命作爲要脅，不惜冒險出現，他的要求一定並不簡單。

自己過去與他週旋，他佔了一切上風，只有任由他魚肉，他不能這樣愚蠢！

辦公室外面有一部電話掛在牆上。

余湛美拿起了電話，撥給羅諾夫，那是他家裏的電話，余湛美等了一會，並沒有人接聽。

他聽到婁三美在叫道：「余湛美，你再拖延時間，我立刻把關麗麗……」

余湛美不理會他，再多撥一個電話，那是警署辦公室的電話。

「羅督察！」

「啊，對不起，羅督察並不在，你有甚麼口訊可以留下！」接聽的人慢條斯理地道。

余湛美道：「怎麼可以找到他？」

「不知道，請問你是誰？」

「我叫余湛美，是教堂的幹事。」

「教堂？那一間教堂？」

「你告訴他，我們已發現了牧師，請他盡快趕來！」

「牧師？甚麼牧師？」

「你依照我的話告訴他，他便會知道。」

「叫他來作甚麼？」

「救命！」

余湛美放下了電話，因爲他聽到了婁三美的吆喝。

教堂內的幾個僕人也聽到了聲音，走過來這一邊，看見余湛美，異口同聲地問道：「余幹事，發生了甚麼事？」

有人道：「好像是婁牧師！」

余湛美道：「你們不用緊張，我會上去與他談談！」

「他好像控制那位關小姐！」

「是的，我已通知了警方……」

婁三美的聲音更爲暴躁：「你再不來，余湛美，我不會再客氣的！」

余湛美連忙道：「來了，來了，我來了！」

他又再對那幾個僕人道：「如果警察來，你告訴他們，婁牧師控制了我和那位關小姐！」

其中一個僕人十分高大，對余湛美道：「余先生，我陪你去！」

「不用，我自己去，好好的和他談談。」

「想不到一個牧師，也會要脅人！」一個僕人這樣喟嘆。

另一個接口道：「牧師也不過是一個人吧！」

余湛美不再理會他們，一直往那邊婁三美的辦公室而去，來到門口，門是掩上的。

余湛美道：「婁牧師，我來了。」

「你帶了甚麼人來？」

「沒有，只有我自己！」

「你推開門吧！」

余湛美推開了門，他看見關麗麗站在當中，而婁三美在她後面，以她作擋箭牌。

「舉手！」婁三美喝道。

余湛美無奈的舉起雙手，道：「婁牧師，我本想與你交談，不會帶武器，也不會動粗！」

「進來！」

余湛美入了辦公室。

婁三美道：「關上門，並且鎖上！」

余湛美又再依言。

「好了，我一切都依了你！」余湛美道，並且輕描淡寫的再道：「一切都不關這位關小姐的事，你放開了她，我們好好談一下！」

「不，我不會放她！」

「一切都不關她的事！」

「不要多說話。」他用力拗着關麗麗的手，她發出了痛苦的叫聲。

「好，好，婁牧師，你想怎樣？快說！」

「我要那條鎖匙！」

「鎖匙？甚麼鎖匙？」

「你不要再裝傻扮懵了！」婁牧師道。

事實上余湛美並不知道甚麼鎖匙，也從來沒有發現過甚麼鎖匙，不過，他聽了婁三美這話，倒是靈機一觸，計上心頭。

「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找那鎖匙的。」

「在那裏？」

「你要那鎖匙做甚麼？」

「你不要多說，交回給我！」

「如果你不告訴我，我也不會交給你！」

關麗麗又再發出一下痛叫聲。

婁三美用力拗着關麗麗的手臂，叫道：「你再不把鎖匙交出來，我先拗斷這女人的手臂！」

關麗麗又再叫了一聲，非常痛苦的叫聲。

「好了，好了，我交給你。」

可是，余湛美實在並沒有甚麼鎖匙，但爲了拖延時間，他決定博一博。

他從袋裏拿出了一串鎖匙。



余湛美是教堂裏的幹事，差不多所有事都歸他負責，因此他身上的鎖匙有一大串。

「拋過來！」婁三美道。

「好……但你要先放了關小姐！」

婁三美有些猶豫，道：「不，你把鎖匙先拋過來！」

「不，你不放關小姐，我不會把鎖匙拋過去。」

婁三美非常憤怒，又再用力拗關麗麗的手臂，她非常痛苦，手臂好像快要被他拗斷了似的。

一時之間，余湛美不知如何是好。

婁三美似乎非常焦急，他突然抽出一柄手槍，指着余湛美道：「拋過來！」

余湛美見他拿了手槍出來，只好道：「好，好，我拋過去！」

他要解那串鎖匙，因爲鎖匙是一大串，解開也實在費一些時間。

婁三美似是忍耐不住，叫道：「整串拋過來！」

余湛美知道，只要一拋這鎖匙過去，一切也會被拆穿，再沒有要脅他的能力。

他望了關麗麗一眼，她痛苦的臉孔，似乎有些表示，他再向她打了一個眼色。

關麗麗居然好像會意。

余湛美道：「好……好，我拋過去！」他拿起了鎖匙，向婁三美拋過去。

鎖匙在半空之中，余湛美也隨着鎖匙撲向婁三美，而關麗麗也非常配合，一個回身，已掙脫了婁三美的反手牽制，躍了開來。

其實，她並不是如此容易脫離婁三美的牽制，而是婁三美已有意放開她，全心全意撲向那串鎖匙。

余湛美早已有所準備，只要關麗麗不再在婁三美的手上，他根本不用怕婁三美。

他也撲向鎖匙方向，但目標並不是鎖匙，而是婁三美手上的槍，他一脚飛起，竟然踢中了那持手槍的手。

婁三美感到一陣痛楚，手槍脫手，不過，他並沒有理會手槍，仍然搶那鎖匙。

余湛美飛身搶那手槍。

一時之間，各人都得到了目標物。

婁三美拿起了鎖匙，小心地找他要找的那一支，可是，他並沒有找到心目中那一支。

他抬起頭來。

只見余湛美已緊握手槍，站在那裏。

婁三美卻並不以爲意似的，道：「這串鎖匙裏面並沒有我那支！」

余湛美道：「婁三美，你似乎沒有看到我手上的手槍，你還問我要甚麼鎖匙？」

婁三美笑道：「開槍，你可以開槍！」

他不單不怕那手槍，反而一步一步迫近余湛美，余湛美反而被他迫得一步一步的退後。

「不要迫我！」余湛美道。

婁三美道：「開槍呀！」

余湛美一直被他迫至牆邊，他退無可退，叫道：「婁三美，我一向敬重你是一個牧者，也是我的恩人，你不再迫我！」

「開槍！」婁三美大叫。

余湛美實在沒有其他的選擇，他從未開過槍，他只知道要用力緊扣那個槍掣。

「卡」的一聲，他開了槍，並沒有子彈射出來，他知道他着了婁三美的道兒。

他把槍拋了在地上。

婁三美笑了起來，拾起地上的槍，又再指着余湛美道：「余湛美，我的鎖匙呢？」

余湛美晦氣道：「我不知道。」

他並不害怕那沒有子彈的手槍。

「你再不說出來，我一槍打死你！」

「你打死我？」

「當然。」

「你可以用一支沒有子彈的手槍打死我？」

「爲甚麼你說這手槍沒有子彈？」

「因爲我也開過一槍！」

婁三美笑了起來。

余湛美道：「你笑甚麼？」

「我笑你愚昧，余湛美，這是我比你優勝的地方……你開了一槍，沒有子彈射出，並不代表這槍內一定沒有子彈！」

余湛美知道他在恐嚇。

突然，外面傳來一些沉重的步履聲，聽來並不是一個人的步伐，而是幾個人。

外面傳來揚聲器的聲音：「婁三美，你已被包圍了，快放下武器，舉手投降！」

那是羅諾夫的聲音。

余湛美道：「好了，婁三美，警察來了，看你比我優勝，還是我比你優勝！」

婁三美聽到了這聲音，臉色突然變得慘白，卻仍帶笑意的道：「你看！」

他舉起了手槍，向着大門射去。

「轟」的一聲，震耳欲聾！

他的手槍在內，竟然是有子彈！

這一槍令外面埋伏的警察立時退開。

婁三美又再把手槍指向余湛美，這一次余湛美不由得顫抖起來，因爲這手槍實在是有子彈的。

「鎖匙！」

「我並沒有發現過有甚麼鎖匙！」

「你一定搜查過我的辦公桌！」

「有，但沒有見過甚麼鎖匙！」

「眞的？」

「在你手槍之下，我還說甚麼假話？」

「關麗麗，你過來！」

她雖然早已被放開，但手臂似乎被拗斷了骨節，因此一直坐在一角，不能動彈。

關麗麗道：「甚麼？」

「你過來！」

她只好慢慢的走過去。

婁三美手槍改爲指向她，道：「余湛美，你再替我搜搜我的辦公桌！」

余湛美無法，只有依他所言，拉開婁三美一向慣用的辦公桌，而且是把每一個抽屜都拉了出來。

婁三美道：「我一直把那鎖匙放在抽屜之內，快，快，把抽屜也翻了過來。」

余湛美把抽屜拉了出來，並且翻了過來，倒得一地是文具與紙張。

突然，「叮」的一聲，似乎有一件金屬跌在地上，兩人都看得眞切，果然是一條鎖匙！

婁三美反應極快，不顧一切，撲向那鎖匙，而余湛美也有同樣的反應。

一時之間，兩人撲在一起。

他們爲了不讓對方有機會拿到鎖匙，只有互相扯扭着對方。

婁三美可能因爲對那鎖匙太重視，忘記了手上有槍，一經撲下，兩人糾纏在一起。

余湛美一手托着婁三美的手槍，另一手與他糾纏，並且大叫：「麗麗，快幫忙！」

關麗麗如夢初醒的，撲向二人，兩人在扭打當中，她趁着如此大好良機，拾起了那條鎖匙。

雖然兩人在扭打着，但他們都看見關麗麗早已拾起了鎖匙。

余湛美叫道：「抛那鎖匙下去！」

「不要，不要！」婁三美狂叫，拚命擺脫余湛美的糾纏，但余湛美却死命的攬着他。

「抛下去！」

「不要，不要！」

兩人在地上打滾着。

一時之間，關麗麗不知如何是好。

「婁三美，你先放開了余湛美，否則，我立刻把鎖匙抛下去！」

婁三美放開了余湛美，余湛美却趁此機會猛向婁三美的頭部一擊。

婁三美頭部受創，感到一陣暈眩。

余湛美擺脫了婁三美，奔向關麗麗，向她道：「把鎖匙交給我！」

關麗麗把鎖匙交給了余湛美。

這時，婁三美也回復了正常，他摸着仍有些痛楚的頭部。

余湛美道：「抛下你的手槍！」

婁三美道：「你給我鎖匙！」

「抛下手槍，我自然會給你！」

婁三美抛下了手槍，余湛美示意關麗麗往把手槍拿在手中。

余湛美想不通，婁三美竟然視這條鎖匙如此重要，忍不住的問道：「這鎖匙鎖着了一些甚麼東西？」

婁三美並沒有回答，只是望着那鎖匙。

「你不說，我便眞的把它抛下去！」

「這鎖匙鎖着我的……」

「鎖着甚麼？」

「我一生的積蓄！」

「積蓄？」余湛美明白，所謂積蓄，其實便是他貪污虧空所得來的金錢。

余湛美一直都覺得奇怪，婁三美提取了教堂的基金，除了那些賺了物業之外，他的銀行戶口，並沒有太多的錢，那麼，那些現金去了那裏？

他一直無法查到，可是，這一條鎖匙婁三美是如此重視，難道這便眞是他收藏金錢的鎖匙？

「鎖在那裏？」余湛美問。

婁三美並不答。

忽然，外面又傳來揚聲器的聲音：「婁三美，你已被重重包圍，快放下武器，舉手投降走出來！」

「快說……否則，我們出去之後，你也一定要說出來的！快說！」

婁三美依然不說。

余湛美道：「麗麗，給我手槍！」

關麗麗小心的走過來，把手槍遞了給余湛美，這一次他聰明一些了，他打開槍膛，先看看子彈的數目。

槍膛裏面仍有兩顆子彈。

他指着婁三美道：「快說！」

在槍管之下，婁三美却依然不說。

余湛美開了保險掣，道：「說！」

想不到婁三美竟在死亡威脅之下，仍然不說。

這時，外面的揚聲器又重覆剛才的話。

余湛美心想：「倒不如先下去，把他交給了警方，然後再查這鎖匙的事情！」

「你不說？」余湛美道。

婁三美道：「我不說，你開槍吧！」

想不到婁三美突然肯爲這鎖匙



的秘密而犧牲自己的性命！他實在想不到。

余湛美道：「我不會殺死你。」

「你想怎樣？」

「我把你交給警方，警察自然會對付你！」

「不！」他似乎有撲過來的衝動。

余湛美這次學手了，不想再與他再作任何打鬥，手槍在自己的手上，何必與他再扭打？

他向天花板開了一槍。

「轟」的一聲，天花板上的石屎飛下，這是一槍相當近的射擊，而婁三美這手槍也十分厲害，一時之間，石屎泥沫四處飛揚。

外面聽來，以爲裏面又再發生槍戰。

羅諾夫本來下令攻入，一時之間，看見這情形，也不敢貿然進入。

婁三美雖說不怕死，但在手槍之下，塵土飛揚之中，他也不敢再往前撲向余湛美。

余湛美心中又再起狐疑，心想：「婁三美連死也不能要脅到他，這鎖匙鎖着甚麼東西，一定非常有價值，而且也是十分秘密，如果由警方來查，也要查一大段日子，如果他自殺，這豈不是成爲一個永遠的謎！」

「你怎樣才肯告訴我？」余湛美問。

婁三美想了一想，道：「其實告訴你也不是一個甚麼大問題！」

「那麼你快說吧！」

「不過，我依然要堅持我過去的條件！」

「甚麼條件？」

「我說過，我們得的，你可以得四分之一！」

「這是個寶藏，我也可得四分之一？」

「是的。」

余湛美心想：「如果我也佔有四分之一，我豈不是做了他的從犯，是他的幫兇？不過，騙他一下，那又何妨？不過，我不能說謊……」

可是，在這個情形之下，相信上帝也會原諒這謊話。

婁三美看着余湛美面部表情的變化，他知道余湛美會心動。

「怎麼樣？」他用話迫余湛美。

「好！」余湛美終於下了一個大決心，又道：「你快說吧！」

婁三美道：「當然沒有這麼簡單。」

「你又弄甚麼花樣？」

「這鎖匙所鎖的東西，並不在這辦公室之內。」

「在那裏？」

「我可以先告訴你，在教堂之內！」

「教堂？」

「是的。」

「那裏並沒有甚麼東西可以上鎖的！」

「你當然不會看過。」

余湛美最熟悉教堂，因爲這廿年以來，他不知在教堂之內爲一些牧師，一些傳道人準備過多次的聚會，那一處地方，他會不熟悉？

「好極，我們去教堂！」

婁三美道：「而今我們一出這辦公室大樓，恐怕不死也要受傷！」

「我可以與外面聯絡，告訴他們不要開槍！」

「不，余湛美，你要保護你自己，我也要保護我自己，你要知道秘密，要做我的幫兇，你一定要依我的說話去做！」

「你又想怎樣？」

「我們三人一起去教堂那邊！」

「好，走吧！」

「不，不是這樣去！」

「怎樣走？」

「你兩個行前，作我的擋箭牌，而我作狀威脅你們兩人，拿槍來！」

這一次，婁三美又想反客爲主。

「可以！」余湛美道。

關麗麗立時想阻止。

只見余湛美已把最後一顆子彈也退了出來，然後才把槍遞與婁三美。

「你好聰明……其實，你早些這樣聰明，早一些接受了我的條件，我們早已到了瑞士享受人生了！」婁三美道。

「現在也不遲！」

「仍未算太遲，不過，麻煩却是多了很多！」他頓了一頓，示意關麗麗走在前頭，余湛美走在中間，而他握着手槍，走在後面。

余湛美道：「不，我們這樣走出去，一樣有危險，我可以先聯絡下面的警察！」

「怎樣聯絡？」

余湛美道：「我們打一個電話往下面大堂處！」

「由關麗麗說話！」

「好。」余湛美搶了電話。

他把電話遞了給關麗麗，道：「叫羅諾夫聽，然後叫他勿亂動，因爲我們兩人都在他的手槍威脅下！」

關麗麗點點了頭。

「我要與羅諾夫說話。」

過了一會，羅諾夫道：「你是誰？」

「我是關麗麗，是余湛美的助手。」

「事情變得怎樣？」

「我們兩人都被婁三美的手槍威脅！」

「他要求甚麼?」

「很簡單，他要我們兩人一齊護送他到教堂那邊!」

「為甚麼要到教堂?」

「我不知道，他只要你的手下，不要動武，否則我們兩人性命……」

「我明白，我想與婁三美說話。」

關麗麗把電話遞了給婁三美。

婁三美有些猶豫，不過，他最後也接過了電話，道:「羅督察?」

「是的，你是婁牧師?」

「不要這樣叫我，我不再是牧師!」

「你想怎樣?」

「我要去教堂那邊!」

「做甚麼?」

「懺悔!」他晦氣地回道。

「懺悔之後呢?」

羅諾夫當然不相信他的話，但也只好道:「好，你可以過去!」

「你們一動武，我便殺了他們二人!」婁三美鄭重的警告道，並放下了電話。

下面已傳來一些靴履的聲音，看來下面的警察，已開始轉向教堂那邊。

余湛美道:「三美，你去了教堂，打開了你的寶藏之後，你我仍然逃不了!」

「不會的!」

「為甚麼?」

「你到了那邊，自然知道!」

「你早已在……」

「不用再多說，我們走吧!」

於是，關麗麗走在前頭，余湛美在中間，而婁三美用槍押着二人。

從辦公室到教堂，需要經過一條走廊，下了樓梯，再經另一條走廊，才到教堂。

當他們走出辦公室，婁三美雖在後面，但亦看到走廊盡處，滿佈警察，他大叫道:「你們快散開!」

等了一會，警察似乎仍沒有散去的跡象。

婁三美道:「你們再阻着我的去路，我先殺一個人質!」

婁三美從懷中拿出子彈，很快便把手槍裝滿了子彈，然後，向走廊盡處開了一槍。

「轟」的一聲，雖然並沒有射中甚麼，但警察也立時退了下去。

婁三美似是自言自語道:「不開槍你們也不知道厲害!」他等了一會，發覺走廊盡處與樓梯，都沒有警察。

婁三美道:「余湛美，你答應過與我合作，千萬不要在半途上弄花樣，否則……」

余湛美道:「我知道了，你何必像個老太婆一樣，嚕嚕囌囌，走吧!」

關麗麗也道:「走吧，一下子那個警察頭子又再改變主意，看你一支槍怎樣對付這麼多支槍?」

婁三美推押着二人，走出走廊處，到了下樓梯的地方，也看不見有警察埋伏。

其實警察並非退走，而是羅諾夫為了救人質，活捉這一個大罪犯，正在部署下一步的計劃。

到了樓下，轉入走廊，仍看不見有甚麼警察，不過，他們都感覺到，其實有幾百對眼睛監視着他們。

婁三美一直左右的看着，看來如果有人施偷襲，他的確會傷害人質，甚至殺死人質。

余湛美知道，婁三美到了如此田地，再沒有轉圜的餘地，不過，他實在不明白，婁三美走到了教堂，讓他去看到他自己所謂的「寶藏」，那又如何?他絕對是逃不了的，他再這樣堅持下去，究竟是為了甚麼?

他們終於來了教堂的大門。

婁三美道:「推開大門!」

關麗麗在前面，依言推開了大門，當門口一開，婁三美在後面一把向前推，關麗麗與余湛美猝不及防，像滾地葫蘆般滾了入內。

婁三美也閃身入內，然後關上了大門。

「開燈!」婁三美喝令二人。

這教堂相當大，開着所有的燈也費了一段時間。

「開講台上的燈!」

立時，有十多盞燈射向講台，而那鑲在牆上的十字架，也發出了柔和的燈光。

婁三美看着這十字架，有些發呆，突然發出喟嘆，道:「二十年以來，我努力為這十字架工作，到頭來十字架也為我載滿了收穫!」

「收穫?」余湛美奇怪的道。

「你走開……」婁三美親自上到台上，並且往十字架處仰望。

余湛美心想:「他真的來懺悔?」

忽然，關麗麗用手肘輕輕的撞了余湛美一下，余湛美看她一眼，原來關麗麗示意余湛美看上面那幾個攝錄機鏡頭，原來這教堂非常大，有些地方看不到講台，為了方便那些教徒可以看到講道人的表情，因此，安裝了這些攝錄鏡頭，讓他們可在電視螢屏上觀看。

這時，這幾個鏡頭都動了。

余湛美知道，羅諾夫在外面，已利用了這幾個鏡頭，監視着教堂內的一舉一動。

婁三美叫道:「你們也上來!」

余湛美與關麗麗也上了講台。

婁三美把鎖匙拋給余湛美，道:「你開了這個十字架!」

余湛美接過鎖匙，一時之間，



似並不明白婁三美所言，問道:「開十字架?」

「是的。」他頓了一頓，道:「你當然不知道怎樣開這個十字架?你先爬上去!」

「怎樣爬?」

婁三美道:「你去拿那張琴櫈來!」

關麗麗往講台的旁邊，把大鋼琴後面的一張琴櫈搬了過來。

婁三美道:「站上去!」

余湛美站了上去。

婁三美道:「鎖匙孔在十字架的頂上!」

余湛美站上了琴櫈，把手伸上去，剛剛可以攀到十字架的頂部，果然，他摸索到有一個洞，他再把鎖匙插向那洞，非常適合!

余湛美把鎖匙一扭，竟然是開了鎖，而十字架上的鎖跌了下來，幾乎打在他的頭上。

頓時，牆壁之上，出現了另一個十字架，這十字架並非普通的十字架，而是用鋼鐵所造成，而那十字架上有一個一個的抽屜!

婁三美道:「下來!」

余湛美依言下來，而婁三美却跑了上去，然後他拉開了其中一個抽屜(果然是抽屜!)

只見這個像銀行內保險箱般的長抽屜，裏面竟然塞滿了金黃色的紙幣!

金黃色的紙幣，一張值一千元，看來有幾千張以上，算足三千張，已值三百萬!

婁三美抽了一大疊出來，向着余湛美與關麗麗灑去，一時之間，「金牛」滿天飛!

「金牛」是港人俗稱的千元紙幣!

余湛美也忍不住伸手出來接，關麗麗也是。

婁三美又再抽了另一疊，又再灑向他們，他似乎十分興奮，道:「這裏還有很多!」

他拉開了另一個抽屜，又是塞滿了金色的紙幣!他又再拉另外一個，也是如此!

這個十字架模樣的東西，其實是由十多個長型抽屜所組成，抽屜是入牆的，而外面被這一個神聖的十字架所遮掩着。

婁三美這個收藏辦法真好。

他貪來的錢原來大多是收在這個十字架的後面，怪不得余湛美一直偵查不到婁三美拿了這麼多錢，但銀行戶口却沒有甚麼現金。

原來他連銀行也不相信，把所有現金換了千元紙幣，全收藏在十字架的秘密保險箱之內。

婁三美一連把幾疊紙幣搬了開來，神聖的講台滿舖着金色的紙幣!

婁三美從琴櫈下來，道:「好了，好了，我們該好好收拾一下!」

余湛美問道:「怎樣收拾?」

「我早有預備，那邊……那邊儲物櫃內有幾個大袋，用帆布做的，那時我預備有不時之需，想不到真的有用了……」

關麗麗打開講台旁的儲物櫃，找出了兩個大帆布袋，拿了出來。

婁三美道:「把所有錢放入袋內!」

一共有十幾個保險箱般的長抽屜，裏面滿載着千元紙幣，如果一個值三百萬，這裏便有五千萬元!

五千萬元!

婁三美道:「收拾好之後，我們便走!」

關麗麗與余湛美異口同聲道:「走?」

「走，當然是走!拿了這麼多錢，還不走，難道我們等警察來捉我們?」

「怎樣走?」

婁三美道:「我可以設計收藏鈔票的地方，當然也有秘密的通道!」

「秘密通道?」

「在那裏?」

「先收拾好紙幣吧!」

三人快手快脚，把兩個帆布袋塞得滿滿，婁三美把那個十字架回復了原位，但他沒有再上鎖，因為裏面再沒有寶藏。

「弄好了沒有?」

「弄好了!」余湛美道，他非常心急，追問道:「我們怎逃離這地方?」

婁三美神秘地笑了一笑，用手指一指上面。

余湛美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並沒有洞。

關麗麗道:「那個大抽氣扇?」

婁三美笑道:「你真聰明!」

原來在講台上的天花板角處，有一個大抽氣扇，但平日沒有人發覺，因為整個台的後面，都安有由天花板至地面的長幔。

長幔後面便是那個大抽氣扇，以前，余湛美也知道有這個抽氣扇，並且奇怪為甚麼這間有冷氣的教堂，却要這一個大抽氣扇。

不過，這抽氣扇一直沒有開過。

他也記得婁三美是解釋過，他說這抽氣扇是作後備之用，結果是從來沒有開過。

加上了長幔之故，根本上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地方竟有一個大抽氣扇。

「準備好了沒有?」

關麗麗道:「好了，隨時可以走了!」

婁三美道:「湛美，你把抽氣

扇拆了下來！」

「拆下來？」

「你上去一試，很容易拆的！」

余湛美上前，用琴櫈也不夠高。

「攀上十字架！」

那抽氣扇離十字架不遠，他一攀上十字架，站在十字架的頂端處，便可到達那抽氣扇。

他用手試拉一下，那個抽氣扇竟然應聲的拉了出來，他實在沒有預料到這麼輕易便可以拉開這抽氣扇！一時之間，單手不夠力，整個抽氣扇跌了下來。

而沒有了抽氣扇的地方，却是一個大洞。

婁三美道：「你試試躍上去！」

余湛美雙手用力，再一躍而上了那個大洞，他從這個洞望出去，下面是一片漆黑，看不到甚麼。

「滑下去！」婁三美道。

「下面是甚麼地方？」

「滑下去你便知道！」

但余湛美似乎不敢。

婁三美很不耐煩，自己也攀上那個十字架，然後借力一躍也上了那個大洞口。

洞口可容納一人，但多了一人上去，余湛美再沒有地方，他只好退後。

這一退，雙手想抓些東西也沒有，整個人便滑跌下地，他狂叫了一聲。

婁三美並沒有理會，叫道：「關麗麗，快把那帆布袋拋上來！」

這時婁三美手中並沒有槍，因為他要攀爬上去，雙手並用。

關麗麗見余湛美跌在地上，相信一時之間，婁三美也不會傷害到余湛美。

於是，她決定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她拿起了那個帆布袋，並不是拋給婁三美，而是轉身向教堂大門走去。

婁三美一見她轉身，已心知不妙，叫道：「關麗麗，你想走到那裏？」

關麗麗並不理會他。

婁三美知道，如果讓她再多走一步，自己這一番心血，可能白費了！

他非常心急，不理會有甚麼危險，飛撲下來。

這洞離地也有三米多，跳下來也不是易事，但婁三美心目中只有那袋鈔票，直撲下來，却沒有受傷。

這時，關麗麗已到了教堂的大門，她大力推門，門却紋風不動。

再拉一下，門便開了。

因為這一推一拉，也需要一些時間，這麼短短的時間，剛好夠婁三美撲上來。

他一撲再撲，已抓着那個帆布袋。

關麗麗見到帆布袋被抓，也不與他糾纏，立時放了帆布袋，一時之間婁三美因用力抓着帆布袋，却失了重心，整個人立時向後翻。

帆布袋口也打開來，婁三美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觔斗，登時，所有紙幣從帆布袋口飛出。

而關麗麗已出了教堂，並且用力把大門關上。

婁三美想拉開門，追上關麗麗，但看來已經太遲了，而且一出了教堂，不知前面有甚麼人把守埋伏，因此，他並沒有追出去。

婁三美心想：「而今最重要的，還是先離開這個地方，否則整盤計劃也付諸流水。」

他轉過身來，却見余湛美站在那大堆銀紙的中央發呆。

婁三美道：「湛美，湛美，始終都是剩下你和我了，快，快，把錢收拾好，我們離開這裏，一齊共享榮華富貴！」

可是，余湛美却仍站着，紋風不動。

婁三美道：「湛美，你怎麼了？」

余湛美道：「怎麼？三美，你眞的要走，你有把握離開這裏？」

「當然有，否則我怎會叫你來！」

「你來的目的，只是找回這些鈔票！」

「當然。」

「不過，有了鈔票，沒有了自由，也是沒有意義的！」

婁三美已不理會余湛美，自己開始動手收拾那些鈔票，但余湛美却不動。

他嘆了口氣，道：「三美，你還是不要白費心機，好好的向警方自首！」

「自首？」婁三美笑了起來，然後又道：「我費了這麼多心血，又再冒這麼大的危險，到了這個時候，你還是叫我自首？」

「懸崖勒馬，我看仍未太遲！」

婁三美道：「湛美，我實在不明白你，在這麼多鈔票之前，你竟會說出這些話！」

「為甚麼不？」

「你想，你這麼努力工作，為的是甚麼？」

余湛美並沒有回答。

「為的是安逸的生活！」婁三美道，他看了看余湛美，又道：「我與你便不同，我要過更美好的生活，我根本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我當然要過與衆不同的生活！」

余湛美道：「你與衆有甚麼不同？」

「我當然不同，我有頭腦、有口才、有智慧……我可以白手與



家！」

「你有頭腦有智慧，有口才，這些都是你的優點，這點我不否認，可是，你並不是白手興家！」

「我不是？這些鈔票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這些鈔票都是你騙來的！」

「騙來的？」

「當然，而且用最差勁的藉口騙回來。」

「我用甚麼藉口？」

「用上帝之名。」

「那又如何？」

「那表示你只是一個利用上帝之名的人，你是一個神棍！」

「神棍？」

「你與一個拜神教打小人，一個假和尚假道士向善信騙財，有甚麼分別？」

一時之間，婁三美無言以對。

余湛美道：「你站在台上，大講天國之美，呼籲教友購買基金，而實際上你根本上是一個神棍，一個全無廉恥的神棍！」

這話刺激了婁三美。

婁三美怒道：「你怎麼說也好，這些錢而今全都是我的了！」

「你有錢有甚麼用？你良心安樂嗎？」

「良心？」婁三美又笑了起來，道：「良心，良心值多少錢一斤？」

「你得了這些錢之後，你每夜睡得安穩嗎？」

婁三美並不反駁，只是拚命收拾鈔票。

「你可以逃出這教堂嗎？」

婁三美依然沒有說話。

余湛美却不放過他，續道：「就算你逃出了這教堂，你可以逃出本市嗎？」他頓了一頓，又再道：「你就算逃出了本地，去到了外國，可以逃離國際刑警的追捕嗎？」

婁三美忽然停了手，叫道：「住口！」

「你叫我住口，事情就有了改變嗎？」

「住口，我叫你住口！」婁三美非常惱怒，聲音也有些改變，變得非常尖銳。

余湛美却仍不住口。

婁三美好像發瘋似的，撲向余湛美。

余湛美看他來勢，閃向一邊，婁三美落了空，仆在地上。

余湛美本來想勸服他自首，但看這個情形，婁三美已是完全執迷不悟。

婁三美又再撲過來，這一次，他沒有再落空，一手抓着余湛美。

兩人便在鈔票中打滾，一時之間，滿地鈔票翻飛着，他們也在鈔票之中糾纏着。

突然，「轟」的一聲。

一陣辛辣的味道，加上一陣使人不能睜開眼的煙霧，在教堂之內擴散着。

「催淚彈！」婁三美叫道。

「是的，他們要攻進來了！」

余湛美想趁這一刻，離開婁三美，也離開這個教堂，可是，婁三美却不容他離去，他一動，婁三美便死扯着他不放。

這時，煙霧更加濃厚，使他們嗆咳不斷，淚水也忍不住的流下來。

余湛美感到非常辛苦，拚命推開了婁三美，因為婁三美也忍受不住這些煙霧，不斷嗆咳起來，一時之間，手一鬆，便讓余湛美逃走了。

因為煙霧越來越濃，他看不到余湛美逃到那裏，於是他想大叫，但口一張開，煙霧湧入，使他又再嗆咳起來，無法說話。

婁三美知道，這時不再把握機會逃走，再沒有機會，他胡亂的在地抓了一大把鈔票，放了入帆布袋之內，然後以帆布袋左撥右撥，撥開煙霧。

他走向十字架那邊。

雖然已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情況下，婁三美仍然沒有走錯方向，這地方畢竟是他工作了二十多年。

他想走到十字架處，然後攀上去，從那個抽氣扇口逃出去，這是他精心設計的逃生之路。

他來到了十字架旁邊。

這一邊暫時仍被那些催淚彈煙霧所蓋，他仍然清楚的看到這十字架。

十字架仍發出淡淡的光芒。

他決定攀上去，當他一搭手上了十字架，身體還沒有發力爬上去，突然，十字架却塌了下來。

這一塌實在是難以預料，整個十字架便壓在婁三美的身上。

這個十字架，是用非常硬的木頭所做的，整個十字架有一層樓那麼高，因此，重量十分驚人，十字架壓在婁三美的身上，使他動彈不得。

突然，有人推開了教堂的門，幾個戴着防毒面具的警察持着衝鋒槍衝了進來。

他們一入教堂，便分別散開。

有人叫道：「他在這裏，他在這裏！」

只見兩邊的人向十字架那邊衝去，那個大十字架之下，正壓着婁三美。

警察一時之間，也不敢衝近。

有人叫道：「他暈迷了！」

衆人一湧而上，果然見到婁三美早已昏了過去，但雙手仍緊抓那個帆布袋。

其他人也一衝而入，有人立時去打開窗戶，開了所有風扇，把那難聞的催淚氣味趕走。

羅諾夫督察與關麗麗、余湛美也走了進來，他們看見婁三美被壓在十字架之下，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他怎樣了?」關麗麗問道。

羅諾夫道：「不知道，看來也只是受了傷!」

余湛美上前，蹲了下來，用手探探婁三美的鼻孔，叫道：「他好像沒有了呼吸!」

「白車已來了!」

衆人散了開來，不一會，救護人員已抬了擔架床上來，準備抬婁三美下去。

那知道，壓着婁三美的十字架非常重，要四個大力的警察才可以抬起。

救護人員立即爲他急救，並且抬了他下去。

羅諾夫指揮着手下，把現場的鈔票及其他證物，一一搬回警署。

羅諾夫看見余湛美呆若木鷄，忍不住上前問道：「余先生，你一直希望把婁三美繩之於法，而今他已被我們拘捕了，你似乎並不開心!」

「我眞的不很開心!」

「爲甚麼?」

「因爲他被壓在十字架之下。」

「這有甚麼關係?」

「他騙祂的錢，而祂也用十字架來懲罰他!」

羅諾夫道：「這應了我們中國人的一句話，惡有惡報!」

余湛美嘆了口氣，道：「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可惜他太貪財，因而弄得……」

關麗麗道：「余先生，因此我更加敬佩你!」

余湛美道：「敬佩我甚麼?」

「你可以在這些鈔票面前，不爲所動!」

「這根本不是我應得的錢!」

羅諾夫也讚道：「很多人都說對鈔票不動心時，那可能是鈔票太少了……而今……這麼多鈔票……」

有人報告道：「羅督察，這裏可能有五千多萬!」

「五千多萬?現金五千多萬!」

羅諾夫再回頭看向余湛美，滿臉敬佩之色。

＊　＊　＊

婁三美在送院途中，已證實死亡。

他是被十字架打中了後腦，然後再壓着他的身體，主要的死因也是後腦致命的一擊，也許這眞是上帝要他滅亡，他得到了應得的報應。

余湛美聽到了這個消息，心情非常沉重。

關麗麗早已察覺到余湛美的心情頹喪，因此一直陪伴着他。

余湛美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關麗麗問道：「余先生，你以後怎樣?」

「怎樣?這裏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恢復人們的信心，也要恢復人對祂的信心。」

「你的責任很重大啊!」

余湛美點點了頭。

「那麼，如果你繼續這麼頹喪下去，你怎可以肩負這個重大的任務?」

忽然，余湛美想起了一個問題，問道：「麗麗，你願意再做教會的工作嗎?」

「是的，我而今已改變了主意!」

「不當記者了?你爲這件案，也立下不少功勞!」

關麗麗想了一想，道：「這間教堂需要用人?」

余湛美詫異的昂首，望着關麗麗，道：「你想幫我，重新把教堂興起?」

關麗麗點頭道：「是的。」

余湛美眞的重新振作起來，與關麗麗一起把這間蒙塵的教堂重新屹立起來。

（全文完）





# 修羅門

正宗北派俠情故事／麥浪‧文　可飛‧圖

## 懲奸除惡　重立門規

過靈壽，入正定，這兒是一片平原。

這兒是七里店，就是說離開正定祗有七里路，一般人來說，如果趕路下行的話，七里店這一站會一放而過，相反，可以在這兒歇一歇脚。

七里店有一間老字號的酒舖：七里酒舖，出了名的酒醇鷄肥，麵爽湯夠味，所以，眞有不少路過的，在此地躭擱一會，喝壺酒，來碟鷄，吃碗麵。再說還有四鄉八鎮的老街坊，生意是頗爲不錯。

今天，時辰已是巳時過後，該走的走了，該跑的也跑了，照例是個空檔的時分。不過，在壁角，有個老人醉了，伏着睡在桌子上，這種客人時時會碰見，祗要不擾及下午的麵市，主人與小二是不會干涉他的睡眠，奇就奇在還有幾桌客，譬如中枱的是三個又矮又小的黑衣人，散在他們的四週，有四張桌子，十來個客人，個個注視這三個黑衣人。

開設酒舖、客棧的，全有三分江湖氣，因此，也有着幾分光棍心，這情勢已告訴了他，有一場大架要打起來，即使暗暗叫苦，可又不能轟他們出去，更不能要求他們如果打架，請搬個地方。

一切好的傢具行頭，儘可能的搬了家。至少，希望稍停眞的打起來的話，儘量減少損失，這是釜底抽薪的唯一好辦法。

另一方面，合十禱天，希望上天保祐，最好別打，打也希望他們一打即離開自己的舖子……還有，別出人命，就不必上衙門，老實說，生意人最怕牽扯上了官司。

時間在過去，奇怪，三個黑衣人是根本不理會這些虎視眈眈的人，他們喝了一壺又一壺的酒，那倒好，將他們的細瓷官窑酒壺、酒杯，乘機換了下來，吃得不少，喝得更多，奇怪的是，他們硬是不醉。

至於那些監視他們的人，個個神情緊張，看來，人多的反而怕人少的，想必是黑衣人挺厲害。不過，他眞奇怪，爲什麼不打啊!還在等人……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來，人多的一面哄然起立，臉有喜色，看來，他們等的人來了。

三個黑衣人還是不動聲息，看來他們是有恃無恐。

突然有人進來了，不過兩個人，一個是龐眉皓頭的紫衣老人，

一個是死眉死眼的青衣道姑，有一絲驚懼之色從三個黑衣人臉上掠過，不過，很快的，一掠而過，可能沒有人能看出來，而老人、道姑一到之後，開門見山的向三人打了個招呼，如此身高體胖的老人，說出的話却陰聲細氣：「哼！你們自己了斷，還是要多費我們手脚？」

青衣道姑又加了一句，一樣的陰聲細氣：「多費手脚，受苦越大。」

三個黑衣人可眞怪，可能是他們聾的？當然，更可能是詐作不知而已！

老人與這道姑是看得很清楚，毫不怠慢，喝道：「出手！」一刹那，祇見暗器四射中，叮噹叭噠，翻枱倒椅，尚幸酒舖老闆想得週到，否則，起碼有十幾套酒具配不成套了。

可是，酒具是值錢的，人命更值錢啊！店堂中，已有幾個人在呻吟，或者是死了，三個黑衣人還是手握酒杯，臉上突然多了一層桀傲標悍的神色，個個雙目兇光四射，三人分立三角，環顧當地。

一聲哈哈，一聲淸嘯，老人與道姑看來是老的老，弱的弱，但是，身形如烟，也似鬼魅般向三人捲到，三個黑衣人看到了二人出手，不敢托大，三人手中倏的多了二柄晶光似電的短劍，六道電光分上、中、下三路並出，迎攻二老，可是兩老的功力本來與三人不相上下，以三戰二，可以拉個平局，對方若無其他助力，或者可以打個平手，可惜，現在，二個老人是有幫手，雖然已毀了幾個，可是還有幾個沒死沒傷的啊！兩老抵住三人，旁人可就乘勢踏沉船了，有的閃身入內，有的暗器分打。啊啊幾聲，老人與道姑已退出了戰團，依然是神足氣閒，而他的同伴，又有兩個一負重傷，一個被打死在地上。

三個黑衣人是一個受了不輕的傷，老人與道姑是相對微笑了笑，而尚剩下的打手在叫：「傷了一個，傷了一個……」

「殺手天王了不起！」

「鐵面師太好身手！」

他們的呼聲四起，三個黑衣人嘴角含笑，尤其是那個受傷的，他的笑意更濃。

「三才劍，看來，我與紫衣道兄已殺了你們的鐵三元了吧！三元三才，三人同心，也需三人功力相等，才可發揮三元陣的威力，而今傷了一人，等於殺了一角，三元陣算是讓我僥倖的破了，你們該了斷了吧！」

「老賊婆，妳自己爲什麼不作了斷？」其中一個臉上帶鬚的黑衣人恨恨的說着。

好！一聲喝，兩條人影又起，這可就看出，兩人的出手實在幻變多采，並且出手快疾，第一次的出手，他們在衆多的同伴相助之下，取得了上風。現在，對方已傷了一人，誠如他倆說的，三元陣已有缺陷，以二個半，傷的祇能算半個，他們就更瀟洒，更順利，祇見六道銀光揮舞之下，饒是六劍出招快疾，回招有力，本來三元陣，是上、中、下三路俱顧，你上我下，你缺我補，不想現在，一個重傷肩頭有血，在補回之間，難免合不上拍。

兩個老人目光如炬，一絲一毫的空檔，他們也不會放過的。

好，又有一個人，爲老道姑在紫衣老人的出手相助之下乘隙而入，一個刀手，將那個臉上帶鬚的黑衣人擊中了右肩，兩人出手極快，回身更快，在別人眼中看來，祇見他倆一縷烟上，一縷烟下的，退回原地，其實，三元陣中，已爲其殺了兩個。

道姑冷冷的，對剩下的幾個同伴道：「三傷其二，你們上去吧，諒他們已無甚大神通。」

五人鬨然叫好，明白道姑的好意，不想他們辛苦一場，在這種勝券在握的情形之下，讓他們也分一杯羹，他們當然皆大歡喜了。

其實五人本不是一般江湖道，他們個個有不弱的武功，實在，在江湖上，武功一道，眞所謂不能相差一子，也不能相差一分，一子一分之間，這就能要了你的命。

現在江湖道上聞名喪膽的鐵三元，果然爲兩個老人殺了一雙，剩下的一個，他們的應付是綽綽有餘了。

五人是各按方位而進，三元陣最講究的連環出擊，更精三元四象步宮法，脚底下的功力强，手上的出招辣，殺在他們三人的三才劍下的，也不知有多少成名人物。

鐵三元殺來殺去，竟然將個武林大豪，川西唐家的小少爺唐百川殺了，好，造下了今日的殺身大禍。

唐鎭蜀是川中大豪，家財豪富，並且對江湖羣豪，名門各派全有交情，當得悉獨子唐百川被鐵三元所殺後，他是不惜出重資，更懸出重賞，如能代其子復仇者，他願將唐門鎭家之寶，碧玉如意相送。

這就請出了崑崙名宿，殺手天王兪建、鐵面無影師太一對殺手作主，追殺鐵三元。

兪建與無影師太是再三研究了鐵三元的出手，也就是說，二人是一路追踪而來，看其他貪圖重賞的殺手，死在鐵三元的手中。

他倆見人死是當作死豬死狗，他們祇是研究三人的眞正厲害之處，還有他們三個不足的所在。



從四川追到山西，入河北，鐵三元大小卅餘戰，死在他們手下的成名好漢，沒有一百，不下八十。

兪建、無影師太他倆可眞忍得住氣啊，追到七里店，他倆算是看清了鐵三元的底，一出手，就殺了一雙。

他倆老懷大慰，既成了大名，又取得大利，其他，就不必管了，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根本不必理，讓五個江湖朋友來善後，然後，對外宣揚，如此令人聞而生畏的武林煞星，鐵三元在兩位老人家手下，簡直祇需要二個照面，殺了。

兩人有多威風，兩人得受到如何的禮敬，又有誰會說他倆是利用別人鮮血而成的功？哈哈……

得意之至，一個撫鬚微笑，一個是傲視戰團，崑崙派憑他兩人，在中原道上豎起了招牌。

鐵三元又如何？他們當然明白，兩個老人是憑仗着人多，而自己又無法照顧全局之時，爲兩人乘虛而入，殺了一個，再殺一個，不錯，三人是同門學技，三人是共進共退，三人在戰場中心靈相通，多年來從未吃過虧，也因此，將個江湖武林道看得輕易簡單，什麼樣的禍也敢闖，什麼樣的人也敢惹，今日，哼哼，却讓兩個老而不死的人因殺自己而成了名。

「老二！你走！」老大在叫，老三却點頭附和：「報……仇……」兩字出了。兩人的刀柄短劍，已擋開了三般兵刃，老二可聽得明白，不過，他看得更清楚：「老大，老三，今天殺一個是一個，想報仇，不成了，兩個老賊守住咱們呢，咱們功力不如人，死得不寃枉！」

「寃枉，寃枉，十分，百分，千分，萬分的寃枉，三個王八蛋，死了還不知，更加潑天潑地的大叫寃枉。」

石破天驚的話，令在場的人個個凜了凜，誰啊，聲音如此之難聽，宛如狠嘷鬼叫他的寃枉！

「我說兪建、無影……你們該走了，或者，算是我向你們各位討個情，賣我的面子，今天，讓他們走。」

幾個人幾乎氣煞，此人看來吃了燈芯灰，放他娘的輕巧屁，我們費了多少心血，並且，死傷了幾乎一大半的人，還得放他們三個人走？你算老幾，你是誰？武林至尊？」

你一句，我一句，好，你們顧住了口，難免這出手方面有些疏忽，鐵三元雖說二人受了重傷，尚幸其中鐵中元還在，其餘鐵天元、鐵人元兩個是勉力猶可爲，所以，這五個人的出手，爲三人阻在圈外，現在，顧說又顧打幾乎爲鐵中元的出手傷了一二個。

其中一人已看出說話的人是個老人，一張白慘慘的臉，一雙倒掛眉毛，一張苦哈哈的嘴，看來看去，不像是個江湖中人，而是死了十七八個家人的苦主，還有，他好像宿酒才醒，眞是放他娘的輕巧屁，這樣個糟老頭子，來干涉這種刀風劍雨的事？老頭子，你快與我住口。

唉，老兄，你可忘了，你一走，五個人祇剩四個人，而鐵三元在拚命啊！「噗」的一聲，其中一個殺手莫名其妙的讓鐵中元老二一劍刺穿了心口，啊的一聲慘叫，躍出戰圈，好，這一來，可令個江湖客發了火，將口毒氣全噴向那個老人。

全是因你多口，糟老頭子，看刀！一刀砍去，老人看來是讓此人的舉動給嚇傻了，雙手捧頭，大叫一聲：「殺了人啦！殺了人啦！」

江湖客可怔住了，自己這摟頭一刀，少說有幾百斤的勁力，那會……呃，奇怪！刀劈下，好似有一股莫名其妙的阻力阻住，想收刀看個清楚，唉！刀，生了根啦，搞什麼鬼呢，拿不起來。

那邊閒立的兪建、無影師太可看出情況不太對勁，不必理老人如何，現在，看來三元陣是未破，反而爲人引走了一個，又死了一個，哼！將來自己的豐功偉績，該由誰來代爲宣揚，先殺鐵三元，兩人身形一動，兩縷輕烟般齊奪入，一陰一陽，兩股勁力向鐵三元捲到，照道理，祇有一個鐵中元未傷而已。自己兩人練就的玄門罡氣，應可解決了鐵中元，因爲，三人的功力，他倆是心知肚明，可是，這一次，不對，有一股說不出的勁力阻在前面。

兩人也是心意相通的啊，一時發覺有阻力，好個崑崙雙秀，一個大翻身，「五龍升天」在前，「蒼龍入海」在後，兩股其勁無比的玄炁，借一翻身之力滾滾而來，嗨，撞了鬼，那會這個樣的，兩股勁炁前後交錯，是誰？鐵三元能合力相抵？

啊！一個死眉死眼的老人，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這又是什麼招式？竟然可以抵禦自己兩人的數十年苦練成的玄門罡炁？不對，老人的阻力中，依稀有一股內力，兩人如果要收招斂式，極可能將兩人的功力抵住，兩人不禁大吃一驚，匆匆翻身躍開，可是，眼前又見人影翻動，一聲聲慘叫，一條人影擲出，那三個圍攻的江湖客，不知怎麼一來，爲人摔出了店舖。

「走吧！走吧！」是那個死眉死眼的老人在說，語氣十分柔和，好像在哄孩子那個樣，而三個被摔的

人也不知怎麼搞的，非常聽勸的走了，走得非常的快。

崑崙雙秀可弄了個目瞪口呆，他倆心中明白，這個死眉死眼的老人可能比自己更鬼，也可能和自己一樣，一直跟在自己的後面。

他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他不會出手，出手了，分明已了解自己的缺陷所在，不能打，不能貪一時之利而渾忘了一世之害。

雙秀不愧爲雙秀，紫衣老人祇是冷冷的笑了笑道：「道友何方高賢？」

「高是不高，賢更不賢，希望你我後會無期，請！請！」

好個雙秀，不言不語，祇是雙雙一拱手，離開了七里店舖，鐵三元是感激莫名，老人則哈哈一笑，拖了三人走了，至於傷死之人，他們不理，實在，他們那能理得週全。

* * *

風和日麗，在離店時，有四個人，各人騎了一匹馬，其中一個是死眉死眼的老人，不過，老人的神色十分嚴肅，而其他三人對老人可是十分的敬重，進了城，找到了個客棧，開了兩個房間，一間是老人的，一間是三人合住的。

深夜了，三人爲老人叫住。

「老大，你一定覺得奇怪，爲什麼我不救呂梁七怪？」被稱呼爲老大的是恭敬的點點頭。

「爲什麼我救了你們？」說到了這裡，老人臉色微變，而倒掛的眉毛，突的雙挑而起，眼神如冷電的射向三人，「我救人，哼哼，如果沒有骨頭的，我能幫手，我能救？老夫一生，最恨的是臨危苟免之徒，當時，你們中，祇要有一個人說句軟話，作一件沒有骨頭的事，哼哼，看老夫能出手否？」三人倏的有所警悟，老人可不是個簡單人物，並且，更可看出，老人一定有其打算，而自己，算是爲其套中了。

「你們隨時隨地的可以走，老夫不喜挾功陷人，如果，你們以爲老夫別有企圖，各自請便！」

「不，老恩公。」

「我根本不喜歡被人稱爲恩公。」

「唉！老人家，那你說，我們該如何稱呼你老人家？」

老人的眉毛漸漸的放了下來，又成了個死眉死眼的樣，並且，一陣愁意升上了臉，看來，老人有他的心事在，三人不禁大感奇怪，說實在話，三人本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桀傲不馴的江湖豪客，在酒店一場打鬥，令三人有了個懼意，也領教到强中還有强中手的味道。崑崙雙秀是三人的對頭，而老人，三人祇有四個字的定評：「深不可測」，三人他們希望能追隨老人，因爲，三人的師父在羽化前，曾諄諄告誡，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何況，此老之功力，高出三人多多？

別看三人桀傲，可也眞能服善，他們之對人誠懇，對事大膽，成了個正比例，他們可以不顧死活的去闖禍，他們可不會作虛裝假的胡弄人，他們對老人之恭敬愼重，是眞的，出於本心的。

他們希望追隨老人，所以對老人提出的隨時隨地不分手的提議，傻傻眼，三人同時的跪地叩頭，老大鐵天元更是聲音激動的道：「前輩，不是你老人家救了我們，更不是兄弟們都希冀托庇，是我們敬佩你老人家，更可以說，是您令我們更入武學進一步之境界，弟兄們資質淺薄，當然不堪爲高人之門下，祇是先師……」老大鐵天元更爲激動了：「要我們行俠仗義，更要造福武林，可惜，我們看到多少個盜名欺世之輩，我們殺，然後，我相信我們會被殺，不過，不理它，反正，我們能殺幾個就是幾個，即使鐵三元，三才門毀在我們手中，先師是不會怪責我們，他曾經說過，三百年前，又幾時有過三才門，三百年來，三才門又做過些什麼眞正轟動過武林的俠義之行，多我們這一門，其實不多，少了，又怎會可惜？但是，先師再三叮囑，不可拘泥於門戶，更希望我們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他老人家說，孔夫子說的話，其中大有其理在，『朝聞道，夕死可也』我們兄弟不才，可不敢忘了先師之囑咐。」

老人靜靜的聽，突然，他阻止了老大鐵天元的陳詞，微微一笑，說道：「你三才門中，根本有眞金在。」然後，他不再言語，揮手示意，三人可也眞聽話，乖乖的走了出來。

「我三才門中，根本有眞金在？」三人在嘀咕，老三是微微一笑道：「此老不可思議。」三人本來心意相通，自此各有所悟，三才門的確是有眞金在。

人哄聲，笑駡聲，慘哼聲亂成一片，看看淸，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男童，死命護住個十來歲的女孩，幾個身强力壯的漢子圍了個圈子，將小孩推來推去，看熱鬧的人在笑，而孩子眼中有淚，不到眞正受苦吃痛不住，他咬緊了牙忍！

有幾次，他被踢了個翻身，孩子是寧將自己摔跌，他不能叫那女孩子受苦。

看來壯漢們打也打膩了，踢也踢累了，哄笑聲中走了。除了那個頭兒，這是個公子爺打扮，武生巾，玄色緞的衣靠，鸚鵡綠英雄氅，再加上那英俊的面容，可算得是年少英雄，意氣風發，不過，有



些欺凌弱小之嫌，現在，他可是對那個臉青鼻腫，滿身鮮血孩子訓話：「以後，少讓公子爺看見，我打死你，要打官司，打得你不死不活？哼哼，我可有這個本事！」說罷，揚長而去。

孩子是癱了，本來還在掙扎，挺傲氣的，他們那些人走了，他可爬不起來了，那個女孩子在飲泣，在替男孩子抹血污、抹泥——男孩子正仰天而躺，難免有幾顆淚。

「哥哥，我們爲什麼不走？」

「走不脫的。」孩子的聲音也啞了，給打得眞厲害：「妹子，我們是該受苦受難，總有一天，他們會將我們打成個殘廢，不如此，他們永不會放心，就像老賊所說：『寢不安枕』。」孩子說到這裡，他是莫名其妙的笑了：「妹子，妳放心，哥哥就是死了，也得保護妳的。」

「你能嗎？」一聲陰惻惻，冷冰冰的語聲，傳入了兩個孩子的耳中。

小男孩突然翻身而起，也不知他那來的精力，他看清了眼前是個陌生人，心中一凜：「你……你是誰？」

「你的寃家對頭。」

「我……我們……孩子們……同你……那會結仇、結寃……」

「是你的老子……」

「喔！」男孩子不出聲了。

陌生人是冷冷一笑，一手抓了那女孩子，女孩子分明給抓痛了，她開始哭了，小男孩突的躍起，雙手一抓，抱住了陌生人的腿：「放下她，放下她！」

「我會嗎？」陌生人也不知怎麼一來，將個男孩子也抓了起來，本來男孩子是死命的抱住陌生人的大腿的，可惜，陌生人出手奇特，他一把抓起男孩時，男孩雙手全失了力，自動的放開，然後，一手一個，抓起一對小男女孩子，走了。

可是後面有人在叫：「是誰到孟家圍放肆，喂，你將這一對男女孩子抓去幹什麼？」

「報仇，老耿死了，哼，殺他子女，也消消我心中之火。」

「你尊姓大名？」

「練善正。」

哦，後面沒了聲音，分明，聽了練善正的姓名，他們是有所忌諱，不敢追了過來。就是那個少年公子，他是冷冷地笑了笑道：「耿師伯，這正是報應，想不到你的老對頭來討債，哈哈，這可不能怪我們了吧，你絕了後啦，這大百截譜，該落在咱們孟家了吧，哈哈哈！」

孩子倆可不淸楚自己，該是如何下場，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更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終於，在天將黑的時候，進入山地，來到了一座山神廟中，小男孩是哭了，因爲，他預感到自己，將死於這個幽靜荒涼的小廟中。

「大叔！」男孩一落地，先開了聲。

「怎樣？」

「首先，我不知先父與你有何仇恨，當然，我也不會要求逃命。」

「你根本逃不了。」

「可憐，你可憐我妹子，她祇是十歲，她……」

「她不會死！」

小男孩一聽這四個字，他好像拾到了寶那般，他叩頭，叩頭，又叩頭。

「可是，小子，你別高興得太早，我會將她賣到窰子裡去，哈哈，讓她做個窰姑娘。」

小男孩怔住了，他是瞪起了一雙起了紅筋的眼睛，他咬緊了牙關，他……突然，又跪下了，哭求陌生人道：「大叔，你大可以將我殺了，將我千刀萬剮，讓你出口氣，你能不能饒了我妹子？她已經夠可憐了，大叔，我該死，我不求你……放我……」可憐孩子祇求自己死得慘酷，而希望憑此能脫妹子的危難，陌生人笑了，笑得那麼陰沉：「我將她千刀萬剮，放了你如何？」

「不，不！」突然，孩子像發了狂一樣，推妹子走開，要她逃，他可是阻住了廟門口，他拚命了，可憐的孩子，但是，他祇是虛火上升，他僅僅於逞一時之意氣，他能對付那個陌生人？而他的妹子又能不能逃得走，孩子已昏厥過去了。

迷迷糊糊，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男孩子醒來了，眼前一片黑暗，第一個念頭，他已經死了，他已經墮入了地獄，他可是哭了：「妹子，妹子，唉！妳沒來，那可好，妳沒死，哥哥沒用，哥哥是沒用，善心的大叔，求求你們，放了我的妹子，我不恨你們，我保祐你們，我……祇求……」大哭了，孩子心目中祇有一個妹子，祇關心妹子能平安渡過。

火光起，四週大亮，孩子幾乎嚇了一跳，但是，他第一眼看見了妹子，他大叫一聲：「妹妹！」撲上前去，他死命的抱住了她：「也好，也好，咱們死在一塊兒，咱們受災已滿。」

「尊者，你以爲如何？」

「至情至性，值得我栽培。」

「遵命！」

兄妹兩人可不明白，此地那來的尊者，還有，誰遵誰的命？

眼前，突見那個陌生人，祇見他眼中有淚，可臉上透露出笑意，他死命的抱住妹子，他滿臉哀求之容，他根本說不出話來。

「孩子，你們餓了吧！」邊說邊見他遞過一隻鷄來，燒得眞香，挺入味，他是餓了，他相信妹子更餓，又何況妹子是喜歡吃燒鷄的啊！再不理他，吃了死，死也做個飽鬼，他接過了鷄，連聲道謝，手一撕，將兩隻鷄腿撕給了妹子，看他那個關顧照料的勁，陌生人又幾乎又掉了淚。是的，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湖海豪雄，但是，他是人，他更具備人心，童稚天眞，如此敦厚，試問，他那會不感動？

「你爲什麼不吃，難道怕鷄中有毒？」

「如果有毒，大叔，你是成全了我們，反正，我計算過了，我們鬥不過你，先父作孽，子女受報，死，千刀萬剮是死，吃毒藥也是死。」

「好小子，如果我殺你們……」

「大叔，我早就說過，做牛做馬，我……說過沒有了大叔，你高抬貴手，你！」男孩子飮泣，叩頭，叩得頭破血流，流得滿臉都是……唉，第二次啦！

「好，我答應不殺你，但是，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一百件我也答應，祇要我不死……我……」

「殺孟海蛟一門。」

啊！孩子可怔住了，不錯，自己是恨極了孟家，他們用陰謀殺了自己的父親，但是，父親又何嘗沒有取死之道？他納了孟海蛟之妹作了個偏房，孟金花生了個孩子，就害死了父親，然後，虐待自己兄弟兩人，她根本是謀奪先父的大百截譜，他們要逼死自己，自己找死，非但奪譜更可奪產，否則，師門的至交，眞能抱打不平，找上門，他們何必再負惡名，自己想死，而保存妹子，她們如打死自己，勢必會引起前輩叔伯，妹子會照顧自己的說話，期望脫出孟家，保全性命。

現在，唉！孩子還是怔住了。

「何不殺孟家滿門老少，孟家阿姨生的孩子，他……也姓耿的。」

「好！」陰暗處有人喝采，然後，耿家兩個小孩，離開了呂梁山區。

孟家堡中是亂了套，大百截譜不見了，明明是在孟海蛟練功房中的啊！那會不見了，孟家堡中高手如雲，孟氏兄妹倆本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飛賊大盜，尤其是孟金花，人稱飛天玉燕，十年前過的就是日行千戶，夜走百家的盜賊生涯，手底下着實來得，何況，生得貌美如花，江湖上情人不少，而情人們個個有所奉敬，有的兵刃，有的暗器，嗨嗨，江湖上可又有個怪地方，一山還有一山高，莫名其妙出來個小和尚，將孟金花幾乎打了個走投無路，就在這個時候，耿杷路過，誤以爲小和尚對孟金花意圖不良，他又看出小和尚功力極高，憑仗他的百截手法，救了孟金花脫出危地。

耿杷想不到孟金花是脫出了危地，他自己却走入了個「死」地，孟金花生得本就是美貌，再加心中有意，將個耿杷引入了彀。

耿杷以爲自己老來有艷福，其實，色字頭上一把刀。耿杷納了孟金花，得罪了自己生前幾個好友，待得孟海蛟遷來，耿家變成了孟家圍，老耿也就在色、毒雙雙慢侵之下送了性命。

孟海蛟算是坐得了耿杷所有。

不料，今日，竟然有人在老虎頭上拍蒼蠅，大盜世家眼底下出手，偸走了孟氏兄妹視同拱璧的大百截譜，這可不得不令孟氏兄妹有所震驚，難道是老耿的朋友來報訊，要他們好好的，不得肆無忌憚。

孟家堡中人開始坐立不安了。

* * *

一輛大車，三匹馬，經過了太行山！

天色可越來越黑，一個蒼老的聲音拉住了駕車的馬，打開了車門，很小心地抱出了一男一女二個小孩。

四週是荒野，幽僻的山徑，可是沒有個人提出反對的意見，駕車的老人看了看四週，然後揀了個較空曠的所在，一塊較乾淨的山石坐了下來。

騎馬的也將馬匹拉住了，車中的男女兩個小孩是提出了兩個包袱，打了開來，哈，有酒葫蘆，有乾糧，有一個小荷葉包，孩子很恭敬的，將荷葉包中的熟肉之類呈給老人，自己則喝水，吃乾糧，吃得挺香。

「桓老大！」

那個臉上有鬚的黑衣瘦子站起來，應聲……

「我已囑咐過你們。」

「是，晚輩們出自至誠，你老人家爲了我們，已經受了不少委屈，如果，呃，前輩，我……」他說不下去了。

「爺爺，是磐兒的主意，爺爺，是我……留下些酒食，是我們特地留給爺爺您的。」那個男孩在說。

「前輩，您吃吧，眞，我們，哈哈！」這笑聲中含有感動，激情，各種各樣的至情至性在：「我們的生命，也是您的啊！前輩！」

「好，全部坐下，桓老大、褚老二、常老三，還有你，如磐、如玉、唉，咱們爺兒幾個，相處短的也有八個月了吧，長的已有二年多了，我不是個稀罕做什麼主者、掌



門的人，我希望大家一樣，用不着你抬舉我，我壓唬你——爲了這個，我走……我脫離了一切。

「我看到太多太多的不平，唉，反而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平，因此，我得相信眼睛，我不能相信耳朵，還有，眼睛，有時還能上當呢！

「當你們三個，就幾乎讓我上了當，而令你們幾乎喪生在七里店，幸虧我最後的一刻，我發覺了他們，全是爲了另有所謀，我出了手。

「別以爲我是個了不起的人，還有，我要你們記住一點，這可是我救你們一場的眞正用意，對我別歌功頌德，必需救人，救其他的人。」

「前輩之言，我們銘記在心，但是前輩，您……不是趕我們走吧？」

桓老大提出這個問題，大伙兒可個個跪了下來，他們的意思很明白，老人不可放棄他們，不論刀山火海，不論天涯海角，他們都得追隨左右，他們不能走，也不肯走，尤其有耿氏兄妹，孩子是挺要强，當老人代他們找回了大百截譜後，盡心指點，兩小兄妹發覺老人教得比自己父親更透徹，更有力，但是，老人是萬分的誠謹，說：「大百截譜有它難能可貴之處，不過，必需輔以五龍金剛功，目下，老人正在傳授兩小練功。」

鐵三元看得更清楚，老人要求兩小極嚴、極苛，但是，兩小在哭，在各自勉勵，然後疲極而睡時，老人却分明在用他積聚數十年之神功，助兩小打通各關節、穴道的阻滯，當他用功相助時，老人必派三人外出辦事，桓哲玄也是一時不愼，聽不明白，折回詢問時，爲他發現，這樣個剛狠不馴之徒，也忍不住流下淚來。

誰也該知道啊！用功助人，自己可能會毀了，而形如大病，却是無可避免，也難怪老人近來，時時氣力不繼，原來是爲了別人。

他又想起老人對絕招這「絕」字的解釋。

「那一派，那一家，那一式，那一招，不是『絕』的？如果沒有用，如果不是承上啓下，如果不能克敵制勝，試問，先輩人能白紙黑字的記下了？一招之學，一式之練，能全力貫注，全神投入，招招式式，全是絕學。」

這一番說話，令他三個打開了新的一頁，果然，他們發現自己的疏忽處，不是三才門的招式無用，實在是自己尚未全神投入，忽略了其中的眞正狠辣所在。

誰肯無私如此的相授，誰肯如此的坦誠相教？

爲了老人的無私，他們對耿氏兄妹十分看重，也無條件的代他們餵招，有時更解釋運氣轉功的原理，不過，他們也領略了百截譜中的奧玄妙則，八個月，其實，比一般習練的八年也受益得多，爲什麼？因爲，有這個老人在領頭，桓哲玄是感激不盡。

三才門是明白了老人可尊可敬，耿氏兄妹更對老人視爲親人，因此，試問，他們能離開老人嗎？

老人苦笑了笑：「不離開我，唉，對你們有壞處沒有好處，爲什麼我從不教你們其他武功，爲什麼我帶你們東走西轉，我在避人啊！」

什麼？你老人家在避人，避誰？

桓哲玄哈哈的一笑道：「前輩，慢說我們的命爲你所救，即使陌路相逢，不，即使同行一番，以你老的爲人，叫我們上刀山，入油鍋，我們也心甘情願。」

老二褚浩生更激動，他幾乎馬上要與老人的對頭決一死戰，常風山常老三是不發一言，不過，從其臉色看來，他是決定了與老人共生同死，共同危難。

「你們可知我來歷？」

沒有一個人知道。

「好，我講給你們聽，我乃雲南邊境百毒峯的阿修羅門下，鄧雲卿！」

哦！原來是卅年前的阿修羅宮中的第二尊者，現在，已成爲阿修羅第二長老的鄧雲卿。阿修羅又如何呢？是啊，信佛的，對佛家經典有修養的，他會明日，阿修羅是天神的對頭，是魔王，是介乎天人之間的邪神，也祇有他能掀起與帝釋的戰鬥。可惜，它時時是失敗者。

三才門是道家，因此，對佛家的理論，是有進一步的研究，他們時時將天神與凡人相比較，而帝釋所代表的天，就是有權、有勢的執政者，那麼，試問，有幾個朝代，幾個年代是清靜和平的，反而，代表天神的權宦豪門，是剝奪平民，苛壓百姓的王八蛋！

該反的一羣，因此，他們對阿修羅反而寄予同情。

桓哲玄突然左肩一擰，右手極快的一柄短劍插入了左臂，紅光一現，而血立即爲其快手點住，這是阿修羅的入教式，以血餵魔。

幾聲歡笑中，噗噗兩聲，褚浩生、常風山照章辦事，各各的釘了一劍，耿氏兄妹根本不懂這是爲了什麼，但是，耿如磐，沒有耿如玉伶俐，她雖然沒有劍，可她能取三位大叔的劍啊！毫不含糊，取劍、摔劍，如磐一見如此情形，他心中突然有所明白，也來他一劍。

老人神色莊重，他不能出手阻

止，須知，阿修羅教的教規是：不可强人入門，也不可强阻入門。

「跪下！」

老人從來沒有如此嚴厲過，而今這兩個字，可以令天地變色，五個是不敢怠慢，個個匐伏在地。

「不受人勸，不受人阻，神與魔合，魔與天合，東土開宗，爾等其為第一代。」

五人哄然應聲，老人手指如風，姿勢優雅，一點一拂之間，五人的五柄短劍，為老人手指用勁彈出，而嗆然五响，五柄短劍已為老人手掌吸住。老人沉聲說道：「五柄法劍，不能發還，如若還劍，修羅除名！」

五人心頭個個一凜，分明，這五柄劍是他們入門之憑證矣，不論如何，五人心中別有感想，至少，他們已是修羅的第一代弟子，奇怪！阿修羅教已有數百年的歷史，那會……自己依然為第一代。

老人不再言語，五人團團圍住，聽老人第一次說法講阿修羅道。

五個人個個心悅誠服，其實，阿修羅道何嘗不及佛法。祇是阿修羅還不期望別人來信，來近！還有，阿修羅道比較走偏鋒，近極端，其他，他們比佛家更重犧牲，阿修羅門下決不會開設道壇，誘使善男信女施捨佈施，他不會設下什麼天堂地獄，牛頭馬面的嚇唬世人，阿修羅有不少大豪富翁，他們的財富來源，取自地下，掘取藏珍。

唉！大概這個原故，阿修羅門下，為人看來形跡可疑，掩掩閃閃的，其實，天下有多少人能見利不貪的？為了錢財，天倫尚且可以不理，如有大批財富藏寶之被發現，不鬧個天翻地覆，能完事的嗎？所以，阿修羅也唯有獨善其身。

不過，阿修羅門下本身却並不奢侈荒淫，他們取來本身該取的，服食飲用，取本身該受的，其他的，幫助世人，同登彼岸，對這批費用，他們却毫不吝惜，誠如老人所說，苟義之所在，命也可捨，何物不可捨。

這就是阿修羅道……有沒有假阿修羅之名，而行外道之實的，老人沉聲道：「這是吾道之所不幸，目下，我的躲避者，此輩人也！」

明白了，也就應該不理彼等，吾行吾素。

星光爍閃，月光迷濛，一片慘淡的氣氛。

慘淡景色之下，更有慘絕人寰之事。只見一個披頭散髮的女子，一身單衣衫褲，即使單衣衫褲，也是東釘一塊，西補一片，更何況，再染上幾點血跡，看來更令人鼻酸，女子臉上有淚，不過，已凝住了，反而嘴角有笑意，笑得如此驚人。

跌跌撞撞，跟跟蹌蹌，她走啊走的走到了村頭，走到了一個大宅院前。

那座大宅院看來還挺有氣派，而且，在這個景象之下，那個黑洞洞的大門，就像一個大口，比門前的一對石獅子更怕人。

女子走了上前，她拚命用力掀打着門環。

「開門，開門！」

誰也不來理她，可是，宅院中却隱隱傳來了吆喝的笑聲，照例，他們該聽到打門聲，可是，充耳不聞，其奈彼何？

女子突然又笑了，然後，她退後幾步，突的騰身上前！分明，女子想一頭撞死在大門口。

「大娘！幹什麼啊？」

女子撞在個軟呼呼的人身上，又聽到了個女子聲，她一個忍不住嚎啕大哭起來，那個姑娘可好，挺溫柔，更柔順的撫慰着這個女子，慢慢的，慢慢的，將這個女子勸得順了氣。

「我……我死在他的門口，反正，我也沒有面目見人，反正，我也祇能……」

「人，好死不如惡活啊！大娘子……妳……」

「我，我是大娘子，我……哈哈哈！」

女子笑了，祇是笑，笑得反常，姑娘可眞看得清楚，她本來想出手點穴，遠處却來了一聲可憐的叫喝：「小玲，玲子！」一個莊稼漢，步法不穩的走着，叫着，他聽到了笑聲，他也看到了女子，他飛也似的走來，撲上前去，抓住了那女子拚命的搖啊晃啊：「玲子，玲子，別想不開，別想不開，誰叫咱們窮，誰叫……」也不知什麼搞的，他可是「劈哩啪啦」他打起自己的嘴巴。

「這位大哥，看來你也認識這位姑娘的，你看，她穿得如此單薄，雖說秋天，也不能如此，深秋夜風。」

大漢是明白了姑娘說的話，他立即脫了自己身上的破大褂，罩住了那女子，他祇有笑，女子祇是傻笑了，在姑娘的勸解下，將他們勸上了路。

世間，那有平等相處，人人相安無事的，相反的說，世間却多的是不平事，錢，可以令人仗以為惡。錢，可以令人迷失了本性，玲子，就是被錢糟塌了的姑娘，仗錢作惡的，可竟然是武林世家子弟，萬勝刀和家的和大少爺，人稱金刀銀鏢和兆興。

提起和家，北五省可是聲名喧赫，和家雙老已多年不問世事，享



清福了。現在當家的是和老二的獨生子和慶龍，和慶龍生下一子二女，兒子就是那位大少爺，二位姑娘，一位嫁了鞭王尉遲環的兒子尉遲金鷹，另一位嫁了七省總鏢頭，神彈子蔣君岩，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和家之勢力就越擴越大。

提起冀中和家，黑白兩道全得翹起大拇指，喝一聲采，唉！眞的內情如何？天知道！

和兆興是個花花公子，當然也有不少的走狗跑腿，但是，誰也想不到，和兆興最得力的兩位江湖前輩、沒羽箭石欽、鴛鴦臉江苞，其實，江、石兩位却是飲譽江湖三十年前的前輩英俠，可不明白，和兆興在他兩老的指導下，會作出如此的事來。

强姦了余小玲，逼死了余小玲的哥哥余小個子。

姑娘陪余小玲回到了余家，這才看見余小個子可死得慘啊！喝了鹽鹵，死得瞪眼口歪，問清了，唉！還是人家强灌了下去的，為什麼？預備倒打一耙，和大公子那會强姦個農家女子，是她們意圖訛騙，如此而已。

姑娘冷靜的聆聽，然後，她走了。唉！也是正巧，剛剛出門，天已大白，又是一天的早晨開始，門口可來了個人，看得清楚，是武林中人，為首一個年才卅左右，油頭粉面，一身花俏打扮，自稱是和大少爺的好友，直隸金牛劍李伯飛，他是來看看小玲的，哈哈，他說，他喜歡撿個二攤，又說什麼小玲子挺什麼挺什麼，可恥，可惡，不過，他一見那個姑娘，他的眼放了光，說什麼，小是小小的，可小……得別有趣味，再說，小姑娘生得眞俏，眞……

來的幾個人，可起了鬨，說什麼李大爺，那能跟主人爭先，反正，在此週圍萬里，有好的女子，一定得由和官領個先……否則，能成嗎？

「好吧！讓和官佔先，來，先把她給扣了。」姑娘不免變了臉色。好說歹說，她的大哥可不太好脾氣，並且，約定在前村會面呢，不能陪他們去，讓他們原諒，可惜這番話，祇不過讓他們多笑幾次，如此而已。

後面，又有嘶叫聲、拉扯聲、哭聲、笑聲，可憐，那個農民大哥讓他們七推八踢倒地上，小玲子可傲然的跟了他們走，還算好，幾個惡奴對小玲不客氣，又拉又扯，又摸又撫的，下流無耻的動作全出齊，對於姑娘，或者是怕和兆興，可不敢來這一套，姑娘面不露色，可心中對那個和兆興更為不滿。

進了門，有人請大少爺，不想大少爺有貴客到，稍停再來，至於小玲子，因為李伯飛也需要陪客，將她與姑娘一起押在一處，交付兩個武師看管也就算了。

＊　＊　＊

三更時分，和兆興帶着七分酒意來了。可是，他首先看到的是，兩個手下滿面含笑的坐在那裡，為什麼見了大少爺到不起身迎接！推一推，好，不推猶可，一推，倒了，再看清，壞了，兩個傢伙什麼時候斷了氣？送了終的？

李伯飛大叫一聲，他搶步奔入，一看還好，美人尚未走，呃，別也已死了，上前扶起，一探鼻息，沒事，他笑了，笑得如此高興，一手扶住玲子，不知怎麼的，李伯飛笑了，哇的一聲，倒了，將小玲子依然放倒在椅上，自己是帶着笑容，慢慢的倒下了。

＊　＊　＊

「修羅指！」有人叫了一聲，和兆興聽清楚是江老的提示，不由心頭一凜，什麼？小玲子會使這種指法？不可能，否則，昨夜，他不是該為她一指送命。

江苞是橫身在和兆興的前面，看出此公對和官的關心，雙手作揖道：「不知修羅門下那一位尊者駕臨……小老敢代此地主人奉請……當面一談！」

你說你的，根本沒有下文，奇怪，江苞自問為博學多才，江湖上有名的千里眼，自己決不會看錯，笑着死，而且，李伯飛分明是為小玲子一指點中心脈重穴，然後含笑而死，江湖道上，有七十二種指法，少林門中已佔了十八種，武當門中也有十八種，中原武林的指法，决跳不出這兩個大派，西域有四種，而其他二種，為修羅門中所有，但是，修羅門中的二種，却為中原武林道深為畏懼的，因為，他們的指法與衆不同，非但指指致命，而且，殺人於無聲無形。

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何況，修羅門中的指法，最能致遠，據說，他們有五龍金剛功，相輔相助，因此，比中原任何一種指法陰狠毒辣。

不過，小玲子是個農家的姑娘，她那會這種指法，這種修羅門中的神功指法？他，眞有些為了難！

江苞示意第二個手下去扶起小玲子，試問：親眼目睹的事，誰又不怕死麼，叫他去扶小玲子，這不是叫他去送死？當然臉有難色，不想江苞是微微一笑，奇怪，那個手下一見笑容，他是再不敢趦趄不前，立即快步走近小玲，一手扶起小玲的右手，放在自己的右肩，一手——「咭」的一聲又笑了，可憐……倒了……死了。

莫非中毒？

有人說話了，而羣情騷動了，中毒，是可能的啊！至少，江湖上下毒的專家，大有這種本領，無論何地，祇要你與其媒介物接觸，對不起，你……有難了，就如現在那樣，死了，倒了，這不是什麼修羅指！是中毒！

可是，誰是下毒者？如此高明的下毒者，決非泛泛無名之輩，而和家，又幾時與毒物爲伍的門派結了仇？莫非小玲之事，令他們看不過眼，打抱不平，唉！他們這批人，是極少到中原來的啊！說實在話，就算請，你們也不能請他們來到啊！

人，已死了兩雙，說出去，豈不笑脫了牙，冀中和家死了人，他們可連個名堂也說不上來，請問，以後還能在江湖上稱字號嗎？

和兆興可忍不住了，他自己排衆而出，江苞一看見少爺發了少爺脾氣，這不太好，一把拖住，低聲道：「和官，你是千金之軀，千萬不可以自闖虎穴。」

「那該怎麼辦？算了不成？僵在這裡不成？」

話是說得不錯，眞的，江苞他自己也沒個好辦法，和兆興的詢問，他祇有苦笑的份，他除了勸阻和官不可涉險之外，也眞說不出個好辦法來。

「啊呀！你們！你們……做做好事，放我走吧！」

好，這一聲嬌呼求救，可算打開了僵局，啊！人們可想起了，今天，有那麼個十四五歲的小美人兒，和官之來，就是來看她的，啊，好，眞美、眞俏，說一句仙露明珠，實在恰如其份，美，連個和官也看傻了眼：「哈哈，想我玩過多少個女子，可從沒見過如此之美人。」

一開口就是粗言俗語，小姑娘又如何？她是天生好脾氣，她從不發火，可能她也發不出火吧！一見和官氣派，她算是看見了個頭兒。「公子爺，你做做好事吧，請他們放了我……我哥哥在前村等我呢！」

「做做好事，哈哈……我說該你做做好事才眞啊，小娘子。」

常言道：色膽包天，和兆興見了她如此的一個小美人，他連自己爹爹姓什麼也記不起了，什麼「修羅指」、「中毒」，一概不理，他目前所看到的是，一個美得幾乎令自己渾忘了一切的美人，在他的眼前，一定要得到手，一定要得到手。

江苞他可算是老謀深算，啊，他是亦步亦趨的，看住了和官，他相信，這個小女孩決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她可能會出手，他要有所防範，但是，眼前一花，只見小女孩子是一個踉蹌，她摔倒了，她在叫她在求……不過，一個不留神，摔跌在地上，你看她那種吃驚的神色，可憐、可愛，她在發抖，她大眼睛中開始有了淚。

越看越不像是個好手。

唉！江湖上，幾時有個那麼小的好手，自己眞是在嚇唬自己呢，該放心！

「你們出去，統通出去。」和兆興下命令，他的眼中閃耀着可惡的火花，滿臉淫笑，而嘴中流着唾涎，像隻荒野中擇人而噬的野獸，「哈哈……」笑得多麼可怖，也笑得多麼得意，突然，他一個回頭，見那些手下連江苞在內沒走，他是一個虎跳，一氣怒吼，噗噗連聲中，可憐，那幾個被點中者，個個在笑，而一個個的倒了下來，有幾個看出情形不對，奪門而走，而和兆興又是一聲長嘯，他有如一個鬼魅似的，跟踪而上，手起指落，一個又一個，在笑，在倒地，他們到死之前，還是弄不明白，爲什麼死在和大少的手下，他們祇不過慢一步出門而已。

和兆興可發了瘋啦，一路的叫將出去：「統通與我滾出去，統通與我滾出去！」一見人，不客氣，就是出手一指，被指中的，只是笑，笑了一笑，倒地……死了。

這一來，可就亂了套，和兆興是發了瘋，亂殺人，誰也不會明白，他是發了什麼瘋？還有，他那來的指法，和家以金刀銀鏢享譽江湖，從不研練掌法、指法，怎麼搞的，怎麼搞的？

尚幸江苞未死，他始終在和兆興左右，並且，他武功高，更擅於小巧潛踪之術，本來，他已有些明白，但是，現在，和兆興在奔跑嚎叫，分明是中了毒，而舉指點人，是修羅指，修羅門中人，決不與下毒法門中人交往，難道兩路人夾攻，何況，前面人聲鼎沸，先得解決了和兆興之事再說，因此，他急匆匆的對小姑娘道：「容再相見。」然後，急急忙忙跟踪而出。

江苞到底是老江湖，立即命人取來長索，四面兜定，一聲號令，將個和兆興是摔倒在地，將他似粽糭的把他紮住，現在，和兆興是祇有胡胡作吼的聲音，口中泡沫不斷流出，而兩眼神光渙散，分明已中了毒，不過，分不出他中的是何種毒物。

突然，又有人在胡胡叫，啊！什麼道理，原來，有些家奴壯丁，想收拾屍身，對不起，一碰屍身，他們就此胡胡作響，好個江苞，立即下令，不可近屍身，自己是雙手一揚，幾點金星射出，將兩個嫌疑中毒者，釘住了大穴，一面對家丁道：「速請大爺出來！」



這件事看來是不能瞞，也瞞不過了。請和慶龍出來，現在，和家的當家人是他啊！不論如何，和兆興的生死存亡，終得由他來領首。

由三更鬧到現在，正是最好睡的時分，和慶龍給二人請了出來，一見自己的寶貝兒子像隻粽子般被人紮起，他不明白，待問清情由，他怔住了，老妻紫霄一劍徐鳳仙可發了毛。

「什麼？我兒強姦……他敢……他……慶龍……」

「鳳妹……什麼事……」

「你教的好兒子。」

「啊……我……」和慶龍有些不悅了。說實話，自己對小輩的教誨，不可謂不嚴，至於老伴，爲了三代單傳，她可是難免有所溺愛，今晚，對自己當衆指斥，如果不是看在三十年來的夫妻情份上，他可能發了火，現在……唉，要料理後事啊！至少，要救人啊！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救，據江苞說，房中的小姑娘是個關鍵性人物。

走，到偏房中去。

燈燭輝煌，那個小姑娘依然是十分驚惶的坐在那兒，江苞引了老和來到後面，他首先雙手一拱，道：「請恕江某有眼無珠，得罪了姑娘。」

「姑娘，是老夫教子無方，姑娘仗義出手，理該如此，還請姑娘手下留情。」

姑娘神色變了，變得十分鎮靜，臉上又有了笑意，突然，和慶龍越看越面熟，不過，再一想，搖了搖頭，自己認得的那個人，那會這般年輕？

「大老爺，我……我……祇想你們放我出去。」

「是菁姊姊。」窗外有人叫，和慶龍聽出是老伴的語聲，而菁姊姊，他不禁也是一凜：「不，鳳妹，她不是妳我的菁姊姊。」

「是玉兒，是玉兒。」徐鳳仙幾乎是撲了進來。

轟的一聲，玉兒，對，是菁姊姊的女兒如玉：「玉兒，眞是妳？」

「你們倒還記得起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孤女來。」姑娘眼中有淚，眞正的眼淚。

和慶龍和徐鳳仙雙雙的撲到，將個小姑娘擁住，三人六隻眼，淚如珍珠，汨汨流下來。

「原來是自己人，那麼，這是誤會。」江苞在寬慰自己地說着，他以爲這個事可以圓滿的解決。

「不是誤會，是存心不良，是你的妙……唉！」

半空中來了一個陰沉而又凄惋的語聲，在場人個個吃了一驚，除了那個如玉兒。

「小妹，咱們走吧！」

「走了，哥哥，我還得把這位大姊送她回去。」

「不必，想來，他們也不至於再作弄這個可憐的人。」

「好吧，那我就來。」如玉正要起身。

和氏夫婦可阻住了她，實在，他們必需解救兆興，即使孩子有了千分的不是，和家只此一子，「玉兒，難道妳就看着我和家絕後。」

「像這種人該不該活下去？還有，大嬸，難道沒聽和大哥說嗎？你們讓人家作弄了，爲什麼？該自己去想想，本來我們有心來報復，你們忘了故人之後，你們不理我們，家破人亡，可是，大嬸，妳看見我，想到我死去的娘，妳……眞情流露，突然，我看出來，有人在中間搗鬼，本來恨你們，也不恨啦，唉，我們，該走了。」

「你兆興大哥……」

「遲早得讓人唆擺步向死亡，不是我們，也該有別人，天理報應，不能不信吧，大叔，大嬸，我已代你們保全了他，祇不過以後他的武功該毀了。」

說完，小姑娘向兩老跪下，叩了個頭。「小心他們，累你害你啊！」聲杳人去，而和氏老夫婦不得不對江苞有所懷疑了。

江湖人物光棍心，你可以瞞他一時，決不能瞞一世，即使你成功一時，勢必會在最後時刻被發現，和慶龍何嘗不是如此，沒人提醒，沒有太多壞事被發現，他或者糊里糊塗的被矇騙，一被提醒，對不起，幾處一對口供，立即明白，石、江兩人用心之毒。

毀了一個孩子事小，毀了萬勝刀一門事大，至少，被牽涉的人太多，孩子是不爭氣，可是自己又如何？受人大恩，竟然會把托孤的事置諸腦後，爲什麼？還不是聽了小人之言，再加自己的疏懶成性，做老太爺，享清福的，將個恩人家事一拖二推的忘了！

報應到了，對，是報應已到了。

至於耿氏兄妹可不再理和氏如何料理門戶中事，他們是結合，會面，然後，兩人可不知什麼的，有着一陣坐立不安之感，五年來，一直在師父的調教下，救人出手，有時候，與鐵三元三位前輩結伴，而今，路過此地，想起了和氏一門，他倆是奉師父之命留下，他們探問清楚和氏之被愚，不過，出乎意外的，看到了和兆興如此的橫行、無恥。

突然，他更明白江、石之用心，引惡歸一，如果不再出手，那麼，和氏勢必會血胤被斬，引出更不幸的事來，所以，她是用修羅指，加上了斷筋散，將和兆興變成殘廢，希望他無法再作惡，希望他

能借此保殘生，希望他能痛悟前非，得延和氏一脈香烟。

耿氏兄妹的事辦完，可就記掛着師父，五年來，他們越來越對師父有着不可言喻之孺慕之情。

「哥哥，你是在幹什麼？愁眉不展的！」

「我想念他老人家。」

「哥哥！」如玉微笑了笑，道：「你怕什麼了，師父……」

「七年回功之期已屆。」

「不可隨便亂說。」如玉阻止了她哥哥的話，並且，神色莊嚴地，四面看了看：「哥哥，前面有間小飯舖，我們去打個尖吧！」

如磬是明白了妹子如玉的心意，借打尖來調解自己的心事，當然，他又何嘗不知道，妹子比自己更關心師父，七年回功，師父是一直擔心，七年以來，他老人家不斷在東走西避，其實，爲什麼到了臨近之期，將自己兄妹打發到此地來辦這件事？師命難違，兩小對師父，有如對天，師父之命令，就如雷公之行事，即使是十二萬分不高興，但是，他們也得辦妥了再說，決不討價還價，事情辦妥了，他們不得不有所討論，有所研究。

此地是個鄉村小店，一夫一婦，帶個小孩，不能有精美的酒食，不過，兩小却自認爲，恰如其份，一直來，兩小穿得普通，對人隨和，所以坐在這個小村店內，毫不拘束。

時已過午，應該是個落市的時候，多二個普通客人，店主尚可應付，不想荷荷的人聲，踏踏的步聲，來了一頂小轎，在店前停了下來，從轎中走出一個千嬌百媚的小姐來，而且，這一對眼睛，光而有威，四週一掃，然後，臉含笑意，在兩個青衣的攙扶之下，進了店，這可令店主人束手無策，手脚無措了起來。

不提店夫婦在哈哈的難言，招呼那富家小姐，就是耿氏兩小，也看清楚了這個排場，心中有了些咕嘀，小妹是別有所感的對她大哥說道：「哥，可是衝着你來的？」

如磬何嘗不明白，這一乘小轎，他們至少見過三次，而且，總是在他們先後脚來的。

雖然，明知他們是個武林中人，不過，她們從沒出過手，至於第一次，第二次的，他以爲是巧合，不過，今天，在如此的時間，如此的小鄉村店中，她們能吃得了這些清茶淡飯？

果然，小姐的面前，由二個青衣擺上了許多精巧的杯匙碟筷，唉，耿氏兄妹如今多見多識，那會看不出這些東西的價值，憑小姐那一雙筷子，鏤金鑲托的白牙筷，就可以買下這間小村店。

憑這對筷，至少吃山珍海錯啊！能，吃這裡的東西，即使飽參翅肚，這一對鄉下人也不懂煮，也煮不像樣，她，這是圖什麼？

「爲你，哥……」

「我？」如磬當然有些明白，不過，他可不能承認。

「看，她在看你，哥哥，誰叫你生得那麼俊。」

簡直就是開自己大哥的玩笑，爲我是因爲我生得俊，這個小鬼丫頭，該好好的教訓教訓她，自己心中祇有一件事，師父忘不了，得趕回去，師父落脚的地點，那來這些瘋不瘋，癲不癲的事……

啊！不對！那個青衣丫環正在走過來了。

「這位相公，可否賞面，過去飲一杯？」

耿如磬幾乎臉紅得抬不起頭來，天下，那有這樣個道理，女的請男的飲酒？推了……

「你我素未謀面，不敢從命。」

如磬希望自己的語氣嚴肅些，可惜的是，他忘了自己，天生的一張笑臉，而從死亡中爲師父所救後，他自以爲是從地獄上了天堂，心中一無怨恨之意，因此，他根本不懂得恨、兇、惡、辣，他祇會柔聲低語，試問，這不是令人誤會了嗎？

「相公，萍水相逢，也是一樣，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而且，想想你也不想拒絕啊！」

糟了糕，這，如磬還能說些什麼？祇有一個辦法，不動不走，不言不答。

果然，此法有效，青衣走了，不過，看來不含糊，一刹那間，他倆的桌上放下了四碟小菜，四盆子，還說什麼怕太多，吃膩了，聊奉四個雙色，希望他隨時品試。四個冷碟是：煮鴨舌、玫瑰金銀鑲、冷凍鮑魚、紅油鷄肝等，小盆是：清蒸火方、香蔴魚塊、素十樣菜，還有一盆七套鷄。

老實說，耿氏兄妹出身武林世家，決不會在食吃之上用功夫，而今這八個小菜，看來有些是普通，有些是平凡，其實，祇看其刀章與拼排，如磬不禁苦笑了笑，一盆之費不下千金，他不會吃，他也不願吃，在無可奈何之下，他起身了，他寧可帶二塊窩窩頭上路。

能嗎？當然不能，青衣在阻在纏。還有，青衣是下人，她可以不顧一切，甚至拉拉扯扯，如磬不由得面紅過頸，手足無措。如玉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她好像在看哥哥的笑話，不出手，也不干涉。

一聲清脆的語音：「走！」好，快如飄風，收的收，藏的藏，走的走，抬的抬，耿氏兄妹還沒回過神來，這批人已向前走了，並且，走得極快，一刹那，沒入了遠處。



如磬對妹子如玉發發愁，即使他是依然是一張笑臉，但是，他至少語氣不忿的：「你，在搞什麼鬼？」

「是她們在搞鬼啊！哥……」如玉雖然是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可是，她說話是簡捷有力，一矢中的，不錯，她那裡是搞鬼？是這個小姐，不知她搞什麼鬼？

店東主是千恩萬謝，因爲，這位小姐出的手太闊了，闊得幾乎令他們不能相信，打賞黃金一錠，約重十兩，天啊，十兩黃金，他們做一年的生意也難有此數，因此，耿氏兄妹要結賬，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肯收，實在，小姐說明代他倆會鈔的，而且，小姐們是一點東西也沒吃，連水也沒吃一杯，耿氏兄妹祇有傻了眼的份。

耿氏兄妹在研究，在思考，突然，前面傳來了喘氣聲，人的喘氣聲……奇怪……又出了什麼事？兩人均立即以背相對的步入那個小樹林中，好，地上躺了七八個人，個個臉色獰厲，更有不少兵刃暗器四外散開，有的死了，有的半死不活，喘氣的是那三幾個半死不活的人。

其中有江苞，如玉突然明白，再看一看，心中陡的一驚，江苞分明爲修羅門下的定脈所制，而這種定脈法與自己是源出一系，因此，她是解了江苞的穴道，問個詳細，江苞神色黯然的說道：「你們壞了我的大事，我能放過你們……我……們埋伏在此……用清風碧蟾散……但是，你們的同黨……把我們毀了……」

「我們的同黨？」

「那個女的，生得很美，穿得漂亮，可出手了，又辣又陰又狠。」

如玉再不理江苞他們了，反正，他們已無可生之道，但是，自己却陷入了極糟糕的境地之中，看來，是修羅西宗，她們是西宗的人物，她們分明是來對付自己的師父，如此說來，師父回功之期，已爲他們算準，而今，她們是來對付師父了。

但是，她又爲什麼對自己討好？啊！明白了，她們祇能推準了師父回功之期，她們決不能探得師父藏身之地，師父深精潛踪伏跡之術，允稱教中第一，所以，她們跟踪我們，哼哼，要我們做引路人？對了，她們一定是這個理由，耿如磬明白了此女之心意，他微微一笑：「看妳能找到了我？」

耿氏兄妹立刻展開身法，更且用了本門中的木石潛踪之術，在山中游轉了一日一夜，直向懷安轉去。

在耿氏兄妹心目中，總以爲可以擺脫了這些追踪的，唉，當他們第二天的正午，進入懷安縣境時，祇見一個小二打扮的人阻住了二人：「耿家大少爺，大小姐，請，我可是等了你倆有半個時辰了。」

明而顯之，他們倆是沒有擺脫跟踪者，現在，人家是人多勢衆，何況，又是一系所出，誰的本領高，就得看功力的深淺了，不去，這是太鄙視了自己，所謂既來之則安之，走吧！走不了幾步，二人已到了懷安城中最大的客棧，福寧店，奇怪，只有小姐一個人。

「他們總得還有幾個時辰才能回來。」她可是實話實說，也可以說是，她爲追踪兩人，已發出了手下四出守候：「如果，我這一路也讓你們倆走過了，我，唉！」

莫名其妙的，她嘆了一口氣，並且，眉黛深鎖，看來，她還挺關心的。

「這位……前輩……」

「我配嗎？」

開口咬着了舌頭，如磬可讓她狠狠的釘住了，事實俱在，她與如磬年歲相仿，憑什麼叫得人家這麼老？如玉就算是滿腹心事，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那，請問，爲何跟踪敝兄妹？」

「怕你們有不如意之事。」

「口不對心。」

「天地爲証。」

那小姐越說越臉紅了，見鬼，這又爲了什麼？

「哼哼，恐怕是別有圖謀，希望我倆作妳們的引路人，這位姊姊，妳……」

「小妹複姓司空，單名一個慧字。」

糟了，如磬越來越對不上口了，因爲，他想說東，她偏往西邊扯，本來這位姊姊，妳，下面是妳這個心機是白費了，那想到，這位姊姊，妳……變成了妳貴姓，向人家套近乎了，唉！看來，自己，誠如師父所說的，說話不善於表達本意，不如單刀直入，不如開門見山，現在，試問有多窘。

＊　＊　＊

「啊！找到了。」

「那就好了。」

人聲哄聚，歡聲四起，分明，她的手下來了，該怎麼辦？本來，還可以打了一走，現在……

「後悔了？」司空慧可是厲害呢？洞悉一切，並且開門見山。

「我倆不會引妳們走。」

「那好啊！我很喜歡！」

更奇怪，喜歡得紅了臉，低下了頭的如磬是怔住了，這是……

「請問姊姊，我們不引妳去，妳又喜歡些什麼？」如玉是旁觀者清，本來，一切全由哥哥出頭，而

今，她看出哥哥的窘態，並且，司空慧分明阻止自己去會合師父，她可是別有所悟。

「這樣，妳哥哥就不會血染白雲洞了啊！」

啊！宛如晴天霹靂的，師父在山西恒山白雲洞，祇有自己與鐵三元前輩知道的啊，那會外洩？

「唉！你我全是修羅門下，當然會懂得如何辨踪覓跡了，雲卿師叔是教中能者，牛頭老人也非弱者，七年以來，東奔西走，南搜北探，能避得了三年，可走不脫五年，更免不了七年。為什麼雪卿師叔要差開你們兩個人，老人也不想你們死。」

「不！」耿如磬的天性烈，今完全畢露：「我們不能無師而活，妹子，咱們快走。」

「不可！」司空慧還在勸阻，但是，這一對兄妹是再也不聽其他，走，與師共殉。

* * *

「師弟，我知道你的木石潛踪法玄妙，可是，你們避得過七十日？我知道你回功還功，需時七十日，你老哥哥就算不長進，能推算不出，七十日之中，我還可以攻進你的藏身之所去吧！」

在恒山的北峯玄嶽之邊，有個白雲洞，其實，是個極幽僻的所在，由於背山為陰，太陽也不會投射到，今日，却有七個老人的在叫話，其中叫話的是個衣著粗簡的老人，此老生了副牛眼，厚唇，又奇怪的是，左右兩日月角上，有兩個肉瘤刺，有如一對肉角，此人即西宗修羅門，眞正的修羅主者，牛頭老人，另外六個乃是他手下六尊者。

老人說話聽來斯文、有理，不過，如見他兩道目光烱烱的，那麼，又可看出，老人心中何嘗沒有忿恨之意，修羅門到了他手中，自己同門的鄧雲卿首先脫教，令他這個主者做得十分勉强。

七年來，他是遍發本門的精銳，四處兜截，祇知道他在冀、晋、豫、贛四省徘徊，而他們跟了他，走遍四省，明明是看到他出手辦事，却無法抓到他一衣一角。

三年後，他總算是擺平了門中之事，他自己來了，這個師弟可眞厲害，忽然在前，忽然在後，又跟了二年多，找不着這個眞所在，最後，他悟出師弟根本沒有落脚點，實是露天席地的傳道授徒時，他一則佩服，一則怨忿……終於，他等到了師弟回功之期，也可以說，是逼他不得不有個落脚之地，他傾全力的漫天蓋地的阻截、尋訪，落脚點找到了——白雲洞。

他知道不會束手就縛的，他也清楚師弟近幾年來，收了幾個門下，師弟不輕易收人，他能收下的，勢必有他們的本事。

修羅門下又有個嚴例在，同門比武，祇以一對一，也因此，他帶了六個尊者來，依稀聽說，老人收了五個或者六個門徒，自己手下，個個得修羅大法經垂廿多年，他們最多也不過七年，總可以對付得了。

現在，他必須請師弟回去，這個最好的機會，師弟何嘗不知本身的弱點，他之所以破門出教，無非是怕今日，為自己的掌握。

可惜，自己到了此地，可不知此地，可不知師弟幾時開始煉功還功，自己，一時之間實也難以搶入他所佈的五行生尅陣圖。不過可以發聲擾其心神。

因此，牛頭老人是一日三次，在洞外用秘魔玄音，向洞中發話。

突然，洞中出來了二條黑影，是三個又瘦又小的漢子，不過，一看就知：這三個人的功力不弱！

牛頭老人不由眉頭一皺，七年，就憑這七年的光陰，師弟可以教出這樣的能手，如此，他是不得不稍為用巧，也就是說，他得親自下場，對付……不，是輔助六尊者之二、三人！

「師伯，師門之誼未斷，晚輩等拜見師伯！」

聽聽看，這話中有意，就是因為師門之誼，這才出來拜見師伯，牛頭老人不由微微點頭。

「恩師早有傳言，師伯必然會用秘魔玄音擾其清神，今日，我們不得不出面。」一語未畢，而嗆然有聲，六柄烏金匕首出現，本來的短劍已成為法劍，七年中，鄧老人代他們煉了六柄烏金匕首，各立一個門戶，牛頭老人不由暗喝一聲好，師弟眞的不簡單，單憑這一個門戶，內中包含着多少生尅玄理在，六尊者如果單打獨鬥，眞還不是這三個黑衣人的對手。

既是奉命出來阻止自己的秘魔玄音，也就不必客氣，他是微嗯一聲：「葛、楚兩人隨上！」說罷，六尊者中的兩個各自取出兵刃，一柄囚龍棒，一條騰蛇索，一剛一柔，陰陽交輔的，隨着牛頭老人出了手。

牛頭老人實是個武學宗匠，看來祇是雙手雙掌，而且，烏金匕首最是利於近身搏鬥，不想，囚龍棒被阻於十步之外，騰蛇索更是見鬼，根本無法近得了外圍。如果不是老人左右支援，憑仗其大修羅拘魔十三式，左擋右擋，往來奔跑，葛、楚兩位早已為烏金匕首毀了一個乾淨了。

今日，鐵三元的三才式，眞正發揮得淋漓盡緻，而且，三人是越戰越勇，越戰越强，招式溶滙貫



通，他們根本不是對付葛、楚兩人，須盡全力，實在是對付牛頭老人，不得不傾全力而為之。

老人的出手發招，全是在難以明白的方位抖、拚、拍、彈、指、打、削、劈，而三人，也必需在根本不可能的方位遞招還招。

可憐，此刻牛頭老人簡直是以一敵三。

鐵三元今日算是眞正領會師父的教導，可謂「絕」，全神貫注，全心投入，那一招，那一式不是絕，對，今日，三人明白了，懂得了。

天色已黑，早已說過，此地是山陰地區，太陽不易照射得到，黑得極快，也極長，夜了，牛頭老人是笑聲喝停了，然後，他是沉聲說道：「明日再來。」

「晚輩恭候師伯。」

說走就走，而三人可不再回進山洞了，誰也知道，這位師伯是個精靈之至的人，自己來個引鬼上門，犯不着，師父，還得一個月呢！

「三位前輩。」

這一聲，鐵三元可變了色，什麼？他們趕來了，趕來幹什麼？師父，存心要他們留在外面，即使我們死，或者，讓師伯他們抓了去，也得有一個希望，但是……

「我早就知道，二位小師弟是天性極厚的人，能叫他們不來嗎？」常風山苦笑的說着。

「師父沒事，他老人家安好！」如磬的說話，簡直已帶了些哭聲，顯得他是激動已極。

「你倆趕來作什麼？」

「師父有事……弟子敢畏難不赴嗎？」如玉沉着的回答。

「師父吩咐過你們什麼？不必趕回來，眞的有事，多死無益。」

「師父眞有不幸，我和哥哥能活得了？活着也得羞死，恨死，我們不知道師父已回功！否則，打死我們，也不理和家的事，我們的仇家，前輩，你不是說過了。先父亦有取死之道，雖然，子不言父過，不過，能比師父有難來得重要嗎？」如磬說得平平淡淡，可是，斬釘截鐵……

「好孩子。」

什麼人？鐵三元，耿氏兄妹等五人全是吃了一驚，半晌，如玉冷冷地說道：「哥哥，我們該死啊！引鬼上了門。」

「不！小妹，牛頭師伯早已來過，而且，與我們三個打了一架。」

「眞的！」如玉驚喜的叫。

「我能騙妳嗎？小妹，不許哭啊！嗯！」

「好，哥哥，我和你走一走。」

如磬可眞聽他妹子的話，走了，誰也沒聽他倆在說些什麼？不過，誰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倆的神色是既莊重，又嚴肅，莫非他倆已有什麼決定？

天色漸漸的明亮了。

西宗宗主牛頭老人來了，當然，他們也有了計較，決定，當他們又看到了又多了兩人時，老人難免有了些不滿。不過，一個是年約廿歲的少年，一個則是十四五歲的女孩，即使身手不弱，總不成比鐵三元更厲害。

老人，你錯了，這一對少年男女比鐵三元更兇、更可怕，因為，他倆是打定了拚命的主意，他們要用自己的性命，保護自己的恩師。

這一次，牛頭老人率同葛、楚、鮑、林四尊者合鬥五人，老人簡直是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一出手，就是一個「脫手拘魂」，然後，身隨人進，兩聲驚叫中，楚、葛二人已為兩小的拚命打法怔了眼，疏了神，只見一個前胸中刀，一個是右肩中招，而最奇怪的是，兩小雖然受傷，也毫不在乎的，破圍突入，人已到了兩尊者面前，手一抬一招，兩柄匕首招出，又是一個翻身，竟然助三元回擊牛頭老人。

鐵三元一看如此打法，立即明白兩小是拚了命，孩子，那可如此橫蠻，那可……這般不顧性命，牛頭老人可不是個好相與的，果然，老人一看手下中招，又看出兩小如此的以命相搏，那會由其攻入。

「拘魔十三式」中，「神魔破牢」一招彈出，非但如此，那一招中更附上了自己參練多年的秘魔修羅冷魂七煞勁，兩小根本不理你老人是什麼炁，既然是性命相搏，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兩道人影和身撲到，幾聲驚叫中，兩小已為老人彈出老遠，而一個俏美俊秀的少女已經抱住了如磬急叫道：「爹，你可有這樣的屬下……」

鐵三元也發了狠，錚錚四响，烏金光華閃動中，將葛、楚二人逼開，人已跳到兩小身前，祇見兩小面如金紙，氣息奄奄，再一看，牛頭老人是仰面看天，一手護住肩頭，分明，老人也中了兩小一刀。

三人可明白了，二小是將條命搏得兩刀之利，如此桀傲不馴，視死如歸的人，也會哭了，三個人也豁了出去，他們也想拚命，但是，那個少女，她到底是誰？

「哈哈……哈……」牛頭老人在笑，笑得如此蒼涼落寞，對少女看了一眼道：「我不及妳師叔……哈哈……是我錯了，我錯了，哈哈哈……」大笑聲中，他們下山了。

「爹，你就不救他們……你就置之不理？」

「你師叔會救，他們是死不了。」

「爹……爹……」

叫什麼？牛頭老人不理女兒的哀求，他走了，一生自恃的老人，他想不到會讓兩個小輩傷了他，他，突然，當刀中肩頭時，他已經明白了，逼什麼？爭什麼？逼得急了，人家會拚命，會插中你，今次，兩個小的可以插中你的肩頭，明天，三個大的焉知不能插中你的心臟，孩子爲什麼甘心願爲師弟拚命，他對了，以仁義誠信對人，他取得了成功，而自己，憑武功、憑權威，成功了？至少，師弟的手下是心悅誠服，自己，他也不禁搖了搖頭。

少女是牛頭老人的幼女，司空慧一直在留心，那想到，最後，這個至性至誠的人，爲師父，他甘願一死，司空慧拚命的用眞力維持着如磬的一息不斷，如玉則由鐵三元來料理。

咯血，死命的咯血，鐵三元與司空慧恨不得自己咯，代他洒血，最後，兩人突然醒了，說話也順利了，三元可明白了，迴光返照，三人簡直想自殺。

「三位前輩，師父……沒事！他老人家平安……」

「別說，別再說了，小師弟，你倆爲什麼這麼傻？」常風山哭了。

「我們的命……是……師父救的，否則……早已就死了。」

「你……可認得我？」

「認得，認得，司空慧，唉……吃得……太美……太奢侈了……不好……」

「我以後，再也不會如此的了。」

「師父……不喜歡，我和小妹……所以……逼我們走！不，我們……那會畏……避……」

「誰說我不喜歡你了？」

「師父……」那個哭的，其實，鄧老人何嘗不是眼含痛淚：「如磬、如玉，別多說……閉目垂瞼，强吸一口眞氣，護住心脈。」

老人是一手一個，抵住了如磬、如玉的背心，鐵三元和司空慧也不必指示，分四方位站立。

他們知道師父在用功助兩小打通奇經八脈，鐵三元更清楚，師父是神功初還，這樣的運功救人，而且，一舉救兩個，別說有外人來擾，稍有不愼，就可令師父走火入魔，分守四方，希望無人前來偷襲。

才半個時辰之後，兩小尚未甦醒，寃家出現，强仇來臨，誰？正是那個牛頭老人。

目下別說打，老人祇要略用秘魔玄音，鄧老人算是完了，鐵三元不自覺的跪下來。

「爹，你來趁火打劫，你怕不怕羞？」

牛頭老人毫不理會他們，祇見他是一抬腿，人已奪圍而入，來到了鄧老人身後，一掌抵住了鄧老人的背心，三元是再也不能强忍耐，出手拚命了。

司空慧比較冷靜了，或者，她以爲要吵要打，有的是時間，老人眞的要乘人於危，她反正不想活，不過，萬一，果然被她料中了，老人果然是來援助師弟的，因此，三人的出手爲司空慧阻止，並且，要他們看清。

首先是如磬、如玉慢慢地醒了過來了，不過，看情形，起碼也要調養幾個月。

然後是鄧老人回過神來，耳邊却聽得師兄的說話：「師弟，你服不服我？不服我……」

「哈哈，我收了這幾個好弟子，我能服你？我一個人的時候，尚且要勸阻你，現在，你殺了我又如何？」

「哈哈……」牛頭老人又是一聲長嘯，身形一動，人已飛出老遠，人們都聽得十分清晰的語聲：「你不會服我的，我又何嘗能服你，師弟，咱們再鬥十年。」

十年，鄧雲卿看了弟子一眼，意味深長的說：「除非你們不爭氣，否則，我那會輸了。」

(完)





# 鳳凰劫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反間計控制說客　聽指揮道出內幕

**上文提要：** 鳳峯生在杭州找到魯劍雨住處，竊聽到他與洪小凰的談話，却不能肯定洪小凰對自己之情是眞或是假，鳳峯生用迷香迷昏了洪小凰後抱到自己居停的客棧，不料魯劍雨與林行山等人追來，激戰中他擊斃了林行山，洪小凰醒來亦暗中協助鳳峯生，二人合作迫魯劍雨招出「黑龍」殺手內部詳情，以及首領是誰……

沈弦沉聲道：「本座不會說過，你亦不該問此話！快吃，吃飽便走！」一頓又道：「還有，以後沒有通知，不許再來此客棧！」他又看了洪小凰一眼：「妳雖然在本門掛單，但此事務必守秘。」

魯劍雨連忙解釋：「因爲屬下只一個人，恐路上有意外，故才請蝴蝶姑娘幫助！」

洪小凰含笑道：「副堂主放心，小妹一定會守秘！」

「你離開本城之後，可以休息一陣，相信近期不會有任務給你！」沈弦忽然放下筷子，長身走進寢室，看了鳳峯生幾眼，似自言自語，又似說給跟着進來的洪小凰聽：「少吃一頓死不了！」說畢又在鳳峯生身上廝穴戳了兩記，然後轉身出房。

洪小凰膽大心細，急忙替鳳峯生解穴，然後把放在桌上之長劍拿走，見沈弦在走廊望着她，乃舉舉手中長劍：「小妹取回兵器，人交給您啦，咱們也吃飽了，該功成身退了！魯老大，你吃飽了否？」

魯劍雨亦推桌而起，掛好寶刀道：「多謝款待，屬下任務完成，就此告辭。」

沈弦送他倆出去，忽道：「把馬車帶走！」

「是。」魯劍雨與洪小凰鑽進車廂，便駕車離開，他恐有人跟踪，揮鞭催馬，直趨西城門。出了城門，馬車仍然不停，直駛了五六里，到了一座山村，才折了進去，找了戶農家，寄放了馬車，便更衣易容，然後卸轅，兩人騎一馬，趕向南城門，到了門口方下鞍棄馬，步行進城。

洪小凰道：「咱們分頭進客棧，非必要不可妄動！」

魯劍雨道：「你也得小心，就算不是門主親自出馬，相信來者職位必高，說不定會帶助手！」兩人互相叮囑一番，便分道揚鑣。

洪小凰首先直趨淮風客棧，她心懸鳳峯生之安危，奮不顧身，踰墻而入，裡面居然無人防守，她十分機警地閃進客廳，自破洞躍上承塵。

＊　＊　＊

客廳已沒有人聲甚久，外面沒有動靜，鳳峯生躺在床上不得動彈，表面上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其實內心相當緊張，恨不得對方早點到，因爲等待的時間最是難過。

不知過了多久，他倏地發覺屋頂上傳來一個輕微的響聲，心頭不由一跳，與此同時，他又聽到客廳裡傳來聲音：「堂主，那廝在寢室，待屬下帶路！」

來人原來是位堂主，鳳峯生又驚又喜，更加不敢擅動。俄頃，即見兩位漢子進房，其中一個正是沈

弦，另一位年紀看來比沈弦輕，趾高氣揚，身材高大，面龐俊朗，一身白衣，完全看不出是黑龍殺手集團之頭目。

沈弦恭聲道：「堂主，床上那廝便是鳳峯生，他只被封住痲穴，說話完全沒有困難！」

那中年漢死死地盯了鳳峯生一陣子，然後拉了一張櫈子坐下，慢條斯理地問道：「閣下今日躺在此處，未知有何感覺？」

「這張床做得很牢固，墊子軟硬適中！」

那中年漢先是怔了一怔，繼而大怒，「鳳峯生，你別以爲在下捨不得殺你！」

「鳳某早已說過，我這輩子已殺了不少人，即使今日被人所殺也已有賺。」

中年漢聲音冰冷，教人毛骨悚然。「我有辦法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在下相信閣下有此能耐，可惜在下不能動彈，若你能制服我，才算英雄，來此撿便宜還敢充好漢，眞替黑龍悲哀！」

中年漢霍地長身而起，戟指罵道：「鳳峯生，你眞是不知好歹……」

鳳峯生哈哈笑道：「在下不相信你敢殺死我，因爲你連貴門主之命令都未盡半分努力，便擅自作主，回去之後，不知如何向他交代？」

中年漢也打了個哈哈。「老子大可以殺死你，然後回去之後對門主說你悍然拒絕，既不能爲我們所用，留在世上豈不有害本門之發展！」

「好辦法！好簡單，你以爲沈弦是啞巴？他年紀一大把，難道甘心長期當副堂主？」

中年漢及沈弦臉色均是一變，沈弦澀聲道：「鳳峯生，你休挑撥離間，且沈某一向安份守己……」

他話未說畢，便爲鳳峯生所截，「曹操及王莽幾時說過他有野心？」

中年漢强吸一口氣，壓下胸中怒火，重新坐下，力持鎮定，「鳳峯生，咱們還是先平心靜氣說一說吧！所謂螞蟻尚且貪生，何況你是人？」

「我對閣下姓名職位均不知道，如何能平心靜氣？」

「在下趙俊雄，忝爲黑龍殺手集團之虎堂堂主已凡三載！如今你滿意否？」

「虎堂管轄甚麼，可否明言？」

「管殺手。敝門門主一向愛才，久聞閣下英名，早存收羅之志，惜一直沒有機會，今番能夠面對面傾談，實是一次難得之機會。趙某不喜轉彎抹角，實話實說，門主希望你能加入本門。」

「加入貴門所司何職？若只是當一名普通殺手，又何必自縛手腳？像我這樣自由自在，有何不好？」

趙俊雄冷哼一聲：「敝堂副堂主一職剛好空懸，敝門主破格重用，請你屈就。」

鳳峯生哈哈笑道：「既說破格重用，又要在下屈就，互相矛盾，証明不適宜當虎堂副堂主一職！」

趙俊雄臉色微微一變，問道：「如此你認爲甚麼職位才能合意？」

鳳峯生沉吟道：「請問堂主之上尚有哪幾個職位？」

趙俊雄臉色再一變，澀聲道：「堂主之上是副總堂主，總堂主，副門主及門主，也可以說副堂主在本門職位爲第六級！」

「第六級？哈哈哈，堂主有多少個？同級之副堂主又有幾位？職位甚低，証明貴門主未算重用，嗯，在下還忘記問一件事，不知貴門主高姓大名？」

「待閣下加入本門之後，門主將會親口告訴你！」

鳳峯生急加一句：「閣下不相信在下？」

趙俊雄坦然道：「不錯，因爲你我尚非同袍！而且知道門主身份的人，非副總香主以上者不可！」

稍頓沉聲問道：「在下耐性時間有限，請好自爲之！若非我黑龍朋友，便是敵人！」

鳳峯生冷笑道：「閣下毫無耐性，又如何能當說客？在下對貴門毫無認識，不問清楚，豈可草草加入？在下若加入貴門，希望是心甘情願，而不是在生死威脅之下加入，否則我不肯賣命，於貴門又有何用？」

趙俊雄沒好氣地道：「你要問儘管問，在下能夠作答的，絕對不會拒絕！」

鳳峯生再問：「不知貴門有何宗旨？」

「鳳峯生，你不是跟老子開玩笑吧？咱們有何宗旨你會不知道？當殺手的誰不是爲了賺錢！」

鳳峯生肅容地道：「閣下才是跟我開玩笑！貴門這幾年賺得還會少？貪得無厭總有個道理！相信貴門主如今之財產，十輩子也花不完，他還到處搜羅人才，用意何在？」

趙俊雄怔了一怔，然後道：「金錢誰嫌多？當然如今門主純非爲了賺錢，而是爲了幹一番事業！你說敝門如今之規模，算不算是事業？」

「此點在下承認，」鳳峯生沉吟問道：「身爲虎堂副堂主如何控制及指揮殺手？」



「主要是安排人員，佈置人員去殺人，閣下若加入敝門，當告之詳情！」

鳳峯生沉吟道：「好，在下答應加入貴門，不過有個條件，須答應在下！」

趙俊雄喜道：「請鳳兄告之條件！」

「在下加入貴幫一定要當堂主，而且要當虎堂堂主，非此職位在下不允！」

趙俊雄怒道：「如此置趙某於何地！」

「相信門主對閣下另有安排，不會降職，你不必躭心！」

「哼，你以爲閣下是甚麼人？是一個待決之死囚！是只比死人多一口氣的活屍！」

鳳峯生故意激他，「你未曾請示，又怎知門主不肯？說不定在下在門主心目中之地位，比閣下還重要！否則爲何派你來當說客？意思就是要你退位讓賢！」

趙俊雄知道他故意搗蛋，根本無意加入黑龍，是以再也忍不住，勃然大怒，長身而起，彎腰欲打鳳峯生，不料鳳峯生亦同時發難，右臂倏地閃電般探出，食中兩指猛然戳在其腰上痲穴！

由於他的動作全爲趙俊雄擋住，是故站在門口之沈弦根本看不見，亦不知形勢已經逆轉，耳畔即聞鳳峯生道：「趙堂主，你欲殺我？」

沈弦脫口呼道：「堂主千萬不可魯莽！」他邊說邊衝了進房，鳳峯生稍挺起身來，已封住趙俊雄之啞穴。

沈弦是隻老狐狸，已隱約猜到情況有變，他撲過去，狀似去對付鳳峯生，其實却是伸手去解趙俊雄之痲穴。

鳳峯生虞不及此，直至沈弦之指頭已將戳至趙俊雄之穴道才突然發覺，他一急之下，一掌推出，正中趙俊雄小腹。趙俊雄先中掌，穴道方被解開，身子後仰，穴道仍被沈弦之指頭撞開。

沈弦十分乖巧，左掌落在趙俊雄左肩上，將其推開，右拳乘勢畢直擊出。

鳳峯生伸臂一格，沈弦左拳又橫掃而至，他立即錯步閃開，斜飛而起，右臂輕舒，伸手一撈，抓住藏在樑上之長劍，一折腰，頭下脚上抱劍急刺剛定過神來之趙俊雄。

趙俊雄窩了一肚子火，抽出寶刀正欲撲上，見鳳峯生來勢洶洶，先避其鋒，錯步閃開，寶刀挾風劈下，直取對手後腰。

這一刀之威脅力比鳳峯生那一劍更大，更實在，鳳峯生人在半空，如何閃避。

千鈞一髮之際，突見鳳峯生左臂一抬，已多了一柄飛刀，他以飛刀用力格開趙俊雄之寶刀，雖然免却寶刀加身之厄，但因用力過甚，落地時，失却重心，滾落地上。

他一落地，趙俊雄及沈弦均認爲這是千載難逢之良機，一刀一劍同時出手，向地上之鳳峯生攻去。

鳳峯生最大之好處，便是在任何危險情況下，都能保持冷靜，落地之後，便知危險，立即向床底下滾進去。與此同時，承塵上突然撲下一個蒙面人來，由於位置之關係，手中長劍刺向沈弦之後背。

蒙面人便是埋伏在承塵上伺機出手之洪小凰，這眞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沈弦做夢也想不到居然有人在背後偷襲，待他聞得風聲，長劍已來不及迴擋，前左方爲趙俊雄所擋，右方是床，急切之間，上身向下一彎，一個狗吃屎，撲落地上。

說時遲，那時快，鳳峯生倏地將左手飛刀幾乎貼地射出，沈弦完全沒法閃避，右上臂被射個正着。

這一刀不但傷了沈弦，也大寒敵之膽，趙俊雄居然害怕止前，恐鳳峯生還有什麼秘密武器，而是怔了一怔之後，轉身揮刀砍向洪小凰，口中喝問道：「你是誰？」

沈弦匆匆自地上爬了起來，因洪小凰不但蒙面，而且換了衣服，他亦認不出來，鳳峯生却趁此在床尾鑽了出來，長劍一指，接住趙俊雄的寶刀。

洪小凰噓了一口氣，轉身去鬥沈弦，沈弦武功原來是在其上不在其下，但他右上臂受傷，劍法大受影响，幸好他經驗豐富，方可堪堪鬥個平手。

鳳峯生道：「你們兩個到外面去，別碍手碍脚，趙堂主，咱們大可以憑眞功夫放手一搏，若在下輸給你的，便當你副手，若打敗了你，則你得讓位。」

趙俊雄心高氣傲，又在下屬面前，豈肯認輸？乃道：「你若有本事憑眞本領勝得了趙某的，趙某明天便辭去虎堂堂主之職。」

兩人說話時，以快鬥快，已至換了數十招，不分勝負，沈弦及洪小凰退出去之後，對他倆武功之發揮，有莫大之裨益，慢慢趙俊雄佔了上風，心中暗自忖道：「看來這廝浪得虛名，可惜門主還這般看得起他。」

鳳峯生厲害之處，不在其武功，而是他在危險情況下，能發揮出極大潛力，反敗爲勝。不過，趙俊雄要憑其功夫勝鳳峯生亦力有不逮，何況趙俊雄已先中了一掌。

不過，洪小凰却不如沈弦，五十招過後，便落於下風。沈弦冷冷地道：「妳好像是蝴蝶，嘿嘿，想不到妳居然膽上生毛，與鳳峯生勾

結，你應該知道妳之下場。」

蝴蝶見被揭穿，便索性拉下蒙面巾道：「不錯，姑奶奶愛上鳳峯生，是以今早暗中解開其痳穴，可憐魯老大心裡還在感激我助他逮住鳳峯生。」

沈弦冷笑道：「你不必替他遮瞞，就算他不是你們一夥，今生在『黑龍』也休想會得到重用。」

「哼，莫非你認為自己會受重用？一大把年紀了，還被委以『掌櫃』之身份，你不知道朱貴在梁山泊之地位？哈哈，眞是笑死人。」

沈弦道：「笑得最燦爛的，是最後的勝利者。」他口舌不如洪小凰鋒利，只好在手上用功夫，一番急攻，迫得洪小凰連連後退。

看看洪小凰已由客廳退至走廊，沈弦心頭更定，走廊狹窄，更難以閃避，他恨不得一劍將之刺死，他狂喜之情未減，突聞後背傳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之兵刃破空之聲。

說時遲，那時快，他左臂一抬，頻揮劍擋格，不料走廊太窄，長劍沒能轉到背後，劍尖却刺進牆壁；與此同時，他後背一陣冰涼，冰涼感直透進心窩，猛覺一陣疼痛，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原來魯劍雨一直匿在柱後等候良機，果然皇天不負有心人，一擊即中，他一劍刺斃沈弦，反而呆了一呆，他料不到，竟然自後背透入，刺穿其心房：「可惜，應該留個活口。」

洪小凰道：「還有一個！」她知道魯劍雨聽了沈弦那番話，料他早已彆了一肚子氣，是以出手方這般重，何況沈弦若不死，他倆若露了身份，日後便寸步難行。

兩人走進房內，魯劍雨直趨窗前把守，洪小凰則守在門口，淡淡地道：「堂主何不住手，好好談一談。」

趙俊雄咬牙不答，寶刀在身前佈下刀網，此時他已由主攻改為主守了。鳳峯生也不急，按步就班，魯劍雨道：「外面還有他們的人，不可拖延時間。」

這句話本是要提醒鳳峯生的，但同時亦提醒了趙俊雄！只聽他猛地發出長嘯示警！

如此一來，鳳峯生攻勢立即加強，魯劍雨亦向前去，寶刀在手躍躍欲試，伺機出手，趙俊雄又驚又怒，「魯劍雨，你不怕五馬分屍？」

魯劍雨冷冷地道：「怕！而且怕得要死，是故一定要殺死你！」他寶刀倏地劈出！

這一刀毫無招式、玄妙，但給趙俊雄之威脅力却產生極大之作用。他一聽到風聲，心頭一急，立即蹲下身去，揮刀急斬鳳峯生雙腳。

鳳峯生反應亦快，他不跳高閃避，而是沉劍擋格，同時左手一揚，喝道：「看鏢！」

鳳峯生渾身武器，頭髮也能殺人之傳言，早已名揚江湖，趙俊雄聞聲，不及思索，立即滾落地上！與此同時，魯劍雨之刀已劈至！他大驚之餘抬臂舉刀封擋，胸肋立即露出空門，鳳峯生眼明手快，一腳蹬出！但聞「蓬」地一聲，趙俊雄被踢個正着，受創甚巨，嘴角立即沁出血絲，這一腳把其心神踢亂，四肢動作亦不由自主地慢了一慢。說時遲，那時快，魯劍雨的刀鋒已砍在其肩上，鳳峯生長劍一落，劍尖抵在其喉頭上。

忽然，洪小凰道：「峯生，有腳步聲！」

鳳峯生道：「先把人帶走再說。」魯劍雨伸手封住趙俊雄後腰痳穴，再將之背上肩，鳳峯生則背起沈弦之屍體，推開窗子。「來不及跑了，上屋頂！」

三人帶着一活人一死屍躍上屋頂，但聞下面有人呼道：「掌櫃，掌櫃……咦，怎麼地上有血無人？」

接着有人探頭出窗，往外看了幾眼又縮了回去，鳳峯生看了一下四周，又封了趙俊雄之啞穴，再抱起他，躍過圍牆，落在夾道上，然後又封其雙臂痳穴，讓他能自己走路。

出了夾道，轉入後街，魯劍雨快步走在前面，鳳峯生則改拉趙俊雄之右臂，並肩而行，洪小凰護後，「魯老大，咱們先找個地方歇歇！」

四人穿過幾條街道，來到南都客棧，要了兩間相連之客房，便急急進其中一間房。

洪小凰道：「峯生，咱們不知你之計劃，還是由你來審問他吧！」

鳳峯生解開趙俊雄之啞穴，問道：「不知閣下如今有興趣與咱們合作否？」

趙俊雄色厲內荏地道：「與你合作跟『黑龍』對抗？那是以卵擊石，閣下志氣可嘉，但趙某却不是傻子！」

「不錯，目前與『黑龍』作對，無異以卵擊石，但你若肯與咱們合作，尚有一線生機，若說個不字，便得立即受折磨！」

趙俊雄反問：「你欲憑一己之力，消滅『黑龍』？」他話沒說畢，已先笑了起來。

「不，在下只想揭開『黑龍』及『紅鷹』之神秘面紗而已！」

趙俊雄沉吟不語，魯劍雨忽然道：「兩位可否先到隔壁房處歇一歇？讓魯某來勸他，如何？你們應該相信，在下絕對不敢反叛，否則



命不長久！」他轉身背向着趙俊雄，向鳳峯生及洪小凰連打眼色。

鳳峯生知道他是道上老手，料他另有妙計，是以點頭道：「你若能立功，鳳某絕不會虧待你！」他拉着洪小凰到另一間房去。立即把耳朶貼在牆上，運功偷聽。

魯劍雨道：「堂主，你可知道屬下為何會跟姓鳳的一起？」

「哼，你已背叛了『黑龍』，將來下場必定很慘！你我涇渭分明，還有什麼話好說？」

魯劍雨道：「因為鳳峯生讓屬下服了一種慢性毒藥，隔日便需服食其特製之解藥，否則五內劇痛，令人難以忍受，連大小便都失禁！」

趙俊雄臉色一變，冷冷地道：「你貪生怕死，故甘願受其驅使？」

「非也，他只要求咱們協助他調查『黑龍』之內情，屬下人單勢弱，而且對敝門所知極之有限，但你就不一樣了，咱們可以引他進入本幫總壇，然後一舉將他擒下，屆時不由得他不給解藥，且他在咱們手中，不怕他不聽話。」魯劍雨誠懇地道：「堂主，所謂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嗯，堂主還可因此而立一大功勞！」

趙俊雄生性高傲，面子上放不下！聞着冷笑道：「忍辱求生，還立功勞，荒謬！你沒有更好之理由？」

「屬下跟他這麼多天，從來未聞他提及『紅鷹』兩個字，既然他口口聲聲說要揭開『紅鷹』、『黑龍』之面紗，為何一直只針對本門？是故屬下懷疑他根本是『紅鷹』的人，只是身份秘密，外人不知而已！」魯劍雨鼓起如簧之舌，滔滔不絕地道：「試想想，將此人擒下，不是為本門立一大功？堂主不是也很想了解『紅鷹』之情況麼？」

趙俊雄又再沉吟起來，半晌問道：「你敢說句句屬實？」

「屬下再無騙堂主之理由。」

「你當知道欺騙上司之後果？」

「屬下豈有不知之理？勸告堂主忍辱求生，既為己亦為您。唉，咱們做下人的，立功有什麼用？但若堂主立功，說不定立即晉陞為副總堂主！屬下早聽說本門要多設一位副總堂主，一個管內一個管外，如立此功，此職非堂主莫屬！」

趙俊雄雖然心動，但難以開口，魯劍雨又道：「置之死地而後生，乃上乘之兵法！古往今來，幾許成大業之英雄，不曾忍辱求生？堂主，機會不再，拖延太久，反令姓鳳的產生有戒心，屆時要騙他便有困難了！」

趙俊雄終於答應，忽又厲聲道：「魯劍雨，我且信你一次，若讓我發現你騙我，老子絕對不會放過你！還有，一有情況，便得向本座報告！」

「這個屬下自然會遵守！」魯劍雨向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多謝堂主。」

趙俊雄厲聲問道：「你多謝我甚麼？多謝我救你一命？是不是我答應跟鳳峯生合作，他便會放你？」

「他不是傻子，怎會放屬下回去報告？」魯劍雨故意長嘆一聲：「所謂千古艱難唯一死，堂主比前人更加偉大，要忍受比死還難受的恥辱，怎不教屬下欽佩！」

這一記馬屁拍得極是高明，對正趙俊雄胃口，登時心花怒放，「本座若立功，你有一份，最低限度提拔你當個副總香主！」

「再謝堂主！如此屬下過去請鳳峯生。」魯劍雨尚未出去，鳳峯生已進來了，趙俊雄心頭登時一沉。

鳳峯生冷冷地道：「鳳某耐性有限，你們到底商量得如何？」

魯劍雨忙道：「鳳兄，趙堂主已答應與你合作，不過事成之後，你可得給解藥咱們！」

鳳峯生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與兩位無仇無怨，兩位只要合作，助我揭開『黑龍』之神秘外衣，在下還有甚麼道理害你們？」他忽然長長一嘆：「其實在下早已厭倦了刀頭舔血之生活，此事一了，若能僥倖活下來，便找個荒山野嶺，與蝴蝶過過山民的生活！」

他頓了一頓，目注趙俊雄，又道：「此事非同小可，在下還得聽聽趙堂主，一句話，合作與否，請你親口說！」

趙俊雄深深吸了一口氣，道：「趙某答應與你合作，但只是助你揭開『黑龍』之面紗，其他方面恕不能合作！」

「好！不過，在下如何相信你？你有理由跟我合作麼？先發個誓來！」

趙俊雄以為只須服下慢性毒藥，不想鳳峯生還問得很認眞。當下沉吟一下，道：「螞蟻尚且貪生，趙某尚有一線生機，又怎甘放棄？至於……如果有違反協議，願五雷轟頂而亡！」心中却忖道：打雷下雨天我不出門，還轟到我？

鳳峯生自懷內掏出一粒黑黝黝的小丸子來，道：「為免在下懷疑你，還是請你吃下這顆藥丸，將來也好共事！」

「這是甚麼藥？」

「這是一種慢性毒藥，是苗疆『百毒神仙』送給我的，服下之後，只須隔日服我之解藥便沒事。」鳳峯生道：「此藥有點酸澀，也不知

是甚麼東西製的！快服下！」

最後那三個字說得十分嚴厲，趙俊雄還想再問，但遇到鳳峯生之凌厲目光，鬥志渙散，不由自主將藥丸丟進嘴裡，喉頭一聳動，藥丸已滑下喉裡去了。

鳳峯生拍拍掌，洪小凰已着店小二把酒菜送進來，四個人，居然點了八菜一湯，「來，大家坐下好好吃一頓，祝賀合作愉快！還有，早日脫離苦海！」

趙俊雄舉起箸來，却停在半空，半晌問道：「在下想問一件事，你那種藥，有沒有徹底根治的解藥？」

「沒有！據『百毒神仙』說，其藥性十分複雜，只能以毒攻毒以消其霸氣，天下間沒有一種藥能一次盡解其毒！」

趙俊雄聽後將箸子往桌上一摔，怒道：「你想控制咱們一輩子？」

鳳峯生哈哈笑道：「你擔心甚麼？在下若要殺你，根本用不着這般麻煩！告訴你倆，你們只需要每兩天得服一次解藥，一共服食七七四十九次，毒性便完全解開了！換而言之，在下控制你們最多只是三個月多一點，希望在這期間，能讓在下完成願望！」

魯劍雨拍拍趙俊雄，勸道：「先吃飯吧！」

趙俊雄拾起竹箸又問道：「在下還想知道，你身上之解藥夠不夠咱們兩個人吃！」

「在下身上所帶之解藥，足夠五個中毒的人吃，趙堂主，放心吃飯吧！」

趙俊雄這才開始吃飯，他心情不好，吃得既慢又少，其他三人則狠吞虎嚥。魯劍雨道：「想不到這小店還能燒出這等美味之菜色！」

洪小凰笑道：「那是今早經過惡鬥，現又已末時，肚子餓了，自然覺得好吃！」他們三人邊吃邊說，狀甚融洽，魯劍雨不時在桌下踢趙俊雄的脚，但他却沒法「强顏歡笑」。

好不容易店小二把杯碟收拾乾淨，又泡了一壺好茶。

鳳峯生喝了一杯之後，長長噓了一口氣，道：「人生於世，所求何事？像這種生活多舒適？」

趙俊雄乾咳一聲，問道：「咱們何時起程？」

「下午準備一下，明早便出發！」鳳峯生目注趙俊雄，問道：「你們『黑龍』的巢穴在何處？」

「在雁蕩山裡。」

「你們門主在山裡？他叫甚麼名？」

「咱們一向稱他頭兒，副門主叫馬龍生。我相信本門知道門主之眞姓名者，不會超過五個人，他一向深居簡出，聽說在練習一門絕技，絕技練成之後，便可天下無敵！他第一個目標是先消滅『紅鷹』，第二個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有史以來，最大之幫會！」

鳳峯生邊聽邊吩咐魯劍雨及洪小凰去準備路上應用之一切物品。「趙堂主，依你這樣說，要揭開『黑龍』面紗，就得入虎穴？」趙俊雄點頭稱是。

鳳峯生道：「好，咱們便直搗黃龍！」

剛立秋，天氣熱得教人流出油來。尤其在馬車廂內，更是氣悶。從應天府至浙東南之雁蕩山，路途可不近，鳳峯生又恐露出馬脚，不敢騎馬，四人駕一輛雙轅大馬車代步。

駕轅的是魯劍雨，臉上之易容藥有油質，汗難以揮發，更覺難受，眼看有些樹林，便道：「鳳兄，前面有些樹林，咱們進去歇一歇吧？看這兩匹馬也快晒死了！」

鳳峯生撥開布帘看了幾眼，道：「也好，歇他一個時辰再走吧。」

魯劍雨催馬趕車進林。一入林，車廂內的人立即跳了出來。

洪小凰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此處舒服多了。」

魯劍雨邊卸轅邊道：「你若是我便更加吃不消！」

鳳峯生走過去幫他，餵馬飲食，最後方圍在一起吃午糧。

其實樹林裡沒有半絲風，同樣很熱，不過上面有葉子遮蔭，又比車廂透氣，還是舒服多了，趙俊雄忽然問道：「鳳兄，你跟蝴蝶是眞心相愛的？」

鳳峯生及洪小凰同時道：「當然是眞心相愛！」

趙俊雄哈哈笑道：「鳳兄，你對她之過去了解多少？我看你連她之年紀也不知道。」

鳳峯生也哈哈笑道：「我愛她，只求相知，管她以前的事作甚？更不管她年紀有多大！她也不知我幾歲！」

洪小凰道：「對啦，峯生，小妹眞的不知你今年幾歲，奴今年廿五歲。」

「愚兄比你大兩歲，四娘，你在家裡排行第四麼？」

四娘是洪小凰之小名。「那是在養父家排第四，我父母是誰根本不知道，我懂事之後，養父只說他們都死了。」

趙俊雄沒好氣地道：「兩位若要談情的，大可以再上馬車。」

洪小凰啐了他一口，「趙堂主，奴問你一件事，姑奶奶只是掛單替你們『黑龍』接生意，我不想幹此行了，爲何還要迫我繼續幹？」

趙俊雄笑道：「你跟咱們已來往了兩三年，咱們不知你對本門了



解多少，豈能放你離去？只有兩條路供你選擇，一是死，二是繼續幹下去。若非如此，爲何江湖上無人知『黑龍』之底細？恐怕『紅鷹』也是如此。」

鳳峯生問道：「你如何帶咱們進入『黑龍』總壇？」

「這個很容易，本門門主一直想見見你，只要在下對守衞說，你願意加入本門，當會放你進去，但趙某却不能保証你能否取得秘密！假如如此，你能否將解藥給我？」

鳳峯生道：「只要你盡了最大之努力，在下自會放你一馬，難道要你陪葬不成？在下有什麼辦法能令貴門主告知其眞姓名？」

趙俊雄道：「這與在下沒有關係，而且亦幫不上忙，只能靠你自己了！」

「貴門總堂主及副總堂主叫何姓名？」

趙俊雄道：「總堂主是高建楷，副總堂主是王易。」

鳳峯生道：「聞說此兩人是前輩高手，不知貴門主有否成親？」

「門主只一個人在總壇，他是否有夫人，在下不知道，亦無聽人提過。」趙俊雄笑道：「也許他練的是童子功，還是位處子哩！」

「在下不是跟你開玩笑！」

「趙某此時此刻亦不敢跟你開玩笑。」

洪小凰問道：「你倆別囉嗦了，此處離雁蕩山尚有多少天路程？」

魯劍雨道：「到山下大概還要三天，不過上山要走多久，則只有趙堂主才知道了。」

鳳峯生道：「差不多了，上車走吧。」馬車出了樹林，一路向南駛去，三天之後，果然已抵達雁蕩山下。

趙俊雄道：「走山路，還得一天工夫，方能抵敝門總壇，咱們還得先找些乾糧。」

鳳峯生道：「先找個地方好好吃他一頓再說。」

住進客棧，鳳峯生點了菜之後，突然與洪小凰耳語一陣，洪小凰點點頭，轉身出店，鳳峯生道：「她去辦點事，很快便回來。」

趙俊雄道：「如果去買暗器者，大可不必了，因爲任何人進入總壇，都不得携帶暗器，她要買了也是白買。」

鳳峯生笑而不答，待店小二把菜送上來，洪小凰才匆匆回來，「大哥，辦好了，一切妥當！」

魯劍雨問道：「妳去辦什麼事，怎地這般快？」

洪小凰道：「把解毒藥丸收藏起來，用得了多少工夫？」

趙俊雄登時翻臉，拍桌道：「姓鳳的，你說的話算不算數？把解藥收藏起來，是存心害咱們倆？」

鳳峯生道：「你倆放心，我身上還有十天的量，總之只要你倆誠心合作，在下自會把收藏解毒藥丸之地點告訴你；但假如進了『黑龍』總壇，你們使心計，只好請兩位作陪葬品了，你說如此處理合理否？」

洪小凰加上一句：「若你倆是誠心合作，不是存心引咱們進陷阱的，又何必擔心？」

趙俊雄又驚又怒，又作聲不得，只用眼望着魯劍雨，魯劍雨大聲道：「咱們自然是誠心與兩位合作，來，吃飯吃飯！要死也得做個飽鬼！」他知道玄妙，那所謂「毒藥」不過是鳳峯生以身上之垢泥搓成的，而所謂解藥只是一般之清熱去濕藥丸，何況他本就誠心跟鳳峯生合作，是故態度十分輕鬆，吃得津津有味。趙俊雄不知內情，對他處變不驚之胸懷，還暗暗佩服。

一頓飯吃下來，鳳峯生輕輕拉拉洪小凰之衣袖，道：「我去解個手，稍候咱們便起程。」

趙俊雄見他倆離開，立即低聲問道：「老魯，你到底是不是人？不管人家如何，你全沒有反應。」

魯劍雨嘆息道：「堂主！魯某痴長你十餘歲，什麼事未經歷過？害怕着急，根本不能解決問題。」

「好，依你說該如何解決？難道束手待斃？」

「隨機應變！」魯劍雨道：「除此之外，還有一句話：隨遇而安！」

趙俊雄冷笑一聲：「難怪你幹了這許多年，只能當個副香主。」

魯劍雨乾笑一聲：「屬下處變不驚，其中一個原因是從沒好好享受過人生，長期以來都活在强大之壓力下，就算今天殺了目標賺了錢，但明天又如何？也許明天那宗生意是個燙手山芋，反要死在對方手中，是故生死勝敗對我來說意義已不大，堂主不一樣，長期高高在上，發號司令，一切危險的事有人代辦，當然不想死，你說，這次若能逃過鳳峯生之毒手，下一次誰敢說，我還能活下來？」

趙俊雄不由語塞，沉吟一下方道：「你以爲本座這個堂主是人家送的？我是經過不少血戰才贏來的。」

魯劍雨哈哈一笑。「屬下相信經歷過的血戰要比你多，比你殘酷，爲何混來混去只能當副香主？當然屬下武功不如堂主，但其中還有一點，機遇和際遇不如您，否則最低限度也是個副總香主了；你以爲在下不想往上爬麼？錯了，只是上面無人提拔罷了！」

趙俊雄道：「這等陳年舊賬不要說了，咱們先顧好眼前，除了你

那兩句金石良言之外，還有什麼具體辦法？」

魯劍雨道：「多年來在刀頭舐血生活，教屬下明白一件事：生命是最寶貴的，君子不吃眼前虧，為了活命，那麼反出『黑龍』我也肯。」

趙俊雄張大眼睛望着他：「你不怕本門之戒條及懲治叛徒之手段？」

「怕，是故屬下說要隨機應變。」魯劍雨又長長一嘆：「世事難料，人家不知咱們，咱們又何嘗知別人？今日咱計劃去殺人，也許人家也在計劃消滅咱們，是故此事，對你我來說，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呀！」

「此話怎說？」趙俊雄急問：「你聽到什麼風聲？」

「堂主想想看，鳳峯生不是剛出道的毛頭小子，他吃飽後沒事幹，要了解咱們門主的姓名作甚？說不定他背後有個組織支持他。」

「是『紅鷹』麼？」

「也可能是九大門派，九大門派合力剷掉與他們不同道的勢力，已曾經聯手過兩次，有第三次也不是奇怪的事，你我助了鳳峯生，說不定是種下了福緣哩，做得好者，左右逢迎，可進可退，你說有什麼好擔心的？」

趙俊雄臉色一變，喃喃地道：「九大門派聯手？」

魯劍雨心頭一動，問道：「堂主是九大門派之弟子？只要你對師門沒犯下滔天大罪，將來便可對師長說，你是為了消滅惡勢力，是故才打進對方心臟去，等候時機，屆時誰不讚你一句大英雄。」

趙俊雄精神一振，道：「本座再不肖，也不會做出對師門不住的事來。」他吸了一口氣道：「依你這樣說，還得跟鳳峯生衷誠合作？」

魯劍雨點點頭：「以前至今未聞過，像咱們這種組織能統治武林的，有二十年之歷史，正是一次奇蹟。他倆回來了。」

趙俊雄抬看見鳳峯生及洪小鳳回來，便長身道：「趙某也去解個手。」

他去後，鳳峯生問道：「他跟你有話說？」魯劍雨將剛才之話，扼要地轉述一次。

鳳峯生道：「很好，老魯，承你相信，希望以後咱們能做個好朋友。」

魯劍雨含笑反問：「難道現在還不是？」

鳳峯生和洪小鳳不禁放聲大笑起來。

趙俊雄剛好回來，問道：「你們笑什麼？」

魯劍雨去解手，鳳峯生道：「在下剛才跟魯老大說，希望日後大家仍能做朋友，他反問我難道現在尚不是朋友，他說得對，咱們應該是朋友了。」

趙俊雄反問：「你曾否替『紅鷹』殺過人？」

鳳峯生搖搖頭：「在下喜歡獨來獨往，不管『黑龍』、『紅鷹』的事，若非你們來殺我，今天也不會結識你倆！」稍頓又問：「對啦，你們為何要殺莫傲？」

「你眞的不知道？咱們對付他，只是為了迫你現身。」

「眞的除此之外，別無他因？」

鳳峯生不相信。「那兩個在『香飄白堤』出出入入的漢子，也是你們的人？其中一個被另一個封了死穴，你們知道否？」

「據那廝回來報告，他是怕同伴落在你手中，恐他供出一切，是故採取極端手段，殺掉他！」

鳳峯生哈哈一笑：「他為何不解開其痳穴？而要封其死穴？在時間上幾乎沒有差別！」

趙俊雄臉色一變，澀聲道：「實際情況咱們不知道，是故無從推敲，今聽你這樣一說，方知有問題，不過這兩人的確是咱們派出去的。」

說至此，魯劍雨回來，四人把馬車等寄放在酒家裡，買了乾糧和清水，這才覓路上山。

雁蕩山分南北兩個山組，山雖不是很高，但奇峯懸崖、岩洞特多。上了山之後，鳳峯生想起少年時候往事，唏噓不已。

雁蕩山號稱一百二十峯，他最少爬過六十座山峯，多處岩洞亦留其不少足跡，此山對於他來說，可說熟悉之至，他心頭一動，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忍不住問道：「雁蕩山在下幾乎走遍，幾時有『黑龍』之巢穴？」

趙俊雄含笑道：「鳳兄不必心急，那洞是天然加上人工建成，十分隱蔽，若不知門徑，即使你在門口走過，亦不知裏面另有洞天！」

翻過兩座山峯，太陽經已偏西，紅霞染紅了半邊天，洪小凰歡呼道：「你們看，這天多漂亮。」

鳳峯生吸了一口氣，無限感觸地道：「以前我天天在山上看晚霞！唉，不彈此調久矣！」

趙俊雄道：「今晚咱們趕不到『黑龍』總壇，看來要露宿山頭了！」

鳳峯生道：「不必露宿，在下有個好去處。」當下他在前面帶路。

天色向晚，太陽將下，氣溫驟降，四人迎着山風而行，只覺心曠神怡，忘却塵世煩惱。

再翻過一座山頭，太陽已有一半隱在遠山之後，鳳峯生指着遠處道：「竹林旁有座竹舍，乃以前在



下隨師學藝之所，今夜咱們到那裡渡宿吧！」

當下四個人一行排列，緩緩自山坡上走下去。竹林生在一座淺淺的山谷裡，長得十分茂盛青翠，竹舍就建在竹林之旁，前面有粗陋的石櫈石桌，有一片平坦的開闊地，甚為適宜練武，果是塊寶地。

到得跟前，鳳峯生雙手一擺，定住其他幾個人，獨自一人慢慢上前。見到這熟悉的一草一石，不由勾起他之回憶與思念。

是這塊地撫育了他，他是在這裡成長的！養父在此陪伴與教育了自己十多年，今日正是桃花依舊，人面全非，怎不教他唏噓感慨？

竹舍門窗關着，鳳峯生輕輕推推竹扉，不料竟應手而開，鳳峯生不由一怔，探頭往內望了一望，裡面居然收拾得頗為乾淨整齊。養父已故，自己多年沒回來過，除非「鵲巢鳩佔」，否則還有誰有這份閑情？

鳳峯生幾乎脫口呼叫養父，但終於忍住。回心一想，深覺「鵲巢鳩佔」之可能性最大，當下也懶得跟人計較，隨手掩上竹扉，便轉身欲行。

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竹林裡傳來一個響聲，他心頭一跳，轉身向洪小凰三人打了個手勢，然後自竹舍後面閃進竹林裡。此處靠近「黑龍」總壇，他不得不小心。

竹林並不大，但十分茂盛，地上堆着落葉，脚踩其上，發出沙沙之聲，人畜均難以避免，是以鳳峯生只走了兩步，便匿在竹樹後，向內窺望。

不久，只見一位身材苗條之少女自林內低着頭走出來，她邊走邊整理衣裙，似乎是到林內解手，她低着頭，是以她沒發現鳳峯生，而鳳峯生也看不到其面貌，他倏地自竹林後橫跨一步。

那少女大吃一驚，跳了起來，脫口喝道：「誰？」

她抬起頭來，鳳峯生已看到其面龐，脫口呼道：「怎麼是妳？」原來這名少女竟是鳳峯生之生母鳳翠池之貼身小婢：寧波，難怪他十分詫異。

半晌才低聲問道：「洪夫人呢？她是否也來此？」

寧波眼珠溜轉，吞吞吐吐地道：「夫人她……她不在此……」

鳳峯生如何肯信？沉聲道：「寧波，那晚夫人是如何交代妳們四個的？要盡力協助我！現在我第一次行使這個特權，也只是問你一句話，你便存心隱瞞？」

寧波忙道：「不是小婢隱瞞，而是夫人曾經交代過，必須絕對守秘，即使是莊主親口問，也不能據實回答！少爺，你說小婢該聽夫人的，還是聽你的？」

「好好，且不怪妳，」鳳峯生揮揮手，「你們住在此竹舍內？」他見她搖頭，忙續問：「為何竹舍內，收拾得如此乾淨整齊？」

「小婢與夫人來時，已經如此。」

「沒此道理，誰住在裡面？」

寧波低着頭道：「小婢不敢說……」

鳳峯生再問：「此刻妳要往何處？回竹舍？」寧波點點頭。鳳峯生點點頭，道：「你回去吧，我有幾位朋友同來，先跟他們打個招呼。」他快步走出竹林。洪小凰三人正等得不耐煩，見他出來，都迎上去。

鳳峯生忙道：「諸位請先匿在山坡後，沒有在下之指示，請不要現身，切記。」

趙俊雄問道：「閣下臨陣變卦，到底有何用意？」

洪小凰則問：「峯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不是危險的事，不過是有關我本人的一點私事，須先處理，稍候再告訴諸位，請先忍耐一下！」

魯劍雨雖然亦心生疑惑，但他相信鳳峯生不會陷害朋友，是以一手拉着一個，道：「他有苦衷，咱們又何必迫他？到山坡後去吧！」

鳳峯生心頭一動，恐他離開之後，趙俊雄會以洪小凰之生命威脅自己，遂改變主意，道：「四娘，妳跟我一道，協助愚兄一下！」洪小凰恐他有危險，放心不下，恨不得他有此一言，聞言即走前，挽着鳳峯生手臂，向竹舍後面走去。

魯劍雨輕嘆道：「殺手能找個相知的伴侶，眞令人羨慕！」

趙俊雄問道：「老魯，你看他在搞什麼鬼？不會是趁機撇掉咱們吧？如今咱們倒不如溜掉，看來……」

魯劍雨笑道：「你不要解藥？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聽他的吧！」

趙俊雄這才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尾隨他至山坡後。

洪小凰到了竹舍後面便問：「峯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何這般神秘，欲言又止？」

鳳峯生待離開了竹舍才低聲道：「我生母來了，但她不准其婢洩漏位置，愚兄也覺得蹊蹺，是以準備在附近找一找。」

洪小凰半喜半嗔地道：「啊，原來娘來了，幸虧最後你把我拉來，否則奴一定懷疑你對我是否眞心！」

此時已進了竹林，鳳峯生忙道：「噤聲，請妳莫碰到竹林，以免發出聲音！」

兩人魚貫而進，太陽雖然已下

山，但天仍未全黑，竹林又不很大，兩人走了一匝，竟然甚麼也不見，鳳峯生不由沉吟起來。

洪小凰低聲道：「峯生，娘必定不在林內，附近還有甚麼地方？」

鳳峯生道：「咱們到後山去看看！」兩人自另一端出林，翻上一座小山坡，只見後山又是另一番景象，岩峯一座連着一座，樹木東一堆西一撥的，就像是癩痢頭般。「這幾座山都有山洞，咱們分開找一找！」

洪小凰道：「小妹又沒見過你娘，如何找法？」

「若見到年紀差不多的女人，妳便悄悄來找我！」鳳峯生指指前面的山峯。「妳搜第一座山峯，愚兄搜第二座山峯，一切小心為上，不可張聲！」

兩人翻上第一座岩峯，洪小凰留下來，鳳峯生繼續前進，翻上第二座岩峯。他對此處地形瞭如指掌，直接去幾個疑點，但都找不到痕跡，抬頭一望，正想去第三座岩峯搜索，卻見到洪小凰在下面揮手。鳳峯生大喜，連忙跑下去，「找到了？」

洪小凰低聲道：「奴見有座岩洞，裡面傳出響聲，奴由縫隙處偷窺之，見洞內有一男一女正在……正在雲雨……」

她話未說畢，鳳峯生已不悅地道：「妳招我下山，便是請我去看秘戲？」

洪小凰忙道：「大哥莫怒，那女的看來四十來歲，男的因角度問題，看不清楚……奴覺得年紀有點接近，是以要你去看看！」

鳳峯生沉吟道：「好，妳帶路！」洪小凰引他到一座山洞處，鳳峯生剛越過她，又退了下來，心中擔心，若萬一在雲雨中之女人是自己娘親，這一看豈不大大不敬？當下低聲道：「妳再上前看看，他倆雲收雨散了否！」

洪小凰看了幾眼，招手要鳳峯生過去，鳳峯生湊眼由石隙處望進去，洞內點着一堆篝火，火雖不旺，但光線已足夠，男的背着洞口，看不到面龐，那女的面向洞口！雲鬢散亂，看得清楚，可不正是親生母風翠池！

而自其背後觀之，那男人看來瘦削，絕對不是白雲莊主洪世英！假如洪小凰沒有看錯者，則娘親之為人……鳳峯生實在不敢再想下去。假如風翠池不守婦道，他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她的兒子！

想至恨處，忘了控制呼吸，猛聽洞內傳來一聲暴喝：「誰！」鳳峯生急退，他實不願在這種情況下與母親相見，是以招呼洪小凰退開。

說時遲，那時快！那塊塞住洞口的石頭突然飛了出來，兩人急忙閃避！緊接着裡面倏的飛出一條人影來，凌空一個轉折，已落在鳳峯生身前。

此刻鳳峯生方看清楚其人之形狀，身材頎長，黑布蒙面，沒等他開腔，雙掌已向自己打來。

鳳峯生明知此人武功厲害，但對母親之姦夫，自有一股恨意，不顧後果，不退一步，與對方對打！那斯輕咳一聲，手上加了兩分內力，攻勢更猛。

再過幾招，鳳峯生已經感到不支，連連後退，洪小凰見愛郎不敵，便抽刀上前助戰。那斯冷笑一聲：「一齊來吧，省得老子浪費時間！」

三人鬥作一團，三十多招之後，鳳峯生見對方仍不能取勝，稍退一步，抽出長劍來，接下對方大多數之攻勢，以便讓洪小凰進攻。

鳳峯生亮出長劍之後，起初還能稍佔優勢，但不過三十多招，又讓對方取回上風，始又陷於苦戰。

如此又過了二十多招，忽然那斯喝道：「誰是令師？」

鳳峯生冷笑道：「他是世外高人，你不配問！」

「放屁！你跟馮靖有甚麼關係？」

鳳峯生一怔，反問：「你又怎會認識馮靖，你是他甚麼人？」

那斯厲聲道：「你再不說真話，老子可不客氣了！」他手上運上九成真力，威力大增，每出一招，卻把地上之沙石刮了上來，刀劍碰到他之掌風，都被震開幾寸。

鳳峯生道：「四娘，妳快跑，別管我！」

洪小凰道：「你說甚麼笑話？咱們生不能同日，死要同時，正是你我所願，我豈能偷生！」

那斯冷笑道：「好一對痴情男女，老子便遂你們之願吧！」

他正想痛下殺手，忽然有人叫道：「住手！」

鳳峯生聞聲怔了一怔，那斯卻立刻退後，轉頭道：「為何要住手？」

原來開腔的正是風翠池，她本不想現身，不管如何一個女人跟丈夫以外的男人親熱，總不是件光采的事，可是洞外的話音不時傳進洞內，她忍不住親身出洞觀看，由於距離較遠，天色又暗，看了一陣肯定那年輕人竟是自己的兒子。

風翠池十分為難，剛才與人雲雨之情景，若讓兒子看到，多難為情！但此時兒子形勢危險，她又不得不開腔阻止！

只聽她囁嚅地道：「你既然知道他劍法似淸江，便該猜到其身份，為何還要下殺手？」

（未完・八）



**上文提要：**刀公子南英的如夫人柳柔柔，被一冒名頂替她表兄宮大元的人誘騙私奔，遇上陰山五狠截鬥，另有一老人自稱是七惡八邪中人，卻將柳柔柔兒子抱走。南英追至，先將五狠殺光，又用刀揭去假宮大元第二層面具，經過追問，問不出他的幕後人是誰，南英只好將他殺掉，急去追踪抱走兒子的那老人下落……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 五彩傳奇

殺人滅口隱家醜　追尋愛兒過大江

車後面站着一位婷婷玉立的女子，高高的髮髻，大大的耳環，粉紅的綢裙，露出一張俏得不能再俏的臉蛋兒，她那兩隻細皮白嫩的手相互握在身前，正含笑的看着吃驚的柳柔柔。

柳柔柔又問道：「你是誰？」

「別問我是誰，對於你的死而未死，我得先為你祝賀！」

「你這是什麼意思？」

車下的女子一笑，道：「南大俠的夫人私奔，想不到南大俠硬是嚥下這口氣，難道你還不夠幸運？」

柳柔柔怔怔的道：「你究竟是誰？」

吃吃一聲笑，女子以袖掩口，道：「我是個不比你稍差分毫的女人，柳柔柔，你眞的想知道我是誰？」

柳柔柔道：「你快說，你到底是誰？」

那女子似笑非笑的道：「我是未來的南夫人，南英的未來夫人，哈……」

柳柔柔驚怒的道：「你胡說什麼？你……」

「我不是胡說，因為你馬上就要死了，一個死人會同我搶奪一個丈夫？」

柳柔柔這才發覺事態嚴重，這女子果然來者不善。

暗中握緊尖刀，柳柔柔忽然拔身而自車前面躍下地，但就在她剛剛腳落地，面前已站着那俏女子。

「嗯，你果然夠迷人，連我是女人也覺得你是個世上少有的尤物。」

「你為什麼不敢說出你的來路？」

「柳柔柔，你果然見少識淺，如果是南大俠，只看了我剛才的身法，便能猜出我的身份，而你……哈哈……」

柳柔柔眨着一雙迷人的大眼睛，道：「我不認識你，當然也與你無仇，你為什麼要我死？」

俏女子牽動嘴角，道：「你不認識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該投入南英的懷抱！」

柳柔柔「唔」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柳柔柔指着慘死地上的白臉大漢，道：「這人是你們派來的，是嗎？你們摸清了我的身世，找出了我的弱點，讓這人改扮我的宮表哥模樣，把我騙離南英身邊，因為你們探出我自小與宮表哥海誓山盟，而令此人暗中蠱惑我，目的就是要我離開南英，是嗎？」

冷沉的哼了一聲，俏女子撇撇嘴，道：「可惜他的任務成功一半，他即使不被南英所殺，他也活

不成了！」

柳柔柔心中打着主意，她必須拖延時間，只要把南英拖回來，什麼樣的謎團也揭開了。

然而，俏女子心機深沉，她立刻看出柳柔柔的目的來了。

吃吃一聲笑，俏女子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柳柔柔，像你這種女人，男人也許對你下不了手，但我却不然，我是女人，更何況我的目的是搶奪南英！」

柳柔柔道：「你眞的以為你能殺得了我嗎？」

「十成把握。」

「既然你有絕對把握，為何不敢說出你的來歷？你還怕什麼？」

俏女人吃吃一聲笑，她瓠犀微露的道：「好，那麼為了要你死得瞑目，我便告訴你我是何人。」

柳柔柔屏息着仔細聽，她一句話也不說的直視對方！

那俏女子忽然臉上籠罩一層寒霜，道：「翩翩花間舞春風，江湖人稱七羅刹。」

柳柔柔吃驚的接道：「蝴蝶門下七金釵！」

仰天一聲尖笑，俏女子道：「柳柔柔，你應該死得瞑目了吧！」

柳柔柔道：「我曾聽南英說過，蝴蝶門下七金釵武功獨樹一格，七姐妹個個都是難纏人物，可是我……」

俏女子臉色一沉，道：「不要再說了，你已知道我是何人，那更沒有活命的機會了。」

柳柔柔側頭仰面遙望向遠方山峯，就是不見南英的影子，心中不由急躁起來。

俏女子已冷冷道：「南英此刻只怕尚未找到他要找的人，他是不會此刻回來的，你死心吧！」

柳柔柔道：「百花谷蝴蝶門下，你是那一人？」

俏女子雙眉一緊，道：「既是得寸進尺，又在拖延時間，柳柔柔，你死吧！」

她「吧」字出口，突然旋身而上，明明她是自柳柔柔的左面攻擊，但當她接近時，人已到了柳柔柔的右面。

柳柔柔尖刀斜劈，身子半側，但她剛剛揮出一刀，但覺右腕一痛，驚恐的「哎呀」一聲，一點寒星已到了面前——那是一片花瓣，快不可言的切過她的脖子。

柳柔柔一個暴旋身沒站穩，她緩緩的斜跌下去，這時候她才看清楚兩點寒星並非眞的花瓣，而是打造得同玫瑰花瓣十分相似的暗器。

斷斷續續的，柳柔柔眨着十分痛苦的眼神，道：「我死了，但……我……相信……南英他……他……會為……我報仇……」

俏女子冷笑一聲，道：「你錯了，他不會為一個不貞節的妻子去報仇，也許，他會為兒子拚命。」

俏女子一把抓起柳柔柔的尖刀，先取回兩片「玫瑰花瓣」，尖刀一揮，從柳柔柔的脖子傷口處重重切過去。

「啊……」

＊　＊　＊

柳柔柔沉悶的一聲尖叫，她終於死了！

俏女子更把尖刀塞入柳柔柔的手中，做出自殺的模樣，她又在附近看了一陣，覺得自己的安排十分滿意之後，一聲得意的笑，騰身而躍入一片密林之中。

一陣山風，刮來無數落葉滾滾，悲慘的大地，宛如充滿了忿怒的吼聲，一具美艷的胴體，便在這淒風蕭瑟裡橫臥在篷車邊，鮮血正順着尖刀的刀身往地上流，一溜溜的流着……

半個時辰之後，「刀公子」南英悵然而回到篷車前面，他怔住了。

猛的一聲淒叫：「柔柔！」南英撲前抱住柳柔柔，雙目未見流淚，但却充滿了烱烱血光。

柳柔柔這是自殺？她有着活下去的願望，剛才業已表現得無遺，她的兒子，還有女兒，尤其是女兒，正要她細心的去撫養，但她却自戕於此，為什麼？

南英冷冷的仔細檢視着柳柔柔的傷口處，但他什麼也看不出來。

雙臂托起柳柔柔的屍體，南英正自要登上篷車，忽然遠處一輛馬車馳來，車篷白淨繡花，車帘上也繡了一雙蝴蝶，駕車的是個女子。

「吁！」女子把篷車停下來，立刻便聞得車內傳來一聲細柔聲音道：「小玉，為什麼停車？」

趕車的女子立刻應道：「七小姐，路不通了。」

「哦！」車內女子道：「怎麼會不通了？」

趕車的小玉看着前面篷車，道：「有輛馬車停在前面，這附近還死了不少人。」

她話聲甫落，車帘被撩起來，從車內伸出個頭戴珠花美艷絕倫的女子，她美目環視，立刻把目光集中在「刀公子」南英的身上。

「刀公子」南英正要把柳柔柔的屍體放進車內，這時候他什麼也不放在心上了，對於女子的凝視，他連正眼也不看一眼。

南英已跳上馬車，忽聞那女子驚呼道：「怎麼死了這麼多人，全是你殺的？」

南英不開口，他在拉馬韁。

「喂，你是聾子呀，我們七小姐在問你話了！」

車帘後，那女子立刻叱道：「不許無理！」

這位七小姐邊說着，便掀起車帘躍下地，她款擺柳腰來到南英的篷車一側，眨着一雙美眸，道：「朋友，陰山五匹狠是你殺的？」

車轅上，南英不側頭，只淡淡的道：「你也認識陰山五匹狠？」

七小姐美眸四下看一眼，道：「江湖惡人，誰人不知，我曾見過他們。」

「刀公子」南英突然指着附近一具屍體——一具齊中被劈成兩半的屍體，目露精芒的道：「那麼這一個你可也認識？」

七小姐走過去仔細看——十分認眞的看着。

南英也逼視着七小姐，冷冷的等她的回答。

七小姐緩緩的搖搖頭道：「我不認識，不曾見過。」

「刀公子」南英雙手抖動韁繩，正要把篷車移向路邊，七小姐突然橫身攔住，道：「朋友，你還未曾回答我的話呀。」

南英道：「我為什麼要回答你的話？」

七小姐淡淡的道：「因為你曾問我的話，我已據實作答，所以……」

南英道：「所以我也應該回答你的話？」

「不錯！」

南英淡淡的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他們是我殺的！」

七小姐眨動美眸，道：「能一舉殺死陰山五狠的人，江湖上並不多，難道你是……」

南英雙目一厲，沉聲道：「你可以讓開了。」

七小姐一笑，道：「孤傲於事無補，朋友，你心中一定有難言之隱吧？」

南英面無表情的道：「我的事用不到別人插手。」

七小姐道：「說出來也許我可以幫你……」她頓了一下，又道：「你可知道吧，我是不輕易幫人的。」

南英冷冷的道：「百花谷蝴蝶門下的人大都是孤芳自賞，傲氣凌人。」

七小姐道：「你知道我是百花谷蝴蝶門？」

南英道：「蝴蝶門下七金釵，個個貌美似天仙，武功更是獨特，套句你剛才的一句話，江湖中鮮有人不知的。」

七小姐一聲俏笑，道：「你猜對了，我正是蝴蝶門下七金釵之一，你大概就是『刀公子』南大俠了？」

南英臉色凝重，他原是不想被人認出來的，想不到還是被人撞破，而且又是百花谷蝴蝶門的人。

七小姐見南英不語，立刻又道：「車上面的人可是南夫人吧？她受了傷？還是……」

「死了！」南英木然的道：「我連自己的女人也保護不了，說出來十分慚愧！」

七小姐道：「她是怎麼死的？」

她重重的語氣，又道：「江湖傳言，南夫人艷冠當今，色絕武林，貌若天仙，不料天下還有如此狠心的人動手殺她。」她環視着地上死的六具屍體，又道：「這些人死有餘辜！」

「刀公子」南英却又平靜的道：「七小姐，妳請讓路，我還有急事待辦！」

七小姐道：「既然有急事待辦，帶着屍體總是不太方便吧！」

南英回頭看了柳柔柔一眼。

七小姐又道：「再說，若是被人發現南夫人已死，這對南大俠的名譽也不太好……」

南英道：「至少你已經知道，我還在乎什麼？」

七小姐道：「放心，我是不會對人說的，南大俠如果願意，我願幫你在此把南夫人擇地掩埋起來。」

就在南英一陣猶豫中，七小姐已對車上的女子道：「小玉，取鋤來！」

車上的女子立刻拖出一把鋤頭跳下車。

南英雙目一厲，道：「你們還帶有鋤，難道……」

七小姐嘻嘻一笑，道：「別忘了，我們是百花谷來的，我們隨時都要用鋤，只要遇上珍奇異卉，便立刻移回百花谷去……」

於是，小玉便在附近挖了個土坑，南英把柳柔柔的屍體層層用衣衫包緊埋下去。

便在這時候，七小姐對南英道：「聞得南大俠已有一兒一女，不知他們今在何處？」

南英道：「兒子被人抱走不知下落，女兒……唉……」

七小姐道：「南大俠，我是幫人幫到底，送佛送到西，不如你先把你女兒交給我替你養着，你也好定下心去找你的兒子，你看如何？」

一聲苦笑，南英道：「不必了，我已有了安排。」

七小姐道：「依我看，你同你的女兒隨我回百花谷，我們立刻派人替你找你的兒子，如何？」

南英心中不由一怔，但他還是搖搖頭，道：「七小姐，你的善意令我感動，不過我還是不能接受你的好意。」

「為什麼？」

南英道：「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七小姐，我要先走一步了。」

南英說走就走，騰身而起，轉眼消失在荒涼的大山叢林中不見。

七小姐臉色一變，自言自語道：「馬車也不要了，他甚至連在柳柔柔的墳前施個禮說句話也沒有。」

一邊，小玉姑娘道：「他心中一定恨透了柳柔柔，我看得出來。」

七小姐道：「憑刀公子在武林中地位，他當然會恨透柳柔柔，只可惜如今南英在氣頭上，一時間我還是沒有辦法把他據爲己有。」

小玉笑笑道：「若要叫南英拜倒在七小姐裙下，婢子倒有個主意。」

七小姐眼睛一亮，道：「快說。」

小玉道：「我們不回百花谷，就在這浩翰的江湖上幫他尋找他的兒子，一旦替他找到，那時候還怕他不會自動上門來？」

七小姐重重的點點頭，道：「嗯，你這主意也還不錯，小玉，我們走。」

＊　＊　＊

黃土街道，零亂的掛着幾個布招，行人不多，却都走向一家店舖——那是這條小街上唯一的酒館。

酒館沒有名字，但却有塊半新不舊的藍布，中央有個紅嘟嘟的大圓圈，圈中間寫着個「酒」字，是白漆寫的，那表示一個白臉的人喝酒之後便會成了紅臉——藍布三尺見方，上下兩端用竹竿撐着，就掛在門口簷下，風兒吹來，它還會晃裡晃蕩幾下子。

酒館裡零落的坐了十幾人，兩個酒保忙着招呼客人，便在這時候，忽從門外走進一個青年，令人驚異的是這人手上抱着個三個月大的嬰兒，引起不少人的好奇。

這人身穿紫衫，面無表情的走到一張桌前坐下來，小心翼翼的雙手托抱着嬰兒。

有個酒保走過來，笑道：「客官，你是……」

劍眉一揚，那人看了酒保一眼，道：「鎭上可能找到奶孩子的婦人？」

酒保苦笑，道：「沒聽那家女人生孩子，客官，我叫灶上替孩子弄碗米湯來，你看可好？」

青年人點點頭，道：「再給我半斤酒，隨便來些小菜我下酒。」

「就來，就來！」酒保臨走還看看那嬰兒，笑着又道：「娃兒長得眞好看……」

正午還不到吧，街頭上忽然出現一輛馬車，跟在車後面的還有五個彪形大漢。

大車在酒館前面停下來，便見屋內奔出一個漢子迎上前去，道：「總鏢頭，這段路沒情況，我已在這家酒館訂了一桌酒席，就等你們趕來了。」

馬上躍下一個中年紅臉大漢，他重重的點點頭，道：「很好，你如果吃好了，就立刻上路，今夜我們宿柳州！」

那漢子聞言，便立刻上馬往南馳去。

紅臉大漢走近大車，低聲道：「方爺，打個尖，我們讓馬兒歇歇腿再上路。」

車帘掀起，只見車內走下三個人來，兩老一小，老的年近六旬，小的是個娃兒，頂多不過十來歲。

這些人擁進酒館內，兩個伙計已拉開一張大圓桌，立刻便把酒菜擺起來。

紅臉大漢先是在酒館內看了一遍，便坐在老者身邊。

八個人吃着東西，忽聞得其中一人道：「想不到傳言竟是眞，陰山五狠果然死了。」

紅臉大漢看了那人一眼，道：「趙虎，無風不起浪，陰山五狠在黑風口斷魂，想來他們一定遇上武林中絕頂高手，否則憑他五人，我實在想不出他們會死得那麼慘！」

姓趙的喝乾杯中酒，道：「放眼江湖，除了傳言中的七惡八邪之外，大概也只有百花谷中那七個厲害丫頭才幹得出來。」

紅臉大漢道：「如果他們遇上的是『刀公子』南英，他五人也是死。」

姓趙的冷冷道：「姓南的刀法再犀利，他終究還是一個人，總鏢頭，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他能一人對付五人，哼，我不信！」

那面傳來酒保的笑聲，道：「客官，娃兒的米湯來了，我還在湯裡加了點糖，你餵他吧！」

「謝謝！」

紫衫青年接過那碗米湯，十分認眞小心的吹着，他拾起小匙慢慢的餵起那嬰兒——一口口，十分有耐心的餵。

忽聽紅臉大漢道：「過了柳州，我們只擔心一個地方，只要能安然渡過七里蕩，方大人就平安了。」

六旬老者舉起杯來，道：「一路上承蒙各位保護，來，我敬各位一杯！」

他對一邊的紅臉大漢又道：「鐵總鏢頭，乾！」

姓鐵的一飲而盡，便又聞得這位方大人嘆口氣，道：「想我方百年爲官三十年，臨老返鄉還要找人保鏢護送，這……這像話嗎？」

姓鐵的重重道：「方大人爲官是好官，三十年爲官清廉公正，在任上難免會得罪惡人，不過方大人盡可放寬心，我鐵冠雄豁上老命也



要平安的把大人送回鄉！」

方百年舉杯，道：「仰仗各位大力了！」

姓趙的道：「聽說七里蕩是七惡中的『大頭鬼』包藍地盤，這人武功十分厲害，總鏢頭，我們要盡早作一妥善對策。」

另一黑漢道：「七里蕩那地方我最清楚，江湖上傳言，『要過七里蕩，先把魂靈兒藏藏。』就是怕把人的魂嚇飛嚇跑！」

姓鐵的道：「一切小心，自不會有太大差錯。」

忽然一聲嬰兒大哭傳來，酒館內的人齊把眼光移向紫衫漢子，有幾個正在搖頭不已。

便在這時候，有位老太太站起身來走過去，他看了青年人懷中嬰兒一眼，道：「這娃兒哭聲洪亮，長得也十分可愛，年輕人，這孩子的娘呢？」

青年人緩緩的搖搖頭，忙着又把米湯餵着。

總鏢頭鐵冠雄已站起身來，道：「付帳，我們可以上路了。」

姓趙的回頭看了青年人一眼，沉聲道：「老婆一定是跟漢子跑了，要不然……」

「啪……」

一連七個嘴巴，姓趙的眼睛也花了，他實在沒看清楚誰打的。

清脆的聲音引來鐵冠雄等人的回頭看，但那青年人仍然在餵着嬰兒吃米湯！

「誰，是誰打我？出來！」

「趙虎！」總鏢頭鐵冠雄在吼叫。

姓趙的摸着已腫的臉正要開口罵，鐵冠雄已拉着他叱道：「走吧，你的話也太多了。」

趙虎被拉到門口，他還回頭看，臉上露出莫名其妙的模樣。

酒館裡坐了那麼多人，誰也沒發覺趙虎挨嘴巴，當然他們更沒有看到誰出的手。

紫衫青年仍然低頭在餵嬰兒吃米湯，他看來是那麼的專心，就好像這家酒館只有他同那嬰孩二人似的。

酒館外面傳來車輪聲，緊接着便是一陣馬蹄亂響！

青年人抱起嬰孩，極爲小心的兜在胸前，抛下一塊碎銀子便匆匆走出酒館。

那嬰兒不哭了，就在紫衫青年人的閃晃下沉沉的睡了，看來他是那麼的安詳與自然，彷彿他是來到一個祥和的，和平的世界，而非是濁濁的草莽江湖。

紫衫青年人走出小鎭往南行，五里不到，忽見前面一棵老幹樹下面停着一輛篷車，他根本不去看，逕自從車邊走過去！

「喂！你這人怎麼連招呼都不打呀！」趕車的是個姑娘——正是小玉。

紫衫青年頭未回，却冷冷的道：「以後不要爲我去隨便打人！」

篷車內當然坐着百花谷蝴蝶門下的七小姐。

「站住！」七小姐的聲音是冷漠的，但冷漠中又透出幾分關懷。

紫衫青年——不錯，正是「刀公子」南英。

南英已走出五丈遠，聞言緩緩轉過身來，道：「何事？」

車帘掀起，七小姐翩翩躍出車來，她邊走邊伸出雪般白的手攏着秀髮，道：「這幾天見你到處奔波，眞替你難過。」

南英道：「那是我的事！」

七小姐站在南英面前，伸手摸摸嬰兒的面龐，笑笑，道：「好可愛，睡了！」

南英臉無表情的道：「這幾天你爲何一直跟着我？」

七小姐道：「我不放心你一個大男人抱着個三月大的嬰兒到處亂跑，」她頓了一下，又道：「我更看不慣你被別人嘲罵。」

南英道：「所以你在酒館內施展你們百花谷的『蝴蝶穿花』絕世輕功打了那個姓趙的莽漢？」

七小姐點着頭，道：「你都看清楚了？」

冷冷的，南英道：「別人看不見，却瞞不住我這雙眼睛，請你以後不要再替我操心，好嗎？」

七小姐淡淡一笑，道：「就算我一廂情願吧，南大俠，你把孩子交給我，你再去辦事也方便得多，你盡放寬心，我一定會把孩子養得白白胖胖的……」

南英搖着頭，道：「不，孩子的娘雖然死了，我就該父兼母職，我要他們兄妹團圓，至於七小姐的善意，南某心領了。」

七小姐道：「莽莽江湖，你到那兒去叫他們兄妹團圓？依我想……」

南英突然沉聲道：「我的行爲便是我的心願，請你不要打擾我，好嗎？」

七小姐嘆口氣，道：「南大俠，我是眞的想替你做些事，如果你想得通，何不把孩子由我抱在車上，也比你兜在懷中好得多呀！」

南英道：「如果孩子須要車，我自會找一輛，七小姐，你請吧！」

他話聲甫落，雙肩一聳，拔身而起，斜刺裡便往大山中躍去。

七小姐臉露冷笑，自言自語道：「鐵石心腸，我也決心把你融化，咱們走着瞧！」

車轅上的小玉姑娘已叫道：「七小姐，姓南的改走荒山，我們怎麼辦？」

不料七小姐一甩秀髮，道：「把車趕回百花谷，我不坐車了。」

小玉急忙又問：「七小姐，你呢？」

七小姐遙望向遠去的南英，道：「回去告訴我娘，就說我暫時不回去了。」

七小姐忽然拔身而起，刹時消失在荒山叢林裡。

* * *

暮靄蒼茫中，東方新月已升，山陰道上枯葉荒草漫天飛舞，更增添不少蕭索之意！

五匹健馬伴隨着一輛大車，便在這時候到了七里蕩。

一條四四方方的大渡船正停靠在渡口，河對岸的斜坡上聚集了五十幾戶人家，便也形成了一條條小小街道。

此刻，二十多丈寬的河對岸，有幾處已點起了灯火，幾個人影在對岸移動着。

大車剛剛在岸邊攏住，便看到那大方船上六個大漢迎上來，其中一人高聲道：「緊繩索，插篙頂住了。」

立刻就是四支竹篙往水中頂去，大船緊貼在岸邊，已有個大漢把兩塊原木跳板搭上岸。

「客官，上船了。」

趕大車的小心把大車駛上船，緊接着便見五匹健馬也由人拉上船，有個矮個子取下一瓜皮小帽，笑嘻嘻的對大車上道：「一共是一兩二錢銀子，請先付渡船費！」

這些人，不錯，正是洛城四方鏢局的人，那紅臉大漢──「金刀」鐵冠雄聞得那矮漢的話以後，坦然一笑，便自懷中摸出二兩銀子拋入瓜皮帽中，道：「多下的估酒吃，不用找了。」

矮漢咧嘴一笑，高聲道：「八錢銀子賞給兄弟們喝酒，謝了！」

另外幾個撐船的立刻也大聲回應：「謝了！」

渡船立刻離了岸，掌舵的是個五旬老者，一身古銅色皮膚，五支竹篙頂着船，他老兄已高聲唱起來：「初一喲撐船哪到十五，爲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呀！十五喲撐船哪到三十，爲的是方便那過往的客商呀！」

老者唱一句，五個翹屁股頂船的大漢便立刻接着唱，歌聲低沉，但却十分雄壯，刹時便見渡船離了岸。

那渡船一逕離岸，轉眼便是五七丈遠，忽然間一團影子飛過來，只見一人已落在船的左面一角。

立刻便引得鐵冠雄幾人吃一驚，却是個女子。

掌舵的眨着眼睛呆若木雞。

只見收銀子的矮子拋下竹篙走過來，他笑嘻嘻的對那女子道：「過河銀子一錢整。」

女子拋出一塊碎銀，道：「只多不少！」

此刻，船已到了河中央，便在這時候，從船邊水下面，突然冒出個人頭來，抖着一頭河水飛濺，他已咧嘴嘿嘿笑道：「你們才來呀！我在此等你們很久了。」

「金刀」鐵冠雄擰身到了船邊，沉聲道：「閣下何人？你等我們做什麼？」

忽見那人冷冷道：「你是什麼玩意兒，也配問老子的名號！」

「忽」的一聲躍上大船，這個人頂多只有四尺半，却長了一顆巴斗大的溜圓腦袋。

不見用力，這人便抖落一身水漬，翻着一對大眼珠子，上下左右的看了鐵冠雄一眼，道：「原來是保鏢的人物，失敬！失敬！」

「金刀」鐵冠雄大手一揮，四個鏢師分四個方向護緊大車，趙虎已低聲道：「八成是『大頭鬼』包……」

他聲音雖低，但來人已聽見，立刻接道：「包藍，嘿嘿嘿……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你們若識相，就一齊給我站一邊去！」

鐵冠雄冷笑道：「姓包的，你打算劫鏢？」

包藍哈哈笑道：「你擋得住嗎？」

渡船自包藍躍上來，便不再撐了，渡船順流而下，幾個撐船的擠在船老大身邊不敢動。

鐵冠雄冷沉的道：「江湖七惡，個個武功高絕，但鐵某爲了四方鏢局的金字招牌，少不得在此領教了！」

「哦呸！」包藍臉色一緊，道：「狗屁金字招牌，在包大爺眼中，你們的招牌如同泥糊紙紮一般。」

他此言一出，四個鏢師無不咬牙切齒，忿忿然就要撲上來拚命。

鐵冠雄一聲笑，道：「別說是我們不會輕易放手，即使你能得到手，怕你也失望了！」

包藍看了大車一眼，道：「這話怎麼說？」

鐵冠雄道：「鐵某這次保的是太平鏢，大車上除了方大人的一家三口之外，銀子少得可憐，實不瞞你說，這次鐵某也是一半看方大人是個清官，便收的保鏢銀子也減半，你老兄想在方大人身上撈一票，哈哈，怕是要大失所望了。」

不料包藍伸手搔着稀疏的鬍子，大笑起來。

鐵冠雄一怔，道：「你笑什麼？」

包藍忽的收住笑，道：「總鏢頭呀，你以爲包大爺缺錢花用？嘿嘿……」

鐵冠雄一怔，道：「難道你不



是爲銀子？」

包藍突然指向大車，道：「不錯，老子就是爲了這姓方的而來，叫他出來吧！」

鐵冠雄吃一驚，道：「你要找方大爺麻煩？」

「不是找他麻煩，是要他的老命！」

又是趙虎的吼叫，道：「奶奶的，就憑你一個人？」

趙虎本來站在車左面，他罵聲甫落，忽見「大頭鬼」包藍就地一個風車翻，站起來的時候他已面對趙虎，身法之絕，動作之快，宛如鬼魅，趙虎尚未揚起手中鋼刀，便聞得「咚」的一聲，包藍的大頭已撞上趙虎的大臉龐！

「啊唷！」

趙虎大叫一聲，眼淚鼻涕帶鮮血已攪和在他的臉上，而包藍却早已又站在原地冷冷笑道：「先嚐老夫一道點心，再要不敬，立刻請你吃大菜。」

鐵冠雄金刀橫胸，道：「小心守緊大車，鐵某來領教你的絕學！」前一句話說給四個鏢師聽，後一句却是對包藍。

包藍咧嘴一笑，道：「這才正合我意，先收拾你這位總鏢頭，老子割下方老爺的人頭就走人！」

一聲厲叱，包藍已凌空躍了起來，他人在空中，尚自嘻哈哈的道：「接招了！」

衆人看時，只見包藍的手中忽然多了一把尺長半月形的彎刀，發出天藍色的耀眼光芒，快不可言喻的直往一片金光中遞去。

鐵冠雄身未動，金刀繞體佈下一道金色網狀光束，便聞得一陣金鐵撞擊聲。

「大頭鬼」包藍的身子幾乎停窒在那片金網之外，他咧嘴笑道：「果然有兩下子！」

便在他的調侃聲中，手中彎刀突然倒握，右臂力圈，便立刻聞得一陣沙沙刺耳聲，漫天的金芒驟斂，包藍的頭宛似個大鐵球似的猛往鐵冠雄的懷中砸過去！

「咚」的一聲，他未砸中敵人，却把隻繫船柱撞斷！

包藍廻旋身站起來，他拍拍大頭，側頭而不轉身的看着吃驚的鐵冠雄，道：「你躲閃的身法正確，不過，嘿……你不會再躲過第二次了！」

鐵冠雄不開口，他集中全部力量，不敢稍存大意，連說話也免了！

不料「大頭鬼」包藍身形才一橫間，忽聞一聲清叱，道：「要打要殺何不等船靠好岸？別人還要過河呢！」

衆人一齊望過去，只見剛上船的女子冷厲的直視過來。見過雪中的寒梅嗎？她就是那副美艷孤傲的模樣兒！

「金刀」鐵冠雄想不到這女子如此大膽，這場搏鬥，她好像視同兒戲，那麼她是誰？

「大頭鬼」包藍忽地哈哈笑道：「我可愛的俏姑娘，你不該上賊船呀！」

女子冷冷道：「只因爲你一上船，這船就成了賊船。」

咧着大嘴巴，包藍撫摸着幾根鬍子，道：「你太瞧得起我包藍了，老實說，我比個賊都不如，你知道因爲什麼嗎？小姑娘！」

「只因爲你是江湖的七惡之一，是嗎？」

包藍眼一瞪，道：「你怎認得老夫？」

女子輕聲冷笑，道：「江湖上的七惡八邪我早就認識他們了，沒什麼出奇的。」

包藍暗吃一驚，面前這女子會是誰？她既然知道自己是七惡之一，爲何不逃，反倒這時候插一腳？

忽又聽女子道：「不善之爲惡，不正之爲邪，老實說，你們十五人的圖形我早就看過了。」

包藍濃眉一揚，道：「你是誰？」

女子叱道：「你管我是誰，快叫船靠岸，你要找他們麻煩那是你們的事，可不能誤了我上岸的時辰，你們看，天都快黑了。」

包藍重重的道：「行，你只要表明一下你的身份，而且夠份量，我便立刻叫船靠岸。」

女子冷叱道：「你不配！」

便在她的話聲裡，兩個人竟然不約而同的騰身而起，半空中四掌疾拍，發出清脆的響聲，二人又一個倒翻落下來，包藍已驚訝的道：「你是蝴蝶門下……」

「夠份量嗎？」

包藍極目兩岸看了一下，立刻笑道：「蝴蝶門下七金釵，只可惜你落了單，正是我的好機會了，哈……」

那女子，不錯，正是七小姐，聞得包藍的得意笑聲，不由臉色一寒，道：「大頭鬼，奉勸你千萬別惹惱了我！」

包藍忽然一聲厲吼，道：「祁無常，你們抄傢伙，先把這批人車圍緊，老子先收拾這丫頭。」

包藍的這句話剛落，掌舵的老者手一揮，便見五個大漢快不可言喻的掀開船板，各自取刀在手，順着船邊把大車與鐵冠雄幾人圍在中央。

撐船的變成殺人的，六個人立刻目露凶芒，一副齜牙咧嘴躍躍欲撲架式。

鐵冠雄明白女子是百花谷蝴蝶

門下七金釵之一，如果這女子門不過包藍，今天只怕一個也休想活命！

這原因很簡單，因為百花谷的人不好惹，姓包的再「惡」，他也怕蝴蝶門三分，他今天要是殺了這女子，這消息絕對不能叫百花谷的人知道，那麼，在場的人還能活命？

就在鐵冠雄思忖中，「大頭鬼」包藍身形一縮，就地一滾，彎月刀護體，便立刻化作一團銀光捲向七小姐。

為搶先機，七小姐不等包藍滾到，立刻拔身三丈，人在空中三點寒星品字形的罩向敵人！

包藍一聲怪叫，雙肩橫閃，左手攀緊船沿邊，整個身子便垂向水面，就在三點寒星「叮噹」着釘入他面前的船板上時候，他已彈身擰腰重回到船面上。

包藍一上得船來，立刻大叫，道：「邪無常，你們給我動手吧，狠宰啊！」

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聲焦雷般的怒喝聲：「住手！」

天上無雲，那裡來的雷聲，衆人一怔間，只見篷車後帘掀起，走出一個青年人來。

這青年人面無表情，懷中兜着一個嬰兒，光景可不正是「刀公子」南英。

南英怎會在篷車上？

他是什麼時候上了車？

「金刀」鐵冠雄臉色緊緊的怒視着四個鏢師——這不是一羣飯桶嗎？人家進入篷車內，自己尚且不知道，等於砸了四方鏢局的招牌。

七小姐一聲歡叫，道：「南大俠，原來你在車上，還以為你早已過了河到七里蕩那個小鎮上了呢！」

「金刀」鐵冠雄聞得「南大俠」三字，不覺瞪大眼睛看，他久已聞得「刀公子」的威名，有幸在此時一見，不由得意興飛揚起來！

受傷的趙虎見是在酒館餵嬰兒吃米湯的漢子，正想開口質問，忽聞得女子稱他南大俠，到嘴邊的話便又硬生生的嚥回肚子裡。

「大頭鬼」包藍楞然一驚，吃吃的道：「閣下莫非就是『刀公子』南英嗎？」

南英面無表情的道：「不錯！」

包藍的大頭一甩，道：「某家在此等候這狗官已三月，南英，希望你不要插手管閒事。」

車帘掀起，方百年已沉聲道：「朋友，我們並不相識，你為何要殺我？」

包藍冷冷的道：「不是殺你，是殺你全家！」

方百年道：「總要有個理由吧？」

包藍道：「理由一籮筐，其中一項你應該清楚，前年你秘決三名人犯，其中一人是老子的拜把子好兄弟，『翻天虎』狄化龍，姓方的，你還有何話說？」

方百年怒叱道：「提起狄化龍，我就火冒三丈，他的罪狀我不說也罷！」

「刀公子」南英突然喝道：「好官為百姓做事，惡人下場原是如此，不過……」

包藍道：「南英，你要攔事？」

南英道：「老實告訴你，南某就是找你們七惡八邪之人而來的！」

包藍道：「七惡八邪與你無怨無仇，你為何……」

他話聲未完，南英已漸漸往他逼近。

在船上之人，無不睜大眼睛，為的是要仔細看看這位江湖傳言的「刀公子」如何出刀，傳言中他只要刀光一現，敵人便立刻濺血，那是玩刀的至高境界，絕不拖泥帶水，糾纏不清。

最高興的當然是「金刀」鐵冠雄，如今南大俠的出現，足以令他狂喜不已。

冷厲的，南英道：「過去是無仇，你們為惡，我也懶得過問，可是你們千不該萬不該的惹到我的頭上來，姓包的，我要拿你第一個開刀！」

「大頭鬼」包藍怪叫道：「南英，誰惹你了？就包某所知，七惡八邪之中，不少人連看你一面都搖頭，躲你還來不及，誰會去惹你，娘的，老鼠舐貓屁股——不想活了？」

包藍邊說邊往後退，猛古丁拔身而起，直往水中落去，他的身子已離船一丈餘，眼看就要落入水中，豈料「刀公子」怒叱一聲啣尾追過去。

眞玄，只見紫衫飄飄，及至人們的眼睛一花之間，兩團人影合而為一，「忽通」一聲又落回船上！

衆人這才看清楚，包藍竟然硬生生被南英抓回來。

「金刀」鐵冠雄等便立刻喝起彩來。

「大頭鬼」包藍被抓回船上，他們是橫了心腸卯上命，半個字也不說，手中彎月刀猛往南英懷中切去，他刀隨身動，等到面對南英的時候，彎刀已將沾身。

南英懷中兜着嬰兒，但他似乎已知道敵人會來這一招，左手食中二指像個鐵箝子似的早已等在身前，只聽他冷叱一聲：「撒手！」

「啊唷！」

包藍眞聽話，彎月刀「噹」的一聲落在船板上，他左手托着右腕，厲聲大吼：「你……放手哇，手腕快被你挾斷了！」　（未完・二）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 天王傳奇

**上文提要：**刀帥和獅王激戰，刀帥雖受重傷逃去，但獅王並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戰勝者，他們的激戰，只有「蝙蝠賊」盛小樓、「無賴神劍」小諸葛看見。刀帥逃到多餘洞外躺下，他知道自己有個同母異父的兄長，就是怪醫高興，刀帥對生娘異水說過，沒有必要，他不會見高興，現在重傷只好找兄長，高興見到他，嘖嘖連聲……

召開大會商決策　對付魔宗來奇客

刀帥道：「你的娘親，雖然是我的娘親，但你的老子，卻不是我的老子，因此，咱們兄弟相貌大不相同，並非奇事。」

高興抓了抓禿頭，點點頭道：「不錯！你比我聰明！」

刀帥道：「聰明個屁！」

高興伸手一指左邊太陽穴：「老弟，你瞧見嗎？你這個哥哥，曾經把折疊扇插在這要命的地方，換上是你，會不會這樣做？」

刀帥搖搖頭：「不會。」

但他緊接着說道：「但這並不見得我比你更聰明。」

高興道：「何以見得？」

刀帥伸手向腰間的「艱苦」一指：「你會不會為了這把刀，連想也不想便跳入烈火熊熊的煉鋼爐裏？」

高興「呸」一聲：「這種勞什子的東西，送給老子也不稀罕！」

刀帥道：「這就是了，你不會為它而跳入洪爐，但我卻跳了，而且跳得爽爽快快，連眉頭也不皺一下。」

高興怔住了。

他怔呆了大半天，忽然又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瘋子！瘋子！你和我都是天生的瘋子！」

刀帥道：「而且，咱們如此瘋瘋癲癲，跟咱們的父親都沒有關係！」

高興點頭不迭：「你說的不錯！老子的老子，是個一本正經的老實人，他決不會做任何瘋瘋癲癲的事。」

刀帥道：「你的老子一本正經，但我的老子卻更進一步，正經得遁跡空門，做了和尚。」

高興道：「但咱們這兩個老子，卻跟咱們的娘親，生下了老子，又生下了你這麼一個為刀而跳入洪爐的小瘋子！」

刀帥道：「咱們都不像咱們的老子，卻跟咱們的娘親有如烙印一般無異。」

高興笑了：「這樣很好！咱們越來越像是兩兄弟了。」

刀帥搖搖頭：「不是越來越像，而是本來就是兩兄弟，這筆帳，你是賴不了的。」

高興道：「我為什麼要賴帳？難得有一個瘋子做我的弟弟，老子比拾到了三百個金元寶還更歡喜！」

刀帥卻嘆一口氣，道：「老實說，我早已知道你是我的哥哥，但卻一直不想見你，但事到如今……」

高興道：「別嚕裏嚕嗦，老子今天心情特別愉快，別說你是老子的弟弟，便算是老子的仇人，老子也要把你救活過來再說！」

就在這時候，一個老得連牙齒

也沒賸下幾顆的破衣老人，一跛一拐地走了過來。

刀帥眨着眼，瞪視着老人：「你是誰？」

老人答：「我是一個你不可能認識的人，因為在許久許久以前，我已在地底裏幹活。」

「你是……煉刀的？」

「差不多了！」

「不是煉刀，便是煉劍！」

「你說對了！你是怎樣看得出來的？」

「我看見你的手！」刀帥用極肯定的語氣說！

老人也看着自己的一雙手！

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他的手當然是經歷過無數磨練的。

尤以這老人的手為甚！因為他並非別人，而是鑄劍鑄了數十載的邪雲。

這數十年以來，他一直和他的老伴異火，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城內鑄劍！

但數十年的努力，並未把劍成功鑄造出來。

異火死了，她死前還是一臉不服氣。對於鑄劍的事，她竟比邪雲還更執着。

她的執着，使邪雲耿耿於懷。

他只恨窮數十載之力，竟未能把心目中要鑄造的劍鑄成！

「老夫叫邪雲，在很久很久之前，人們都稱呼我為『魔童』。」

「魔宗高手！」

「是魔宗！不錯！老夫曾經是魔宗中人！」

「但你可知道，我又是什麼人？」

「你是刀帥，是主上的一位大元帥，也是魔宗中人！」邪雲喟然地嘆一口氣。

「嘿嘿！一個是魔童，另一個是刀帥，但都先後背叛了魔宗！」

「老夫當年背叛魔宗，是逼不得已之舉，你老弟又怎樣？」

「未入魔宗，已心存着會有背叛魔宗的一天！」刀帥哂然地在笑。

「你以為主上會輕易放過背叛他的人嗎？」

「當然不會，他早就找尋機會，要向我報復。」

「他終於找到這個機會了？」

「你還想知道主上什麼事情？」

「主上的一切，我沒興趣知曉……我只想問一問，鑄造這把刀的師傅是什麼人？」

「初時，我不知道，直至我得到這把刀很久很久之後，我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甘宿雨。」

「甘宿雨！」邪雲長長的吐一口氣，「果然是他！除了他，又有誰能鑄造一把這樣的刀……」

「這是甘宿雨畢生精血所在……」

「不！甘宿雨畢生鑄刀無數，你腰間所佩的刀，絕不會是最好的一把！」

「你知道他還有別的好刀鑄造出來嗎？」

「當然！」

「那刀可有名字？」

「有！它的名字，也就是刀匠的名字！」

「宿雨？」

「不錯，是宿雨刀！」邪雲淡淡地一笑，隨即又咳嗽兩聲，始緩緩地接道：「宿雨，刀鋒有留痕，痕如雨，痕如淚，痕似人生夢一場……」

宿雨，前夜之雨也。

宿雨刀，刀刄有痕如雨，但非今之雨。

是前夜留痕，是前夜之雨。

雨雖已消散，刀仍在，刀刄仍有宿雨留痕。

刀帥的眼神似已陷入迷夢中，他幾乎是在呻吟般叫道：「宿雨！宿雨刀！真是那樣好的一把刀？刀在哪裏？我能見一見這刀嗎？」

邪雲苦笑一下：「我也很想看看宿雨刀，但這刀總是插在刀鞘裏不肯出鞘。」

刀帥的眼睛陡地大亮：「前輩，你知道宿雨刀在什麼地方嗎？」

邪雲沒有回答。

回答刀帥的是高興。

高興冷冷地盯着刀帥的臉：「你連自己在什麼地方都不清楚，卻為了一把從沒見過的刀神不守舍，簡直白痴不如！」

刀帥眨着眼：「我……我在什麼地方？」

「你在鬼門關前，魂魄浮遊不定！」

「真的……那麼嚴重嗎？」

「也不太嚴重，嚴重的早已死了，也輪不着你在想念一把生銹刀！」

刀帥大笑。

但他在重傷之餘，又怎有「大笑」的力量？

他只是笑了一下，便彎下了腰，劇烈地咳嗽起來。

然而，重傷在身的人，也不配劇烈地咳嗽，因為這同樣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

最後，他昏倒過去。

他的手仍然握着刀柄，緊緊地握着不放……

* * *

在高興身邊昏倒，並不是一件危險的事。

最危險的，並不在於「昏倒」，而是在於高興是否願意施以援手。

高興並不是個隨便出手救人的大夫。



尤其是當他匿藏在翡翠城地底的那一段日子，他所救過的人實在是寥寥可數。

但在那一段日子中，也正是高興醫術進展神速的歲月。

刀帥昏倒過去，不但高興不緊張，異水也不怎麼緊張，因為她知道，高興絕不會讓刀帥這個弟弟死掉。

只要高興不肯讓刀帥死，刀帥就一定死不了。

但高興將會有一段時間十分忙碌。

刀帥的傷勢，異常嚴重，但在高興眼中看來，卻並不怎麼樣。

和君子相比，刀帥的傷勢根本就算不上一回事。

* * *

翌晨，濃霧如乳。

在乳白的濃霧中！多餘山上站着了兩個人。

手持大刀的宮本千軍！

業已成功地與婦分開，但仍然能生存下去的君子！

宮本千軍手裏的大刀，紋風不動。

刀不動，人也不動。

動的是君子。

君子已很久沒有動過了，高興曾警告他：「在六十五天之內，你只能像一個死人般任由老子處置！老子命令你怎樣躺臥，你便怎樣躺臥，更不能隨便亂動！」

君子點頭。

高興立時喝道：「老子又沒有命令你點頭，你的腦袋為什麼像是搗蒜般點個不停！你要記住，你只能聽老子的命令，決不可擅作主張，否則……

「否則你將會死得一塌糊塗！

「你要怎樣死，老子是漠不關心的，但老子最討厭病人破壞老子的成就，老子在你身上所花費的心血，絕對不能白費！」

君子明白了。

他不敢再點頭，當然也絕不敢胡亂挪動自己的身體。

直至兩天之前……

高興告訴他：「你可以動了，甚至可以找幾個潑皮扭抱着打架！」

君子聽了這兩句話之後，他忍不住悄悄地掉下眼淚來……

* * *

三十年以來，君子婦相依為命，也互相牽制着對方！

生是結。

死也是結。

生生死死都是結。

沒有任何人能把結分開，不但不能這樣做，甚至連想也不能想。

縱然只是想想，也是恐怖絕頂的事！

但世事奇幻，婦死後，君子反而能夠獨自生存下來。

這當然是不可思議的奇蹟。

沒有人能相信會發生的奇蹟，最後給高興一手創造出來。

君子活着，他在婦死後仍然活着。

但活着又怎樣？他以後的歲月將會怎樣渡過？

在這濃霧中，君子望着宮本千軍的臉，宮本千軍的眼神卻凝注在霧影迷離間。

「出刀吧！」君子突然說出這三個字。

千軍沒有愕然。

他早知道君子要和自己「動手」！

這種「動手」，並不是決一死戰，而是君子想「動一動自己的筋骨」！

一個人，要活動活動筋骨，本來只是一樁小事，但對今天的君子來說，卻是一件大事。

而且是極重要極重要的大事。

君子的心境，宮本千軍並不完全明白，但卻也不是完全體會不到。

最少，君子是武者，千軍也是武者。

雖則兩大高手所學各有不同，但其理則一。

但縱使如此，千軍還是認為他是個瘋子。

就算不是個瘋子，最少也是個武癡。

君子是武癡，千軍又如何？他細心想想，他自己也是個武癡吧！

既是物以類聚，卻也是每每是同類相殘。

君子叫他動手，他只好出刀。

那是一種尊重！宮本千軍若不尊重君子這樣一個人，根本不會理睬他！

* * *

千軍大刀，刀招猛烈勢逾奔雷。

他每出一刀，都是全心全意地發出。

他尊重君子，但更尊重自己的刀，基本上，他和刀帥都是同類型的武者（但對女人，兩人的做法則完全迥異。）。

君子是武林中的奇人。

當他是君子婦一半的時候，他固然是奇人，如今，他獨自活着，也是奇人。

也許比當年君子婦的君子還更奇特！

同樣地，宮本千軍也是奇人！

世情如巨鎖，一鎖再鎖鎖千軍，但無論怎樣鎖住他，他仍然是東瀛武學界的奇葩。

正因為他是奇人，所以他在「動手」的時候，是全心全意出招

的！

他不會小覷君子的力量！也不理會在此之前，在君子的身上曾經發生過怎樣的變化！

他尊重君子才出刀，既然尊重君子，他的刀就決不會手下留情！

只有全力以赴，才是眞眞正正的尊重君子！

* * *

君子婦連體出招的時候，婦招陰險兇悍，君子則氣度從容，大有名家風采。

如今，只賸下了君子。

重傷初癒的君子。

君子的掌力，君子的招數，還能一如往昔般令人嘆爲觀止嗎？

宮本千軍不知道，君子也不知道，也正因爲彼此都不知道，這一戰才最兇險！

「叱！」千軍大喝！揮刀！

君子旋身疾閃，看似閃的不快，卻在眨眼間身如怪鳥，自刀網中穿梭而出，姿態曼妙已極。

千軍反手揮刀，刀隨勢動，一刀三變。

每一變都有三種殺着，着着咄咄逼人。

但刀勢越緊逼，君子姿態越見從容，竟似在刀網中的穿花蝴蝶。

霧本濃，但卻給刀氣震散，在方圓五丈之內，變得異常清晰。

千軍刀勢不斷急展，似是巨網在漸漸收縮。

君子漸漸被困在網中，但刀網一直未能把他緊緊地套住。

君子仍有力量反擊！

君子的掌法，瀟灑悅目，不落俗套。

一掌剛、一掌柔、左虛右實、右虛左實、令人防不勝防。

高手過招，本就有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

千軍心下驚詫，但一臉狠勁依然不減。

他是飽歷憂患，見慣大風大浪的東瀛武者，也曾是戰陣上一員大將。

他的刀更見沉穩！更具威力！

又過了三十招。

千軍忽然把大刀刀勢收住，他瞪着銅鈴般大小的眼睛，說：「你擊敗不了我！」

君子輕輕吐一口氣：「你也同樣無法把我擊敗……但若到了一千招之後，勝負還是會分出來的！」

千軍道：「我若能在千招之內不敗，我必勝。」

君子頷首：「不錯，若在千招之後，在下定必力氣不繼。」

千軍道：「今天如是，一個月後，自當不同。」

君子再頷首：「也許不同。」

千軍神態冷靜：「以後，你怎打算？」

君子道：「誰殺我姊妹？」

千軍道：「地獄門，易春秋。」

君子道：「那麼，易春秋就是我今生最大的仇敵！」

千軍道：「你要殺易春秋爲婦報仇，本是天經地義之事，但照我看，你並非易春秋對手。」

君子道：「這只是今天的事。」

他默然半晌，又苦笑了一下：「今天，我連尊駕也打不過，但一個月後、一年之後，形勢或許有變。」

「或許？」

「或許我變得比今天更强，又或許隔了若干時日之後，易春秋會衰弱下來……」

「或許……或許眞的會有這麼一天？但究竟將會是多久以後的事？」

君子沒有回答。

因爲這根本不可能會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濃霧中，君子走了，他悄悄地走。

他甚至沒有向邪雲、高興等人告辭。

大恩不言謝，這道理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更明白。

* * *

地獄門，蠢蠢欲動。

同根盟在大草原一役，可謂一敗塗地，地獄門大獲全勝。

可是，那一役，並未使易春秋感到高興。

那是因爲在大草原西方，魔宗戰將一直都在遙遙注視，隔岸觀火。

魔宗只是在看，並不動手。

雖不動手，已等於狠狠地敲了地獄門一棍！

更尤其是費不該，他曾單人匹馬，直闖彼陣，但卻沒有爲地獄門打響勝鼓。

內裏情由，沒有人淸楚知曉，只能憑空猜想。

縱使智者如易春秋，自出道以來一直算無遺策，但也只能憑空猜想。

易春秋不喜歡猜啞謎，但也不喜歡爲了雞皮小蒜般的事情，向下屬加以質問。

但費不該陣前單人匹馬直闖魔宗陣地，是否只是一樁小事？

沒有人能下定論。

乃至翌日，費不該竟突然神秘失踪！

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又過了好一段時候，費不該回到地獄門，卻又赫然變成了一個瞎子！

這就不是一樁小事了！

他是十王之一！

連十王之一的費不該也保不住他自己的一雙招子，這事態當然極



其嚴重。

但易春秋還是沒有追問此事的來龍去脈。

他要費不該親自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

但費不該不但眼睛瞎了，彷彿連嘴巴也一併啞掉。

他不說話，也不聽別人的任何說話，只是在一間簡陋石室裏盤膝而坐。

一連兩個月，不發一言！

易春秋沒有去看他，只是在等。

終於，有一天……

那是一個下雪天。

易春秋身穿單薄長袍，在雪花中擁抱着一個女人。

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

易春秋喜歡看美麗的女人，尤其是當她在一絲不掛的時候。

在那園林內，有孤傲的寒梅，有燙熱的醇酒，更有赤裸的女人。

更有片片飛雪。

易春秋喜歡的東西，都在這園林內，雪天中。

但再美麗再誘惑的女色，對他來說都是——只堪賞玩。

他並不是太監，但卻引刀自宮，和太監沒有分別。

孤傲的不單是寒梅，還有這個賞梅、擁抱女色、喝着醇酒的人。

在他懷中的女人，並不因爲天氣嚴寒而感到冰冷。

她並不是不冰冷，只是完全感覺不到。

她完全感覺不到身上的冰冷，那是因爲她太美麗，太誘人了。

易春秋越看越喜歡，但也越是感到悲哀、無奈。

他很想和這女人做那件事，但他早已不是一個正常的男人。

他有絕世武功，也有驚人權勢，但卻永遠補償不了那種可怕的損失。

男人生命中最可怕的損失，也許莫此爲甚。

於是，他在雪景中殺了這裸女。

她的呼吸早已中絕，生命也已走到了盡頭。

但她依然美麗，說不出的凄美！

易春秋喝酒，酒燙熱。

他喝一口，也給懷中赤裸的美女喝一口。

不管這美女是死是活，他始終無動於衷。

* * *

就在酒已喝完的時候，易春秋看見了另一張蒼白的臉出現在雪天中。

這人頭髮鬆蓬，臉色發白，唇卻發黑。

極難看的一張臉。

沒有眼珠子的一張臉。

易春秋看見這張臉，居然忍不住輕輕的嘆了口氣。

他嘆氣，費不該也在嘆氣，但這兩種嘆氣的聲音，卻完全不一樣。

易春秋聽得出，費不該這一聲嘆息，是充滿着慚愧、悲傷、無奈的。

易春秋把懷中赤裸的死女人拋向費不該。

費不該把這個死女人接了下來，只是在她身上撫摸了片刻，他已渾身在顫抖。

「她沒有做錯過任何事，但我卻在懷中殺了她。」易春秋冷冰冰地說。

費不該道：「這是地獄門，而地獄門歷來的規矩，總是門主主宰一切。」

「你不認爲這是殘忍、太過份的事？」

「武林中，每一天都有說不出殘忍的事情發生！」

「早就下了判斷，你是十王中最聰明的人。」

「看來最聰明，最後卻表現得最是愚不可及。」

「你這雙眼睛，是自己弄瞎的？」

「門主英明，一猜便中。」

「嘿嘿……易某引刀自宮，費王自戕雙目，若說是愚不可及，我比你更愚昧萬分！」

「門主明鑑，屬下絕無此意！」

「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無論你心裏怎樣想，都不能把事實改變。」

費不該的身子仍在顫抖。

他仍然抱着那個冰冷而赤裸的女人。

易春秋沒有再說話，他在雪花飄舞中遠颺而去。

費不該一直抱着那個無辜的女人，一直在雪地中呆立至天明！

* * *

地獄門十王，費不該雖然還活着，但已今非昔比。

其餘九王，爭相獻媚，要在易春秋麾下搶立大功。

但易春秋只是按兵不動。

山雨欲來風滿樓，人人都知道，天下間只有一股力量，可以制止地獄門勢力的擴展。

魔宗！只有魔宗！除了魔宗，易春秋似乎再也沒有强大的敵人。

但事實並不如表面那麼簡單。

當今武林形勢，也許是這數百年以來，最複雜也最兇險的。

魔宗固然可怖可畏，但在羣雄崛起之下，尚有其他龐大的勢力存在。

東海羣雄，在一般人印象中，都以爲七幫十一會，全是海盜、綠

林巨寇之輩。

但這是錯誤的想法。

東海羣雄，七幫十一會只是其中一部份勢力，除此之外，更有無名海峽、獨角島、烏浪山莊等幫派，其潛力之强大，難以逆料。

沉寂多年的兵器堡，最近也崛起了另一强大——兵器王！

此外，更有武林八大門派，丐幫、四大望族等等……

要一統天下，唯我獨尊，並不是簡單的事。

也正因爲此事絕不簡單，絕不容易，也就更令人躍躍欲試！

在一個深沉的月夜，易春秋秘密召開大會。

地獄門的大會。

參與者，都是地獄門精英高手。

費不該也在其內，但他只是聽，自始至終不發一言。

也許，他已無話可說！

大會召開得很快，結束也很快，但這並不等於大會毫無作用，毫無結果。

相反地，易春秋在這大會上作出了很重要的決定。

他決定出擊！

他的矛頭，直指翡翠城！

大會散後，他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不是屬於地獄門的女人。

這女人的出現，就像是一隻悄飛了過來的蝴蝶。

蝴蝶是美麗的，但再美麗的蝴蝶，也比不上這個女人。

易春秋的眼睛亮了。

在不久之前，他曾在雪天下，賞梅喝酒之際，不動聲色地扼殺了一個美女的生命。

但那一個美女，若和眼前出現的女郎相比，只怕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不值一哂！

美麗的女人，永遠是最能震撼男人心弦的武器。

這女人太美麗，而且具有筆墨難以形容的獨特氣質。

她美麗而年輕，年輕而高貴。

但她的眼神，抹不掉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憂慮。

易春秋看得出來，因爲他不但是個男人，更是個與衆不同的智者。

他極聰明……只是，他還能算是一個男人嗎？

* * *

她出現的地方，當然就是易春秋召開大會的地方。

大會一散，大殿中就只有易春秋，和這個神秘出現的女郎。

易春秋看着她，她也看着易春秋。

目光互射，兩人表面的神態都很平靜。

但在心底裏，已爆發着一場激烈的戰爭！

男與女的戰爭，並不由今開始。

自有人類以來，男與女既是「天作之合」，也是相生相尅的最大敵人。

是以古有名訓：「紅顏禍水。」

易春秋是智者，歷史上每一頁血淋淋的教訓，他都一清二楚。

但對歷史認識越深之士，也往往越更迷惘，不知所措。

易春秋能例外嗎？

他看着這麗人，終於伸出了自己的手，緩緩地向她走了過去。

他的步履放得很輕，完全沒發出半點聲音。

他接近一頭貓，這是很重要的要點。

貓是美麗的、孤傲的，但受不了驚嚇。

易春秋也許已不再是個「男人」，但卻並不等於他不瞭解女人。

他瞭解女人，而且越來越瞭解。

在不久之前，他曾殺了一個女人，一個赤裸而美麗的女人。

殺女人不易。

尤其是一個美麗而又身無寸縷的女郎。

絕少人能下得了手，但易春秋下手的時候，卻連眼睛也沒眨動一下。

無論在殺之前，或者是在殺之後，他都若無其事。

並不是外表若無其事，心裏也若無其事。

對他來說，殺女人易，瞭解女人則比較困難一點點，但也僅是一點點而已。

然而，眼前這個像蝴蝶般飄飛過來的美女，是否眞的很容易便瞭解透徹？

易春秋不知道，但他樂於嘗試。

因爲從他第一眼開始，便對她產生了極濃厚的興趣。

* * *

「你就是易門主？」

「不錯，妳很美，比我以前所見的每一個美女都更美千百倍。」

聽似花言巧語，但這卻是易春秋發自心中的話。

「我是雪蝶，是葉璧天的朋友。」

「朋友？」易春秋的眼神傾注在她的臉上，「朋友有很多種，妳是葉天王的哪一種朋友？」

他的眼神，似有無限的憐惜。

當天，葉璧天在茅舍中看着她的時候，眼神也是這樣的。

雪蝶神情淡漠，但卻也落落大方。她悠然道：「我們的生命，都



可以毫不猶豫地交付到對方的手裏。」

易春秋似是聽得有些癡了。

他「嘖嘖」連聲，嘆了口氣才說：「難得！難得……在下聽說，妳這位姓葉的生死之交，情況似乎不怎麼妙。」

雪蝶坦然道：「傳言都是事實，葉城主如今還是命懸一髮之間！」

「換句說話，那是生死未卜了？」

「雖然危殆，卻死不了。」

「何以見得。」

「他並不是個容易死掉的人，因爲他是葉璧天，武林中的不敗戰神。」雪蝶傲然地說道。

「他若眞的是不敗戰神，又怎會淪落到如斯田地？」

「那是運氣使然，」雪蝶淡淡地道：「人生在世，總有運程的起落，目前，他雖在險境之中，但只要他還沒有嚥氣，惡運遲早會遠離他而去！」

「說得好！說得妙……」易春秋緩緩地道：「只要他還沒有嚥氣。」

「他是死不了的，而且，也絕不能死！」

「但這都只是妳的看法！」

「易門主，你未免把我看得太無知了。」

「芳駕何出此言？」

「要是我完全沒有把握，又怎會在易門主面前出現？」

「這也不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易門主又說錯了，這並不是善者與不善的問題，而是我對人對事的看法是否聰明，是否準確。」

「美麗的女子，不一定聰明……當然，也並不一定愚昧無知。」

「葉城主的生死，賤妾當然是很重視的，但易門主若能看通當今武林全盤局勢，也許會比賤妾更重視他的死活！」

「有意思！有意思……」易春秋聽得不住點頭：「妳果然不是一般的女子。」

雪蝶微微欠身，頷首道：「易門主是當今武林智者，請試想一下，葉天王江山不保，翡翠城落入魔宗與東海羣雄之手，對地獄門可是一樁好事？」

易春秋微一沉吟，始嘆一口氣，道：「芳駕果然不比尋常，竟能一針見血，把大局剖析得一清二楚。」

雪蝶的話，自一開始以來就很坦白。

也正因爲她坦白，易春秋才不能抗拒。

他不能抗拒，是因爲他無可懷疑，無從懷疑！

雪蝶是美麗的女子，她絕頂美麗，更絕頂聰明。

也許，她只有在葉璧天的面前，才最愚昧。

這就正如曾經是武林中「不敗戰神」的葉璧天，當他面對着雪蝶的時候，他的腦筋就會「很不清醒」，整個人更「愚昧得難以想像。」

在海鏡大師的心中，葉璧天是個傻子。

一個爲了女人而不惜犧牲功力，甚至把大好江山斷送出去的傻子。

在許多人的眼中和心中，海鏡大師的看法，絕對是正確的。

然而，在多情人、癡情人的眼中和心中，葉天王卻是「聖人」。

情人中的聖人，便是情聖。

易春秋也許早已不再是一個男人，但那只是因爲他的身體發生了變化。

但他的一顆心又怎麼樣？

他的心，是否還是屬於一顆男人的心？

* * *

夜已深，大殿外雪景迷濛。

雪在飄，一片一片地飄落在地上。

地上有死屍。

在地獄門，這並不是一件足以令人訝異的事。

在這裏，任何地方都可能會有死屍的存在，而且，很少有人會把死屍搬走。

因爲這是地獄門的傳統。

這些死屍，有些是地獄門的敵人，有些是地獄門的叛徒，也有些是無疾而終，連死了也不明白的孤魂野鬼。

沒有人會理會這些死屍。

易春秋自從成爲地獄門門主之後，他很快就習慣了這神秘組合的傳統規矩。

縱使佳人在抱，或者是在吟詩喝酒的時候，都不會爲了這些死屍而有任何的影响。

但這一晚，易春秋卻悄悄地下了一道命令。

他命令手下把大殿外的死屍搬走。

爲了甚麼？是爲了他自己的感受？還是爲了突如來的不速之客雪蝶？

* * *

「妳遠道而來，必有所求。」易春秋單刀直入，一對眼睛也在那一瞬間變得像是刀鋒。

刀鋒能解決許多阻撓，當然更能傷人，以至是中止所有一切！

易春秋問得直接，雪蝶的回答也很直接。

她回答了四個字「地獄之火。」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來如聲等五小在錢如土爺爺的調遣下，第一個計劃就是叫花牡丹答應好色的三小王爺的邀請，來個將計就計，錢如土則暗授錦囊計。另方面將來如聲等四小請去酒店喝酒，喝得衆小酩酊大醉，他則暗中潛去王爺府，只見花牡丹正在假意與三小王爺卿卿我我，上到床後花牡丹按照錢爺爺之計……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 寒夜屠龍

## 衆小王府索巨銀　錦囊妙計果得逞

花牡丹點頭道：「正合我意，殺了走人。」

這二人「卡」的一聲，棒頭上的尖刀又露出來了。

這一回方管事看清了，那看上去似棒子，實則比刀還厲害，打、扎、殺、刺全能用，不知道這種兵器的人當然會吃虧。

來如聲一把抓牢方管事，棒頭的尖刀就要往方管事的肚皮刺進去了。

方管事似乎清醒過來了，他急叫：「你小子眞的要行兇殺人呀？」

來如聲道：「老子殺人比宰雞……」

「你常殺人呀？」

「怎麼不可以？告訴你，老子專殺韃子兵。」

花牡丹道：「少同他囉嗦，殺了走人吶。」

來如聲又舉棒，方管事叫起來：「等等！」

來如聲道：「等什麼？」

只見方管事自染血的口袋裡摸出兩錠銀子來，他送到來如聲面前，道：「吶，這是老王妃送你二人的賞銀，我還你們。」

噗嗤一聲笑了。

來如聲抓過銀子掂了掂，道：「這是多少？」

方管事道：「怎麼，你窮得連銀子也不認識呀，一共是十兩呀。」

來如聲不多言，銀子揣在懷，他冷冷問道：「娘的，這原本是老王妃賞咱們的，被你這惡管事扣了一半，理應還咱們。」

方管事道：「你還有什麼說詞？」

來如聲道：「說詞不是，實言一句，姓方的大管事，今天你們想生離此地，唯一的辦法是花銀子買命，你老小子聽清楚，花銀子買命。」

方管事大怒，叱吼道：「媽的，你也敢對爺們敲詐勒索呀，膽子太大了吧。」

來如聲道：「膽子不大不拿刀，大管事，幹不幹兩個字，說，是要命還是要死？」

戈成方悠悠的醒過來了，他也聽到來如聲的話，不由大吼道：「蒙古武士，寧死不屈……你……操……」

他說了一半，花牡丹一棒打在他的脖根上，立刻又變得老實了。

這女子出手也眞狠，方管事知道今天要倒楣，不由得喘口氣道：「說吧，你們打算要訛詐咱們多少銀子？」

「哈……」

來如聲笑了，他也把手鬆開來，退了一步，道：「娘的，你老小子上道了，那麼，你是不打算死



的了？」

「死了，死了，一死全完了，爺們當然不願死。」

來如聲道：「好，那你出銀子買命吧。」

「多少？」

來如聲道：「你等等，我合計一下，不能叫你太吃虧，當然，也不能叫我有損失。」

管事大怒，道：「媽的，你有屁的損失，快說，爺們還要趕回城治傷吶。」

「是，是，是，傷處還流血呢。」

他哈哈一笑，道：「你，一千兩銀子。」

方管事大怒，吼罵：「操你老娘的，你好黑心吶，開口就是一千兩白銀呀。」

來如聲淡淡的道：「別罵人呀，生意不成仁義在，我不勉强你。」

「卡！」他的棒上尖刀又彈出來了。

方管事頭一仰，吼道：「你殺人？」

來如聲道：「不錯，老子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說，你是給不給？」

方管事罵道：「媽的，老子便是給，也得回去拿吧，咱們這是出來抓那女子的，誰會把千兩銀子帶身上？」

哈哈一笑，來如聲道：「我瞭解，我當然瞭解這一點，所以，你只需點個頭，你便不會死了。」

他再哈哈一笑，又道：「人生不易在世間，黃沙蓋面屍難看，想想你們韃子統治咱們漢家人八十年了吧，你們是吃香喝辣用不完，死了那也只黃土一堆了，不划算，還是出銀子保老命要緊。」

方管事咬牙道：「好，老子認了。」

他對剛又醒來的兩個武士道：「武太斗，戈成方，咱們回去。」

來如聲嘿嘿一聲，道：「大管事，你走，他二人還不能走。」

方管事大怒，道：「你想怎樣？老子已答應你一千兩銀子了，你還要留人質？」

來如聲臉皮一緊，道：「我呸，留的什麼人質？要留人質也輪不到留他二人呀。」

方管事道：「那你是……」

來如聲道：「他們倆也要買命錢。」

「你放的什麼屁？」

來如聲道：「怎麼了？你耳朵眼裡塞驢毛了，還是害了重聽病？」

「罵的，你要他二人也買命呀？」

「不錯。」

武太斗大怒，吼道：「老子給你個大鳥。」

來如聲「咻」的出手，棒子送到武太斗的咽喉，尖刀已沾上武太斗的皮肉，武太斗左閃右閃沒躲過，他豁上一句，道：「你殺了老子吧。」

來如聲嘿然道：「是要殺，當老子以爲非殺不可的時候，再多的銀子也不要了。」

「慢慢慢，小子呀，你要多少銀子才放人？」

來如聲衝着方管事露齒一笑，道：「你開竅了？」

「說吧，多少？」

來如聲笑笑，道：「他們兩個爺不比你的好，他二人命較賤，打個折扣，每人五百兩，你看怎麼樣？」

方管事一口答應，道：「好，答應你了，我問你，咱們可以走了吧？」

來如聲道：「當然，三位，請上馬了，咱們就在這兒等着你把銀子兩千兩送過來了。」

方管事示意武太斗與戈成方二人快上馬，他心中冷笑，兩千兩銀子送你呀，稍等送你大鳥吃。

三個人剛上馬，來如聲笑道：「別玩花樣，莫忘了你們七王府內的小王爺還挺在床上吶。」

這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方管事不急於走了。

他撥馬面對花牡丹，也發現花牡丹還在吃吃笑。

「喂，妳這女子，使的什麼手段，害咱們小王爺那麼痛苦的動彈不得呀。」

花牡丹道：「我會告訴你的，那要你把銀子送來以後再說。」

「可惡啊，如是七王在世，豈容你等猖狂！」

他這話一些不假，七王忽必顯在世，明裡收買江湖朋友，他盡找江湖名人結交，骨子裡却想來個一網打盡，爲的是怕這些人物與南面的人互通一氣，造大元朝的反，只可惜碰上來如風，他的陰謀泡湯了，還賠上老命。

* * *

來如聲哈哈笑，道：「所以啦，要救小王爺，你們的行動還得快，慢了小王一口氣接不上，你負責。」

方管事忿怒的大吼：「媽巴子，咱們快！」

他調轉馬頭又回頭，道：「造反吧，看你二人囂張到幾時！」

戈成方咬牙道：「別跑，你等着爺們把銀子送來了。」

三人拍馬疾馳，那方管事身上已流了許多血，上衣已血染一半是紅的。

戈成方的頭上一個大肉包，痛

出的眼淚才抹掉，他已大罵道：「媽拉巴子！」

* * *

花牡丹吃吃笑，她幾乎笑彎了腰。

「你以為他們會把銀子送來嗎？」

來如聲道：「你以為銀子是那麼容易賺的呀。」

花牡丹道：「也算憑本事呀。」

「好吔！」附近樹上幾個躲的拍手笑了。

是的，別小堪與風流丹四人躍下樹，他四人撫掌笑道：「兩千兩銀子吔，咱們這叫出師告捷嘛。」

來如聲道：「不行，我以為還有一場拚，快找錢老問一問。」

花牡丹道：「對，快找錢老問個計。」

幾個人立刻往林深處找錢如土去了。

幾個人，分途往林中找錢如土，他們幾乎找了大半個林子也沒發現錢如土的影子。

只見一個個驚疑的自林中紛紛走出來。

來如聲道：「奇怪，怎麼錢老不見了？」

花牡丹道：「不是找地方睡覺去了嘛，他會不會睡在樹頂上？」

風流丹道：「樹上樹下全找了，就是不見人。」

別小堪道：「來兄，也許錢老又回城隍廟了吧？」

來如聲道：「我看不可能，咱們還沒拿到銀子呀。」

幾個正在議論紛紛的不知如何是好，忽聽得遠處又有馬蹄聲，來如聲立刻示意，叫別小堪四人快到林中藏起來，非萬不得已不露面。

伍不銀道：「來大哥，你同牡丹要小心，韃子們鬼計多端，心狠手辣，你可得注意上當。」

來如聲道：「放心，逼不得已我宰活人。」

於是，鐵蹄聲更近了，只一聽便知道來了不少人。

來如聲與花牡丹二人仍然站在林子邊，只見遠處塵沙飄飛中，嘍，少說來了二十人。

二十名韃子一手抓馬韁繩，一手拎着長彎刀，滾雷也似的霎時已到樹林前。

這一回方管事沒有來，大概傷重不能來。

武太斗與戈成方二人率領着二十名王府的韃子兵趕來了，這些人好像都是三流角色，好樣的沒有來。

其實七王府因為七王爺善武功，他的府中武士多，只因為老爺嶺一戰，死了不少他培植的人，如今七王府又派出不少高手前往老爺嶺去迎七王靈柩，所以正是七王府兵力最單薄之時。

* * *

一下子來了二十個韃子兵，氣勢上好像蠻嚇人的，只不過來如聲可不吃這一套，他還哈哈笑：「怎麼了？好像來者不善嘛！」

花牡丹道：「也許是兩千兩銀子大數目，他們送銀子要派出押銀票的人吧？」

迎面奔來的兩人正是七王府的留守兩武士，那戈成方沒下馬便已舉刀大吼：「老子不是來送銀子的，老子是來送你這小子二人歸西的。」

來如聲一個側躍閃到樹後頭，大叫，道：「難道不想你們的小王爺活命呀。」

不料這些人好像有計劃，那戈成方與武太斗二人不下馬，二人在馬上揮刀殺，光景二人是合力的死拚來如聲。

要知韃子們善騎馬，別看來如聲閃得妙，人家二馬夾殺也不含糊。

另外二十名韃子兵立刻也採取行動了。

二十個韃子兵一擁圍向花牡丹，他們不會要花牡丹的命，只把馬騎圍了個圈，把花牡丹圍中間。

二十匹馬圍的圈在慢慢的縮小，那光景很明顯，他們要抓活的。

不錯，只要活捉牡丹女，押回七王府，還怕花牡丹不把小王爺救活過來。

主意不錯，只可惜他們弄錯對象了。

先是戈成方與武太斗夾殺來如聲，只不過三五個來回，來如聲突然厲叱一聲騰身攀在一棵老樹上，他哈哈的笑起來了。

「哈……要不要上來過幾招？」

戈成方大怒道：「你下來！」

武太斗憤怒的道：「媽巴子，你逃不掉了。」

來如聲道：「逃？這話應該由我說。」

那面，圍的圈子在慢慢的移動，而花牡丹却淡淡的道：「你們這些王八蛋，屎殼螂上茅坑，找屎(死)不是。」

圍的圈子已小，韃子們不動了，一個個怒視着花牡丹，等着兩個大武士宰了來如聲以後再活捉花牡丹，他們只把花牡丹圍緊了不出刀——那當然是怕殺了花牡丹，小王爺的性命就難保了。

* * *

再看那來如聲，他坐在高處眞悠閒，還把兩隻腳垂下來甩呀甩的好自在。

「二位大個子，我猜想你們的大管事在治傷，任務由你二人來擔綱，只不過這個差事要是我就不幹，因為會要命的。」



戈成方大吼：「滾下來！」

來如聲道：「當我下去的時候，準定有人會流血。」

戈成方道：「流血的是你！」

來如聲道：「你頭上的肉包沒消失，忘了痛呀？」

戈成方道：「是爺們馬失前蹄，這一次你不會再得逞的，下來！」

也不知武太斗對戈成方嘀咕的什麼蒙古語，兩個人立刻翻身下了馬。

兩個人跳到一片石塊上，立刻撿起地上石頭一個接一個的往樹上擲。

初時，來如聲還用手中鐵棒把石頭撥開，但不旋踵間，他冷笑了。

只見他棒子插在腰間，兩隻手便去接擲上來的石頭。

要知石頭由下往上擲，越到高處越沒力道，石頭反之往下擲，越接近地面越是快，加速度的關係才會這樣。

如今來如聲在樹上接石頭，他也用接了的石頭回擲。

當然，他是不會擲戈成方或武太斗二人的。

來如聲把石頭擲向圍着花牡丹的那二十名韃子兵。

就聽一陣「彭彭」聲，立刻間傳來哎呀聲，已有九個韃子兵痛得亂了馬蹄抱着頭。

又是幾個石頭擲過來，來如聲大叫：「何不來個捉迷藏。」

這話只一出口，就聽花牡丹尖聲一個笑，立刻拔身便衝過幾個抱頭韃子兵的圍困，一溜煙的進入林中去了。

嘍，來如聲在樹上大笑：「哈……」

戈成方厲吼：「快追，決不能叫那丫頭逃掉！」

來如聲在樹上笑道：「逃？放心吧，銀子沒拿到手，怎麼會輕易而去呀。」

武太斗怒叱道：「七王府的銀子，也是你這無賴傢伙花用的？可惡！」

於是，樹上樹下在僵持着，而林子裡……

老林子裡此刻可眞熱鬧，就聽得「哎呀」之聲不斷的傳出來，只一聽便知道是韃子兵吃了虧。

是的，林中不只是一個花牡丹，林中還有厲害的四個人在等不及的打人了。

為什麼說打人？那是因為他們以棒偷襲，棒棒盡往樹下騎馬而過的韃子兵頭上敲。

有幾個韃子挨得重，身子倒在馬背上昏死過去了。

有不少還被棒子打得血流滿臉，衝出林外的時候，便雙目也被鮮血遮住了。

這光景還眞沒多久，林子裡又安靜下來了。

便在戈成方與武太斗二人吃驚中，就聽樹上的來如聲把手一拍，道：「殺呀！」

他這麼一聲大吼，忽聽林中傳來回應：「殺呀！」

「殺韃子呀！」

這時候便花牡丹也舉着鐵棒奔出來了。

只見韃子們拍馬往一起集中，那情形很明顯，準備整隊衝殺了。

來如聲一見這光景，立刻暴吼一聲，道：「退入林中宰活人吶！」

他當先把鐵棒舉向高空，「卡」聲起處尖刀已彈在棒端，一個低躍，便不見了。

便在雙方拉好架式的同時，半空中一聲暴吼如五雷轟頂，震得人們耳膜發痛，有個老頭兒打橫走出林子來，他正是錢如土。

錢老的背上還背着酒葫蘆，滿頭大汗還帶點喘息，好像上衣也濕了一大半。

就聽他又是一聲吼：「小子們，手脚要俐落，一個也不留活的，給我老人家殺呀！」

來如聲急道：「老爺子呀，你不是交代咱們銀子重要嗎？萬不得已不殺人嘛。」

錢如土大吼：「這些人的命不值錢，南方等銀子，咱們在這兒玩他娘的什麼捉迷藏，殺了以後我們走。」

「走，到哪兒？」來如聲在林中回應。

那面，花牡丹也道：「咱們銀子還沒到手吶，老爺子，咱們拿什麼去見來叔？」

不料錢如土却大聲道：「叫你們殺，你們就快殺，殺完了咱們去搬銀子！」

來如聲幾人聽得清，大伙心中一高興，精神便也高漲起來。

那面的戈成方與武太斗二人也火了，彎刀一舉暴吼如虎，戈成方道：「殺光這些叛逆。」

「殺！」

「殺呀！」

嘍，來如聲男女六人不躲了，正面硬幹吧！

一方騎馬來得快，一方奔跑也不慢，利時間雙方就要碰上了，還眞玄，就聽那來如聲一聲喊：「起！」

五男一女眞整齊，就在馬頭上方拔身騰空翻觔斗，且看那個人騰得高也翻得遠。

五個男子躍得遠，花牡丹躍得更遠，因為她的輕功比之來如聲還高一籌。

這六人尚未足站地，馬背上已

有幾個韃子挨了刀，挨刀是在後背上，刹時摔在馬下不動了。

十幾匹快馬剛回馬頭來，又聽來如聲喊：「快上石頭堆！」

這幾個小子長常在一起，心思也是一樣的，聽得來如聲的叫，六個人已站在石頭堆上去了。

那些石頭也正是剛才戈成方與武太斗二人用來擲樹上來如聲時用的，如今六人却佔據在石頭堆上了。

「哈……」

笑聲傳來，當然是錢如土的笑聲，他老人家攀坐在樹上直晃蕩，大口喝酒看熱鬧。

韃子兵們也發了狠，齊聲暴吼：「殺！」

他們拍馬直往石頭堆這面衝過來，來如聲六人立刻彎腰抓石頭。

「打！」

拳頭大小的石頭不打人，一顆顆石頭打在馬首上。

石頭打人人會閃，石頭砸馬不會躲，就聽「彭彭彭」之聲不斷，那些馬就在石堆邊「造了反」，一匹匹仰起雙蹄狂抖閃，可也把馬上的韃子兵摔得歪一邊，也有幾個倒地的，早已摔得直不起身子來了。

嘆！這種機會眞難得，來如聲幾人衝上來，棒頭尖刀又是掃殺又是扎，十幾個韃子不夠瞧，刹時間全死在斜坡上。

武太斗與戈成方二人一看勢不妙，拔腿便往林中逃去，卻不料，面前一團影子剛出現，他二人的彎刀才舉起，便聽得一聲：「去！」

「彭！」聽起來是一聲，但見這二人如斷了綫的風箏一般倒摔出林子外。

這二人張口就吐血，風流丹的尖刀已扎入武太斗的背窩裡，他扭了一下子才拔出來。

武太斗死得眼珠子也迸出來了。

別小堪的棒子用勁砸，戈成方半個腦袋也爛了。

這二人死得不甘心，下身兀自在亂蹬，只不過再是蹬也蹬不了多久了。

＊　＊　＊

老松林前死了人，汾河灣這地方不太平，林中抱窩生小雁的老雁早已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

錢如土站在一棵大樹下又叫了。

「喂，快，把韃子們衣衫褲子剝下來。」

來如聲道：「老爺子，殺人還要剝衣衫呀，這種行爲咱們不想幹！」

伍不銀道：「是呀，老爺子，咱們自小在百靈禪院長大，智慧老禪師在世，常叫咱們少殺生好修行的。」

錢如土一聽冒火了，他冷叱道：「你們這些小東西，南方已經在造反，韃子們也天天在殺人，娘的，你們下山來這是幹什麼的？不聽老人言了？」

他一頓足，又道：「誰不聽我老人的話，就滾回山上去，我不留你們。」

花牡丹忙上前，笑道：「老爺子，別生氣，我問你老，剝下衣褲來幹什麼的？」

來如聲也接道：「是呀，剝衣褲幹什麼？」

錢如土道：「你們馬上扮成韃子兵，跟我快進城。」

大伙一聽都樂了。

別小堪道：「原來是叫咱們改扮韃子兵呀，行！」

錢如土道：「不但要扮韃子兵，每人還得找一匹快馬騎上。」

風流丹與齊向前二人樂了。

那齊向前道：「怎麼的，還有馬騎呀，太妙了。」

五個男子在忙碌，花牡丹拍起錢如土的馬屁來了。

只見她站在錢如土身子後，兩手爲錢如土捏肩頭，笑問道：「老爺子，我看你是累壞了，一身臭汗嘛。」

錢如土道：「跟着你們，我還能享什麼福呀！」

花牡丹道：「老爺子，你可別那麼說，我這不是在侍候你老嗎？」

錢如土瞇瞇眼，那是被花牡丹捏拿得舒服了。

閉着眼他還吃吃笑，道：「妳在討我老人家好了？」

花牡丹道：「我是打從心眼底裡侍候你老的，倒是問問你老人家，剛才你老不是在林子嗎？怎麼找了半天不見你老的人吶。」

錢如土道：「妳以爲我去哪兒了？」

「找地方睡着了，你一夜沒睡嘛！」

「睡？我被來如風那小子找來，就沒打算過好日子，我還能睡？」

一怔，花牡丹道：「這麼說來，你老是去辦事了？」

「而且是重要的事！」

「什麼事？」

「我老人家隨着那惡管事奔回太原城北去了。」

花牡丹一聽，猛一楞，道：「眞的？」

「你看我這模樣會是假的？」

花牡丹道：「老爺子呀，你一夜沒睡，還能跑那麼遠的路再回來，鐵打的身子也生銹了！」

錢如土淡淡一笑，道：「我不是對你們幾個說過嗎？咱們江湖行，要能吃能餓，能睡能不睡！」



他似乎想到往日時光，得意的一笑，又道：「那個來如風啊，我同他就有三天沒吃過一碗飯，兩天沒喝下半碗湯，當然，山溝的水就喝不少，可也三天沒睡覺，我說這話妳不信，來日到南方，妳問問那小子！」

吃吃一笑，花牡丹道：「信，我當然相信你老的話是眞的，你老現在就已經証明了吔，嘻！」

「哎唷！」

「捏痛了？」

「妳輕點捏，別像你昨夜在床上逗那小王八一樣，我老人家可受不了。」

花牡丹一聽，撒個嬌，道：「不捏了，還不是你叫我去逗那小子的？」

錢如土哈哈一笑，道：「我剛才偷入七王府，嗨，那小子還沒起來。」

花牡丹道：「你還進了七王府呀？」

「是呀，我發現七王府內鬧空虛，正是下手的好時機，他們不是玩詐嗎？咱們來他娘的一個霸王硬上弓。」

便在這時候，來如聲幾人拉着馬過來。

這五個人扮的韃子兵還眞像，他們自己也發笑。

來如聲道：「老爺子，你剛才……」

花牡丹道：「剛才老爺子去了七王府，然後匆匆又回來了。」

「眞的呀！」五人一齊驚嘆。

來如聲又問：「發現什麼了？」

錢如土道：「你們看仔細了，我在地上推演沙盤叫你們幾個人看。」

他又重重的道：「太原七王府就在太原城北大街。」

他手指在地上邊圈邊又解說：「右後面有個小巷，這條小巷平日無人輕易走過，誰不怕韃子呀！」

來如聲道：「老爺子，你打算來一個霸王硬上弓？」

錢如土道：「不錯，如今韃子們的氣焰差不多盡了，大漢江山又見曙光，你們不覺得嗎？」

花牡丹道：「老爺子，事不宜遲，你快解說吧！」

錢如土道：「所以咱們必須有個正確觀念再下手，否則還以爲咱們是扮强盜亂殺人吶！」

聽得幾個年輕人直點頭。

錢如土又道：「如果是扮强梁，咱們就不吃香，咱們這是義士作風，爲驅趕韃虜恢復華夏而殺人，你們可得把目標定清楚。」

來如聲笑道：「嗨，老爺子，聽說你老深山盡喝酒，弄了半天，原來你是人醉心不醉呀！」

錢如土道：「也是那來如風小子他說的，我老人家原字不變的再灌輸給你們聽。」

別小堪也笑道：「你老是被來叔這幾句話感動的才下了山？」

錢如土道：「當然啦，老夫習武數十春，幾曾爲國拚老命，當年只不過同江湖上幾個惡霸殺得凶，如今不同了，如今拚命爲漢室，便拚死了也有意義，少說也是人家……他娘的怎麼說來着？」

他急得拍腦袋，幾個年輕人沒插嘴，因爲他老要說什麼，誰也不知道。

錢如土拍了幾下頭，忽的一笑，又道：「我老人家記起來了，那是說，活着是義士，死了也是烈士，聽了，這話多麼動心吶。」

花牡丹笑道：「你老雄心仍在，咱們以後有得拚的。」

風流丹道：「別插嘴，且聽錢老爺子任務分派呀。」

錢如土抬頭看天色，道：「不是我不急，我比你們那一個也急，只因爲咱們進城的時候要等天黑才動手，此刻要再等上半個時辰差不多。」

來如聲道：「如此說來，老爺子，咱們是先義士後烈士了？」

錢如土一瞪眼，道：「你怕當烈士？」

來如聲一笑，道：「無毒不丈夫，怕死非英雄，老爺子，我不會令我堂兄失望的，來家村沒有怕死的人！」

錢如土道：「好樣的，所以那小子把你們幾個找來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還以爲那小子被花子幫的女頭兒迷上了吶，所以才找你們幾個下山來幫忙，還好，你們剛才的表現可圈可點，與那小子當年的作風差不多，哈……」

「哈……」

幾個年輕人也發笑，這樣才熱鬧，這樣才會令錢如土以爲自己又年輕了。

果然，錢如土一拍巴掌站起來，道：「走，我一邊說一邊走，你們每人拉上一匹馬。」

來如聲趕緊叫風流丹也爲錢如土拉匹馬，錢如土却笑笑，道：「等一等，你們拿繩子把我同花牡丹二人綑綁起來，然後再上馬進城。」

伍不銀驚道：「爲什麼要把你老同大妹子綑起來？」

錢如土道：「爲了進城順利，進那七王府更順利呀！」

他指着汾河下游，又道：「等咱們到了七王府以後，咱們把七王府的大門緊關上，嗨，如今七王府中女人多過男人，有本事的都不見了，想是去了老爺嶺，守在七王府

中的，也只有今天這些人吶。」

來如聲道：「你怎麼知道？」

錢如土道：「我怎麼不知道，我見那大管事拍馬而去，立刻暗中啣尾追，大管事命兩個武士去王府調人馬，那大管事却拍馬去另一條大街的藥舖找大夫。」

錢如土再看天色，又道：「還早，還早。」

他站在一匹馬前又笑道：「那個大夫是漢人，醫術也不錯，他爲大管事治兩肩上的傷，口中不由在發問，是什麼人敢對大管事你下這麼重的手？那大管事開口就是罵，可也正巧我站在街邊聽。」

來如聲道：「他怎麼罵？」

錢如土道：「他罵的是殺他的人非死不可，若非王府此刻空虛，他也不會挨刀子，七王府的八勇士雖然與七老王都死在老爺嶺，但府中還有十二名殺手在，可惜如今只有兩個在，我一聽就樂了，咱們別再花腦筋，乾脆，咱們七王府中去搬銀子吧！」

花牡丹接道：「七王府的十二殺手已死了兩個，應該只有十個了。」

來如聲冷笑，道：「什麼殺手，他日遇上，看我怎麼宰他們！」

錢如土這才翻身騎在馬背上，把雙手一伸，道：「來吧，先把我老人家綁住。」

來如聲道：「老爺子，這主意是你出的，小子們只有奉行了。」

錢如土道：「少貧嘴，快！」

齊向前走過來，他用繩子果然把錢如土的雙手綁住，然後笑道：「老爺子，這是活結，你……」

錢如土道：「知道，也把牡丹拴住。」

齊向前一看，笑道：「老爺子，我不敢。」

錢如土道：「爲什麼？」

齊向前指指來如聲，道：「來哥會揍我！」

來如聲笑笑，道：「只要你老實，我不揍你！」

齊向前道：「算了，要綁牡丹，你動手去綁，出力不討好的事我不幹！」

來如聲過來了，他把花牡丹的雙手來個反臂綁，綁得還眞像那麼一回事似的。

花牡丹笑道：「我習過軟骨功，只一縮骨繩子就會脫掉的，放心吧。」

她忽的擧起剛綁的雙手，笑道：「怎麼樣，叫你們見識一下，這軟骨功乃女子的特點，你們男人那個會。」

她這話還眞對，花牡丹弄個頭朝後，雙足站定，她的頭便會由兩腿之間自後穿過。

花牡丹自己把雙手穿過繩子，錢如土這才對幾個人吩咐，道：「你們給我老人家記清楚，咱們關上七王府大門，然後就把男女往最後面的大廳趕在一起，哪一個要反抗，出刀便砍，決不手軟。」

來如聲道：「要是他們男人都出手反抗呢？」

「那就當義士吧，殺！」

別小堪笑道：「要是女人也反抗呢？」

他一頓又道：「韃子女人也有凶悍的，咱們照殺。」

錢如土道：「不殺也可以，你挨他們殺吧！」

別小堪一聽，這是叫他們不分男女，誰反抗就殺誰了，不由暗自咬咬牙，道：「咱們絕不手軟。」

大伙都上了馬背，一擁而往太原府城狂馳而去。

元代韃子最囂張，騎在馬上噢噢叫，路上行人兩邊閃，誰閃得慢了挨鞭打。

就在天剛黑的時候，太原城外奔馳過來幾匹快馬，昏暗中不少人驚嚇的往路邊躲，說也奇怪，這幾個韃子爲什麼沒叫喊。

不但沒叫喊，而且也不見有皮鞭往路人的身上抽打，倒令人覺得有些想不明白。

這幾匹馬上韃子押着個老者與女子，飛一般的進了城，直往城北大街馳去。

守城的兵丁兩個人，他們當然不敢攔人盤問，因爲只一看便知道是七王府的家兵。

來的這批韃子不是別人，正是來如聲他們幾個人。

這玩意還眞要有扮相，常言道：「扮什麼像什麼，賣什麼得吆喝什麼」，來如聲幾人拍馬到了七王府大門外，他狂吼着：「開門！」

七王府守門的半開門，聽得吼聲，沒分淸他就拉開另外一扇大門，於是……

於是來如聲拍馬當先往門內馳，這光景眞少有，還有騎馬進入七王府的呀。

兩個掌門的見怒馬衝進來，也急急忙忙的兩邊閃，就聽後面一人大叫：「抓來要犯了，閃開啦！」

這是齊向前學韃子的口音，只可惜他把頭一甩，一張臉孔露在一個家兵眼前。

那家兵一看就厲聲道：「你不是咱七王府的人呀！」

這人已叫晚了，因爲齊向前的人同馬早已衝進來了，他還衝着守門的二人露齒一笑。

「不好了，他們不是咱們的人呀！」

這叫聲還眞大，前院子兩邊廂立刻有人奔出來，其中一人吼道：「你們是哪裏來的？」



來如聲嘿嘿一聲笑，他對那人道：「看到了沒有，你們要的人犯咱們送上門來了。」

那人一瞪眼，那麼咱們去的人呢？戈爺與武爺怎麼不見回來？」

來如聲道：「他們呀，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怎麼說？」

來如聲道：「別誤了救小王爺的時辰，快帶咱們去見小王爺。」

那人正要再問，忽的廳上走出一個帶傷的人，這人一出現，文場就此結束了。

文的結束，接着當然是武行登場了，因爲出現的人不是別人，方大管事是也。

方大管事站在廳廊上，他發覺來的竟然是來如聲幾個人，不由厲聲狂吼：「你們好大的狗膽，竟然闖入王府來了，可惡啊！」

來如聲迎上去大吼回敬過去：「爺們已經來了！」

方大管事道：「我問你們，王府去抓你們的那些人呢？你們把他們怎樣了？」

來如聲道：「你多問，當然是他們殺不了咱們，反遭咱們殺得一個不留了。」

大管事一聽，咬咬牙，道：「眞是該死的一羣，今天決不叫你們走出王府一個。」

哈的一笑，來如聲道：「當然不會走出一個，咱們要走的是七個。」

是的，如今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也鬆掉了綁繩，一副自得的模樣。

大管事道：「你們想怎樣？」

來如聲戟指方管事道：「娘的，我這個人有個毛病，就是太相信別人的話了，而且是敵我不分，好人歹人都相信。」

他舞弄着手中棒子，那光景還眞的像極了當年的來如風在撥弄他敵人時的樣子。

來如聲並未學過來如風的這一套，全是臨場自然的擧動，看得錢如土一怔，還以爲來如聲就是來如風。

就聽來如聲冷笑道：「汾河灣說好了你回來取兩千兩銀子買三條人命的，怎麼的，却加派了二十個韃子兵想倚多取勝硬吃咱們呀？操，如今你吃不下咱們，咱們却找上門來了。」

他回頭看看附近圍來的十幾個韃子，笑笑道：「你們最好別妄動，火了咱們殺你們個鷄犬不留。」

「你敢！」

「嗨，大管事，咱們已經殺了那麼多的人，如今再來，原就是要多殺幾個的呀。」

他把手中鐵棒猛一擧，就聽大門「轟」的一聲響，傳來別小堪的聲音，道：「來兄，大門我關得緊，上了門又抵了槓，關上門咱們宰人吧！」

來如聲回叱：「急什麼，人家也許想通了，來個和氣生財，咱們又何苦乘人之危趕盡殺絕？」

別小堪道：「這時候你還沒放棄以和平收場的主張呀，我操！」

來如聲道：「和平不到絕望，我是絕不放棄和平，我不是說過嗎，殺人實在是迫不得已之事呀！」

花牡丹道：「對呀，人家小王爺還等我去解救吶！」

她提到小王爺忽必亮，大管事立刻吼問：「妳這妖女，妳是怎麼把小王爺坑害得至今不能動顫，快說！」

花牡丹道：「你吼什麼，都是你這好管家，你爲什麼要施詐，如果小王爺死了，都是你害他的。」

方管事大怒，叱道：「放屁，且拿下你們再說！」

他見七王府的後面又來了十幾個大漢，膽子頓壯，大吼一聲，道：「抓起來！」

有人高呼：「別放過這些傢伙，殺！」

只可惜這些人只不過是七王府的下人，論本事也只有一個受了傷的方大管事，而方大管事也剛剛把受傷的兩肩包紮起來，想動刀還眞的沒辦法。

他這麼一吼，來如聲如狠似虎般便撲向方管事。

於是，這個王府中最大的院子裡，喊殺之聲四起，立刻便有人抱頭大叫着向外疾逃。

方管事左閃右閃沒閃過，頭上狠狠挨了一鐵棒，打得他雙目冒金星，來如聲一把便抓牢管事的衣領，冷叱道：「娘的，我看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你給老子死吧！」

他的鐵棒頭上的尖刀「卡」的一聲冒出來了，眼看着一把尖刀要刺過去了，突然間……

「住手！都住手！」

這是個女人的聲音，而且還是個老女人的聲音，果然，那些尚沒被打或還沒挨刀的十多人已往牆邊閃去。

錢如土心中就是一怔，因爲他發現來了幾個韃子女人，其中一人正是七王爺的老伴。

老王妃出來了。

來如聲發覺這些人還眞不是對手，一大半挨了刀，有幾個歪在一邊雪雪呼痛不已。

只不過，來如聲却也一怔，他臉露緊張的樣子，令一邊的花牡丹吃驚，不知來如聲爲什麼突然如此緊張。

（未完・四）

**上文提要：** 艾慈被勞克點醒後頓然醒悟，決心要做一番有益於大衆的事，艾慈見安家寨之人魚肉鄉民，門庭猶如皇宮，心中有氣也有了計謀。艾慈和勞克在高陞飯店吃飯，勞克以晶瑩的珠珍交掌櫃做抵押，結賬時掌櫃拿出的却是一顆花生，雙方起爭執，安家寨七武士之一的甘一艮鬥艾慈，結果不敵要賠三百兩銀子給他們……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　士・文
可　飛・圖

# 小子統吃

調虎離山施妙計　矢志盜寶反受困

艾慈道：「我在街上玩性命，你坐在店裡窮喝酒，我把姓曹的二人打跑，你順順當當的敲來三百兩銀子，你怎麼不分我一半？」

勞克道：「那是我用手段取得的，與我們的合作談不上，你小子不是也弄了四十兩！」

艾慈道：「如果你要分，我立刻送你二十兩。」

勞克叱道：「二十兩換回一百五十兩，你可眞會賺。」

艾慈大聲地道：「你分不分？」

「你在威脅老夫？」

「我要分銀子。」

「你小孩子，身邊放那麼多銀子幹什麼？會丟的呀！」

「那是我的事！」

「要是老夫不分呢？」

艾慈道：「頭一次分帳你就想吃我，算了，再也不同你合作了，我走啦！」

艾慈正要往樹下跳，勞克忙着拉一把，道：「算你厲害，他娘的，愛司眞的壓老克，我認了。」

他伸手取出銀子來，分了一半重重的塞在艾慈手中，道：「你比你師父趙老怪還精十分，娘的！」

艾慈笑瞇瞇的收起銀子來，道：「這叫强將手下無弱兵，我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往後你看着吧！」

勞克沉聲道：「我已經領教了。」

＊　＊　＊

二更天尚未到，月色灰濛濛，大地也一片灰濛濛。

遠處，二十條人影宛如行雲流水般繞過烏梅城西，直往南面奔去。

還眞的去了，這些傻子。

一道斷牆下，艾慈笑哈哈。

勞克低聲道：「小子，安家寨的人上當了。」

艾慈笑道：「你這個主意出得好，安天海那裡會想到你這一招。」

勞克吃吃笑，直笑得紅鼻頭發光，道：「安天海原來也是糊塗蟲，是我就不會上這個當。」

艾慈道：「人在氣頭上，一定容易上大當，你也免不了會上這種當。」

勞克笑道：「你錯了，我會前前後後仔細地想想。」

艾慈不解地道：「想什麼？」

勞克道：「小子呀！你想想，這是安天海的地頭上，我們得了便宜還傷了他的人，再是笨蛋也會立刻撤鴨子走人，豈會等在河邊再打鬥？安天海如果大腦動一動，便知道這事不可能。」

艾慈道：「你的話彷佛有點道理。」

「什麼彷佛，根本就是有道理。」

「就算你有道理，但姓安的還是去赴約了。」

「所以我說安天海是個驢。」

「最好安天海也去河邊赴約，我們的行動更容易了。」

勞克臉色一緊，道：「小子，剛才在樹上，我給你的是什麼？」

艾慈楞了一下，道：「銀子呀！」

勞克道：「虧你還認得是銀子。」

艾慈不解地道：「什麼意思？」

勞克道：「我爲盜寶玩老命，你爲銀子動刀子，小子呀！我們的合作，爲的是各取所好，切記老夫的安全最重要，萬不可遇到危難你先逃。」

艾慈笑道：「幹嘛不直說好了，拐彎抹角的幹什麼？」

他頓了頓，又道：「你放心，你出保險費，我這裡理應保你安全，放一百二十個心吧，勞大叔！」

勞克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艾慈小聲地道：「那批人走了，我們快去安家寨！」

勞克又看看天，吃吃地笑道：「娘的，月牙兒就像個瞇瞇眼似的，這種天色最容易下手，我們走。」

艾慈道：「怎麼個下手法？」

勞克道：「想當年，我同趙老怪合作的時候，採用的方法是他遠遠的盯牢我，直到我揚手退走。」

艾慈抓抓頭，道：「爲什麼盯牢你？」

勞克道：「這你就不懂，盯牢我就會知道有沒有人發現我，而且也知道我是否安全。」

艾慈問道：「萬一被人發現呢？」

勞克道：「那便需要你把人引開了。」

艾慈點點頭道：「我明白了，說來說去還是要我爲你抵擋敵人，不但阻擋追兵，甚至你在作業時候，我也要負責你的安全。」

勞克道：「別忘了，我們二一添作五，什麼樣的好處都有你一半。」

艾慈道：「一對龍珠有我一個？」

勞克道：「那當然。」

安家寨從遠處看像城門樓，近看更像城牆，那城垛子與烏梅城牆的垛子一模一樣。

勞克摸摸潮濕的黑磚，低聲地道：「滑溜溜的難以下脚，小子，你可要用索子上城？」

艾慈不在意地道：「不就是那麼三四丈高嗎，還難不倒我，倒是你老的年紀大，骨頭怕會酥了吧，你用索子好了。」

勞克冷冷笑道：「你把老夫看扁了，好小子，我看你先上，萬一掉下來我接着。」

艾慈眼珠滴溜溜轉，道：「你可是要我先上去看看有沒有人在上面？」

這小子倒是精得很。

勞克道：「好小子，你看我的。」

他騰身拔空而起，衣不飄風不響，雙手已攀住上面的城垛子。

勞克四下瞧一遍，正要向下面招呼，不料耳邊響起艾慈的聲音道：「上來吧，上面沒人。」

勞克這才發覺艾慈就在城牆上靠着一邊蹲着。

他心中想：「這小子，比他師父還能幹。」

二人伏在寨牆上，勞克指着一座高樓，道：「安天海一定住在高樓上。」

艾慈發愁地道：「勞大叔，安家寨的房子像皇宮，你到哪裡去盜那一對龍珠呀？」

勞克道：「我有個辦法，不知你可願意？」

艾慈看了他一眼，道：「說來聽聽。」

勞克道：「你要爲龍珠而拚命呀！」

「知道啦！」艾慈道：「我已經來了，你快說怎麼找到龍珠？」

勞克道：「小子，你仔細的聽着。」

他把嘴湊進艾慈的耳根下，道：「你出去，大敞步的去叫寨門，指名要鬥安天海，守門的見了你，一定不會放你走，你就說，二更天不見你們赴約的人，所以你就找上門來了。」

艾慈摸摸鼻頭道：「現在剛剛二更天，我怎麼走得那麼快？」

勞克道：「小子，亂七八糟，糊糊塗塗，給他來個胡攪蠻纏，弄得姓安的心煩氣躁，他還管什麼時辰？」

艾慈笑道：「這種無賴手段我見多了，叫化子羣中就是這光景，哪……以後呢？」

勞克道：「我會暗中跟定他們傳話的人，你想想，你在寨門外叫罵，一定會有人往裡報，安天海一定會現身，我就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了。」

艾慈笑笑道：「我同安天海在寨子外面泡上了，你老正好在他住的屋子裡偷。」

勞克道：「不叫偷，偷字顯得沒出息，應該叫盜。」

艾慈翻個白眼，道：「還不都一樣。」

勞克道：「當然不一樣，有許多大官們也會動手弄公款，人們就

叫『盜用公款』，沒聽說『偸用公款』的，要說盜，顯得文明些。」

艾慈聳聳肩，道：「你又不是大官，何況又是二更天，我曾聞得人們說『白天爲拿，夜間爲偸』，反正你未得姓安的同意來拿他的寶，就是偸。」

勞克沉聲道：「小子，你眞是不會往自己臉上貼金，你這一輩子也休想當大官。」

艾慈道：「我也不準備當大官，我去鬥安天海。」

他笑瞇瞇的拔空而落在城牆外。

這一回，他好威風，大搖大擺的走向安家寨的大門口外，他雙手叉腰高聲喊：「喂！王八蛋們開門來。」

寨門樓上面伸出個人頭來：「誰呀！大膽的潑皮，半夜三更的在寨門外面罵人。」

艾慈指着寨子，吼罵：「去！叫安天海走出來，小爺要問問他，爲什麼叫我在河岸空等待？」

果然是天賦異稟，第一次說謊就說得臉不紅，氣不喘的，要得！

寨門樓上一陣騷動，刹時把寨門拉開了。

艾慈張大眼睛極目看過去，只見二十多個黑衣大漢舉着砍刀奔出來。

艾慈忽然嘻嘻笑道：「你們誰是安天海？」

這些大漢四面八方把艾慈圍了起來，隨後又走出個老人來，他手中提了一支旱煙袋。

那煙袋銅鍋有拳頭大，艾慈立刻明白這旱煙袋一定是這傢伙的兵器。

他的反應可快得很。

師父曾說過，江湖上專門打穴道的兵器，除了判官筆就是旱煙袋。

這老頭一定是打穴能手。

老頭走近艾慈，冷冷地道：「你就是白天在城裡殺傷我們兩個人的娃兒？」

艾慈翻着白眼，大剌剌地道：「什麼娃兒，要叫小爺爺。」

老人冷冷笑道：「乳臭未乾，胎毛未脫，你就在江湖上耍狠，當眞十字路口走螃蟹——橫行霸道呀！」

艾慈笑笑道：「就算是吧！老頭兒，快去叫安天海出來。」

老人道：「用得着嗎？你已經走不了啦！」

艾慈仍是笑笑道：「小爺我可不是紙紮的人——糊大的，你還是快去叫姓安的滾出來。」

老人叱道：「個小潑皮，老夫要好好教訓你！」

艾慈伸手一攔，笑道：「先別動手，萬一你倒在小爺面前，那多丟人，再說，能活到你這把年紀，一定很不容易，還是省省力氣，養養精神，早上起來打打太極拳吧！」

老人大怒，道：「個小潑皮，罵人不帶髒字，老夫饒不了你！」

老人並沒出手，只見他暴退一步，大聲吼：「殺！」

還以爲他自己要動手，原來找別人呀，這誰不會嘛！

二十個黑衣大漢齊聲吼：「殺！殺！殺！」

刀光發出比月牙還亮的光，「咻！」聲連貫如刮來的ㄥ陣怪風似的，猛往艾慈圍罩上去。

猛然使個大暴旋，艾慈已捲到側面大漢的身後。

他不見了，但那大漢的砍刀却不由自主地暴斬如電，生生逼得圍上的大漢們暴迭急閃。

艾慈便在這時暴出右足，把大漢踢得就地滾。

他沒有出刀，拍拍手，笑道：「再要不識相，小爺我可要殺人了。」

老人吼道：「上！務必碎了這小子。」

二十個大漢輪番上，這一回他們學乖了，每個人砍刀就忙着閃，誰也不願意眞的幹。

還是留着命吧，何必眞的拚呢？

艾慈的刀拔出來了。

他豎刀在面前，忽然平飛而起，越過三個大漢的頭，瞧準老人就衝過去，口中大吼：「你也別閒着。」

老人的旱煙袋疾撩猝打，却打了個空，艾慈的利刀自老人的頭上掠過。

鮮血在流。

但老人並沒躺下，艾慈的刀十分有分寸，他只劃破老人的頭皮而已。

老人想不到艾慈的身手如此之高，他驚呆了。

二十個大漢又往艾慈圍，老人已丟下話來，道：「好小子，算你狠，本管事就去搬請我們寨主來，你小子可千萬別溜了。」

艾慈高聲應道：「快去叫安天海出來，小爺要鬥一鬥烏梅城的一條龍。」

他故意把聲音提高，目的不是要威風，他要叫給勞克聽，因爲勞克一定在寨子裡等着人去告訴安天海。

二十個大漢還要拚，艾慈吃吃笑道：「別拚命了，我若想殺你們，你們一個也活不成，安天海是個惡霸，何苦爲他拚性命，別當猪也別當驢，裝裝模樣兒就行啦！」

二十個大漢見這小子一刀就傷了老管事，心中都明白這小子沒吹牛。



這就是所謂：「怕者不來，來者不怕！」

人家敢找上門，就沒有把安家寨放在眼裡，還是守在一邊看熱鬧吧！

二十個大漢不拚了。

不過啊！他們本來就沒有狠拚……

他們圍住艾慈不放鬆，還眞像一回事似的擺着個拚命架式。

艾慈從懷裡摸出一錠銀子，他舉得高高地道：「對不起各位，半夜三更來打擾，我過意不去，這兒是十兩銀子，天明你們進城喝酒去。」

這算什麼玩意，這時候還想交朋友，逗的什麼樂子？

但艾慈的表情却是實在的，跟眞的一樣。

他把那錠銀子拋到城牆上，又笑道：「銀子我送上牆，各位明天去喝酒，如果這時候拚命，萬一死翹翹，那就永遠也別喝酒了。」

二十個大漢面面相覷，誰也不敢開口，也不知說什麼，總不能出口言謝吧，彼此可是敵人吔！

但二十個大漢仍然圍得緊，他們要等寨主快出來。

* * *

老管事本來住在後寨裡，只因爲安家寨的七武士與十幾個武功高的武師一齊奔向烏梅城南三十七里的河岸去找艾慈與勞克二人，他才臨時到寨門樓上守夜。

豈料艾慈却在此時出現，他只得硬着頭皮督戰。

別看他手中拿着大銅鍋旱煙袋，那只能在安家寨中唬唬人，玩眞的，他差遠了。

無論什麼時候，都會有不少唬人的人物，會唬人的人，總是把人唬得一楞一楞的，以爲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一旦碰到了硬點子，便只好撒鴨子啦！

老管事就是這號人物。

他正拚命按住頭頂的傷口。

他按也按不住，鮮血不停的往下流。

老管事心中也暗想：「如此見寨主，更能表現出自己的忠心赤膽，爲主子鞠躬盡瘁的心。」

想着想着，他索性就不按啦！

老管事匆匆奔進寨子裡，一連越過三道迴廊，他果然停在那座大樓前面喊起來：「寨主爺，不好了，外面來了個小潑皮，他出刀就殺人，兄弟們被他放倒一地，我也受了重傷。」

樓上面的窗子推開來。

樓上的燈也照亮了，一個人頭伸出來，是個女的，那一頭秀髮垂出窗外面，道：「老管事，你叫什麼？寨主正在忙着，你也眞會挑時候。」

忙？忙什麼啊？

樓前面，老管事急忙地道：「我都受傷了，那小子指命要會寨主爺，怕是快要殺進來了。」

樓上的女子一瞪眼，道：「哪裡來的臭小子，吃了豹子膽，竟然敢來安家寨撒野！」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個怒漢自樓上伸出頭來，他還正在穿衣衫。

那怒漢一副短髭子，雙目烱烱發出怒光，道：「走，我們去會會那小子。」

女的也正在繫腰帶，看情形二人正在被窩裡熱呼，却被艾慈不選時候的潑了一盆涼水。

所以啦，兩人當然生氣啦！

二人匆匆奔下樓，院子裡已有五十多個怒漢奔出來。

安天海抓起他的方天畫戟，那女的也是一支亮銀槍，二人走在這些人的前面，一路向寨門奔去。

* * *

屋簷上，勞克幾乎笑歪了嘴。

他跟着老管事一路到了大樓邊，他早已躍在橫樑上，他的動作像狸貓，比狸貓還要輕靈。

江湖神偸，「紅心」老克身手果然不凡。

他見安天海率人奔向寨門外，心中樂得不得了，一個觔斗栽進大樓裡，他怔住了，樓上的寶物還眞不少，每一樣他都想要，可是他又不知道怎麼去找那一對龍珠。

他看看牆上的名人字畫，又摸摸架子上面的各樣古董玉器。

那時候不怕驗指紋，偸兒們見了東西就伸手摸。

他們摸習慣啦，就算帶不走，摸摸乾過癮也好。

勞克也摸，但他心中還是那一對龍珠，他開始仔細地找，仔細地翻。

他從樓上找到樓下面，便在一張大櫈子後面的牆上，他忽然眼睛一亮，好大的一顆夜明珠。

那夜明珠散發着紫色光芒，放在牆洞裡。

勞克心中琢磨，找不到龍珠沒關係，這顆夜明珠也値不少銀子，沒魚蝦也好。

勞克老經驗，他先不伸手去取。

他在洞的四周仔細摸，又細細的看了一遍。

他笑了，口裡在流着口水，他的右手那麼巧妙的便往一尺深的牆洞中伸進去。

他臉露得色，準備手到拿來啦！

就在這時候，忽然「卡卡！」連着響。

勞克猛地吃一驚，他忙着手臂往外拉。

可惜他賠上老命也拉不出來了。

死啦！被卡住了。

他的手已被三道鐵鍊緊緊的扣在洞中，同時警鈴連響不停，附近又發出轟轟聲。

勞克心頭大急，他發覺有個鐵籠罩過來。

那鐵籠還是自動的，剛巧把他的身體罩在籠子裡，貼牆的一面發出「叮」地一聲，籠子與牆合起來了。

勞克一聲嘆，道：「娘的，出師不利，這下完了。」

鈴聲尖響中，奔來男女七八人，有人還在叫，「快去把寨主請回來！」

有個女人也在叫：「是個老賊偷！」

突然間，一聲吼：「閃開，我看看是誰那麼大膽，敢偷安家寨的東西。」

勞克在燈光下一看，不由苦兮兮地道：「娘的皮，仇人來了！」

實在是寃家路不寬啊！

來的正是曹大霸與甘一艮。

勞克已叫道：「喂！操他媽幹你娘，可還認得我老人家？」

曹大霸嘿嘿笑道：「老王八，原來你二人使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竟然摸進安家寨來了。」

甘一艮也冷冷笑道：「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老小子，我要碎死你。」

曹大霸道：「刀來。」

立刻有人送上一把尖刀。

曹大霸氣唬唬的舉着刀，道：「老小子，先宰了你，再去收拾那小東西。」

曹大霸的尖刀對準了勞克，一邊的女人急忙的攔住，道：「二管事，這是什麼地方？要殺把他拖出去，這兒是寨主吉祥之地，會惹寨主生氣的。」

曹大霸道：「我是氣急了。」

那女的又道：「快去報告寨主爺。」

* * *

安天海帶人奔到寨門外，只見一個半大不小的娃兒被圍在中間，不由衝上前叱道：「原來是個不知死活的娃兒，也想造反呀！」

艾慈冷冷地道：「看樣子，你好像不是安天海！」

安天海大怒，道：「你說老子是誰呢？」

艾慈一副不正經地道：「安天海的鳥長，聞聽連他的女兒也想操，你是不……」

安天海當着手下這麼多人，他那裡還能多說話，氣得哇哇怪叫，手中兵器猛往艾慈直刺過去，口中叱道：「我刺死你這小狗操的。」

那女的也不閒，一抖手中銀槍，斜着就往艾慈的肚皮上挑，口中尖叫：「哪裡冒出這麼個野孩子，說出話來沒教養。」

「咻！」地一聲響，銀槍刺個空，艾慈已撲進女的懷抱裡，他眞絕，還在女的鼻尖上咬一口，猛地一轉，轉到女的背後面，便也躲過安天海的一刺。

女的尖聲罵，「不要臉的小雜種，你要咬掉老娘的鼻子呀！」

夜裡看不清，安天海已大叫道：「咬掉了沒有？」

女的道：「咬掉你就不要我了。」

艾慈左一閃，右一躲，安天海就是刺不中。

一陣胡攪中，忽見一人跑過來，道：「藏寶樓捉住個老偷兒，寨主爺快快去發落吧！」

安天海聞得他藏寶樓有小偷，立刻跳出圈外，一揚手，便對那女子道：「回去，別上他們的當！」

那女的對幾十個大漢道：「緊緊圍住，最好把這小子碎屍萬段。」

艾慈心中吃一驚，勞克的神技怎麼不靈光，會被裡面的人捉住，這算什麼神偷？

眞是活見鬼啦！

幾十個人圍着他，艾慈的利刀舞得密不透風。

他一邊抵擋一邊想，總得設法救出老拍檔。

只聽他大吼一聲拔空三丈有餘，空中平着連翻，十一個觔斗相接連，落地，他已經在十丈外。

他往來路奔。

他不往安家寨跑！

不知這小子搞什麼鬼？

一羣大漢發一聲喊：「追！別讓那小子跑了。」

這些人追出五里外，早已不見艾慈的影子。

其實，艾慈並沒走遠，他已上安家寨的寨牆上。

原來他先把這些人引得遠遠的，暗中他又折回安家寨來了。

他絕不會放着勞克不救的。

* * *

安天海一路奔進寨子裡，他吼聲如雷，道：「奶奶的，鷄毛雜碎升天了，也敢盜老子的寶物，王八蛋一定有來路，這一切定有安排。」

跟在他身後的女子怒聲道：「且看偷兒是何人，剝他的皮，抽他的筋。」

兩個人跑得快，一下子進得大樓門外的長廊上。

圍在門後的人兩邊閃，曹大霸與甘一艮已經迎了上來。

那曹大霸急忙向安天海稟報道：「寨主爺，中午就是這老小子同個小的在高陞客店鬧事情，屬下只



是說了他們兩句，那小子就出刀傷我們。」

安天海雙手叉腰哈哈笑道：「再點兩盞燈來，安大爺看看是什麼樣的人物敢偷我安家寨！」

兩盞大燈立刻燃起來，照在籠子裡的勞克身上。

那是一隻三面鐵柵一面空的鐵籠，正好把個人扣貼在牆上，鐵籠的兩邊上了扣，想出來比登天還要難，何況勞克的右臂還在牆洞裡。

實在是很巧妙的機關。

安天海用他的兵器方天畫戟插入鐵籠內，戟尖挑着勞克的下巴上，他不由得嘿嘿笑了起來。

勞克淡淡地道：「安天海，老夫自認倒霉，老小子看着辦吧！」

安天海收住了笑，道：「可好，『紅心』老克上門來，眞是失敬失敬！」

那女的一翻眼，道：「這傢伙就是江湖傳言的『神偷』老克呀，除了鼻子外，別的地方與一般人沒分別。」

眞是廢話，難道這女的還想看到兩隻鼻子四隻眼睛的嗎？

安天海嘿嘿冷笑道：「那是他的活招牌。」

他一頓，又道：「神偷上門，這老小子定有目的。」

女的尚未開口，勞克先開口道：「安天海，你是烏梅一條龍，我看你是一條蟲，難道你不知道老夫前來爲何事？你以爲我想的是你這顆夜明珠？」

安天海道：「老子正要問你，你想偷我什麼寶？」

勞克道：「好，你小子仔細聽着，江湖傳言，大相國寺失去一對寶，一對龍珠不見了，有人傳言是你下的手，龍珠就在你安家寨，可有這回事？」

安天海跳起脚來罵道：「我操他八輩子祖奶奶，是那個缺德鬼造的謠，如果江湖同道知道了，我安家寨還有太平日子過呀？」

勞克哈哈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安天海道：「什麼龍珠？我根本沒見過。」

勞克道：「東西到你手，你當然不再承認了。」

安天海忿怒地道：「那年黃河發大水，下游沖毀十三縣，一對龍珠是傳言，我也曾聽過，可是就沒見過，你個老小子少來栽我的贓。」

勞克道：「安天海，寶物果眞不在你這兒？」

安天海道：「誰說一句謊，誰就是黃河爬上來的活生生大王八，奶奶的！」

那女的搶着說道：「當家的，你怎麼對個死囚還發誓？抬舉他了。」

安天海有點後悔地道：「我是氣急了，這老偷兒不能叫他活着走出去。」

安天海心裡不禁想着：「眞是的，自己怎會對着他發誓呢？眞是太失威風了。」

那女的說道：「把他綑到後院裡，剝他的皮。」

安天海道：「別費神了，我一戟刺死他，快去寨門外收拾那個小子去！」

大樓門口兩邊站滿了人，安天海學着方天畫戟對準着鐵籠子，他正要往裡面刺進去。

猛然間，樓下的廳上一陣暗，一團影子罩在安天海的人頭上。

安天海猛一抖，那團黑影沒抖下來，他的鼻子已被人用指頭揑住了。

有一把利刀貼着安天海的脖子上，便見一個半大不小的娃兒，正騎在安天海的肩膀上。

艾慈來啦！

他騎在安天海的肩頭上打哈哈。

那女的正要舉槍刺，她見利刀擱在安天海的脖子上，只得失聲道：「快下來！」

安天海不防艾慈這一招，一時間楞住了。

他可不想死！

他的人生那麼自在，有許多人犧牲自己來成全他一個人，他當然是活得很舒服。

眞是個禍害！

他沉聲道：「小子，你想怎樣？」

艾慈不回他的話，他同籠中的勞克開玩笑：「咳！籠子是關野獸、大鳥的，怎麼把你關起來了？」

勞克嘆口氣，道：「小子呀！時光不留情，歲月不留人，我老人家到底是快要六十的人了呀！」

艾慈嘻嘻笑道：「我看你活着有點兒不耐煩了吧，我就說，安家寨你怎好隨隨便便來呢？」

勞克道：「那龍珠不在安家寨，娘的皮，果然傳言是虛，老夫上當了。」

安天海怒道：「你也死定了。」

勞克道：「我老人家已得了絕症，本來就不想活了，有你這老小子一塊兒去見閻王，幽冥路上我們也好閒話家常。」

安天海道：「我問你，話什麼家常？」

勞克笑笑地道：「咱們在幽幽森森的鬼路上，你說說你是怎麼搶人的大姑娘，沒花銀子搶來的，缺德事情你做了有多少。我也告訴你，我是怎麼摸東西的。」

（未完・七）

**上文提要：** 康少峯在集賢莊討四幅秘籙，連呂松林的一條腿也爲亡師討回了，便和左慧姑離開集賢莊，往黑風崗找夏宏光要討回另四幅寶圖，另方面亦明查暗訪師娘的下落，半途，遇上玉笛金童、神簫玉女攔路，玉女以爲他仍然是以前的小峯，結果被小峯打下萬丈深淵，小峯手刄金童之際，被慧姑勸阻，二人追問鬼谷谷主是誰……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鬼谷

## 聯袂鬼谷尋師母　黑風崗上索寶圖

「師父的姓名，身世以及過去，從來隻字不提。」玉笛金童道。

「你可以問呀。」康少峯道。

「也想問，又不敢問。」

這番話引起了左慧姑的極大興趣，道：「令師這個人是不是很嚴肅？」

玉笛金童想了想，道：「嗯，是很嚴肅。」

「多大年紀？」

「大概四十多吧。」

「可有丈夫、子女？」

「好像沒有。」

「朋友呢？」

「也沒見過。」

「這樣說令師是個孤獨而又寂寞的婦人？」

「可以這樣說。」

「相貌如何？」

「我也說不上來，但是，別人都說我家谷主在年輕的時候是個大美人。」

康少峯道：「迷魂樓燒掉以後你們住那裡？」

玉笛金童道：「仍住鬼府。」

「有房子住？」

「迷魂樓後面還多得很。」

「現在，她人在鬼府嗎？」

「這可不一定，師父經常出外雲遊。」

「都喜歡到那些地方？」

「這我就不得而知了。」

鬼谷谷主是個謎樣的人物，康少峯、左慧姑輪番發問，問了一籮筐問題，玉笛金童却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最後，康少峯說道：「見到你們谷主時，別忘了告訴她，說我康少峯殺了神簫玉女，歡迎她隨時隨地找我算帳，假如縮頭縮腦，不敢露面，那麼，一年之後的今日此時，小俠定會親赴鬼谷，取她性命！」

擺擺手，又道：「你可以走了，告訴你師父，我們的下一站可能是黑風崗。」

玉笛金童如獲大赦，精神也來了，宛若一匹野馬般飛奔而去。

左慧姑急於趕路，拉着康少峯的手，道：「咱們也走吧。」

一時心急，拉力不輕，正巧又拉着小峯的左臂，康少峯痛得驚叫了一聲：「哎呀！」

左慧姑嚇一跳，緊張兮兮的追問道：「你怎麼啦？」

康少峯跺脚道：「都是楊威那個混蛋幹的好事，我這一條左臂可能已經廢啦。」

這下可把左慧姑給急壞了，撕開衣服，細加審視，只見小峯左肩的骨頭有碎裂跡象，皮開肉綻，慘不忍睹，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痛如己受，惶急萬狀道：「糟啦，還有很多事情必須仰仗你這一身絕技，如今左臂已廢，恐將難再



大展雄風……」

講至傷心之處，不覺已淚流滿臉，難以盡言。

小峯則表現得很冷靜，一面前行一面道：「慧姐別爲此煩惱，小弟左臂雖廢，功力仍在，還有右手可用，只要能順利的將八幅寶圖追回，悟透箇中玄奧精髓，殺楊威和鬼谷谷主應該沒有問題，別忘，師父雙腿殘缺還曾大戰羣雄哩！」

是在安慰左慧姑，也在安慰他自己，遇上厄難的時候最需要的就是這種自我肯定與激勵的力量。

自從得知亡父已將她許配給小峯後，左慧姑把康少峯看得比她自己還重要，一直在苦思補救之道，疾奔出三四里地後，忽然自說自話道：「有辦法了。」

「什麼有辦法了？」

「你的左臂有救了。」

「小弟還是不明白慧姐的意思。」

左慧姑有條不紊的道：「先父養傷飛來峯，命我下山去購辦日用雜物之外，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採藥，無意中在一處荒山絕谷中採到一株人參菓，原以爲定可治好他老人家的腿傷，沒料到一別竟成永訣，良藥已無用處。」

做了一個深呼吸，强將悲痛收起，又道：「人參菓素聞有肉白骨，活死人的奇效，雖然未能救得先父，此時正可療治峯弟的臂傷。」

選了一處平坦之地停下來，從身後行囊中拿出一個木匣，打開匣子，立有一股芬芳之味撲鼻生香，裡面放着一株晶瑩紅潤，香氣四溢，高約三寸，狀似人形的人參菓，小心翼翼地遞給康少峯，道：「此菓百年難得一見，可遇而不可求，十分珍貴，趕快服下去吧，相信對你的臂傷一定大有助益。」

小峯臂傷不輕，同時也不忍拂逆伊人盛意，立將人參菓全部吞服下去。

靈藥入口，化作津液，順喉而下，但覺一股暖流暢行四肢百骸，十分舒坦，尤其肩頭的痛楚也隨之逐漸減輕，沒多久便不再感覺疼痛了。

運氣左臂，血脈已通，抖動一下，亦可揮拳用力，康少峯雀躍道：「慧姐，好啦，這人參菓眞靈啊，妳對我太好啦，小弟不知道該怎樣報答妳才好。」

左慧姑眉如春山，妙目含情，一瞬不瞬的瞧着他，燕語鶯聲道：「你這人也眞是的，人家已經是你的人了，還說什麼報答不報答，只要你安然無恙，慧姑就是爲你死也心甘情願，何況是一株小小的人參菓，只要你不變心投到呂家妹子的懷中就好啦。」

女人是感情動物，別看左慧姑一身絕技，叱咤風雲，出生入死，威風凜凜，但在未婚夫的面前，對感情的事還眞是放不下，對呂盈盈仍存有三分戒心。

小峯聞言，不免又想起呂盈盈削髮出走，呂松林黯然神傷的事來，嘆息道：「集賢莊的一切已成過眼雲煙，慧姐還提它作甚。」

左慧姑善體人意，聽小峯不願再提這些傷懷往事，遂將話題又拉回到人參菓上來，道：「峯弟，據我所知，人參菓不但可以療疾治病，而且還有補元益氣，增進功力之效，趕快坐下來調息一下，等藥力完全行開之後再登程也不遲。」

小峯如言照辦，當即盤膝行起功來。

眼觀鼻，鼻觀心，凝神運氣，立有一股暖流上行十二層樓，下走三十六脈，頓覺血暢氣舒，精神百倍，起身後興冲冲地說道：「嗯，慧姐之言不假，人參菓確有補元益氣，增强功力的奇效，妳怎麼也不早說，早說就一人一半，使咱倆的功力都更上一層樓，殺楊威砍鬼谷谷主豈不更容易一些。」

左慧姑笑盈盈地道：「只要峯弟的功力能夠登峯造極，稱霸武林，我同樣會感到光采與榮耀，何必一定要分而食之，須知你此刻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將來還要領袖武林，號令羣雄，功力如未至出神入化之境，如何萬衆歸心，一統江湖？」

上前在小峯的肩頭仔細一看，傷口業已痊癒，完好如初，又喜孜孜地道：「小峯，恭喜你，傷口已經全好啦，快運氣再試一試。」

康少峯略應一聲，運氣再試，暢行無阻，振臂一抖，勁風呼嘯，不僅比剛才的情形又進一步，與傷前相較更不可同日而語，至少又增加了一成以上的功力，康少峯高興的跳了起來，大呼小叫道：「好啦，好啦，我的左臂完全好啦，功力又大進一步，下次見面一定可以宰掉鬼谷谷主與姓楊的那個叛徒！」

由於興奮過度，使他變得格外活潑而又浪漫，一把就將左慧姑抱在懷中。

小峯不過才十六七歲，還是一個大孩子，原意是想像四五年前跟許心影在一起的時候，每當遇上喜事趣事，與奮歡樂的時候，兩個人便常常抱在一起轉圈圈玩，可是，如今人已長大，一抱之下，感受却與四五年前迥然不同，如騰雲，似駕霧，彷佛身在虛無縹緲間。

左慧姑羞在臉上，喜在心中，半推是假，半就是眞。

起先，二人都有幾分惶恐、不安。

沒多久，便沐浴在異樣的歡欣中。

接着，相互摟住了，抱住了，如膠似漆。

自然而然地，四片火辣辣的嘴唇也有了動作。

兩個人很快便扭在一起了，人在抖，氣在喘！

心在跳，魂在飄！

欲仙欲死，如醉如癡！

只有動作，沒有言語，盡情地陶醉在溫柔鄉中，互相傾訴着心底衷曲。

歡樂的時光總是太匆匆，感覺上只不過才片刻工夫，實際上已纏綿了一個多時辰，左慧姑推開小峯，羞答答地道：「好弟弟，別這樣，未來的日子還長得很，我們該趕路啦。」

話完，粉頸低垂，兀個向前行去。

小峯如夢初醒，三分喜悅，七分惶恐，緊跟在慧姑身後，寸步不離。

默默疾奔十餘里地，已轉出仙霞嶺。

熾熱的情愫，亦隨之慢慢平靜下來。

眼前風景如畫，道路縱橫，康少峯道：「慧姐，我們往那邊走？」

左慧姑道：「追回失圖，爲先父報仇，無疑是最爲緊要之事，自然應該先去黑風崗找冷面人魔夏宏光，可是，黑風崗只聞其名，咱們並不知確切位置，盲人瞎馬的到處亂找，亦非上策。」

「那麼，以慧姐之見，該當如何？」

「聽了玉笛金童的話語之後，倒使我想起一件事來，想去一趟鬼谷。」

「去鬼谷幹什麼？」

「前不久曾聽人說，家母人在鬼谷。」

康少峯大吃一驚，道：「慧姐是說鬼谷谷主是師母？」

左慧姑的臉色也顯得很沉重，道：「鬼谷是個藏龍臥虎之地，進進出出的人何止千百，家母可能只是一個過客，是鬼谷谷主的機會微乎其微。」

康少峯在心底默禱道：「求上蒼保佑，鬼谷谷主千萬不要是師母，否則事情就痲煩了！」

左慧姑也同樣爲此躭憂不已，道：「聽先父說，我娘最是慈善，與人無爭，不可能是君臨天下，殺人無數，又定下那麼多戒律的鬼谷谷主。」

「但願如此！」

二人想法一致，願望相同，最怕親家變冤家，丈母變仇人。

左慧姑道：「原則上仍以找冷面人魔夏宏光爲優先，如果沒有辦法順利的找到黑風崗，就去鬼谷尋訪家母的下落，你也可以藉此了斷殺母之仇，但不知峯弟意下如何？」

康少峯道：「慧姐怎麼說就怎麼辦吧，小弟沒有意見。」

正行至一處三岔路口，二人選擇了一條往西北方的官道行去。

一路探聽，一路疾行，始終沒弄清楚黑風崗的確切所在，只好來到鬼谷。

鬼谷景物依舊，人事全非。

沒見神叟余千知。

沒見醉叟解千愁。

亦未見病叟龍雲。

鬼府內的人潮已不復見。

各行各業生意蕭條，門可羅雀。

經多方查訪，亦無左母的任何消息。

玉笛金童不在。

神簫玉女不在。

鬼谷谷主也不在鬼谷。

一來一去，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結果落得一場空。

所幸，武學不曾荒廢，一路上二人相互切磋，時加印證，彼此的功力皆大有精進。

同時，在鬼谷從一位武林人物的口中，問明了黑風崗的位置。

* * *

豫西，伏牛山。

羣山深處，有一條綿延數十里的斷崖。

崖頭矗立着三塊三丈見方的巨石，上面寫着三個大字：黑風崗！

白石紅字，十分醒目，數里之外便可一目瞭然。

奇怪的是，只見招牌，沒見通路。

崖壁高逾十丈，陡峭如削，寸草不生，猴子都爬不上去。

康少峯、左慧姑立懸崖脚下，正爲無上崗之路所苦。

小峯道：「夏宏光這個老魔頭不簡單，選了一處天險之地落草立寨，官兵想捉拿，或者仇家來尋仇，勢必得大費周章。」

左慧姑想了想，道：「登山的道路一定有，他們自己也要進出呀，而且不只一條。」

康少峯完全同意，道：「那當然，姓夏的不會把自己困死，在山後，或者兩側，甚至就在絕崖上另外鑿有秘道也說不定。」

「咱們找找看。」

「好啊！」

二人邊走邊看，處處留意，走了十幾里地，始終沒發現任何道路與秘道。

皇天不負苦心人，再行數里，終於找到一條登山小徑。

路很小，很陡，雜草叢生，不留意根本看不見，二人手脚並用，



小心翼翼地爬上去一看，道路又被一條山溝所阻。

溝寬四丈左右，一根碗口粗細的長木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對面怪石嶙峋，景物難辨，顯得格外詭異。

左慧姑憂心忡忡地道：「峯弟，獨木橋是通路也可能是絕路，咱們必須提高警覺，我很懷疑夏宏光會設有埋伏，你且在此掠陣，讓我先過去探一探。」

她怕未婚夫涉險，康少峯同樣關心未婚妻的安危，搶先一步道：「慧姐說得對，冷面人魔夏宏光乃是黑道領袖，麾下高手如雲，黑風崗又是他的總壇所在，自然戒備森嚴，還是讓小弟打頭陣吧！」

不管左慧姑反應如何，左掌護胸，右手握琴待發，在獨木橋上蜻蜓三點水，一躍而過。

左慧姑怕他有失，不敢延遲，飛身緊隨在後。

虛驚一場，既無明樁，亦無暗卡，平安無事的落在亂石叢中。

康少峯一臉迷惘道：「眞是怪事，夏宏光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怎麼一點防備也沒有？」

左慧姑跟着亡父出生入死，經驗老到，可不敢掉以輕心，道：「峯弟先別高興，小心中了老魔的欲擒故縱之計，還是要謹愼行事。」

亂石如林，視線欠佳，一個在石上縱躍，一個在下面潛行，步步爲營，處處提防，如臨大敵的向前推進。

通過石林，是一道石階，蜿蜒而上，二人警覺更高，倍加小心，眼觀四路，耳聽八方。

孰料，又白緊張一場，連一條野狗也沒遇上。

石階的盡頭，一片平坦，展目望去，黑風崗宏壯遼闊，樓閣宏偉高聳，房舍鱗次櫛比，連綿十幾里，綠林總壇所在，果然氣派非凡。

令人意外的是，呈現在眼前的却死氣沉沉地，生氣全無。

沒有燈光，也不見半個人！

整個黑風崗靜悄悄地，像是死去一般。

但覺陰風匝地，寒意透心，偶而傳來一二聲蟲鳴鳥啾，更顯得陰森、恐怖而又神秘，令人摸不透冷面人魔夏宏光在搞什麼鬼，或者黑風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靜立片刻，左慧姑忽道：「眞邪門，難不成黑風崗發生變故？」

康少峯指着左前方，驚呼道：「慧姐，妳看那是什麼？」

疾奔數丈，來至近前一看，地上赫然倒着一具死屍。

死者的心口上有一個寸許大小的傷口，全身上下皮脫肉枯，白骨裸露，手中還扣着一把梅花毒針，顯然，死者來不及打出暗器便遭了別人的毒手。

康少峯看到這副死相，馬上恍然大悟，道：「殺人的兇手是幽冥教的人，在黃山絕命谷時我曾目睹無影二鬼殺人之後，又以白骨劍吸取死者的血氣眞元，僅僅剩下一副白骨。」

左慧姑頷首道：「以眼前的情形來看，幽冥教的人的確有可能曾現身黑風崗。」

小峯大驚失色道：「糟啦，姓楊的跑來黑風崗，無疑是爲了冷面人魔身上的寶圖，果不幸而被他捷足先登，咱們這一趟就白跑了。」

左慧姑道：「事實也許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糟，夏宏光不是省油的燈，黑風崗高手如雲，幽冥教不可能予取予求。」

且說，且走，且看，黑風崗上的災情越來越慘重。

大部份的建築都付之一炬，化爲灰燼、廢墟。

少數幾棟高樓雖未全毀，但也東倒西歪，搖搖欲墜。

只有幾處散落僻靜之地的房舍尚稱完好。

廣場上，廢墟中，乃至牆脚，樹下，屋前屋後，白骨森森的死屍隨處可見。

偶而，隱隱約約中似有鬼哭之聲在耳畔廻盪。

有時，鬼影幢幢，似幻似眞，彷彿有人在廢墟上往來行走。

然而，當二人壯着膽子衝過去察看時，却只見累累白骨，那有半個人！

月黑，星高，陰風如吼！

白骨，死屍，觸目皆是！

入夜後的黑風崗更加恐怖，充滿了死亡的氣息。

黑風崗佔地廣闊，方圓不下數十里，二人不停的飛奔着，搜尋着。

沒找到冷面人魔夏宏光。

亦沒見幽冥秀士楊威。

整個黑風崗上只有死人，沒有活人！

康少峯眉頭緊鎖，心事沉重，道：「慧姐，看這情形，冷面人魔的人馬可能已被幽冥教徹底摧毀，楊威的武功本來就比咱們高，得到夏宏光手中的那四幅銀圖後，自然會更進一步，這一來再要殺他就更難了。」

左慧姑也愁眉深鎖，神情凝重，但又存有一線希望，道：「夏宏光身爲綠林盟主，統領雙兇、四怪、四洞、七十二寨，聲勢之大，無出其右，此人不僅武藝高强，尤其擅謀略計策，是一個很有心機城府的魔頭，假如眞的打不過幽冥教，按道理不會拚命，說不定會採取保全實力，全身而退的策略。」

小峯道：「這只是慧姐的猜測之詞，事實究竟如何很難說，就算姓夏的果眞落荒而逃，咱們也不知他下落何方。」

「另外，夏宏光不一定會將寶圖帶走。」

「此話怎講？」

「銀圖乃稀世瑰寶，除非有特殊原因，多數人是不會隨身攜帶的。」

「這我同意，小弟要是有地方藏就不會帶在身上。」

「冷面人魔却有地方藏。」

「慧姐是說那四幅銀圖仍在黑風崗？」

左慧姑仔細分析道：「沒錯，我是這樣猜測，假定夏宏光自知不是楊威的敵手，決定撤走，那麼，當時的情況一定很緊急，他沒有時間也不敢去取銀圖秘籙，所以說寶圖說不定仍在黑風崗。」

這話條理分明，絲絲入扣，康少峯大爲驚喜，但一轉念間又滿臉焦急道：「話是不錯，可是，房子都燒光了，寶圖恐怕也已經燒成灰。」

左慧姑心思細密，反問康少峯道：「假如是你，會藏在什麼地方？」

「自然是安全、牢固、隱蔽、不易被人發現的地方。」

「這就對啦，既然安全、牢固、隱蔽、不易被人發現，火燒到的機會也就少之又少。」

「有道理，咱們搜搜看。」

左慧姑想了想，道：「天已大黑，行動不便，咱們又餓又渴又累，最好先找一個地方，吃飽喝足，等天亮之後再搜尋。」

康少峯四下一望，道：「黑風崗的房子差不多都燒光了，去那裡找吃喝睡覺的地方？」

左慧姑侃侃而談道：「黑風崗乃綠林的中樞要地，苦心經營數十年，嘯聚徒衆近千人，地方又如此廣闊，再大的火也燒不完，燒不光，吃住都不是問題。」

左慧姑所言不差，沒用多少時間，便在主體建築廢墟的右後方，山腳前，樹蔭下，一個僻靜的角落裡，找到一棟典雅別緻的精舍。

精舍獨門獨院，共是一廳二房，居家之物一應俱全，旁邊還有兩個小廚房，從格局暨陳設上觀察，想係夏宏光招待賓客之處。

在臥室裡繞了一圈，又並肩走進廚房，點亮燈一看，不禁喜上眉梢，柴米油鹽醬醋茶，應有盡有，食宿問題立告迎刃而解。

左慧姑與父親相依爲命，從小就懂得做家事，燒得一手好菜，沒多久，可口的飯菜便端上餐桌。

飯後，在燈下，研習了一會兒銀圖秘籙上的經文。

接著，盤膝打坐，又修練內家絕學──御氣神功。

此乃每日必修的功課，直至深夜方始分房而眠，準備第二天一早，便在黑風崗展開地毯式的搜索。

孰料，事與願違，正當睡意香甜，好夢方酣之際，小峯警覺有異味入鼻，睜眼一看，發現房前房後有人在潑灑松油一類的易燃之物，還沒有來得及考慮該怎麼辦，猛聽轟！的一聲響，整棟精舍一下子便陷入火海之中。

火大，風也大！

風大，火更大！

才片刻工夫，門窗已毀，火舌冒進房裡來，眼看就要燒上床。

情勢緊急，康少峯那還顧得下察看火場外面的情形，翻身下床，一頭就往未婚妻的香閨鑽。

兩個人心心相印，情深意重，想法相同，行動一致，康少峯踏入廳堂，正巧與迎面而來的左慧姑撞個滿懷。

左慧姑聲急語快道：「這把火來得古怪，一定是有人故意縱火，咱們先衝出去再說。」

好勇敢的左慧姑，當機立斷不讓鬚眉，柳腰一擰，去勢如矢。

小峯也不含糊，左掌右琴，連環揮拍，比慧姑早半步到達屋外。

甫出火海，立身未穩，夜空中緊接著又有金鐵破空之聲傳來。

經驗告訴他倆，這是暗器，相互提醒對方：「小心啊！」

二人三掌一琴，舞動如輪，急忙在身週佈下一道掌影琴網。

但聞一陣劈啪之聲過後，所有的暗器全部跌落塵埃了，二人幸而毫髮未損。

然而，暗器甫落，尚未弄清楚週遭情況，拳脚刀劍又從四面八方招呼上來。

康少峯被這一連串的挑釁激得火冒三丈，見四下人頭鑽動，管他張三李四，殘琴挽起一道狂濤，環攻十二招。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攻勢未止，慘叫已起，殘琴宛若一個巨大的魔輪，當者披靡，無堅不摧，有的倉皇而退，有的被震橫飛，有那功力較淺，動作稍慢者，被打得殘腿斷臂，頭破腦溢，做了琴下亡魂。

瞬息之間，方圓五丈以內只有死屍，沒有活人，三間精舍本已搖搖欲墜，如今再被琴風一掃，已嘩啦啦的倒塌下來。

左慧姑四下一望，見尚有二三十人死裡逃生，但已嚇破了膽，逃上牆頭，打算開溜。

康少峯在死人的身上擦乾殘琴的血汚，橫掃全場一眼，厲色道：「你們是幽冥教的人？還是黑風



崗的人？」

衆人面面相覷，無人答話。

小峯怒上加怒，聲音提高了一倍：「敢偷襲暗算，不敢打出字號，這算是那門子的英雄好漢，再不從實招來，本掌門就一個一個的把你們趕盡殺絕！」

殘琴一掄，嗚嗚之聲大作，飛身上牆去活捉回來一名黑衣大漢，喝問道：「說，你們是那條線上的？再裝聾作啞，就一琴打碎你的狗頭！」

黑衣漢子嚇傻了，魂飛天外，顫聲道：「小爺饒命，我們是……」

一語未畢，半空中傳來一個冷傲粗獷的聲音，道：「屋裡的人燒死了吧？可曾查明來人的路數？」

話落人現，從空中飄落三人。

爲首之人虎背熊腰，臉上有一條明顯的刀痕，正是黑風崗主冷面人魔夏宏光。

九頭神鷹崔斌站在他右側。

五毒侏儒則立在夏宏光左側。

冷面人魔見院內有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娃兒，甚感詫異，細一打量，覺得康少峯似曾相識，道：「我們好像在鬼府見過？」

康少峯道：「是見過，一共兩次，一次在神叟余千知的算命攤前，一次在迷魂樓內。」

「來黑風崗作甚？」

「找你！」

「有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

夏宏光乃綠林盟主，怎會將康少峯放在眼內，冷言冷語道：「不管爲了何事，先滾到一邊去，等老夫把幽冥教的人解決後再說。」

主子一到，衆嘍囉膽氣立壯，又回到院子內，黑風崗主夏宏光對其中一個五短身材的大漢道：「屋裡的人燒死幾個？可曾有人逃出來？」

那人戰戰兢兢道：「有！有！逃出來兩個人。」

「幽冥教的無影二鬼？」

「不！我們研判錯誤，幽冥教並未再度現身黑風崗。」

「那是誰？」

那人指着小峯、慧姑道：「就是他們兩個！」

冷面人魔大吃一驚，對康少峯道：「小子，眞的是這樣？」

「假不了！」小峯的聲音冷得令人發抖。

夏宏光瞧一下遍地死屍，道：「如此說來，這也是你們兩位的傑作囉？」

左慧姑道：「是貴屬自己找死，怨不得人。」

冷面人魔夏宏光目注仍在燃燒中的精舍，道：「老夫以爲是幽冥教主楊威去而復返，在此等夏某來送終，原來是兩個無名小卒。」

康少峯劍眉微挑道：「哼，閣下大概是被幽冥秀士嚇壞了，是以一發現這兒有人便認定是來自幽冥教，看都不敢看，就命人放火來燒，如此魯莽畏縮，實在不配做四洞七十二寨的頭頭。」

冷嘲熱諷，把夏宏光撩撥得吹鬍子瞪眼睛，小峯又道：「話又說回來，屋中之人雖非幽冥教主楊威，我康少峯同樣不會令夏大崗主失望。」

敵情已明，沒有必要再扣着那黑衣大漢，康少峯鬆手一推，道：「哼，酒囊飯袋，人說强將之下無弱兵，憑你這副德性，你的主子也强不到那裡去。」

這話挑明了是糟蹋夏宏光，令冷面人魔顏面盡失，將那黑衣大漢叫至面前，道：「王平，你跟隨老夫多久了？」

王平道：「差不多快五年了。」

「可知黑風崗的規矩？」

「知道。」

「那麼，你自己說『臨陣被擒未能以命相搏』該當何罪？」

王平一聽此言，臉如死灰，結結巴巴地道：「是……死……罪！」

銀虹一閃，夏宏光將一把雪亮的匕首擲向王平，道：「知罪就破腹自殺吧，別給本崗主丟人現眼！」

王平接刀在手，全身發抖得像煮熟了麵條，噗通！一聲，跪倒在夏宏光的脚前，哀求道：「崗主請發慈悲，饒我這一次，小的家有八十老母奉養……」

夏宏光臉色一沉，截口道：「閉上你的狗嘴，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綠林也有綠林的規矩，有一百歲的老娘也沒有用！」

給九頭神鷹使個眼色，崔斌會意衝上去奪下匕首，硬生生地插進王平的胸膛。

王平殺豬也似的慘叫聲中，崔斌腕上加力，嘶啦！一聲，匕首從胸口劃到腹部，當場開膛破腹，腸肚橫流而亡。

夏宏光收回血淋淋的匕首，往腰中一插，對康少峯道：「現在就輪到你這個康小鬼了，先說此來有何貴幹，然後再決定如何打發你。」

康少峯略一尋思，從容不迫道：「小俠此來何爲，暫且別談，在下倒要請教尊駕，可曾砍斷死神左玄的一條腿，奪去四幅銀圖秘籙？」

夏宏光爲人心直口快，是一條標準的綠林好漢，立道：「確有其事！」

左慧姑銀牙緊咬，提足一掌力，蓄勢待發。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船老大一時貪念受迷惑，結果否認之前所言，欺瞞李存正殺人罪行。但李存正並沒放過他，命李用將船老大騙去甜水河渡船上將他殺死滅口，偏被卜道撞見，扭李用去見官，途中碰到當時在當塗縣當捕頭的徐小七，徐小七正爲尋找藍寶石南下，此時於甜水鎮中碰到此案正中下懷，現身評理……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奪魂血咒

## 人妖搭篷尋快活　文娟路過中迷藥

徐小七道：「是的，藍寶石十分重要！」

余大牙道：「噢，那麼，你說說，我聽聽！」

丁氏昆仲也在點頭，想知道爲甚麼那麼多人爲了這藍寶石爭得頭破血流的。

徐小七看看每個人的臉色，他發覺便是出家人也都在等着聽他說出那「滿天星藍寶石」的重要在甚麼地方！

徐小七舉杯，道：「各位，能在此地又得知藍寶石的下落，實在也應謝各位無心援手，在下以此酒先謝謝各位！」

卜道心中不痛快，因爲徐小七這話也說了他的堂兄卜通，難道卜通哥也是爲了覬覦那顆藍寶石，而十年潛在江家父子的當舖中充當朝奉嗎？

卜道更以爲，他邀來這些高手與師叔等前來爲堂兄討公道的，如今經徐小七這麼一描，豈不連他也黑了臉？

如果眞的堂兄一心爲藍寶石，別人就以爲下江南實在不值了。

卜道就是想及此才有些不是滋味！

酒已無味菜也不香了？那當然不是的，那麼，圍坐在兩張桌子的人們爲甚麼沒有人再動筷再舉杯？而且個個瞪眼瞧着徐小七？

其實這是衆人等着徐小七快說下去，便是卜道也想聽一聽爲甚麼那麼多人想得到滿天星藍寶石。

徐小七也發覺這光景，但他心中想着，藍寶石尚在李家寨，而尤大叔又不肯仔細說明眞正的原因，自己貿然說出來，萬一以後情況有變怎麼辦？

徐小七早年聽說過他爹徐艮是病死的，也知道病是氣出來的，當然更知道娘的死是因爲江上雲，只不過如今仇也報了，尤大叔却又逼着自己非找到藍寶石不可！

有關藍寶石之事，他只是知道一些，並不多，但眼前却見這些人非要他說不可了！

徐小七淸了一下喉嚨，道：「各位，我只知道這顆藍寶石乃是洛陽石窟中，第七道石窟中火星眞君神座之物，那火星眞君三隻法眼中的中間一隻法眼，有一年不見了，石窟中的高僧大急，因爲那隻法眼名叫『天眼』，火星眞君的靈驗全仗那隻法眼，不幸被盜，一羣高僧便求助我父徐艮與我那尤大叔二人了！」

衆人一聽之下無不大吃一驚。

也難怪滿天星藍寶石在馬夫人的血咒附體之後，那些得到寶石的人死得如此之慘。

經過徐小七的說法，藍寶石原是受到多年香火的火星眞君中間一



目，那是異於另外雙目的……天眼吶！

藍寶石受到尊敬的，馬文中一家原是十分小心的收藏着，不幸當他們在當塗附近的東河口遇上江風那批人之時，馬夫人情急之下收藏在她的私處，而她又正逢月信來臨，想一想馬家人死得慘，原因就是那火星眞君的法眼受了汚染，馬大人一家便也難逃噩運了。

只不過任何人也想不到會有這種事，其實明白了眞正的原因便也坦然了。

* * *

徐小七說出了「滿天星藍寶石」的來歷之後，玉眞子就十分震驚的道：「洛陽石窟名揚中原，天神之物也有人盜的，實在這人也夠貪財了。」

余大牙道：「各位，咱們再找上李家寨去，非把火星老爺的法眼奪回去不可！」

徐小七道：「咱們必須好生的合計合計了！」

玉眞子老道道：「咱們已經吃過一次虧了，必須要再細心的研擬好對策！」

這些人正在酒館後面的客房中吃喝着，外面傳來一聲尖尖的笑聲，隨着笑聲，只見一個身材瘦兮兮、面皮白晰、雙目水汪汪的人走到了門口，這人那一身穿着妝扮，要怎麼鮮艷他就有怎麼鮮艷！

人才剛站定，笑聲停了，却是十指彎彎俏面斜，美眸流閃似勾人魂的笑道：「喲，各位也來黃山了呀，巧嘛，太巧了！」

玉眞子幾人並不認識這個不男不女的傢伙，但徐小七知道，徐小七忍不住的一聲低呼：「秦淮人妖！」

他似乎帶着幾分驚愕的樣子。

門口那人吃吃笑，還把左手三指半掩面地走進門，道：「喲，甚麼妖的多難聽呀，人家我叫尹旦旦嘛，尹旦旦就是我的名字呀！」

坐在裡面的余大牙粗聲道：「甚麼蛋不蛋的，她……娘的是男是女呀！」

徐小七道：「他……是……」

不料尹旦旦道：「甚麼男呀女的，男的呀，因爲你們全是男的嘛！」

余大牙道：「咦，怪事年年有，好像今年特別多呀！」

尹旦旦不理會，他叫一邊侍候的伙計移了一把椅子，也擠坐在一邊了！

只是他只一坐下來，才發覺左右是兩個道士，便立刻又起身，他自己移動椅子坐在丁氏昆仲之間來……

「我坐在這兒自在些！」

丁氏昆仲看他實在妖，又聞到身上的脂粉味，那丁兆玉道：「甚麼叫秦淮人妖？」

尹旦旦指着徐小七叱笑道：「都是你這三寸丁，拿好端端的人說成是人妖，眞叫人不好意思！」

他左右瞟了丁氏兄弟之後，接過伙計爲他取來的酒杯斟滿了一杯，笑嘻嘻的道：「來來，我敬二位！」

他自己先就喝乾杯中酒！

尹旦旦放下酒杯，笑笑道：「眞累人呀，這一路往黃山，翻山又越嶺，可把人折騰夠了！」

徐小七道：「尹旦旦，你不是在秦淮河上混日子，聽說你搞得轟轟烈烈，不少江湖好漢還向你拜碼頭，怎麼，你單人匹馬的來到黃山，你有何貴幹？」

尹旦旦眞的很坦白，只聽他吃吃一笑：「徐小七，你又爲何到了南方的黃山來呀！」

一怔，徐小七道：「你認得我？」

尹旦旦道：「原是不認識的，但當你在南京城押解着江上雲父子二人回當塗落案，我便認識你了！」

他一旦交代清楚，便也無甚麼可以驚訝了，不錯，押解江上雲父子二人的時候，幾乎轟動半個南京城，那時候別以爲徐小七三寸丁似的，他在一衆捕快的跟隨下神氣至極的，幾乎叫人撫掌笑了，因爲有些滑稽。

徐小七把江家父子押回當塗縣，正碰上秋決之期，立刻被押赴東河口的河面上砍了頭。

爲甚麼在東河口正法，無他，乃是南京總捕「神槍」藍勝的意思，藍勝要爲他的把兄弟黃强報仇！

* * *

現在，徐小七心中明白了大部份，這尹旦旦來者不善，八成是與自己南來有相同之處。

玉眞子見這尹旦旦男不男女不女的那副妖模樣，立刻婉轉的下逐客令，道：「這位尹施主，咱們在此聚會是有事情商議的，你……」

玉眞子老道沒往下說，因爲下面的兩字是「走開」！

尹旦旦笑笑道：「老道長，你叫我走？」

余大牙道：「不叫你走還是叫我走呀！」

尹旦旦道：「我也是前來同你們商量事情的呀！」

一怔，徐小七已猜中了。

尹旦旦又道：「南京城江家當舖走了兩位老朝奉，各路人物吃一驚，嘻！」

他一聲媚笑，又道：「我就大吃一驚呀！」

徐小七冷冷道：「你吃撐了？」

尹旦旦笑笑，道：「不是撐是

驚，多少人都守在邑江門的江家當鋪附近等機會，這突然走失兩朝奉，我的乖乖，各路英雄在找人吶！」

徐小七冷笑，道：「這些人……還有你，找兩朝奉幹甚麼？」

「寶呀！」

「你也知道那寶物……」

尹旦旦道：「都知道那顆神奇的滿天星藍寶石到了江家父子之手呀，嗨……」

他俏目一亮，又道：「大家還未下手吶，却見江氏父子二人同官府幹上了，眞笨！」

徐小七道：「誰笨呀？」

「當然是江家父子二人了，也不想想，這常言道得好，民不與官鬥，黑白兩道不同路，又說，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爐，官家人多勢衆呀，你江家父子又怎樣？獨狠也能敵衆犬呀，你說他們笨不笨？」

徐小七道：「你是怎麼來了？」

尹旦旦吃吃笑道：「跟踪你呀，嘻……」

徐小七道：「你跟踪我？」

尹旦旦道：「不錯，嗨，別看你個頭不夠瞧，山路跑來似花豹，把我追的喲，好累人呀！」

徐小七道：「你就這樣子追來了？」

尹旦旦道：「我聽了你們的話，知道那顆萬世珍寶有了下落，我一樂就忍不住的來了吔，嘻……」

他還眞坦白，坦白得令人不自在！

* * *

要知這秦淮人妖尹旦旦活躍在南京方圓兩百地，論勢力也稱得上一方霸主之位，論武功他那一手綿掌與柳葉刀更是少有敵手，只因爲此人愛男扮女，有時候還坐着花轎招搖過市，才會被人戲稱人妖！

說他人妖他不火，叫他把男人衣裳穿上身，他就是不自在，只不過他若找上女人，那還眞的夠瞧的了。

* * *

徐小七吃驚道：「你早就來了？」

「嘻……是聽了一陣子了！」

玉眞子道：「你偸聽？」

尹旦旦說：「這是甚麼話呀，是你們說話聲音大呀，怪我幹甚麼？」

玉眞子也楞住了。

此刻卜道開口了：「嗨，尹……尹先生呀……」

「別叫我甚麼先生的，叫我旦旦吧！」

卜道道：「你聽了咱們的話走進來，你是不是有了甚麼打算呀？」

尹旦旦笑道：「不是打算，是有了主意，而且是最好的主意！」

他此言一出，大伙都瞪眼了。

尹旦旦道：「下黑帖呀！」

余大牙瞪眼，道：「怎麼，江南也有下黑帖這碼子事嗎？那是約鬥，接黑帖之人不到也不行！」

尹旦旦道：「不錯，咱們下黑帖把那姓李的邀出他的李家寨，然後再好生整治他！」

余大牙哈哈笑了，他指着尹旦旦道：「姓尹的，你這就外行了，要知下黑帖必須有第三人背書願做仲裁，這背書之人必是德高望重者，你說把姓李的約出來整治他，誰出面背書？」

尹旦旦笑笑，道：「有個人願做仲裁！」

「誰？」大伙不約而同的問！

尹旦旦道：「揚州老人吶，你們不久就知道崔不老也來到此地了！」

玉眞子老道吃一驚，道：「甚麼？崔不老也來了！」

尹旦旦道：「是呀，那老小子仍然骨頭硬朗，他像活不膩似的。」

忽聽一聲罵：「娘的，哪個缺嘴少鳥的傢伙在背後說我老人家的壞話了？」

尹旦旦立刻笑道：「你們看，說到曹操，曹操就到，崔老爺子來了吧！」

忽的房門口出現個手持拐杖的白髯蒼蒼老頭子，好光的一顆腦袋泛紅光！

這老人一雙精芒掃了一下屋子裡的人，道：「嗨！嗨，一屋子忠奸難分吶！」

他此言一出，大伙都不太愉快，但玉眞子知道這老人是個喜笑怒罵無常的怪俠，立刻起身稽首，道：「果然是崔老俠客來了，快請坐！」

崔不老却指着尹旦旦，道：「你娘的，賣風騷賣到甜水鎭來了，你也在打寶物的主意了？」

尹旦旦吃吃笑，他還扭了一下腰，道：「看你老說的甚麼話，難道你老是來黃山遊山玩水的呀……」

他幾乎要靠上崔不老，嗲聲嗲氣的又道：「烏鴉落在猪身上，你也別嫌我太黑，你說是不是？」

崔不老眼一瞪，叱道：「你？甚麼東西，敢同老夫論斤兩呀！」

尹旦旦道：「何必盡抬槓，談論正經事兒吧！」

崔不老看看衆人，嘿嘿一聲，道：「唉，就說嘛，人見利而不見害，魚見食而不見鈎，各位，你們可知道那件寶物有點邪門嗎？」

余大牙道：「甚麼邪門？」

崔不老道：「爭寶的人無善終



呀！」

余大牙冷笑道：「崔老，你既知死了人，你爲甚麼也跑到山中小鎭來湊的甚麼熱鬧，難道你就不怕曝屍荒山之中嗎？」

崔不老哈哈笑道：「你們怎可以同老朽做比呀，你們才多大年紀？你們之中大概老道士玉眞人剛到一個甲子吧？老朽却已望九之年了，如果是死掉有甚麼可惜的？又有甚麼人會說我崔不老是夭折，是短命鬼？」

余大牙哈哈笑道：「嚄呀，原來你老是活得不耐煩了，想找個値得你老送掉老命的事拚老命了！」

「哈……」崔不老大笑，他指着桌邊笑道：「大個子，你這話說到老朽心窩裡去了，哈……」

忽見人妖尹旦旦站起身來，道：「我忽然想通了，我想通這件事有些不對勁！」

大伙聽得不解其意，但崔不老却笑笑道：「個不男不女的騷貨，想溜呀！」

果然，尹旦旦嘆口氣，道：「崔老呀，事情有了你，我尹旦旦無選擇，只好退出！」

他站起來就走，而且頭也不回的出門便不見了！

大伙無人出口叫住他，尹旦旦來得突然，去得更突然，好像他根本就不該來似的！

崔不老指着尹旦旦坐的椅子叫伙計，道：「快把椅子擦乾淨，人妖坐的椅子不乾淨！」

伙計指着屋樑，道：「老爺子，我的抹布在上面，你老瞧，掛得好牢靠！」

崔不老一瞪眼，沉聲道：「雕虫小技有甚麼好表現的，啜，你接着！」

伙計聽得一怔，大伙也注意着崔不老，但見他抖然揮動長袖，「忽」聲起處，樑上的抹布與竹筷便落了下來。

伙計只手一伸接個正着。

伙計驚嘆的道：「老爺子，今夜你老的酒錢不收了！」

崔不老叱道：「放屁，今夜酒資還用得我掏腰包嗎？你娘的假慷慨！」

伙計忙彎腰：「是是，你老罵得小子舒服！」

他把椅子用力擦，一邊的徐小七心中不悅，崔不老罵他愛表現，太過份了！

玉眞子見這揚州怪傑前來插一腿，玉眞子原是對藍寶石不動心的，既然此老不服老，何不把這副擔擱在此老的兩肩上，如何找上李家寨，且看這老頭兒有甚麼旋轉乾坤的妙計吧！

心念間，玉眞子對余大牙、丁氏昆仲道：「三位，如今崔老來到，咱們就以崔老馬首是瞻，如何？」

余大牙道：「那就由他老人家去向李家寨寨主挑戰，咱們退一邊！」

丁氏昆仲也點頭，表示同意了。

徐小七咧嘴大笑，道：「好主意，我十分贊成老道長的意見！」

他衝着崔不老抱拳，道：「崔老，你是德高望重，術德兼備，越老越標悍，老當益壯，老謀深算，老邁有能，簡直就是老驥伏櫪叫人佩服，這裡除了你老堪當首領之外，別人難望項背呀！」

崔不老笑叱道：「捧老人家上了天，莫非打算要老夫羽化登仙呀！」

徐小七道：「這是甚麼話，你老瞧瞧這裡的人物，那個堪當大任呀！」

崔不老道：「你這比三寸丁稍高半寸的傢伙，你的心眼中必已有了定奪！」

他喝了一杯酒，又道：「人說矮子矮鬼板眼，矮子走道鬼避開，矮子心眼多，難纏吶！」

徐小七道：「我除外，天下最善良的矮子便是我！」

大伙一聽全笑了！

徐小七站起來，道：「各位，我要爲大伙做點事去了，而且馬上就走！」

崔不老道：「你去約姓李的來決鬥？」

徐小七道：「決鬥選在甜水河邊的渡口，怎麼樣？」

崔不老道：「就這麼辦了，咱們去約姓李的，至於何時約鬥，日子由姓李的定吧！」

玉眞子道：「下黑帖？」

徐小七道：「不錯！」

余大牙道：「先說個明白，主其事者爲崔老，那麼甚麼人同姓李的對決？」

不料崔不老道：「你！」

余大牙道：「崔老，你老當仲裁嗎？」

崔不老道：「小伙子，我可以明白的告訴你們幾個人，此事換是別人當仲裁，姓李的是不屑於同你們決鬥的！」

卜道忿怒道：「他們了不起，陰狠的兇手罷了！」

崔不老抽動鼻頭一聲哼，道：「你說誰是兇手？」

卜道指着門外，道：「那李家寨寨主是主凶！」

崔不老道：「他承認了？」

卜道道：「大家都知道了！」

「你這小道士，狗屁呀！」

「你老罵我？」

「你如果是我孫子，我老人家還揍你吶！」

卜道一瞪眼看向玉眞子，見師叔也怔住了！

崔不老道：「世上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是惡人，我老人家就見過奇景一幕，差一點把我老人家氣炸肚皮！」

他看看大伙都不吃喝了，等着他往下面說，崔不老甚爲愉快的又道：「揚州府捕役在大街上追小偷，這種事不足爲奇吧，可是追小偷的過程就妙了！」

徐小七站在那裡聽，他也忘了要幹甚麼了，只因爲他也在當塗縣衙幹了幾天捕頭。

就聽崔不老接道：「兩個捕快追小偷，那小偷扛了一袋銀元寶，每個元寶二十兩重呀……兩個捕快追得緊，那小偷取了元寶往後砸，口中大叫：『接着！』

「還眞靈通，一個捕快手伸得快，果然接着了，接着就往懷中揣！

「另一捕快發狠了追，那小偷又是一錠銀子砸後面，口中又大叫：『接着！』

「捕快忙接着也揣入懷中了！

「只不過兩個捕快不放棄，仍然後面窮追趕！

「那小偷被追得急了，他又把銀子砸過來，兩個捕快又分別的接在手中，沒多久，二捕快每人袋中揣了不少銀子，前面的小偷開口了。

「『喂，別追了，再追我的銀子沒有了，我沒銀子去坐牢，你二人的銀子也休想要！』

「小偷這話果然很管用，便聽得一個捕快彎腰大叫：『哎唷，老子腿肚子抽筋了，跑不動了。』

「另一捕快伸手扶住好同伴，道：『我扶你……』然後他衝着小偷大聲吼叫：『下次遇上絕不饒！』就這樣皆大歡喜的收場了！」

崔不老說完一聲嘆，道：「這是江湖，甚麼正呀邪呀的，甚麼好呀惡的，你們那個分得清？」

徐小七淡淡一笑，道：「崔老，好比喻，我去李家寨送黑帖了！」

他大步走出門去了，頭也不回的走了！

崔不老對余大牙道：「你同李存正過招要記住一句話，千萬千萬！」

余大牙道：「甚麼話？」

「守緊門戶別貪功！」

「爲甚麼？」

崔不老道：「黃山劍客個性我知道，他的劍術是不錯，但他有個不利的因素可能也是要命的因素！」

大伙不解其意，崔不老笑笑道：「李存正那小子心虛呀，心虛的人其武功便無形之中大打折扣，你只要把門戶守緊，直待李存正露出破綻，你再一舉打敗他！」

余大牙道：「不是打敗他，是殺了他！」

余大牙的吼聲令崔不老反而不悅，但崔老不再多言了，看吧，他把酒壺提在手上自己連連喝起來。

* * *

一塊奇形怪狀的山石上坐着那個不男不女的尹且且，看他那副模樣，還眞叫人以爲他是個瘋女人。

尹且且並不是女人，而且他比個眞正壯碩的男人還男人，他的那股子風騷勁好像他打自娘胎起就俱備了。

尹且且此刻爲甚麼坐在這塊看上去有阻住山道的怪石上？那當然不是因爲他累了，相反的，他此刻的精神大得很吶！

尹且且吃吃笑，他遠遠地望着山道的那一邊，因爲有個姑娘下山來了！

那姑娘長得美，婀娜多姿衣袖甩，碎步輕踩山石上，邊走邊閃腰，就好像不怕她腰閃斷似的。

姑娘正在山道走，忽然間山道上站着尹且且，嚇得姑娘猛然退了兩三步：「你！」

「嘻……咯……」尹且且笑似鴨子叫！

「你是誰？」

尹且且道：「我嗎？妳叫我小哥哥可也！」

姑娘臉色一寒，道：「你是男的？你這身……」

「咯！」尹且且道：「我乃江湖奇人也！」

姑娘冷冷道：「你是瘋子呀！」

尹且且道：「胡說，我是奇人，見了男人是女人，見了女人就是最標準的男人！」

姑娘吃一驚，道：「你這人瘋言瘋語的……走開，別擋住我的去路！」

尹且且不但不閃一邊，他還逼上一步，道：「姑娘，妳餓了吧，妳累了吧，我也有一座小小的帳幕在林中，妳歇着，我守着，甚麼野狼虎豹的妳別怕，全由在下我擔綱！」

姑娘一瞪眼，叱道：「誰同你攪和在一起呀，你走開，否則……」

尹且且道：「否則妳想怎樣？」

姑娘突然併指疾點，口中厲叱：「瞎了你的狗眼！」

眞快，姑娘的尖指及手快沾上尹且且的雙目了，然而就在這時候，尹且且甩肩斜步之快幾乎就如同未動一般的閃躲得恰到好處。

尹且且抖然出手上托，且很巧妙的托住姑娘的手腕，他又咯咯笑了。

「嚄呀呀，妳的武功不錯嘛！」



「放手！」

「放手呀，咱們手拉手多妙呀，咯！」

「你要幹甚麼？」

「走呀，進樹林中我的住地去作客呀！」

「我不去！」

「我堅邀，走吧！」

姑娘掙扎幾下未掙脫，她的身子已靠上尹且且的肩頭了，那模樣看起來就如同兩個情人遊山玩水似的！

姑娘原是反抗的，不知爲了甚麼她不反抗了，而且看起來又十分馴服的樣子。仔細看姑娘，她的臉色帶桃花，她的雙目流露着濕漉漉的也是水汪汪的眼神看前方，好像她在看着遠方的林中有她急於要去的地方！

人妖尹且且咯咯笑得花枝招展，那股子扭擺姿態宛如靈蛇出洞一般活脫女人味十足。

沿着山道走入荒林中，那兒有幾棵特別茂密的老松，山風不大，却有一股呼嘯之聲，那聲音是黃山特有的。

要知黃山山勢雄偉，山廻峯轉，山林與怪石形成一股宏大的氣勢，平日便是微風，山中也可以聽到風嘯。

人妖尹且且扶着姑娘進入密林五七丈遠處，果然有一座小小篷帳在松林下，一邊有個小銅鍋支在幾塊石頭上，銅鍋中正煮着東西，有一股香氣飄出來，另外還有碗罐用具，顯然尹且且打算在此好好享用了。

掀起帳帘，只見帳內佈置得十分精妙而引人入勝！

只見篷內掛了幾套女人用的衣衫褲子，也有一件男用外罩，一床錦被是純絲的，大枕頭也有一個斜着放！

尹且且扶着姑娘走入帳中，小心的對姑娘道：「坐下來呀！」

姑娘先是抬目笑，點點頭她溫柔的坐下去了。

尹且且撫掌哈哈道：「乖，乖妹妹，嘻……」

只見這尹且且掀起帳子一角，嚄，那地方放的東西眞不少，瓶瓶罐罐之類的十幾樣，他隨手取了一瓶紅嘟嘟的葡萄酒，再取兩隻翹脚杯。

「拿着！」姑娘笑笑地伸出手，就見尹且且把酒瓶打開來，嘟嘟嘟的爲姑娘斟滿一杯葡萄酒，然後又爲他自己也斟滿一杯。

「來，碰杯！」

「碰杯！」

那姑娘舉杯碰過去，「噹」的一聲脆響，便又聽得尹且且道：「乾！」

姑娘也應聲：「乾！」

兩個人先是乾了這杯酒，隨之尹且且又爲姑娘把酒斟上了！

姑娘看起來順從得令人以爲，這世上不會有別的女人比這位姑娘更溫柔的了。

就這樣，二人一連乾了五杯酒，再看姑娘的臉，她變了，變得臉色泛白色，雙目的溫柔目光不見了，代之的是有股子忿怒之色。

那不是姑娘火大了，而是在刹那間她變得就像男子漢一般。

尹且且剛把酒杯放在地，那姑娘忽的一把拉住他，姑娘抓得有力量，尹且且歪身倒在姑娘的懷裡了。

「咯咯咯……」尹且且發出那種男不男女不女的聲音來，就聽忽的一聲響，篷帘落下來了。

帳帘一落不安靜，就聽帳內姑娘的聲音變粗聲，粗得就如同男子聲音一般。

「我要吃了你，你個騷貨的！」

「咯……快把我吃掉吧！」

「我要剝下你一層皮，我要咬死你，咬死你！」

姑娘像是一頭大野狼，而且還是野色狠，那尹且且的回應還眞妙：「我是妳的了，吃吧，咬吧，咯！」

這二人在帳中搞的甚麼鬼名堂，只因爲篷帳帘子垂下來，這才沒看清！

這光景約莫折騰半個時辰吧，山風忽的吹起帳帘一角來，只見帳內兩個人是赤裸的，那尹且且溫柔的似女子，他低聲的道：「我累了，喝點吃點吧！」

那女子道：「吃點喝點吧！」

尹且且又取出一瓶酒來，是清白色的，他爲姑娘斟上酒，又爲自己也斟上。

再看看尹且且的身上，青一塊紅一塊的好像剛才他挨了姑娘的揍。

可也奇怪，尹且且不但不覺苦，他還得意的吃吃笑，妙極了才是他那樣子。

人吶，眞的是各有所好，其味不同。

* * *

只不過這尹且且可就更不同了，他能擁有男女兩性的享受。

尹且且這人妖本身就有被虐待狂，等到他過足了癮之後，他便又現男人本色了。

此刻，當二人都又吃了幾杯酒之後，那姑娘的雙目忽然水汪汪，她變得溫柔極了。

只見她忸怩的斜視着尹且且，把剛才那男性化的野蠻勁却全忘了。

要知姑娘原是溫柔的，只不過姑娘中了尹且且的道，一時間迷失本性了。

迷失本性的結果便是任人擺佈！

尹旦旦又開始對姑娘下手了，只見他「咯咯咯」的一聲笑，道：「來呀！」

「嗯……」

「我要溫柔的，妳要像仙女般的維妙喲！」

「我溫柔嘛！」

姑娘主動的依偎在尹旦旦胸前，尹旦旦的本性流露了，這個秦淮人妖很會折騰懷中的女人，只看他的動作便知道他有一定的程序。

先是吻，吻在姑娘身上還磨蹭，然後是撫弄着姑娘的光滑玉體。

他把姑娘伺候得閉上雙目只哼哼，於是……

尹旦旦並不立刻躍馬中原去馳騁，他更加的逗弄着姑娘直哼了。

尹旦旦好像在這方面得到了滿足，但他斜目咬牙而帶陰笑，直把姑娘逗得用力去抱他，姑娘抱了幾下發出飢渴似的尖聲大叫了。

「把我吃掉吧，好人吶……唔！」

帳篷內這是在幹甚麼呀，怎麼男的笑女的叫……誰知道……

* * *

姑娘連着三聲叫，嚄，山道上有人聽到了。

山道上來了個小矮子，矮子的肩上一把刀，那是一把寶刀，名叫魚鱗紫金刀。

這矮子非別人，徐小七走來了。

徐小七是去李家寨下黑帖的，怎麼這時候林中傳來女子的尖叫聲。

徐小七乃大俠徐艮之子，徐家乃是俠義門中人，如今徐小七聽到女子林中叫，他是不會再走了，救人好像就是徐家的門風。

行俠仗義是不必有人加以鞭策的，只一旦遇上，立刻便有所行動了。

徐小七拔身往林中奔去，越走那聲越清楚，待他走到幾株老松邊，他怔住了。

只見一個銅鍋中冒出香香的煙來，好像鍋內的肉已熟了，再看附近的小小篷帳，篷帳在抖動，人影有移動，聲音也更加的清晰了。

然而徐小七尚在猶豫，因爲如果人家是夫妻二人在「房事」，自己走去算甚麼？

就在徐小七的猶豫不決中，又聽一聲：「來嘛，你……不要再……躲我呀……我快被火燒死了！」

徐小七一聽他吃一驚：「是文娟，娟妹！」

原來徐小七與文娟二人奉了「飛花掌」尤大川的指示南來追查「滿天星藍寶石」的，二人分途以李家寨爲目的地走入黃山，也是一路打聽那丁心元卜通兩個朝奉的去路，而到了甜水鎭附近，然而，想不到徐小七去了甜水鎭，而文娟繞道，山道上正遇上尹旦旦。

尹旦旦原沒把甜水鎭的人放在心上，但當那個揚州怪老崔不老出現之後，這尹旦旦便又另打主意了。

尹旦旦藉詞離開甜水鎭，他才不願同崔不老混在一起，因爲他知道鬥不過崔不老，那麼何苦留下來撿不到便宜又受氣？

然而他在山中正自準備大飽頤朶吶，忽見遠處來了文娟姑娘，尹旦旦笑了。

* * *

文娟爲了父母之仇，在尤大川的調教下武功原是不錯的，然而她想不到這秦淮人妖碰不得，只一碰之下就被迷了心志而被控制住。

文娟姑娘是美女呀，否則也不會被江風收在南京城新街口後街金屋藏嬌了。

文娟之美與夫子廟南邊的仙姬大異其趣，文娟乃美在一身白肉細膩勻稱，而仙姬却是貴妃型的肉多，江風就把這二美當成他的禁臠由得他去享用了。

如今江家父子完了，文娟才知道爲甚麼尤大叔要她與江風在一起三年多之久。

* * *

現在，文娟在篷帳中發出飢渴又淫蕩的呼救，聽得徐小七大吃一驚，徐小七在南京城混了多年，立刻明白文娟着了小人道，他可眞的急了。

「嗆」的一聲拔出魚鱗紫金刀來，隨之一聲大吼：「文娟吶！」

「咻」的一聲起處，篷帳被他一刀切開個大缺口，於是只見那尹旦旦在剝褲子，山風自篷帳破口吹進去，他立刻又把褲子穿起來。

再看那姑娘，她正是文娟，只不過文娟似乎不認識徐小七了！

文娟已赤裸，見篷帳被刀切破，滿臉怒容的尖聲叱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破壞咱們的好事！」

徐小七大叫：「文娟吶，快把衣裳穿起來！」

便在這時候，尹旦旦已跳出破篷帳外，只見他「刷」的一聲抖出一把尖尖的刀來。

「好呀，你這矮子太可惡了！」

尹旦旦透着邪惡的眸子裡閃動着帶血的光芒，怪狂厲吠，又道：「敢壞了我的好事，你今天就別想活了！」

徐小七持刀閃在另一旁，他見文娟匆匆的穿衣衫，心中實在不自在，爲甚麼偏叫她遇上這人妖！

聽了尹旦旦的話，徐小七却並不含糊，他在心中有打算，只不過徐家刀法可不是蓋的，這人妖又比江家父子怎麼樣，他還不是搬倒了江上雲，怕這人妖個鳥。



聽了人妖尹旦旦的話，徐小七冷冷道：「秦淮人妖，你不但愛寶物，你更愛色呀，遼天地理你支起篷帳坑人家大姑娘呀！」

尹旦旦叱道：「你這矮子甚麼東西，你竟敢干涉尹大爺的事情呀，你要死得很慘……」

徐小七道：「人妖呀，你是怎麼把文娟姑娘擄入你的篷帳裡的，看看這光景你大概動用了下五門的迷藥了吧！」

尹旦旦道：「你何必知道那麼多呢？我不是說過嗎，你馬上就要死了，何必落個死不瞑目？」

徐小七道：「我如果不弄清楚才眞的死不瞑目！」

尹旦旦道：「你這矮子呀，你爲甚麼愛多管閑事呢？」

他上下看看持刀的徐小七，又道：「你如果高半尺，我就考慮不殺你了！」

徐小七冷冷道：「你不殺我？」

「是呀，我可以同你樂一陣子再決定殺不殺你呀！」

徐小七火了，道：「他娘的，我是大男人呀，你怎麼玩弄我？」

「洛！」尹旦旦笑道：「應該說咱二人同樂，我投入你懷抱中，你必然會發覺我比個眞正雌兒還令你愉快！」

徐小七想作嘔：「哦呸，你他娘的如果投入老子懷裡，我他娘的還不如抱個刺蝟！」

尹旦旦道：「你不信？」

徐小七叱道：「尹旦旦，你別噁心老子好不好？」

尹旦旦臉色一緊，他忽見破篷上坐着剛穿好衣衫的文娟，於是，他對文娟道：「我親愛的呀，妳看這矮子嘛，他硬是要壞了咱們的好事情，妳看他手上拿着刀！」

文娟快快的站起來，道：「好哥哥，你就殺了他吧！」

徐小七一聽大驚，大吼道：「喂，娟妹妹呀，我是徐小七呀，小七你忘了嗎？」

文娟道：「甚麼小七小八的呀，你壞了我們的事，我要殺你！」

她姍姍的往徐小七走過來，她的手上也有一把刀！

徐小七心中明白，文娟中了尹旦旦的迷神藥了，如果不加提防準挨刀，如果死在文娟刀下，那才叫寃枉，而且等文娟神志恢復過來，她必痛不欲生……

徐小七大叫：「尹旦旦，你個王八蛋，你不把文娟姑娘的身上迷藥解了？」

尹旦旦吃吃笑得得意，那當然是文娟吃了尹旦旦的酒有極大關係。

「矮子呀，你且同文娟女過幾招容我觀看一下，你這幹過當塗縣捕頭的小不點有甚麼了不起的能耐！」

他忽對文娟一聲吼，又道：「好妹呀，妳快殺了他，殺了以後咱們再登仙境也不遲！」

文娟一聲巧笑，道：「好，哥哥呀，你且在一邊，看妹子我殺了他！」

她果然拔身而起，尖刀直指徐小七殺去！

徐小七火大了，他見身邊正有一堆火煮着小銅鍋，也不知道裡面煮的是甚麼，奮起一脚就踢上去了。

「彭答」之聲起處，一片熱湯帶火苗還有那支小銅鍋便往尹旦旦身上潑去。

尹旦旦一聲尖叫忙閃身：「哎呀我的兔子肉一鍋呀，個矮子缺德呀這叫咱吃甚麼？」

尹旦旦閃在一邊剛站定，抬頭看，只見文娟擧刀追趕徐小七。

徐小七是個聰明漢，人矮腦筋靈光，他才不同文娟對刀殺，那樣殺的結果，最後尹旦旦佔便宜。

徐小七拔腿跑，他一邊跑一邊回頭叫：「文娟妹是我呀，我是小七呀！」

文娟木然的擧刀追，而且追得更快，徐小七就奇怪，文娟好像輕功一下子長進許多。

他怎知一個失神的人在超支她的體力吶。

尹旦旦也啣尾追來了。

徐小七邊跑還回頭叫：「文娟，我是小七呀！」

文娟雙目呆癡，她好像根本沒聽見，不但不理會徐小七的話，而且追得更凶。

徐小七並非怕文娟，但徐小七明白一件事，那便是文娟手上有把刀，刀槍無眼，萬一有個失神挨一刀，後邊追來的尹旦旦便有得便宜撿了。

徐小七也想把時間拖長，等着文娟醒過來，所以他才發足的跑。

再聽尹旦旦那聲「咯咯咯」的笑，他得意至極了。

「追，快追呀，殺了他，他壞了咱們的好事。」

尹旦旦就在文娟後面五七丈處，好像指揮一個木頭玩偶似的邊叫邊跑。

徐小七跑了三里多，忽見前面有一條河，那應該稱之爲山溪，因爲水是由山上流下來的。

徐小七左右看看無處跑，兩邊全是峭壁，他走到了絕地了，除非他往山溪中跳。

徐小七非下水不可，他發現文

娟舉刀快追上來了。

再往文娟後面瞧，只見尹旦旦提刀往這邊躍，徐小七雖然個頭小，但他的腦筋也靈活，湍湍溪流他也不管了，舉步便踩入水中了。

徐小七並不打算過山溪，他站在距離岸邊三丈處立刻以手制止追來的文娟，道：「娟妹，別過來！」

豈料文娟根本沒把他的話聽進去，徐小七可急了。

那文娟毫不遲疑的舉刀尖聲道：「我要殺了你，殺了你！」

就聽「噗通」一聲，水花四濺中，文娟姑娘也下水了。

這是個冬天，山溪特別冷，文娟跳入水中，立刻打了個哆嗦，可也奇蹟出現了。

文娟手中尖刀高舉而徐小七舉刀去阻攔，那文娟忽然刀在半空停住了，就聽她吃驚的道：「小七哥，你……我怎麼要殺你……」

徐小七見尹旦旦已快到溪岸邊了，他指着文娟身後，道：「呶，是他叫你來追殺我的。」

文娟猛回頭，立刻大怒，尖叱道：「我記得這個不男不女的傢伙，我上他的當了！」

尹旦旦還不知道文娟經過冷水一冲神志恢復了，他還在指着水中的徐小七對文娟道：「快，我的愛心呀，快快殺了他，他破壞了咱們的好事了。」

文娟一聲冷笑，忽的拔身而起，口中尖厲的叱道：「我宰了你這畜牲。」

一團人影到了尹旦旦的頭頂，尹旦旦才會意過來，但他並不懼怕文娟，甚至也沒把徐小七放心上。

文娟的尖刀已快沾上尹旦旦的頭皮了，就聽尹旦旦夜梟般的大叫一聲，原地旋便也旋出一片刀芒在他的頭上半尺宛如佈下一道刀網。

「嗆嗆嗆」之聲不已，文娟已慘呼一聲：「哎！」

文娟右臂在冒血，她原是不會一招之間就受傷的，但因她的神志才剛恢復過來，又是在忿怒中出刀，再遇上像尹旦旦這種陰狠高手，文娟便挨刀了。

「噹」的一聲落地，文娟已往外撞去，便在這時候，忽的一條有力手臂把快撞落山溪的文娟攔腰扶正。

徐小七驚怒的道：「振作點，妳受傷了。」

文娟道：「快，殺了這淫徒。」

徐小七慢慢放下文娟，他也慢慢的挺直身子，更慢慢的走向正自得意的尹旦旦。

尹旦旦哈哈笑，道：「眞可惜，太可惜了呀，哈……」

徐小七沉聲道：「人妖啊，你竟還說什麼可惜呀！」

尹旦旦道：「怎麼不可惜呢？好事只一半被你這矮子撞破，這是其一，另外，蠻好好的一場自己人追殺自己人，怎麼她到了水中醒過來，此其二也，有此兩樁不好的事情發生，你說可惜不可惜？」

徐小七咬牙道：「尹旦旦，我要殺了你。」

尹旦旦道：「殺我？憑你？你殺不了我的。」他又慢條斯理的道：「你小子口硬心腸軟，因爲你見了女人不自然，而你這種人實在不夠瞧，嘴巴子硬並不能帶給你任何益處，却會爲你憑添災禍上身，小可憐呀，你死定了。」

徐小七怒道：「你說我會死？」

尹旦旦道：「不錯，而且我說你死，你便一定活不成，徐小七啊，當你撞破我的羅曼蒂克帳篷時候，你就註定活不成了。」

徐小七叱道：「王八蛋，你的那套隨身裝備，幫助你糟蹋了不少女子吧？」

尹旦旦道：「你這是外行話，那可不是糟蹋，那是愛憐，是矜持，是人們常常忽略了爲人的基本快樂，不錯，我經常有此經驗，可是我快樂，同我共同享樂的女子也一樣的歡樂，尤其同我一起快活的男子，而你……」

他逼近一步，又道：「徐小七啊，你這矮子我不愛，所以你死吧！」

徐小七忿然的道：「你娘的淨在吹噓你的風光事，我問你，同你一起的男人女人同你一樣嗎？他們都甘心情願的同你抱在一起嗎？」

那邊的文娟大叫：「小七哥，快殺了他！」

尹旦旦却笑笑，道：「別叫了，我殺了他之後，你我還是回去繼續享受吧，哈……」

徐小七大怒道：「王八蛋，你這是什麼玩意，卑鄙齷齪又死不要臉的人妖啊！」

「哈……罵得好，將死的人，你罵幾句再上你的不歸路去吧，徐小七！」

徐小七斜舉魚鱗紫金刀，刀鋒閃耀着精芒，他的雙瞳也在冒火光了，道：「娘的，別他娘的盡在閒扯淡了，是生是死總是要有個結局的，尹旦旦，我出刀而且是毫不保留的向你下手，至於你人妖的那一套，收起來吧！」

尹旦旦道：「也是到了送你上路之時了。」

魚鱗紫金刀握在徐小七的手中宛如一片芒光迸射，尹旦旦雙目一緊身形微動，就在徐小七的逼近中，忽見這尹旦旦閃晃之間冒出三個尹旦旦來了，這種實體的幻化令人目眩，徐小七却並未目眩，因爲他的雙目專注在他那把藍汪汪的刀身之上。



徐小七眞的不打算要尹旦旦活了，他全身貫注在刀身上，那是他們徐家刀法中絕命的一招叫「閻王笑」。

這個名字怪，那也是當年白眉大俠徐艮起的好名字。

那徐艮當年以這一招在江湖上少逢敵手，人殺多了，便想到這一招應改改名字叫「閻王笑」。

魚鱗紫金刀刀出人亡，閻王老爺當然笑了。

* * *

尹旦旦爲徐小七這種氣定神閒的樣子心中一怔，但他却是藝高人膽大，一聲尖吼拔身踩雲似的三條人影就在快到徐小七頭上的刹那間合而爲一，一道激電流芒已往徐小七狠罩上去。

「閻王笑！」

徐小七幾乎是斷破喉嚨似的一聲厲叫，好一片藍芒似電熖自他的刀身疾閃而上，一聲撞擊才响，那虛幻的身形破滅了，只見一個結結實實的身子斜出幾丈外跟蹌着幾乎要一個大狗爬，尹旦旦吃力的勉强站住身子。

尹旦旦未見徐小七追殺過來，他的身子已出現條狀血痕，少說也有七八處之多。

「好！個徐小矮子啊，你陰着使狠引老子上當啊，這是一筆算不完的呆帳，好，好，咱們有得折騰的，我若輕易放過你，就他娘的永不在江湖露臉！」

突聽溪邊的文娟厲叱一聲，道：「我要殺了你這可惡的色魔！」

文娟挺刀直往尹旦旦身前捲殺過去，尹旦旦幾乎沒有辦法以刀相抗。

徐小七也道：「你永遠也別在江湖露臉吧，我的兒！」

兩把刀直往尹旦旦狂殺而上，這時候尹旦旦如果充好漢，他幾乎一成希望也沒有。

就聽這人妖尹旦旦一聲尖叫：「不來了，不來了！」

他拔身便逃，他的身法之快令人吃驚，他那幻影之術便是由輕功演化而來。

高手如果想逃，那是十分方便之事，等到徐小七與文娟二人殺到，人妖尹旦旦已在好幾丈外了。

文娟仍要追，却被徐小七攔住了。

文娟大叫：「小七哥別拉我，我非殺了他不可！」

徐小七道：「妳聽我說！」

「別說，再說追不上了！」

「咱們已經追他不上了，妳聽我說！」

文娟不掙了，她忿忿的道：「早晚我要殺了這斷！」

徐小七道：「我原是可以殺了他的，就是因爲想到一件事才放他一馬！」

文娟道：「甚麼事你不殺他？」

徐小七道：「妳知這尹旦旦爲何會在這黃山出現？」

文娟道：「爲甚麼？」

徐小七道：「尹旦旦也是爲了那顆藍寶石呀！」

文娟聽得一怔：「這人妖也想奪寶呀！」

徐小七道：「人妖既爲藍寶石，而他也知道了藍寶石在李家寨，如此一來，咱們多了個力量對付李家寨了。」

文娟道：「你怎知藍寶石在李家寨？」

徐小七一邊爲文娟裹臂傷，一邊又把甜水鎮發生之事對文娟說了一遍！

文娟一聽之下，吃一驚，道：「大名鼎鼎的黃山劍客也是個貪寶角色呀！」

「藍寶石太誘人了，佛門至寶就屬這天眼最珍貴呀！」

文娟道：「你去李家寨下黑帖，我以爲……」

「妳有好主意？」

文娟道：「咱們一齊前往，最好能說動李存正把藍寶石交出來，咱們便把寶石與尤大叔一起去洛陽交差了事，何必一定要干戈打殺呀！」

徐小七道：「妳也太天眞了，想那江家父子等候這寶石已多年才到手，尚且死了那麼多人，李存正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文娟姑娘道：「何不試試再說，萬一不成，才把黑帖送他，你看可好！」

徐小七想了一下，點頭道：「我好像被妳說動了，且聽妳這一回！」

文娟笑笑，道：「走，咱們這就去李家寨！」

徐小七道：「我看八成咱們會白費唇舌了！」

文娟已往山道上走去，她好像在想甚麼心事了。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走在山道上，那是往李家寨去的山路，李家寨距離甜水鎮三十多里遠，走山路還少三里！

文娟在徐小七身前問：「小七哥，你說你已同李家寨的人碰上面了？」

徐小七便把李用在甜水鎮上爲船老大花銀子辦東西，又到甜水河渡船上加害船老大之事，對文娟姑娘說了一遍，又把李用在甜水鎮强詞奪理也說出來。

文娟姑娘一聽之下，不由忿怒的道：「哼，原來李家寨的人如此陰毒，那李存正果然是浪得虛名，甚麼黃山劍客，欺世盜名之徒！」

（未完・十）

上文提要：小郭見毛小珠故意在蕭露胸腹間留下爪痕，忿恨不已，爲使蕭露胴體完美，他帶蕭露去找神醫海歌，却見海歌長跪在齊雪晶面前讖悔，齊雪晶不理睬他。小郭見此情景，猛爲海歌說好話，還巧編故事來證明海歌對她如何痴情，海歌也乘機表示可以治好她一臉的皺紋令她更青春，齊雪晶才消除心中積怨，與海歌和好如初……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 浪俠



擂台比武選會主　黑白二道大決戰

哈文彬以爲醜女的輕功必弱。

這一手凌空下擊，名爲「龍門三擊浪」，確是煞招，只不過他遇上的角色不同而已，對方反而繞到他的上面。

這証明人家的輕功比他高明多了。

哈文彬魂飛天外，因醜女攻出的一招是哈所無法接下的。

白道棚中一角上，有兩位中年美婦併肩而坐。

她們正是「秋風落葉」令狐嬋及「玉女銀鈎」蘇可香。

二人此刻會心地一笑，蘇可香道：「丫頭又精進不少。」

令狐嬋道：「這丫頭整天和『不老仙』在一起，還不是逮着了機會，跟他學一天比跟我們學一年還受用。」

醜女本想斬他的雙腿，終是不忍。

此刻哈文彬一個倒翻想以千斤墮落地，醜女的長劍自哈文彬的雙足尖掃去。哈文彬的靴尖飛落石台之下，當然，十根足趾已經不在他的脚上了。

人是落下來了，但因十趾已斷，幾乎站立不穩。

須知十趾的功用很大，不要說十趾全斷，就是每隻脚上斷一趾，輕功就會減低一二成。

所以醜女斷他的十趾，就等於減低他六成輕功。

輕功減去六成，武功自然大受影響，也只剩下二三成了。

這樣一個壞人就是作怪也作不到哪裡去。

采聲不斷，掌聲如雷，可見公道自在人心。

醜女剛剛下了石台，黑道棚中，又掠起一道紅影。

此人以翻滾姿式上了台，渾身衣衫一片火紅。

這人一套大紅衫褲，却鑲了茄紫色花邊，一頭珠翠，還穿了一雙水紅色的繡鞋，一臉厚粉却遮不住滿臉的皺紋。

這是個老嫗，似乎她還不大甘心別人稱她爲老嫗。

這老嫗扯着破鑼嗓子道：「你他娘的還不滾下去，在這兒磨蹭什麼？難道要老娘把你抱下去？」

哈文彬不愧爲「笑面屠」，忍痛笑笑，一疊腰下了台。

但十趾已斷，不敢以前脚尖落地，而以脚後根落地，一個踉蹌差一點摔倒，抱拳對醜女道：「請賜告大名，他日也好求教。」

醜女道：「少操心吧！你的機會不多哩！」

哈文彬一跛一跛地掠下山去。

當然，他又遇上了那個中年漢子。

哈文彬見有人攔路，怒道：「



老子已夠倒楣了！你要是識相，滾得越遠越好，而且還要快！」

中年漢子動也沒動。

哈文彬道：「你是不是不知道爺們的大名？」

「你不是『笑面屠』哈文彬嗎？」

「對，你娘他的是不是活夠了？」

中年漢子道：「以你目前的狼狽相，接不下我的三招，這樣吧！如你能接下我的一招半，我就讓你原封不動離去。」

哈文彬氣得發抖。

過去只有他這麼狂妄地消遣別人。

現在明知自己不能戰，却又嚥不下這口氣。

一招半，如果連一招半都不敢接，他還算個人物呀！

他嘶吼一聲撲上，因爲足尖奇痛。

十趾全斷，連慢慢走路都痛得冒汗，如今還要動手。

爲了名，就是痛死也要動手。

但是，不多不少，在一招半上挨了一巴掌。

一個耳光把他打退了五步。

他幾乎以爲此人會掩眼法，這一巴掌是如何飛來的？

「你……你到底是誰？」

「我？」中年漢子道：「你已經不配問了！現在我要實行諾言，沒接下一招半，就要照我的方式去做。」

中年漢子偶爾語氣中會露出童音，分明沒超過十七八歲。

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會有這等高强的絕技？

這時哈文彬已無暇思想。

中年漢子撲上，就無法招架，「啪啪……」一連七掌都拍在他的特殊穴道上，哈文彬倒地扭曲抽搐，還時而哀號不已。

這是一種徹底消滅武功的手法。十分痛苦。

另有一種手法，但可以復原，這一種永遠無法復原。

爲什麼中年漢子會趕盡殺絕？

爲什麼對一個已被削去十趾的人再施此術？

中年漢子道：「你大概知道我爲什麼要這麼作了吧？」

哈文彬一頭大汗，臉色慘白，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道：「我……我……已經明白了……因爲……」

「說說看，是什麼理由。」

「你想消滅那主子的惡勢力。」

「說得更詳細點！」

「是……是的……凡是今天上台的黑道人物……不，白道人物中也有他的人……他都付以使命，讓他們不必留情，殺死上台的俠義之士……」

中年漢子道：「當大會到了最後，兩位正主兒動手較技時，大概正人君子，武林俠士都已經死光了，是不是？」

「對對，就……就是這樣的。」

「你要知我的名字不難，也許到了最後，我會上台！」

「最……最後？」

中年漢子連理也不理，揮手道：「去吧，記住！別作壞事。」

「不會哩！少俠！我……我相信你年紀不大，只不過是易容成中年而已，小可不會再作壞事了。」

那邊石台上紅衣老嫗道：「老娘彭海棠，那位先進上台賜招？」

喊了兩聲，無人答腔。

是不是由於此人的名頭大，或者看着不順眼？

彭海棠又道：「要不，就請剛才那位醜丫頭上台吧！」

醜丫頭道：「我太醜，和妳這位大美人動手會感到自卑。」

兩棚中爆起大笑。

彭海棠臉上掛不住，駡道：「有什麼好笑的？娘的！老娘年輕時追我的人可多着哪！」

這工夫還是無人上台。

彭海棠道：「見証人，要是一直無人上台，老娘是不是有作會主的資格？」

台下又是一陣爆笑。

見証人「黑手如來」道：「當然，如果一直無人上台，彭施主就是總會主了，只不過應該不會如此的。」

彭海棠道：「怎麼？聽見証人的口氣，老娘差得還很遠？」

「黑手如來」冷冷地道：「出家人不打誑語，事實確是如此……」

彭海棠大叫道：「『黑手如來』，你少吹！老娘連你也不在乎，不信你上來試試看……」

「黑手如來」不再出聲。

彭海棠向左邊棚中望去，道：「『金毛聖母』翁玉琴是不是也來了？就是妳吧！妳不會不敢上台吧？」

翁玉琴看看「四不像」裴不凡，似在徵求他的意見。

裴不凡道：「玉琴，妳的身手絕對比她高，但妳是知道，這個老怪物以飛刀出名，非同小可……」

翁玉琴道：「我知道。」

裴不凡捏捏她的手，道：「玉琴，千萬別大意，此人的飛刀怪招很多，許多高手都栽在她的手中。」

「我知道了！」翁玉琴上了台！

金髮、藍睛、肌膚白嫩、胴體動人，但身上生了金毛。

和彭海棠一比，彭就變成母夜叉了。

翁玉琴身上的金毛有人視爲異

端，也有人視爲性感的象徵。彭海棠道：「身上長毛，眞是怪物！」

翁玉琴道：「咱們二人站在一起，一定有人大叫妖怪！」

雙手齊揚，兩道藍森森的飛刀已經出了手。

翁玉琴是女中少有的高手。論技藝，不比令狐嬋及蘇可香差多少。

翁玉琴丈八飛虹也出了手。

這種以天孫錦編織而成的堅韌錦緞，刀劍不傷，而且在她手中可硬可軟舒捲自如，詭譎難防。

只不過遇上飛刀，丈八飛虹有點碍手碍脚。

兩柄半月形飛刀被丈八飛虹捲飛。

第二個三柄也被震偏。

但最後三柄却不規則地飛出。所謂不規則，是指襲上盤的會飛向中盤。

飛向中盤的又會上飛攻向上盤。

這些飛刀改變了方向之後，看樣子還沒有定向。

也就是說，可能還有改向的可能。

這就使人眼花撩亂，防不勝防。

老實說，翁玉琴出手前也多少有點輕敵，因爲彭海棠並不是一個太出名的人物，多在西南一帶活動。

只不過一旦發現她的飛刀非同小可時，爲時稍晚。

這三柄仍被翁玉琴擊落。

幾乎同時，又有三柄出了手。

妙的是，這三柄之中有一柄刀身能轉動，就像風車或花叉能轉動一樣，這當然最引人注目。

「四不像」心中一驚，因爲他知道，這一柄只是引人注目的。

眞正傷人的一定不是這一柄。

果然，攻向臉部的向左下方划了個半弧，攻向翁的左胸，這一柄正是刀身可以快速施轉的一柄。

攻左右肩的忽然一撞，乍看亂成一團。

翁玉琴有點慌張。

這種慌張也是因爲，她曾是一方霸主，名氣很大，萬一失手敗在這老怪物手下，那就太難堪了。

與人動手時就怕有此患得患失之心。

因爲棚中還有令狐嬋及蘇可香坐在那裡。

翁玉琴的注意力始終是傾注在能轉的那一柄上。

絕沒想到，相撞的兩柄之一在她的左大腿上划了一道血槽。

「快下來！」裴不凡道：「她的刀上有毒！」

翁玉琴失手，一時悲憤，還想以招術找回面子。

可是她忘了，彭海棠是以飛刀起家的，她的看家本事就是飛刀，她兵刄也就是一些飛刀。

彭海棠見她還不想下台，見她好欺，心生毒念。

也可以說，彭海棠在美女人面前絕不留情。

就在這時，她正要再射出兩柄飛刀毀她的容，那知翁玉琴突然半轉身子，佯作下台，却猛甩左袖。

彭海棠只知傷人，沒防人家也有暗器傷她。

只見一道黃影，去勢如電疾奔彭海棠的咽喉。

彭海棠猛吃一驚。

只想傷人，竟沒想到別人也會傷己。

只不過她是身經百戰的人，尤其是施襲是她的看家本領。

閃身的同時，抖手飛出一柄飛刀。

那黃影是一隻受過特殊訓練的小犬，體形太小，放入袖內根本無法察覺，大概也就是目前的所謂「臘腸狗」吧。

這種狗不是兇猛的一種，但只要加以訓練，要牠兇猛牠就會兇猛。

狗的射速夠快，但飛刀更快。

只是飛刀總是稍遲了半步。

當小狗射到彭海棠的胸前只有二三尺時，飛刀正好夠上部位，「刹」地一聲，把小狗一劈而開。

刀快，狗也快。

狗雖已被快刀劈成兩截，但由於狗的去勢太快，而且受過嚴格訓練，不像敵人，絕不回頭也不會停止。

所以在狗的本能上，雖已被劈成兩截，仍然張口猛咬。

因爲射得快，飛刀劈成兩截之力，並未阻止狗的射速。

只不過狗本是要噬彭的咽喉，飛刀一劈，使牠下沉少許，仍然咬向她的右乳房，這是彭海棠絕對想不到的。」

如果彭海棠的乳房仍像少女那麼堅挺，小狗乃强弩之末，即使咬上未必能咬下來，但彭的乳房已經是一層皮了。

這樣的乳房在小狗臨死的狠咬之下，「格支」一聲就咬了下來。彭海棠尖嘶一聲把狗屍砸在台上。

這工夫翁玉琴也就下台去了。

雖然她先受了傷，總算找回了面子。

同時以暗器傷人，小狗也算是她的暗器。

彭的乳房雖然像布袋一樣，咬去之後却仍在狗屍口中。

這工夫海歌在台下道：「彭女士，妳的奶子雖然並不怎麼吸引人，少了一個總是左右不大平衡，要不要在下爲妳縫上，以維觀



瞻？」

「去你娘的，咬下之後還能再縫上去？」

海歌道：「這就是海某與衆不同之處，別人作不到的，海某就成，如妳不縫，流血過多，八成不治。」

彭海棠胸前血流如注，道：「男女授受不親，你怎可摸我的奶子？」

海歌道：「作醫生的又當別論，醫生爲女人接生，那又怎麼說？要不要縫啊？可要盡快決定呀！」

彭海棠道：「你摸了我的奶子，我可要嫁給你。」

海歌道：「妳要嫁我，還不如把我殺掉算了！」

終於彭海棠失血很多，快要支持不住。海歌爲她把咬斷的乳部縫了上去，衆人以爲是醫學上的創學。

其實這是海歌剛從外國傳教士處學來的。

這工夫右棚中有人上了石台，抱拳道：「小可毛子水，不避獻醜之譏，向各位同道求敎……」

「四不像」裴不凡上了台。

毛子水道：「兄台何人？」

裴不凡道：「你少來！在下裴不凡，人稱『四不像』。」

毛子水道：「原來是裴大俠。」

裴不凡道：「姓毛的，你不在家裡磨刀磨剪，出來丟人現眼幹什麼？在這場面上出什麼鋒頭。」

毛子水道：「正如裴大俠一樣，還不是不甘寂寞？」

裴不凡道：「毛子水，聽說你的刀法了得，咱們限定招數見勝負，你以爲多少招能見勝負？」

毛子水道：「五十招！」

裴不凡一愣，道：「五十招？」

毛子水道：「在下初步估計，大約五十招左右。」

裴不凡笑笑道：「毛大俠敢說這句話，一定是有把握的，可是毛大俠過去是藏了拙吧？」

毛子水道：「作人總是謙虛點好的。」

毛撤出了長刀。

裴不凡亮出了劍。

毛出了頭，這才算是「北海神龍」的人露了面。

這兩人的對決和以前那數十對截然不同。

前面的固然也有眞功夫，那僅僅是憑一股狠勁，但不是正宗，沒有深度，這一對的絕活很有看頭。

令狐嬋和蘇可香低聲談論，蘇可香道：「嬋姐，妳以爲誰會勝？妳以爲毛子水藏了拙，會是一匹黑馬？」

令狐嬋道：「可香妹子，這結局很難說。」

「毛子水眞有那份量？」

「此人藏拙得很多，不信妳就看吧！」

毛子水刀法詭奇，裴不凡劍法玄妙。

這二人的身手要在五十招內分出勝負，這怎麼可能？

當然，也不是說兩個高手就不能在五十招內分出勝負。

只要他們全以最拿手的絕學搏鬥，就有可能。

十招之後，二人都使出了最得意最精純的招術。

毛的刀險峻詭詐，裴的劍虛幻多變。

三十招以後，二人都卯上了全力。

誰願意在這場面上落人之後，或者失招受傷？

四十招後，翁玉琴站在棚門外觀戰。

誰知道他們誰勝誰負？大概也只有兩個主兒知道。

在四十七招時，裴不凡的情況還一點希望也沒有。

當然，毛子水致勝的可能性也看不出來。

台下的老胡對醜女道：「這九月天氣，晚上很冷，點上一把火，來個『火中取栗』，一定很有意思吧！」

醜女道：「然後再來個『揚湯止沸』的話……」

就在二人談話之間，石台上起了變化。

裴不凡本已出招，但中途改爲「火中取栗」，這一招竟把毛子水的刀勢壓了下去，接着又是一式「揚湯止沸」。

招術沒甚稀奇，在於何時使用何招，才能產生生尅之道。

正好這「揚湯止沸」就是第四十九招，毛子水沒想到老胡說的正是指點裴不凡的，他來不及化解。

尤其是第五十招，裴不凡劍勢如電，連刺七劍。

這七劍合成一招，在第六劍上，毛子水的左肘衣破。

肘上皮肉也受了輕傷。

絕對沒想到，毛子水在失招下，長刀回收中也把裴不凡的左袖挑破。他們幾乎是平手之局，勝敗未分。

裴不凡本來自以爲勝算較大，萬萬沒料到會有這種結果，若非老胡指點，又會有什麼結果？

現在他相信，老胡可能就是「不老仙」鐘離非。

那醜女又是誰？八成是蕭露易容的。

裴不凡一生遊戲風塵，今夜這一場搏殺，他忽然覺得今後作人處事，似乎應該嚴肅一點了。

高估自己是多麼危險的事。

回到棚中，翁玉琴道：「無論如何你比他高一籌！」

「玉琴，別人奉承我，妳却不該！」

「雖然老胡點了一下，即使不點，你仍然佔先。」

裴不凡道：「玉琴，有些人藏拙眞是可怕。」

這工夫金駝子也上了台抱拳道：「請夏侯龍上台賜教。」

夏侯龍本不想上台的。

這幾月來他在中原長了見識，中原人文薈萃，地大物博，高手如雲，過去自高一切的毛病好得多了。

既然有人叫名邀戰，沒有退縮之理。

夏侯龍上了台，雙方一言不發，各自撤下兵刃。

金駝子是鑌鐵鐝，夏侯龍是短雙槍。

夏侯龍不知道他爲何會指名叫他上台？反正不管是什麼理由，總不外乎是有把握勝他。

沒有一個人指名要一個比他高的人上台找難堪的。

因而夏侯龍雙槍上貫注了八成內力交砸而下。

那知金駝子也不含糊，鐝反砸過來，膂力毫不含糊。

五十招的打鬥若非天生神力，絕對不過百招，就會現出原形。

五十招後夏侯龍有點吃力。

他偷看金駝子，鐝上風聲「颯颯」，似乎內力用之不盡。

又過了二十招左右，金駝子似乎還差不多。

夏侯龍內心已有怯意，立刻就現出不支象。

非常明顯，過去金駝子也藏了拙。

因爲他和毛子水都是「北海神龍」的大將。

他們二人的身份比關山月及崔心蓮還高，身手也就可想而知了，這工夫老胡道：「夏侯龍，你認輸下台算了！」

夏侯龍道：「我爲什麼要認輸？」

老胡道：「因爲你不認輸，就等於以卵擊石！」

夏侯龍適時施出一招「以卵擊石」，把金駝子逼退兩大步。

這工夫見證人「生死簿」辛奇道：「這位老兄在台下提示招術，有違大會規定，如再不收斂，應逐出會場。」

老胡道：「算了吧！你們聲明過雖不是點到爲止，仍要重視武德，可是你們兩位看到了沒有？有人和野獸差不多，你們管過沒有？」

醜女道：「老胡，就算你有『鬼斧神弓』也管不了。」

夏侯龍福至心靈，立刻施出一招「鬼斧神弓」。

金駝子道：「夏侯龍，就算有人指點你，你還是要輸……」招術一變，夏侯龍果然來不及退。

金駝子道：「夏侯龍，在中原你還數不上。」

夏侯龍道：「你駝子在中原是拔尖人物？」

「那倒不是，只是我知道，你說到中原來抓人是假的。」

「假的？」

「不錯，你說小郭殺了你的妹妹，騙去了五千兩黃金，根本是胡扯，不過是到中原來幫助他的。」

夏侯龍心頭一驚。

他和小郭都表演得很逼眞，却仍然瞞不了人。

夏侯龍道：「眞是一派胡言……」

這工夫夏侯龍又支持不住了，「噹」地一聲，左手短槍被鐝盪開，這是最危險的檔口。

金駝子左手一掌砸來。

這一掌絕對逃不過的，金駝子也以爲如此。

但在金駝子傲然一笑的刹那間，忽然忙不迭地收回左手。

原來左掌掌心有一根松針，刺入半寸多深。

就這麼一遲延，夏侯龍的右槍刺入他的右腋之內。

這一槍刺得很深，連海歌都在台下搖頭。

他搖頭，就表示無救了。

因爲自右腋下刺入，可以刺到肺及肝膽部份。

金駝子一倒下，噴出一口血箭，道：「有人施……」

最後一個「襲」字沒說出來，就已經嚥了氣。

黑棚中大嘩，有人鼓噪，似要打羣架。

但有人喝止，可能是左護法左劍魂。

老胡對醜女以「蟻語蝶音」道：「『北海神龍』座下『守護十三聯』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醜女道：「那些人是『守護十三聯』的人？」

「『亡命刀』史進一、哈文彬、『二十老五』、彭海棠、烈火道人等等。」老胡道：「另外在山下還被妳的小情人打倒了好幾個……」

醜女擰了老胡一把。

山下的中年漢子的身份也就不問可知了。

這工夫「北海神龍」座前的右護法費天儀以八步凌空上了台，博得不少的采聲，這是輕功的極致。

費天儀抱拳道：「在下費天儀，請剛才那位胡老先生上台賜教。」醜女和令狐嬋等人都不由一怔。



以費天儀的身份，向老胡邀戰，似乎還差一截。

老胡在台下連連搖手，道：「不成，我不是你的敵手。」

很多人都笑了起來。

這當然不是笑他懦弱膽小，而是笑他忠厚老實。

不行就是不行，有一句就說一句。

當然，有心人知道，他是以爲費天儀還不夠資格。

費天儀知不知道自己差得遠？知道而仍敢邀戰，是什麼意思？當然是背後有人指示支持他。

「老胡」就是「不老仙」鍾離非。

他易了容可以瞞得了數百人，却瞞不了會主及「北海神龍」秦葆琪，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就在這時，忽然有個年輕人大聲道：「我上行不行？」

衆人一看，居然是哈巴狗哈重生。

這小子和毛、林二女也來了。

只是他們來得晚了些，而且對小郭很不諒解，這等盛會，居然也不通知他們一聲，所以他們來了也不去找小郭。

哈巴狗這一手叫着瞎子不怕槍，說着就上了台。

以右護法的身份，如和他動手，那眞是自貶身價。所以費天儀要下台。

「慢着！」哈巴狗道：「費大俠不屑與在下動手？」

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只是費天儀不能這麼說。

費天儀道：「在下本來想邀那位胡老先生。」

哈重生道：「現在哈某正式邀費大俠玩兩手。」

費天儀道：「拒絕邀請已有先例。像在下邀胡老先生，胡老先生就正面拒絕，所以在下也可以拒絕。」

費天儀恨得牙根癢癢地，他以爲這小子在出他的洋相。

費天儀不屑理他，正要下台，哈巴狗道：「如你下台我就要罵人！」

「罵人？罵什麼？」

「上自祖宗八代，下至曾孫玄孫……」

費天儀冷峻地道：「小子，費某不過是看你年少無知，勝不了武，你怎麼老是不開竅？」

哈巴狗道：「不是在下不開竅，只不過是看穿了一些所謂高人，大多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費天儀一臉殺機。

此刻他似乎並不想下台了。在此情況下殺哈巴狗，責不在他。

毛子水和費天儀交非泛泛，實在看不過去了，大聲道：「哈重生，你這個渾帳的東西，還不滾下來！」

哈重生渾如未聞。

費天儀道：「好吧！既然你非找我動手不可，我就答應你，但是，天下武林同道共鑑，不是費某以大欺少！」

哈巴狗道：「天下武林同道共鑑，也不是在下以少欺老，實在是看着不順眼的僞君子，忍無可忍。」

費天儀仰天狂笑着。

哈巴狗一鐝打去，這當然是施襲。

只不過在台上較技，時時都要注意，如此狂笑也不應該。

費天儀自然不怕他施襲，本以爲連兵刃都不必撤出就能斃他於掌下，甚至不會超過三五招。

那知哈巴狗這一鐝非同小可。

過去他很少用鐝，自從有奇遇之後，他用了鐝。

因爲他是用鐝打定的基礎，用鐝自然得心應手。

這一鐝有七個變化，絕非費天儀始料所及。

他伸手一抓抓空，就知不妙。

再一抓，二抓又抓空，不由心頭一驚！

什麼人指點過這個最蹩脚的角色，居然在一兩個月的時間內脫胎換骨了？什麼人？就是「不老仙」都辦不到。

事實上是小郭。

只是小郭嚴加叮囑過他，不到十二萬分不可炫露。

費天儀畢竟是個特殊人物。

他和左劍魂的身手比毛、金二人還要高些。

當然，他們過去在公開場合出現，也都藏了拙。

事到如今，明眼人當然可以看出，會主和「北海神龍」的關係了，左右護法顯然在向白道人挑戰。

費天儀不再去抓，而閃避這一招七式後面的三式。

這一招太厲害，費天儀幾乎以爲這不是哈巴狗。

就憑哈巴狗這份德行，能施出這麼高深的招式？

閃是閃過了這一招七式，却顯得十分狼狽。

費天儀會在哈巴狗手下如此狼狽，都不免大惑不解。

也許只有少數幾個人明白其中的道理。

哈巴狗一招得手，又主動攻出一招。

這一招只有三式，可是變化比剛才七式還要複雜。

費天儀驚弓之鳥，極爲小心地破解應付。

雖然小心，却也是步步驚險。

這當然是哈巴狗施展此招，要

是小郭自己施展，剛才那一招七式，費天儀可能就要吃點虧或受傷的了。

一招三式，初步就有二十一個變化。

三三見九，逢三就變，事實上是變化無窮的。

這二人的搏鬥所吸引的目光，超過了任何一對，因爲很多人都以爲，也許費天儀會當場出醜。

情況有點混亂，毛、金爲「北海神龍」的人，爲何毛子水大聲斥責哈巴狗對費天儀不敬？

似乎毛子水的修養並沒有那麼好吧？

會主蕭松樵和「北海神龍」到底是友是敵？

如果他們是兩位截然不同的人物，爲什麼蕭會主不出面指示見證人，及時阻止那種血腥的殺伐？

當然，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對嗜殺者一時的勸告也沒有用。

哈巴狗這一招三式的最後一式用完，費天儀正要反擊，那知還有一式中的兩個動作沒有完，一鏃挑中了費天儀的屁股。

屁股上的肉厚，就算挑得重些也不妨。

只不過像費天儀這等人物，被哈巴狗挑中屁股，而且褲子破了，雪白的屁股上出現一塊紫色瘀血，這個臉可丟得大了。

哈巴狗只學了兩招，已經用完。

他抱拳道：「在下哈重生，綽號哈巴狗，那是因爲在下其貌不揚，出身微賤，所以別人如此稱呼在下，在下一點也不在乎，事實上在下確像個哈巴狗……」

台下一陣爆笑。

有心人都心知肚明，此刻哈巴狗越是把自己說得一文不值，費天儀就越是難過，越是輸得不值。

如果輸在一位大人物手下，會有雖敗猶榮的感覺。

左右護法輸在哈巴狗這等角色手下，而且褲都破了，一隻手還捂着雪白的屁股，眞是無地自容。

哈巴狗說完就下去了。

台下各棚中議論紛紛，因爲有很多人不知哈巴狗是什麼人。

有人說明，哈巴狗乃是金駝子的小廝，後來教了他些武功。

這工夫費天儀還在台上，如果下台，那隻手一定要收回來，一旦收回來，雪白的屁股就會露出來。況且各棚中有不少的女客。

左劍魂道：「黃兄下來吧，勝敗實不足論！」

費天儀一臉慚容下了台。

左劍魂却上了台，道：「哈重生，我來領教你幾招。」

哈巴狗道：「在座同道有六七百位之多，如果哈某一時的出鋒頭上台，豈不佔了別人的時間，我看你還是另找別人吧！」

左劍魂道：「你是不是不敢上來？」

哈巴狗道：「由於在下長得姥姥不親，舅舅不愛地，的確有點自卑，却不是不敢上台！」

就在這時，一條綠影一閃就上了台。

就像是一片巨大的綠葉子飄上台似的。

原來是一個臉貌輪廓頗美，却生了一臉痲子的少女。

左劍魂茫然道：「姑娘又是何人？」

少女指着自己的臉孔，道：「看清了沒有？」

「看清什麼？」

「姑娘臉上的痲子。」

「妳莫非是，南陲夏侯家的『八臂痲姑』夏侯綿綿姑娘？令兄不是傳說妳已經被郭羣殺死了？」

「我當然沒有死，郭羣也不會殺我，我也不會那麼不知自量，非嫁給小郭不可，這只是個花梢而已。」

「動機呢？」

「中原魑魅魍魎橫行，我們夏侯家不能袖手不管，但明着來太招搖，只有變個花樣來。」

「原來如此。」左劍魂道：「令兄夏侯龍也不過如此，妳……」

夏侯綿綿道：「一試便知。」

「這麼說，姑娘比令兄管用呢？」

夏侯綿綿道：「左護法，我可要動手了！」

說動就動，不知從何處摸出一對短匕。

左劍魂爪上功夫了得，就徒手相搏。

不知道他是否也用兵刃？

凡是用短匕的人物，小巧功夫必然過人，因爲必須貼身進攻，貼身進攻如果小巧功夫不靈光，那還玩甚麼？

左劍魂試了六七招，不由冷笑，匕法固然了得，想在他面前玩，可還差了一大截哩！

左劍魂招式一變，忽聞耳邊有傳音入密之聲。

但由於受到干擾，却又聽不清說了些什麼。

只不過他可以聽出是「北海神龍」的口音。

爲什麼會這樣？是不是距離太遠了，而聽不清？

事實上剛才費天儀在台上也聽得不大清楚傳音聲，似乎是「北海神龍」在指點他，却又聽不清。

事實上却是有人在干擾。

那當然是「不老仙」幹的。

他知道他們的主兒必要時一定會以「蟻語蝶音」指點台上的人如何



出招應敵，立即予以干擾。

這種玄門功夫，當然要高深的內功才行。

如果左劍魂能聽到他們的主子的指點，夏侯綿綿不死也要負傷，這一受干擾就完全改觀了。

左劍魂的招式似變沒變時，夏侯綿綿的招式已經先變了，這一變和原先的完全不同。

左劍魂大爲震驚。

妹妹會比哥哥高明，尤其他們的年紀相差那麼多。

夏侯家的武功武林馳名。

這次夏侯龍北來，很多人都和他接過手，以爲也不過如此，可是誰也想不到夏侯綿綿比他高明。

這是因爲他們的上一代夏侯元吉以爲夏侯龍天資有限，不如妹妹，就成全了夏侯綿綿。

其實是由於女兒不幸，生了一臉痲子，乃生憐憫之心。

凡是有痲子的人，都是作父母的當時沒有悉心照料所致。

左劍魂是會主以下的第二人。

可以說他的武功僅次於會主，但是，在夏侯綿綿變招之下，一直搶不回先機，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台下的人沒有人不這麼想：如果左劍魂輸在這小丫頭手下，太沒有天理了！

事實上，這想法是很不合理的。

夏侯綿綿的雙叉攻勢一直不斷。

左劍魂的劍芒一直被壓制，一直在萎縮施展不開。

他的主兒在右邊棚中一直在利用「蟻語蝶音」指導他，但也一直被另一股聲音所干擾，妙的是，發音者聲音被干擾，自己却不知道。

夏侯元吉是南陲第一高手。

此人却始終沒來過中原，因而無人知道他到底有多高。

到底有多高，大概也只有目前的左劍魂知道。

左劍魂利用挪移的步法，或長劍的攻擊，想把她拒於兩步以外，這一點，他始終沒能辦得到。

夏侯綿綿在貼和纏的功夫上造詣極深。

夏侯元吉是因人設藝，見女兒在這方面有所長，就教她這方面的。

大多數的人都爲左劍魂不平，但不平沒有用。

左劍魂有如困獸，硬是無法突破痲女的貼、纏。

只不過像左劍魂這等高手，也絕不會一籌莫展的。

他此刻喝一聲，忽然左手中多了一根尺餘長的短劍。

這可能是對付短兵刃近身相搏的最佳方法。

但右手長劍，左手短劍，比雙匕更難練。

左劍魂的守勢變成了攻勢。

夏侯綿綿力搏想再搶回攻勢，因而十分慘烈。在「不老仙」的指點下，夏侯綿綿也聽不清他的指點。

這證明對方的主兒也在干擾「不老仙」的指點。

又三十招後，夏侯綿綿再次搶回先機。

這已到了決定性的時刻，因爲二人已拚了近百招了。

左劍魂右劍三尺餘，左劍尺餘，這在攻守上要刻意地去配合，也就是準確地去估計雙方的距離。

這就不如雙匕來得自由自在，隨心所欲。

「刷」地一聲，左劍魂的背部衣衫被挑裂。

台下發出一陣驚呼。

左劍魂身子半轉，掃出一長劍也划出一短劍。

但都掃空，這一掃空，又中了一匕。

這一匕就重要，正好切在腰上，血水立刻濕了下衣。

左劍魂是會主的左右手，他受了重創，很多人都仇視夏侯綿綿，尤其是毛小珠及林小玲。

二人居然一齊上了台。

見證人「黑手如來」道：「兩位女施主難道連這點常識也不知道，怎可二人齊上，以二對一呢？」

毛小珠道：「我們二人一直在一起，對付一個是聯手對付十個也是如此。」

「黑手如來」滅因和尚看看「生死簿」辛奇，道：「辛施主以爲如何？可見過這等打法的嗎？」

辛奇道：「大師，這可以問問夏侯施主。」

「黑手如來」道：「夏侯施主接不接受二人聯手？」

夏侯綿綿道：「二位姑娘瞧得起我，就這麼辦吧！」

毛、林二女一刀一劍，左右攻上。

夏侯綿綿以一對二，仍然綽綽有餘。

像左劍魂那等高手都栽在她的手中，二女又算得什麼？

但夏侯綿綿又讓她們，不下殺手，她們二人却不領情。

甚至她們以爲二人聯手已經壓制了她的兇燄。

這工夫二女聽到「傳音」聲道：「二位妹妹不要上他們的當，他們和『北海神龍』都是一丘之貉！」

二女怎會相信這一套，攻得更緊。

「不老仙」在台下也十分焦急，以「蟻語蝶音」告警，却被干擾。夏侯綿綿十分爲難，假使二女受點傷，又怕傷了她們的自尊。

就在這時，醜女又上了台，道

：「二位姐姐請讓給我吧，我和她有仇，總算等上了這一天！」

說着，醜女就和夏侯綿綿動上手。

這麼一來，毛、林二女只好下台。

她們二人也試出二人聯手，仍非人家的敵手。

既然醜女要強自出頭，她們何必自找難堪？

二人立刻就下了台。

此刻醜女和夏侯綿綿打得很激烈，一個是長劍，一個是雙匕，夏侯綿綿一貼上就被醜女拉開距離。

醜女以「蟻語蝶音」道：「她們二人不知箇中秘密。」

夏侯綿綿道：「我猜想也是如此的。」

醜女道：「我知道妳一定很為難！」

夏侯綿綿道：「正是，傷她們不好，不傷也很難。」

醜女道：「對，即使不傷，也總要打她們一拳或踢她們一脚。」

夏侯綿綿道：「郭羣大哥呢？」

醜女道：「妳是怎麼認識他的？」

夏侯綿綿道：「家父夏侯元吉和他的師父『大頭翁』歐陽北是老友，時有往還，他常在歐陽前輩身邊，我們是這樣認識的。」

「原來如此。」醜女道：「難怪他的身手高深莫測呢。」

「他很會藏拙，有時寧願受傷也不炫露。」

醜女道：「這大會能有什麼結局？」

夏侯綿綿道：「也很難說，據家父說，那主兒很難纏，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容易擊敗的！」

醜女道：「難道『不老仙』都不成？」

夏侯綿綿道：「妹子，妳去問『不老仙』吧！」

醜女道：「夏侯姐！咱們如何結束此戰？」

夏侯綿綿道：「五招後，妳來一招『狂蜂戲蕊』，在我屁股上蹴一脚，我來一招『欲拒還迎』在妳大腿上拍一掌。」

醜女道：「然後分開，各自抱拳道聲『承讓』，然後下台。」

她們這一手自然瞞不了在場的高人，但却不知她們的關係。

二人一下台，台上已飄落一人，道：「請胡老先生賜教。」

此人五十左右，絡腮鬍子、濃眉、酒糟鼻子。

台下數百人，居然無人認識此人。

而此人居然敢向老胡「不老仙」挑戰。

此人知不知老胡就是「不老仙」鍾離非？

這一次老胡上了台，道：「老兄貴姓？」

這人道：「小可姓呂，名介人……」

老胡道：「沒聽說過，可算是有實無名了！」

「不敢當！」這人撤出長劍。

老胡也撤出一柄劍，抽了半天才抽開，原來已生了銹。

姓呂的先來了一招「童子拜佛」，接着就是「野馬分鬃」。

此人的劍術精良，一看便知是劍術名家。

「不老仙」當然也是名家。

名家對名家，時時出現險招，也時時出現妙招。

有很多人猜出了老胡的身份。

因為這等劍術，只有「不老仙」才能施展出來。

只不過却沒有一個人能猜出呂介人是何人。

劍術高超的人，今夜見過很多，但像這二人的劍法却是絕無僅有，所以台下的人都希望不要有結果，一直繼續下去。

但是，百招之後，呂介人冒進，攻出一險招。

所謂險招，就是帶點僥倖的勢道。

僥倖心理不可有，因為它只佔有十分之二三的成功希望。

就在呂介人的冒險一招之下，眼見老胡要糟，絕沒想到，他的銹劍在對方劍上一擊，鐵銹紛紛散落時，黃光一閃，自呂介人的左肩衣內穿過。

當然，也自皮肉內穿過，只是穿得很淺。

只不過不論如何淺，這也是一次嚴重失招的慘敗。

呂介人退後兩步，老胡就停手不攻。

醜女在台下道：「老胡，你可能是今夜最最守規則的與會者了！」

老胡道：「丫頭，好險！」

醜女道：「老胡，你快別客氣哩！」

此刻呂介人飄落台下，一個中年漢子低聲道：「梁大捕頭，你老兄離譜簡直離得太過火了吧。」

呂介人一楞，聳聳肩一言不發到右棚中去了。

這工夫醜女低聲道：「阿羣，他是誰呀？」

中年漢子道：「他就是名捕頭梁人傑。」

「是他？怎麼會？」

「我早知他的身份了。還記得有一次我們遇上了蒙面人『北海神龍』（或者可以說是另一位大人物），我們撤劍攻上，梁大捕頭居然半天沒有撤出劍來嗎？」

（未完・廿三）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